

許廛父著

四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七冊

(43)

許廛父著

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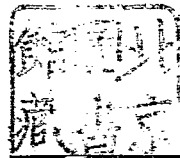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3 0528 0366 9

A053510



自序

民國通俗演義，一至三集，吾友蔡子東所著，蔡子嗜報紙，有恆性，蒐集既富，編著乃詳，益以文筆之整飭，結構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學演義，出版後不脛而走遍天下。會文堂主人以蔡作斷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無續，乃商之於余，屬繼撰四五兩集，自民九李純自殺案始迄民十七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爲止，凡四十回爲一集，每集都三十萬言。余無似，年來奔走軍政界，謀升斗之食，筆政久荒，俗塵滿腹，而資料之採集，又極煩苦，率爾操觚，勉以報命，甯貽笑於大方，恐取誚於狗尾，蔡子聞之，得毋哂其譎陋？民國十八年五月東越許塵父。

民國史源俗流義 自序

目錄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黃秀山戕命	牌聲歷碌撫萬運籌	七册	七六一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眞開心幫辦扶正	假護法軍府倒楣		七六八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榮新養癰遺患	陳炯明負義忘恩		七七七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軍自戕	積金壘壘巡閱殃民		七八四
第一百二十五回	趙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馳函勸吳		七九〇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吳趙慶兵	演會戲陸曹爭豔		七九九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員曳尾	花魁獨占小吏出頭		八〇五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廚官仕途生色	葉虎梁燕交系弄權		八一三
第一百二十九回	爭魯案外交失敗	攻梁閣內闕開場		八二〇
第一百三十回	強調停弟兄翻臉	爭權利姻婭失歡		八二八
第一百三十一回	啓爭端兵車絡繹	肆辨論函電交馳		八三三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頻施使團作對	空言無補總統爲難		八三九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凱旋終息戰禍	說法統又起政潮		八四四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東海被迫下野	黎黃陂受擁上台		八五〇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擁戴黎公復職	議撤兵張氏求和		八五七
第一百三十六回	圍公府陳逆干紀	避軍艦總理蒙塵		八六四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軍艦背義離黃埔	陸戰隊附逆陷長洲	八七一
第一百三十八回	離廣州乘桴論時務	到上海護法發宣言	八七七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楊師戰敗	興大獄羅氏蒙嫌	八八四
第一百四十回	朱培德羊城勝敵	許崇智福建騰兵	八九一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發宣言孫中山回粵	戰北江楊希閔奏功	八九九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廈門	孫中山討伐東江	九〇五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戰博羅許崇智受困	截追騎范小泉建功	九一四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機津浦車遭劫	急兄仇抱犢崗被圍	九二三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勦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議和	九三一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吳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馳軍襲大足	九三八
第一百四十七回	楊春芳降敵陷瀘州	川黔軍力竭失重慶	九四六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華乘虛襲長沙	魯滌平議和誅袁植	九五四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後路衡山失守	爭關餘外使驚惶	九六一
第一百五十回	發宣言改組國民黨	急北伐緩攻陳炯明	九六九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車站劫印	講價錢國會爭風	九七七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議長爭總理	小報復政客失閣席	九八五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與孫美瑤授首	竄豫東老洋人伏誅	九九二
第一百五十四回	養交涉遺誤佛郎案	巧解釋輕迴戰將心	一〇〇〇

第一百五十五回	識巧計劉湘告大捷	設陰謀孫督出奇兵	一〇一一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廈門臧楊敗北	進仙霞萬姓哀鳴	一〇二〇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賄託倒戈賣省	結去思辭職安民	一〇二八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紀律浙民遭劫	真變化盧督下台	一〇三七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陽圍結西南	孫中山宣言北伐	一〇四五
第一百六十回	籌軍餉恢復捐官法	結內應端賴美人兵	一〇五六

民國通俗演義 目錄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黃秀山戕命 牌聲歷碌撫萬運籌

上回書中說到李秀山巡閱使，因感於民國成立以來，軍閥交闐，民不聊生，本人雖受北方政府委任，主持南北和議，却因雙方意見，根本不能相容，以致和議徒有虛聲，實際上却一無成績，心中鬱鬱之極，不免常向部下一班將士和巡署中幕僚們吐些牢騷口氣，湊巧爲了撤換財政廳長，引起各界鳴鼓而攻，甚有停止納稅的表示，李純益發惶惱異常。原來民國軍閥中，李純出身漁家，年輕時候，曾以挑販鮮魚爲業，事業雖小，却比其他出身強盜樂戶，推車賣藥之輩，究有雅俗之判，高下之分。漁樵耕讀，都是雅事，此李純之所以爲高尚也，說來絕倒。李純生性忠厚，尙知愛國惜民，歷任封疆，時經數載，也不過積了幾百萬家當，幾百萬猶以爲少，是抱苦，不是恭維。比較起來，也可謂庸中佼佼，中錚錚的了。在李純自己想來，各省軍閥，何等橫暴，怎樣威福，多少人吃他們的虧辱，却都敢怒而不敢言，一般的有人歌功頌德，崇拜揄揚，本人出身清高，凡事不肯十分作惡，平心而論，總算對得住江南人民，江南人民得了我這樣的好官長，難道還不算天大的福運？誰料他們得福不知，天良喪盡，爲了一個財政廳長，竟敢和我反起臉來，函電交馳的，把我攻擊得體无完膚。這等百姓，真可算得天字第一號的狡民了。早知如此，我李純就該瞧瞧別人的樣，任心任意的，多作幾件惡事，怕不將江蘇省的地皮刮低個三四尺，我李純的家產，至少也可弄他三五千萬，難道這批狡民，還能趕上巡轅，把我咬去半斤五兩的皮肉不成？他想到這裏，愈覺懊恨不堪，恨到極處，不免有幾句厭世議論，發生出來。幾句空話，竟作老齊稜語的模樣，是以君子慎言語也。人家聽了，也只有再三勸慰，說什麼公道總在人心，巡帥國家柱石，也犯不着和這批無知無識的愚民，去計較是非，這等說話，也算善於勸諫的了，無奈李純生長山水之間，久執樵漁之業，誦而虛。倒是一個耿直的漢子，心有所恨，一時間排解不開，憑他們怎樣開導，也只當作

耳邊風，并不十分理會。他那方寸之間，兀自鬱鬱不樂的，不曉要怎樣纔好。這時衙門中人，和他家中幾位姨太太，見大帥如此煩惱，也都懷鬼胎兒似的，誰也不敢像平時般開心取樂，只弄得衙門內外威儀嚴肅，寂靜無聲起來。豈知天人有感應之理，人的念頭，往往和天的施行，互相聯合。那李純心有感觸，對人便說點厭世自殺的話，頭兒，列公請想，民國以來，只有殘民自肥的軍閥，豈有因公自刎的長官，萬一真有其人，不但開民國史的新記錄，而且替各省軍政長官，保存一點顏面，管他死得值與不值，該與不該，誰還忍心批評他的是非得失呢？慨乎言之然而這到底還是不易碰到的事情，李純雖賢，究竟未必有此愛國愛名的熱忱，作者立誓不打一句誑言。原來李純之死的確確，有一重祕密的黑幕在內，雖然李純因有自刎的謠傳，得了一個身後的盛名，但是大丈夫來要清去要白，像李純這等冤死，反加以自刎之名，究竟還是生死不明，地下有知，恐也未必能毀瞑目呢。

按本書上回臨了，說李純自殺，原有許多物議，須待調查明白云云。如今在下却已替他調查得有點頭緒，那些外面揣測之詞，不止一種，實在都屬無稽之談，至於真正斃命原因，仍舊逃不出上回所說「妻妾曖昧之情，齊幫辦不能無嫌」這兩句話。繳歷上回列公靜坐，且聽在下道來。

上文不是說過，李純因心中煩惱，常有厭世之談，他既如此牢騷，別人怎敢歡樂，只有齊幫辦，變元，因是李純信用之人，又且全省兵權，在彼掌握，在情勢上，李純也不得不尊重他幾分。那時大家都在恐怖時代，有那李純身邊的親近幕僚，大夥兒對齊變元說道：「巡師憂時愛國，一片牢愁，萬一政躬有些違和，又是江蘇三千萬人的晦氣，大帥是執性之人，我們人微言輕，勸說無效，幫辦和大帥交誼最深，何不勸解一言，以廣大帥之意，不但我們衆人都感激幫辦，就是公館中幾位太太們，也要歌詠大德咧。」齊變元聽了，也自覺此事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於是拍拍胸脯子，大聲道：「諸公莫憂，此事全在變元身上，包管不出半天，還你一個歡天喜地的大帥。」當爲幫一語曰包管不出半天，還你一個眼目挺足的大帥。諸位等着聽信罷！變元說了這話，欣然來見李純，李純因是變元，少不得裝點歡

容勉強和他敷衍着。變元也明知其意，却勸着李純說：「大帥多日沒有打牌，今兒大家閒着，非要請大帥賞臉，頭個八圈。」說着，又笑道：「不是變元無禮，實在是大帥昨兒發了軍餉，變元拜領了一份官俸，不曉什麼道理，這批鈔票銀元，老不聽變元指揮，非要回來侍候大帥。昨天晚上整整的鬧了一夜，累得變元通宵不會安眠，所以今天特地帶了他們來，仍舊着他們伏侍大帥。大帥要不允變元的要求，變元真個要給他們鬧乏了。」却會發幾句話湊上了趣兒，把個李純說得哈哈大笑，也且明知變元來意，在解慰自己，心中也自感悅，於是吩咐馬弁快請何參謀長朱鎮守使等人過來打牌。馬弁們巴不得一聲歡歡喜喜的分頭去請。不一時，果把參謀長何恩溥、朱鎮守使照，二人請到。說起打牌的話，二人自然贊成。這時早有當差們將檯子放好，四人扳位入座。這天因大家意在替李純解悶，免得牌下留情，處處地方儘讓着三分，哄孩子似的，居然把這位大帥，哄得轉憂為喜，轉怒為歡。可見厭世是假他們打的本是萬元一底的碼子，到了旁晚時分，李純已贏了兩底有餘，八圈打完，壁上掛鐘噹噹的打了九下，大家停戰吃飯。飯後，李純還有餘興，便說：「我是贏家，照例只有勸你們再打的不曉大家與致如何？」三人自然一例湊趣。變元還笑說：「大帥已經把我的部下招回去，伺候自己，難道還要招點新軍麼？」李純也笑道：「中央已有明令，各省停止招兵，我們怎敢違抗呢？放心罷，要是我再想擴充軍額，你們大可以拍幾個電報彈劾我一個違令招兵的罪狀咧。」以中央命令為諷笑之實，意重中央者果如此乎？幾句話，說得大家又是一笑。何恩溥見李純又說到國事上頭，深怕惹起他的恨處，忙着用話支吾開去，一面催着入席。大家這才息了舌爭，再興牌戰。這一場，大家因李純贏得夠了，不願再行讓步，苦苦相持的，打了幾圈，李純却稍許輸了一點，他便立起身來，瞧着他的秘書張某，正在寫字檯上，批什麼稿咧，便笑着招手道：「這個時候，還弄什麼筆頭兒，快來替我打幾圈罷。」張秘書只得擱筆而起，代他打牌。

李純先在一邊瞧着，後來見他拿的牌，不甚得手，便不看了。却覺肚子有點發痛，於是丟了牌局，獨自一人，向

上房走去，想到他最心愛的大姨太春風那邊去大便。從此大得方便矣。誰知他命該告終，經過三姨太秋月房間時，猛然一陣笑聲，從秋月房中出來，趁着那微風吹送，透入李純耳鼓，十分清徹明白。李純不覺大動疑心，連肚子中欲下猶含的一大泡大便，也縮回腸中，趣甚。竟忘了自己作什麼進來了。於是蹣跚着手脚，索性走近秋月房門口，靠着門縫兒裏，向內一瞧。果不其然，他那三姨太春風擁着一個男子，斷親斷熱的，正得趣咧。李純這一氣，豈是非同小可，難爲他急中有智，猛記得秋月的房有一道後門，平時總不上門的，不如繞道那門進去，看這奸夫淫婦，望那裏逃。心中如此想，兩只脚，便不知不覺的，繞到後門，輕輕一推，果然沒有門着。李純一脚跨了進去，却不料門口還蹲着一個什麼東西，黑暗頭裏，把李純絆了一下，一個狗吃屎，跌倒在地。這一來，不打緊，把裏面一對癡男怨女，驚得直跳起來，異口同聲的喚道：「李媽！李媽！」原來李媽正是秋月派在門口望風的人，方才絆李純一交的，便是這個東西。他因望風不着，得便打個盹兒。此之謂含當有事。做夢也想不到這位李大帥，會在他打盹頭裏，跑了進來，恰巧又壓在自己身上，一時還爬不起來。比及秋月趕過來看時，才見李純和李媽滾在一處，兀自喘吁吁地罵人。秋月驚慌之際，趕着扶起李純，李純也不打話，順手把他打了兩個耳光，又怕奸夫逃走，疾忙趕到前面，才見那男子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一手提拔信任極專的一個姓韓的副官。說時遲，那時快，韓副官正在拔開門門，想從前門溜去，後面李純已經趕上，大喝一聲：「混帳小子，望那……」說到這個那字，同時但聽碎的一聲，可憐堂堂一位李巡閱使，已挾了一股冤氣，并縮住未下的一團大便，奔向鬼門關上去了。滲成趣妙不可言。李純既死，這韓副官和秋月，倆只有預備三十六着的，第一着兒，正商着捲點細軟金珠，還要打發那望風打盹的老媽子。韓副官的意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送他一彈，也着他去伺候伺候大帥，倒是秋月不忍，還想和他約法三章，大家合作一下。韓副官急道：「斬草不除根，日後終要受累，我們行兵打仗，殺人如草芥，一個老婆子，值得什麼，不如殺了乾淨。」更說此公。說着，更不容秋月說話，又是碎碎的兩鎗這一來，才把一場滔天大禍，算闔定了。

本來李純的上房，都做在花園之內，各房相離頗遠，可巧這天又刮着大風，樹枝顛舞，樹葉紛飛，加以空中風吼，如龍吟虎嘯一般，許多聲浪，併合起來，却把韓副官第一次鎗聲遮掩住了。那時候，他們大可以安安靜靜的一走了事，偏偏要把無辜的老婆子，一例收拾，繼續的發了兩鎗，這真是膽大妄為，達於極點。湊巧給外面一個馬弁聽見了，這馬弁却又是齊幫辦手下的人，此馬弁當是老齊元勳。因齊元和李純交情最密，本來穿房入戶，都不避忌的，他見李純進去，久不出來，未免心存疑惑，便也拉了一人代打，自己想到他上房去瞧瞧。這時花園中風雲正黯，月色依稀，他那貼身馬弁，忙取出手電筒照着，在先引路。這韓副官槍斃老媽的第二聲，却先進了馬弁的耳朵，不覺大驚住脚，回轉身對齊元勳道：「幫辦可聽見麼？這是鎗聲啦！」齊元勳相距較遠，又被樹木遮住，却也隱隱聽得，似點怪響。聽了這話，忙問：「你聽清楚，這是那兒來的聲音？」馬弁引手遙指道：「那是大帥三姨太房子，鎗聲是從平有這邊出來的。」齊元勳聽了，也是他福至心靈，忙喝住馬弁：「不許多說，帶的機響，跟我來！」又道：「帶了帶們的手鎗沒有啦？」馬弁回說：「帶着呢。」齊元勳更不說話，向着秋月房急急趨行。到了門口，就聽見裏面一陣歷碌聲，齊元勳早聞李純幾位姨太，只有此人不妥，却還不明白，好夫是誰，此際心中雪亮，喝命馬弁拿手鎗來。馬弁依言送上手鎗，齊元勳吩咐他守住前門，自己握着手鎗，也從後門而入。他是胸有成竹的人，自然不慌不忙的躡脚而入，可笑那一對男女，正在收拾細軟，預備長行，忙得什麼似的，絕不防背後有人暗算，連着那支行凶的手鎗，也丟在李純屍身上面，並沒放好。齊元勳眼快，一進門，就瞧見室中睡着兩人，一個正是英名威望，李純封英威將軍，敬英威二字趣而刻。坐鎮江南的李大帥秀山將軍，由不得心中一悲一喜，悲是應分喜從何來？

且慢作書的自己先要拔一個錯頭兒，實在那時候，齊幫辦也到了生死榮辱關頭，老實說：只怕他那心中，也未必再有這等悲喜念頭兒，只見他跳出床前，一手擎住手鎗，直指韓副官胸中，冷笑一聲說：「好大膽，做得好大事！」這一來，才把一對男女，驚得手足无措，神色張皇，兩個膝蓋兒，不知不覺地，和那張花旗產的大紅彩花地毯，

作了個密切的接合，只一跪字，寫得如此關照，趣極。不住的向變元磕起頭來。那秋月究竟是女子性格，更其嗚咽有聲，哀求饒命。變元見此情形，不覺心中一軟，真真乎假乎？低聲嘆道：「誰教你們作死？我看了你們這副情景，心裏又非常難受的也罷，我是一個心慈臉軟的人，橫豈大家都出名，叫我濫好人兒說不得，再來濫做一次好人，替你倆搨起這個木梢來罷！」二人已不得這一句，兩顆心中一對石頭，轟的一聲，落下地去。正在磕頭道謝，只見變元又正色道：「且慢，你倆要命不難，却須聽我調度。胸中已有成竹，我叫你們怎麼說，你們就得怎麼說，要你們怎樣辦，就得怎樣辦，舛錯了一點，莫怪我心硬。那其間，只怕我都要給你們連累呢，那能再顧你們哪？」二人聽了，不約而同的公應一聲。變元把手鎗收了進去，喝道：「還不起來，再緩，沒有命了！」二人忙又磕了幾個頭，急忙起來。變元把前門開了，放進那個馬弁，附耳吩咐了幾句。怕老韓掉皮也又對韓副官笑說：「拿耳朵過來！」韓副官依言聽變元悄悄說道：「不怕有人來麼？」韓副官回說：「已經三姨太太打發出去，一時不得進來。」秋月房中，安得如許時沒人進出？此一筆方寫漏洞，文心固妙，然事實亦必如此。變元啐了一口，因附耳說道：「如此，如此。」又對馬弁道：「你幫着韓副官，趕快把事情辦好，就送韓副官出去，懂得麼？」馬弁和韓副官都答應曉得。變元又指那老媽子說道：「人家問起你呢，你們怎麼回答？」韓副官忙道：「那容易，只說大帥自盡的當兒，老媽子爲要阻止他，大帥一急，就將他先殺了，這不完啦！」變元點頭稱讚道：「怪不得人說風流人的思想，比平常人深遠得多呢！」比罵他還凶。韓副官聽了，不覺臉上又是一紅。變元又再三叮囑不要誤事，方才從從容容地，緩步而出，仍舊回到牌場上，叫過一個馬弁，又悄悄吩咐道：「如此這般。」布置完備，想了想沒有什麼事了，於是安安靜靜的，仍回原位打牌。

打到一副，聽得人聲鼎沸，合署喧騰，來了來了。變元心中禁不住弭弭亂跳，入情入理，其餘諸人，却都大吃一驚，入情入理，正待查問，那喧嘩之聲，已自遠而近，各人耳鼓中，都已聽得明明白白，是大帥自殺的一句話兒。變元聽了，猛可地把自己面前一副將和未和的萬子清一色，都犧牲了。絕大的牌，已經和出，區區清一色，何足留戀？順手一擄，立起身

嚷道：「了不得，真個做出來也！」妙語妙筆，語是機警語，筆是傳神筆。說着，自己首先引導，帶着衆人，趕進內室去，才到半路，就有李純的當差接着，回說：「大帥已經歸天，屍身在三姨太房內呢。」變元帶着大衆，又趕向三姨太房，早見房中黑壓壓地，已站滿了一屋子的人，有署中職員，有上房的太太姨太太奶奶小姊，并一班馬弁當差，丫頭老媽子，有紛紛猜論的，有伏屍大哭的，鬧得個聲震蒼壁，人滿香閨。變元跨步上前，見了李純屍身，也禁不住一陣傷心，嚶啞揮淚，那李純的正室太太，手中拿着一大張紙頭，上面寫着許多七歪八斜潦潦草草的字兒，哭得淚人兒似的，交與變元手中，說道：「齊伯伯，你瞧瞧，這上面說點什麼？」變元一瞧，只見一片模糊，也沒有幾個字，可以辨識，大略瞧了一遍，便大嚷道：「大家靜一靜兒，大帥還有遺言咧。」衆人聽了，果然鴉沒雀靜的，靜聽無譁。變元大聲道：「大帥的字，很不容易辨清，大概這是他神經錯亂之故，如今將大意宣布一番罷。」大帥的意思，是說：「國事如此，自己身爲封疆大吏，一點不能救正，現在南北相持，各走極端，中央派他做和議代表，也是一無結果，都是大帥心中久已引爲恨事的。眼前因省中公事，不蒙地方人民原諒，實在氣懣填膺，不但无心作官，更無顏處世，因此決心自殺，派變元暫代巡閱使督軍之職。以上是實，此下是主。一面請張祕書擬稿，向中央保舉變元繼任。至於遺產辦法，大帥另有支配清單，除提出半數，分給太太和二大人及各位姨太太，以半數作南開大學基金，及直隸賑災之用。」做死人家產不着。大帥遺言，已盡於此，只有派變元代理繼任的話，變元委實萬分慚愧，但既蒙大帥相知的雅委託之殷，自當以地方大局爲重，暫時擔任維持，并盼各同人大家協助辦理，莫丟了大帥身後的顏面，和殉國的苦心，才是正理。」說得如許冠冕，此公才不可及。說話時，不但署中僚屬，陸續到齊，還有幾位鎮守使師長，如陳調元朱春普等一班兒，也俱趕到。此外却有齊幫辦的手下軍官，都全副武裝，帶領兵士們，霎時布滿了署內署外，和上房花園等處。盡在如此這般中，據說是齊幫辦的參謀長，聞信派來，防備意外之事的。這等用兵，也可謂神速之極了。句中着眼，却說得刻薄。

當下大衆聽了齊幫辦宣布的遺囑，有深信不疑的，有心領神會的，間有少數懷疑的人，見齊幫辦和幾位軍界領袖都十分相信，他們又怎敢不信？下一致字句中有眼。於是又請三姨太太說明經過情形，盡在如此如此中。那三姨太太是蘇州妓院出身，嬌聲曼氣，帶泪含悲的，說是大帥進來大便，何嘗大便，簡直未便。大便過後，坐在奴的牀上，忽然朝奴滴下泪來，奴是再三再四的問他，誰知大帥一味傷心，總不說話，倒把奴急的沒法安慰，奴想去報告太太哩，大帥又說不許奴去，奴還有什麼法子呢？連用幾個奴字，真有嬌聲曼氣的一種肉麻相，可謂繪聲繪影之筆。只眼睜睜瞧着大帥，大帥忽然命奴拿出紙筆，寫了這麼一大篇，奴又不認得字，知道他寫的什麼呢？奴又不敢問他，只坐在一邊悶想。如今奴想起來，奴可明白了，原來大帥爲要寫這東西，怕別的姊妹們都是讀書識字的，怎能由他舒舒齊齊的寫呢？可不尋到奴這不識字的地方來了！衆人聽了，都點點頭，惟有齊幫辦更擺頭晃腦子的，表示讚許之意。深刻正是：

山木自寇，象齒焚身，恫哉李督！死不分明。

不知三姨太太還有什麼宣布，却聽下回分解。

李督頭腦，較清於其他軍閥，所行各事，亦未必十分貪橫，乃慘遭橫死，死尙被誣，此有心人所爲長太息也。然佳兵不祥，不戢自戢，亡國以來，曷有軍閥而得好結果者？與其害國殃民，遺臭千古，尙不若死於風流之爲愈。人悲李督之遇，吾則謂同一不終，此尙差勝。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眞開心幫辦扶正 假護法軍府倒楣

却說三姨太太秋月，又對衆人說道：「大帥寫完了字，奴又到後面解手去了。一個爲大便而死，一個以小解送終，相映

成趣。誰知道他會走這條絕路兒呢！當時奴只聽得李媽叫一聲，大帥要不好了，奴本是提心吊膽的，一聽這話，倒把奴急得手都解不出來了，正待問哩，就聽大帥罵了一聲，蠢東西，誰要你管。同時就聽得砰的響了一聲，已經把奴唬得膽都碎了。奴可來不及蓋馬子兒，拉了褲，趣趣就趕去看時，不道李媽已經躺在地下，奴只叫得一聲啊呀，險些把褲子都吊下地來，趣而刻才定了定神，啊，奴的天哪！誰道大帥更不待慢，立刻又把槍機一扳他，他就阿唷唷！傳神之筆，奴回想起來，真個說都不敢說下去了！一說到這裏，二姨太太趕着，趕着，催緊了喉嚨，一個倒栽葱，跌在李純身上，哀哀大哭起來，還說：「早晚得大帥這等很心，奴是抵拚給你打死，老早請了太太過來了，奴也不致吃這等大驚慌了。」衆人聽了，料道沒有什麼可疑的了，也不便多嘴多舌的，於是，由齊幫辦宣布人死不可復生。大帥身繫東南安危，我們該趕緊商量，維持後事，電告中央，派員接替，注重在此，然後商量辦理喪事。此言一出，大衆一哄退出，齊到西花廳開起善後會議來。對於李純自刎一案，至此却先告一段落，綜計自韓副官行凶，至齊幫辦設計，衆人共聽遺囑為止，前後不過四五個鐘頭，却也辦得細密周到，無懈可擊。贊美一筆，更妙。列公請想這齊幫辦的手腕，可利害不利害呢？

李純死後，經全體幕僚和軍界同袍，并家屬代表，大開善後會議。到了次日，午後，便是民國九年十月十二日，省長以下各官，和省議會的議長議員，地方士紳，不下數百人，得了信息，陸續督署探問，當由齊幫辦會同何參謀長齊省長，暨家屬人等，公開發表李純遺書，并電報等，共計五件，茲爲照錄於下：

(一) 致齊省長耀琳齊幫辦愛元

純爲病魔所迫，苦不堪言，兩月以來，不能理事，貽誤良多，負疚易極。求愈無期，請假不准，臥視誤大局，誤蘇省，恨已恨天，徒喚奈何。一生英名，爲此病魔失盡，時有疑李督患梅毒，不能治愈，痛苦萬狀，而出於自殺者，即從遺書中屢言病冤，推想出來，其實於情理不合。尤爲恨事。以天良論，情非得已，終實愧對人民，不得已以身謝國家，謝蘇人，雖後世指爲

誤國亡身罪人，問天良，求心安。至一生爲軍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後人公評。事出甘心，故留此書，以免誤會，而作紀念耳。李純遺書。九年十月十日。

(一) 致全國各界

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殺純一身，愛國愛民，素願皆空。求同胞勿事權利，救我將亡國家，純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純留別。十月十一日。

(二) 關於身後的希望

純今死矣，求死而死，死何足怨。但有三種大事，應得預先聲敘明白：(一) 代江浙兩省人民，叩求盧督軍子嘉大哥，維持蘇浙兩省治安，泉下感恩。(二) 代蘇省人民，叩求齊省長，望以地方公安爲重，候新任王省長到時，再行卸職。(三) 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一職，並未受命，叩請中央另簡賢能，以免遺誤。(四) 江蘇督軍職務，以齊幫辦元代理，懇候中央特簡實授，以維全省軍務，而保地方治安。叩請齊省長齊幫辦及全體軍政兩界周知。李純叩。十月十一日。

(四) 致齊幫辦及皖張督軍

新安武軍歸皖，督張文生管轄，其餉項照章逕向部領，如十月十一日恐領不及，由本署軍需課，代借撥二十萬元接濟，以維軍心，而安地方。關於皖省，可告無罪。此致皖張督軍齊幫辦查照辦理。十月十一日。

(五) 處分家事遺囑致伊弟李桂山中將

桂山二弟手足，兄爲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誤國誤民，心實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謝國人，以免英名喪盡，而留後人紀念。茲有數言，揮淚相囑：(一) 兄爲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始終如一，祖遺財產及兄一生所得薪公，並實業經營所得，不過二百數十萬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災賑，以減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永久

基本金，以作紀念。其餘半數，作為嫂弟合家養活之費。錢不可多留，須給後人造福。(二)大嫂賢德，望弟優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給養活費，歸娘家終養。(四)小妾四人，每人給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損兄英名。(五)所有家內一切，均屬弟妥為管理，郭桐軒為人忠厚，託管一切，決不誤事。(六)愛身為主，持家須有條理，尤宜簡樸，切囑切囑。兄純揮淚留別。九年十月九日。

列公看了這幾封遺書，須要明白，李純死後，韓副官一人一手，怎麼作得出如此長篇文章？當然這都是一班有關係的大人先生，稟承齊幫辦意旨，在事後編撰出來的，這是無庸疑議的了。雲堯再則其中還有許多說話，或和昨夜變元所說不同，或竟為變元所未會道及，那也是斟酌情形，臨時增改而成，本來難逃明眼人的洞鑒。入棺入埋，只有一樁，不能不替他下一個注腳，原來李純的三省巡閱本是自己向中央要索而得，後因江西督軍陳光遠，有「甯隸鄂省不附李純」的宣言，皖省張文生，也有反抗李純的表示，因此遲遲疑疑，未敢就職，而且也是李純滿口厭世的主要原因。現在李純既死，論資格物望和軍隊實力，除了齊幫辦無第二人。變元當李純初死之時，就對衆宣稱：「李帥大帥委他暫攝巡督兩篆，并有電懇中央予以實授」的說話，但這是他一時的野心，想由師長幫辦的銜頭一躍而為督軍兼巡閱，真可謂志大言誇，而不顧利害的蠢主意。貪多嚼勿爛。

豈知李純死耗發表之後，變元雖持李純遺言為升官的利器，而外面空氣，却十分緊張，不但把李純遺囑置之不理，并且還想趁此機會，要求廢督，東也開會，西也集議，紛紛攘攘的，電請中央，大有不達目的不休之勢。這半天工夫，就接得許多不好的消息，齊變元志在進取，已非朝夕，自然處處周備，着着設防。各方面消息，都是非常靈速，一邊稍有風聲，他這裏也早得了報告。這時外面情形，尤其在他特別注意之中，更加多派偵探，四處八方的，祕密探訪，所以一到午前，就得了許多報告。變元這才曉得出位之思，過分之望，是靠不住的。全國野心家聽者！這才趕緊設法，先把遺囑中代理巡閱一事，一筆勾銷，却專從督軍入手，待到根深蒂固，脚步站穩，然後再作進一步的

計畫，這是他心中的盤算，至於對外一方面，自己先實行代握軍篆，并爲見好鄰封起見，趕緊把新安武軍的軍餉儘先借撥，同時怕同事中尙有不服，趁着李純治喪機會，施出全付拉攏手腕，和他們聯絡得如兄弟，莫逆異常。這時江蘇共有七鎮守使，資格也有比變元更老的，但變元新和直派聯絡得了幫辦位置，又加了上將銜，老實說一句，分明就是一個副督軍，正死副繼，自是正理。而且近水樓臺，措置早妥，別人未必弄得過他。加以中央接到電報，已準李純遺言，復電令變元代理督軍，有此許多原因，同時變元又卑詞甘言，轉相俯就，大家也就沒有法子，只好忍着一口氣，尊他一聲齊督軍罷了。變元得此機會，中心訢悅，不言可知，所不安者，只怕自己毛羽未豐，中央不肯實授，却不知中央對於此事，亦正煞費躊躇，當時爲安靖地方，維持秩序起見，雖已電令變元代理督軍，同時蘇人爭請廢督，甚囂塵上，這等人民意思，原不在政府心目之中，所最難的，倒是一般有蘇督希望的人，好似羣犬爭骨，闐然而起。十年來省政易人未有不生騷擾者，中央威信失墜，此亦一大原因。有主張總督雲，鵬南下督蘇，仍兼三省巡閱，而以周士模組閣，無奈老靳本人，並不十分願意，此時全國軍政大權，非曹即張，總統不過伴食而已，還是雲鵬因和雙方有親戚關係，曹張都給還一點面子，他說要做別人，果然不能侵奪，他如不願別人自更不能勉強。於是舍而求次，則有王士珍、王占元、吳佩孚、陳光遠等，論資格以王士珍爲最老，論實力以吳佩孚爲最盛，占元、光遠各有地盤，亦非志在必得，王士珍老成穩健，不肯再居爐火，做人傀儡，所以數人之中，仍以吳佩孚一人最爲有望，可巧吳佩孚此時正因奉張氣餒日盛，心不能平，且自皖直開戰，直方竭全力以相撲，奉軍不過調遣偏師，遂爲聲援，而所得軍實，反比直方爲多，尤其使他憤恨，這還關於公事方面，最令佩孚難堪的，因前在保定會議，佩孚自恃資格才力，足以代表曹、錢，侃侃爭論，旁若無人，張作霖幾乎爲他窘住，因仿着三國演義袁術叱關羽的樣兒，說他「人微言輕，不配多講」，佩孚心高氣傲，那裏耐得這等惡氣，總因自己的主帥曹三爺正在竭意和他交歡時候，不得不作投鼠忌器之想，暫把一口惡氣，硬硬的嚥了下去。但是這等怨毒，深印心骨，再也無法消滅。民國以來，許多

發事起因權利意氣而起。所以直皖戰後，他就着着布置，作直奉戰爭的預備。此番蘇督缺出，明知齊燮元蓄志圖謀，決不肯拱手讓人，好在他十分知趣，自代理督軍令下，即暗中派人，刻意交驩曹吳佩孚，一語，彼既降心相從，也落得收他作個東南勝臂，因此索性做個好人，反替齊燮元竭力保薦。於是齊燮元蘇督一席，才算完全到手，而蘇省地域，也從此正式隸入直派。後來北方多少風雲，每與蘇浙戰事相間而生，互有關繫，實也濫觴於此呢。如今將陸軍部呈復總統，對於李純的撫卹辦法，錄在下面：

爲英威上將軍在任身故，遵令議卹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奉大總統令，開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勳一位陸軍上將李純，奠定東南，勳勳夙著，比年邦家多難，該巡閱使坐鎮江表，才略昭宣，率流翁洽，而於和平統一之大計，尤能多方贊導，悉力籌維。幹國匡時，聲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劇，屢電請假調理，祇以時事艱難，東南大局，賴其主持，諭令在署醫治，力疾視事，方冀調攝就痊，長資倚畀，乃本日據齊耀琳齊燮元電呈，「該巡閱使兩月以來，臥病奄奄，每以時局糾紛，統一未成，平時述及聲淚俱下，近更疚憂愧恨，神經時復錯亂。本月十二日，忽於臥室用手槍自擊，傷及右脅乳下，不及療治，登時出缺。手寫遺書，縷述愛國愛民，素願莫酬，不得已以身謝國，惓惓於蘇省之治安，國家之統一，籌慮周密，語不及私。」披覽之餘，曷勝震悼。該故巡閱使年力未衰，猷爲正遠，乃以焦憂大局，報國捐軀，枉失長城，實爲國家痛惜。着派齊耀琳即日前往致祭，給予治喪營葬費一萬元，所有該故使身後事宜，着齊燮元齊耀琳督飭所屬，妥爲辦理。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一體照料，生平政績，宣付國史立傳，並候特製碑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績，仍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用示篤念勤勞之至意。此令等因。奉此，查本部歷辦成案，凡遇勳勤夙著，在職身故之員，均查照陸軍平時卹賞暫行簡章，分別給卹。此次英威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江蘇督軍李純，爲國捐軀，業經奉令給與各項卹與在案，擬請從優依卹章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按卹賞表第二號陸軍上將因公殞命例，給予一次卹金七百元，遺族年撫金四百五十元，以三年

爲止，用彭蘊績。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覆，伏乞 鑒核施行。謹呈

呈文上去，當於九月二十八日奉批：

呈悉。准如所擬給卹。此令。

蘇事至此暫且擱起，先談西南方面的事情。看官們總該記得，中央因求南北統一，曾派李純爲議和總代表，雖然曠日久持，毫無成績，不過李純爲人頗有長厚之名，對於南北兩方，都還能夠接近，有這麼一個緩衝人物，又巧處在南北之中，一般心理上，總還覺得南北有些微可和的希望。再則南北如此久持，既非國家之福，究竟當軸方面，也覺不甚相宜，雙方面子上，儘是說的官話，暗地裏誰不願對方稍肯讓價，這注統一國家的大生意，民國十年來全做的蝕本生意，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兩方和議，儘管不成，而李純之見重於雙方，却是不可掩的事實。如今李純既死，失了和議中心，南北政府，都覺從此更難接近，未免互存可惜之意，這倒是李純死後的一種真實風光呢。

却說西南政府自兩李內變，滇桂失和，軍政府的內幕，也和北方政府一般，但其虛名，毫無實際。軍政府總裁岑春煊，雖有整頓之心，無奈權不在手，亦只有鎮日躲在大沙頭的農林試驗場中，做他命令不出府門的總裁。得了空向一班幕僚們，發幾句牢騷話兒罷了。可憐。至於莫督方面，從廣惠鎮守使接陳炳焜的督軍，又用毫無作爲，百事不知的粵海道尹張錦芳護理廣東省長，表面是軍分民治，實在省長不過是督軍一個二三等屬吏。除了用幾個祕書科長，委幾個普通縣缺之外，就是些小事情，不經督軍許可，是一點不能發生效力的。可憐。好在張錦芳本人，原係出身綠林，充當書記，他爲人隨和，好說話，給人瞧得可憐兒的，更湊着自己運氣，由連營長而縣知事，而道尹，如今索性做了一省長官，也算得心滿意足，所謂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這兩句古書，大可移贈這位張省長。他既如此知足，又承莫督提拔之恩，自然唯唯諾諾，奉命惟謹。在任一年，倒也相安無事。是一個會做事

意的人。

誰知這時却有一人，磨拳擦掌的，要過一過廣東省長癮頭，這人非他，便是現任財政廳長楊永泰，字嚮卿的。論廣東現時官吏，出息頂好的，自推財政廳長，因為省中正在整頓市政，開闢馬路，這市政督會辦，照例是由財政警察兩廳長兼辦的。楊永泰以一個毫無勢力的舊國會議員，因交歡莫督，得其寵信，才給他做這財政廳長。本來大可躊躇滿志，得過且過，只因永泰為人精明強幹，是個心細才大之人，覺得區區財市兩部分事情，未能展其驥足，於是竭力拉攏沈鴻英、劉志陸、劉達慶、林虎等一班將官，求他們向莫督說項，給他實授廣東省長。也會做生意，可惜運氣不好，莫督倒也無可不可，但廣西陸榮廷方面，却因永泰是有名政客，又為政學會中堅人物，這政學會在兩廣，却似安福俱樂部的一般，受人指摘，為各方所不滿，所以永泰的省長夢，幾乎被老陸一言打破。幸而莫督對他感情頗佳，又代他到軍政府請出岑春煊，替他講話。同時張錦芳也知永泰志在必成，自己萬萬不是對手，倒也乖乖的，自請退職，仍回粵海道原任。是一個會做生意的人。至此永泰的省長，才算做成功了，却不曉因此累及陸莫兩方，大傷情感，連到桂派內部，都發生裂痕起來。他們決裂原因，雖不專為此事，要以此事為原因之最大者，這也是無庸諱言的事情呢。

誰知楊永泰才大命窮，就職不到幾月，廣東省內又發生一樁大戰事，原來粵人特性，好動惡靜，喜新厭故，論這八個兒字，未嘗不是粵人爭雄商業，操持海上霸權的大原因。然施之政治，則往往弄得騷擾反覆，大局振動。可以作買賣營生，不能作官場生意。結果，還是粵人自己吃虧，粵人之自毀政策。所以光復以還，粵省的戰事最多，幾乎每易一次長官，便有一次戰亂。長官年年調換，戰事也年年都有，總算莫榮新做得最長，地方上也勉勉強強的安靜了幾年。論榮新本人，委實算得一個廉潔自愛，惜民護商的好長官，可惜所用非人，利用他的忠厚，欺侮他的無識，種種劣蹟，書不勝書。榮新自己樸誠儉約，除了每月應支官俸之外，確實一文也沒有妄取。然而他的部屬，竟有發財至

幾千幾百萬的，這要從我們旁觀的說來。自然這批部下，對不住榮新，榮新又對不住廣東人，管他本人道德怎高，究竟又算得什麼兒哩。公論。這等地方，都是無形中造成桂惡感的主因。因為這批人，什九是桂派人物，廣東人反只站在一邊，眼瞪瞪的受他們侵蝕欺凌，一句也不敢聲說，本來都是叫人難受的事情啊。總計榮新督粵五年，論維持地方，保護商業，其功固不可沒，而縱容部曲，橫行不法，其罪也自難道。公論。再講作官這椿營生，幹的好是他分內事，弄得不好，可就對不起地方人民，而地方人民，也未必因其功而原其罪，於是探本窮源，都說以外省人治本省人，人存一個樂得作惡之心，政事焉有不壞，為長治久安之計，非得粵人治粵，決乎不能收效。這等情態，差不多粵人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榮新手下一班蝦兵蟹將，兀自尊欲妄為，一點不肯斂迹，於是粵人治粵之聲浪，漸騰於社會，同時桂派防制粵人的手段，也越弄越嚴，雙方交惡，達於極度。於是桂、粵之戰，乃一發不可遏止。桂人之自殺政策，這時粵人之較有實力者，在省中是廣惠鎮守使李福林，警察廳長魏邦平，在外面的，只有一個援閩總司令陳炯明，三人原無深交，只因桂派氣餒，嘖嘖逼人，大有一網打盡之勢，於是，以利害關係，自然而然的互相結合。陳炯明雖遠在漳州，既得二人聲援，消息靈通，膽氣十倍，且知滇、桂分裂於前，桂派內鬨於後，粵人治粵，聲浪又一天高似一天，認為時不可失，遂於九年六月中，毅然決然，利用真正粵軍的牌號，回師攻粵。此公本善投機。正是：

袁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
粵桂如輔車，相攻何太急。

欲知戰事真相如何，却待下回分解。

西南政府，以護法興師，宣言獨立，組織之始，非不正大堂皇，有聲有色，會幾何時，而政府改組，真心為國之中山先生，竟被排擠以去，又繼而滇、桂失和，軍府分離，更數月而桂系內部，亦告分裂，卒之李、魏內鬨，陳師反戈，護法無功，徒苦百姓，不亦大可以已哉！蓋天下事，惟以真正血忱，輔以熱心毅力，百折不回，始有成功之望。若稍存私利，競奪事權，徒襲美名，不為實際，與北方軍閥之侈談統一，提倡和平，有何分別？是故有皖、直之交戰於北，便有桂、粵之互鬨於南，有安福之專欲橫行，便有政學之操縱。

不法，是真一邱之貉，無庸軒輊其間。所可惜者，一個護法救國大題目，竟被此輩做得一場糊塗，不堪寓目耳。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榮新養癰遺患 陳炯明負義忘恩

却說陳炯明字競存，廣東梅縣人也。前清時候，也是秀才出身，民國以來，以秀才而掌大兵，握軍篆，聲勢赫奕，焜耀一時者，北有吳子玉，南則陳競存，所以有南北兩個怪秀才之稱。原是一對好貨。這炯明在民國初元，也曾做過廣東都督，後來便給人驅逐下台，至莫榮新作粵督，他的參謀長郭椿森和炯明頗有交情，湊巧此時，又發生一件警衛軍的交涉，廣東原有八十營警衛軍，自朱慶瀾氏做省長時候，編制成立，向歸省長統轄，直至陳炯明督粵，以武力收爲己有，因此粵人嘖嘖有煩言，說是桂派收佔全粵兵權之表示，及莫督繼任，不願爲己甚之舉，原擬將警衛軍設法改組，以平粵人之憤，正躊躇間，忽得間諜報稱，福建李厚基受中央密命，安福嗾使，將聯絡浙軍童保暄潘國綱陳肇英等，大舉攻粵，榮新得此消息，正擬派兵防禦，郭椿森便乘機替炯明進言，說他是一粵軍前輩，素有治軍之名，又且熟於閩粵交界情勢，不如派他做援閩總司令，乘李厚基未及發動之時，趕速進兵，既以貫徹護法事業，亦先發制人之計也。至炯明軍隊，本已散淨，現正有警衛軍不易處置的問題，索性就撥二十營歸他節制，又可以間執粵人之口，此正一舉三得之事，請督軍切勿猶疑，趕快辦理爲妙。一榮新聽他言之有理，又經椿森力保，炯明忠忱無他，於是決計委他爲援閩總司令。

公文待發，又發生一個小小趣聞，原因炯明爲人，才幹有餘，心術難恃，伏下曹主叛黨。而且高自期許，不肯屈居人下，在先，因整處省中，無事可爲，一切皆願遷就，比及閩事發生，榮新答應用他，他又爲得步進步之計，要求榮新改用聘書，勿下委令，榮新胸无城府，任人頗專，對於這等地方，却視爲細務末節，但願他肯效力，樂得給他一個

面子。却有幕府中人再三堅持，非下委不可。他們的理由是說：「一用聘書，彼此便成敵體，不但有乖督軍統一軍權之旨，且恐將來不能指揮炯明，自是正理分明犧牲二十營兵士，反在一省之內，自樹一個大敵，督軍千萬莫上他這大當。」榮新聽了這話，恍然大悟，從此也疑炯明野心太甚，不肯十分信用，等他出發之後，便密令潮梅鎮守使劉志陸、惠州綏靖督辦劉達慶等，須要暗中防備着他，勿得大意等語。那劉志陸是莫督義子，從前跟隨榮新出生入死，久共患難，倒也算得一個健將。近因安富尊榮，日久翫生，不免近於驕惰，得了這個密令，那裏放在心中，還說：「陳某敗軍之將，有甚能為督軍也太膽小了。」驕兵豈有不敗之理，桂系之敗，劉為罪魁，豈哉！

一言甫畢，忽又接得督軍急電，因瓊州龍濟光大舉內犯，林虎和他交戰，先勝後敗，所以調志陸軍隊前去助剿，這龍濟光却是一個狠貨，前年屠龍之役，所有桂粵兩軍，都會吃他的大虧，後來雖被桂軍全力壓迫，將他趕到瓊州，究竟還不能消弭他的勢力。此時得了北方補助軍械，預備破釜沈舟的幹他一下，來勢甚凶，却也未可輕視。志陸正擬出發，又得省電後防空虛，適陳炯明軍隊尚在半途，經過潮梅，即暫令填防。志陸接得此電，心中却大不願意，抵足恨恨道：「這又是郭椿森栽培陳炯明的妙計，他們想得我潮梅地盤麼？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因即復電反對，甚有不許炯明軍隊過境之意。榮新已中了郭椿森之言，養成自衛莫兵大案，回電申飭志陸，志陸沒法，只得和幕府商量，留下若干勁旅，牽制炯明，而自率大軍出發，會合林虎、沈鴻英之軍，三方兜剿。濟光果然不支潰敗而逃。誰知這時廣東事情越鬧越凶，大有五花八門，離奇變幻之觀。當劉林在西部二天屠龍之際，正陳炯明在東部與閩浙軍相持之日，炯明部下雖都是粵軍，只因榮新心懷疑忌，所有良好器械都靳而不予，兼之統率方新指揮不便，剛到潮梅，恰逢閩軍臧致平和浙軍陳肇英會師來犯，炯明與戰於漳州之間，三遇三北，抵抗不住，節節後退。潮梅大為震動，不是炯明無能，却是桂運未絕。又幸屠龍已了，劉志陸振旆還師，適植臧陳不睦，肇英不戰而退，志陸新勝之兵，銳氣正盛，把臧軍驅逐出境，炯明自然無顏留駐潮梅，便以追臧援閩為名，進住漳州，而對於莫劉兩方和

桂派的感情，也從此日趨惡劣。只因毛羽未豐，暫行蟄伏，一面備蒐軍實，積屯糧草，購買兵火，擴張軍額，以爲後日之圖。有此遠圖，也自不凡。這都是民國七八年間的事情。著者因陳炯明是一個重要脚色，將來對於國民革命軍，尙有多少糾葛情事，所以不憚煩瑣，將他的前事，補述一番，以見此公人品不端，心術欠正，所以後來叛困孫大元帥，冒天下之不韙，爲全國之罪人，端非偶然之事啊。閉言少說。

再講陳炯明在滄數年，蓄銳養精，志不在小。至民國九年夏秋之交，得了李福林、魏邦平報告，知道桂派內部離心，將驕卒惰粵人受侮多年，渴思自治，於是認爲大好機會。確是好機會。順着人民心理，揭發粵人治粵的商標，返戈內向，出兵之始，會有他的部下，向著名的一個星家卜了一卦，卦象如何，小子因非內行，不及記憶，但知他的批語，有『在內者勝』四字。迷信不足憑，但這四個字，實聰明之至。人人都道：『桂派蟠踞粵省，五羊城內，幾成桂人私產，這個內字，分明指桂派而言，況且多寡懸殊，強弱不敵，以常理言，』炯明此舉，未免過於冒失，深恐一敗塗地，必致退步爲難哩。』這等議論，傳入炯明耳中，炯明大怒，指爲反間造謠，定要嚴行查究，倒晦氣了那位星卜大家，得知消息，連夜捲捲行囊，逃到香港去了。炯明便出了一張告示，說明桂派橫暴情形，和自己出師宗旨，勸諭人民，勿得輕信詭譎，一面親督隊伍，帶同手下健將，洪兆麟、許崇智，并參謀長鄧鏗等，兼程出發，一面派人進省，約會李魏，待至相當時機，大家一齊動手，互爲應援。

也是桂派氣數合盡，消息傳到省城，莫榮新不過痛罵郭椿森介紹匪人。悔之何及？其時椿森因一樁事情，觸怒了陸榮廷，一道手諭着莫榮新立即驅斥。榮新爲顧全他顏面計，派他赴滬充議和代表，已經去得長久，儘你榮新痛罵橫豎於他无干了。此公始終受不知人之害。至於軍界中人，早把陳炯明不放在眼內，一班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在東西兩堤，徵妓飲博，歡天喜地的，任情胡鬧。如此荒唐，便無陳氏，也必敗亡。那劉志陸原在東堤討了一位姨太，寓居香港，此時又看中了東堤長安寨裏一個寮口婆子，（蘇人所謂娘姨大姊之類）叫做老四的，一個要娶一個要嫁，

溫得膠膝一般，分拆不開。（溫者粵語言要好，猶蘇人所謂恩相好也。）軍署中人原有一個俱樂部，設在東堤探花酒樓一間大廳，志陸每到省城，也是天天前去，說是俱樂部，其實這班人辦公時間，還不及在俱樂部的時間更多。弄到後來，大家都以賭博治游爲重，公務爲輕，卽有重要公事，往往不在署中辦理，反都趕到這個俱樂部中會議起來。如此荒唐，不亡何待？榮新因省內宴安，地方平靜，也不去責備他們。此公實在做夢。

當炯明發難之前，炯明部下統領李炳榮因小事被陳炯明當衆斥責，懷恨在心，此時他却先得知了炯明陰謀，便和參謀譚道南商議。道南勸道：「老陳雖然很惡，究竟兵力有限，況且他既疑忌我們，卽使打了勝仗，得了廣東，我們也是沾不着光的，不如乘此機會，和老莫聯絡聯絡。」炳榮甚以爲然，卽派道南督省，深夜到軍署，求見參謀長傅吉士。吉士因事情緊急，連夜趕至東堤，和各軍首領相見。這時劉志陸正和老四擁在一處談心，吉士走近身去，笑道：「偉軍如此寫意，可知陳競存耽耽虎視，伺機待發，聽說有卽日出兵的消息呢？你倒還有心思溫你老契麼？還是快快回去守你老家去罷。」偉軍是志陸的字，志陸聽了，呼的笑了一聲道：「吉士兄，真是書生之見，陳競存也有腦子，也有思想，好好的漳州皇帝不做，倒要來潮梅送死，敢是活得不耐煩了？」吉士笑道：「話雖如此，你也別太得意了。」說着，把李炳榮派人告變的話，訴說了。又道：「儘你兵強馬壯，勝過競存，究竟事先隄防，是不得有錯的。」自是正論。志陸冷笑道：「理他的胡說呢？我們的軍隊，見過多少戰陣，還會上陳競存的當麼？」吉士未答，却有省署的政務廳長夏香孫，緩緩踱了過來，聽他們說到這裏，便點頭插嘴道：「劉鎮守使是豪氣勝人，傅參謀長是臨事謹慎，二公之言，俱有道理。若說競存那人，我和他也曾共事，深知其人狡詐陰鷲，精明強幹，陳氏確評聽說他在軍中，每日裏和兵士們同甘共苦，躬親庶務，一天到晚，耳朵邊插着一枝鉛筆，好似工人頭兒，監督工程一般，跋來報往的，川流不息。這等精神，果然爲常人所難能，這種做派，又豈志小識隘的人，所能幾及？况他手下，還有……」自是正論，其如劉氏不察何？說到這個「有」字，志陸已大不耐煩，抱着老四臉，假臉兒的，開了一個香，口中說

道：「他們只是不經嚇，一聽陳炯明造反，就怕得那麼鬼樣兒，我們還是樂我們的，不要去理他們。」說着，立起身，拉着老四，說聲打茶圍去，頭也不回的走了。隨後一批老舉，也都闐然一聲，紛紛各散，倒把傅夏倆說得大沒意思，大家嘆息了一回，各自走開，究竟也有明白人，各尋各的快樂去了。

誰知這天過後，不好的消息，一天天追逼上來。劉志陸手下第一位健將卓貴廷，曾在屠龍攻城兩役，立過戰績，此時已升副司令官，率着部下三營健兒，鎮紮汕頭，事前也在省城大賭的盡興兒頭，他是一個武人，原不曉什麼叫做溫存憐愛，什麼叫做惜玉憐香，他要便不頭，頭起來，非要頑得個流血漂杵，嬌啼宛轉，說得上俗點，就是梳攏妓女，再村點，就是替姑娘們開寶。不是奇癖，是獸心。他這踣上來，因是新升顯職，更其意氣飛揚，與級百倍，呼朋引侶的鬧了幾夜，覺得都不盡興，非要找一個琵琶仔（即蘇之小先生）來梳攏一下，總之不得過癮。他這意思，一經表示，就有那批不長進的東西，替他東找西覓，採寶也似的採著了一個絕色的姑娘，這人名叫愛玉兒，今年剛十四歲，年紀雖小，資格却是老練，凡是平康中應酬客人，灌米湯，砍條斧，種種專門之學，却已全副精工。他本是蘇州人，他娘小二嫂子和天香樓老板四姑要好，所以帶了愛玉在天香落籍。小二嫂自己也是中年時代，徐娘半老，丰韻頗佳，他的營業方法，是用愛玉出條子，把客人拉了來，自己放出手段，和他下水，却把愛玉防護得非常嚴密，立意要揀一個有勢有財，能穀化個一萬八千的才許問愛玉的津。也是他花運高照，不上幾時，就給他認識了這位卓副司令，一見垂青，千金不吝，竟由幾位皮條朋友的撮合，輕轉易易的把愛玉一生的貞操，換了許多蘇州閭門外面的產業。小二嫂果然可賀，愛玉未免可憐。惡語卻說得人毛骨一聳，却不知更可憐的，還有那位副司令官卓貴廷先生，他自梳攏愛玉之後，早不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流連溫柔，樂而忘返，甚至把愛玉母女帶到先施公司的東亞旅館，開了幾個房間，閉戶談情，不問外事。此之謂該死。不但軍政大計，置之不理，就連平日賭博徵逐之交，以至最近拉馬說親的大冰先生們，也不曉他躲到什麼地方去了。這等頑法，原是卓貴廷的老脾氣兒，凡是他心

愛的人，一經上手，就得個淋漓盡致，毫無贖義，方才一揮手兒，說聲滾你媽的蛋罷。那時候，就想問他要多一個銅錢，也是萬不可得的事情。從此一別，爾東我西，再見之時，也不過點頭一笑，若說情殷故劍，回念舊情，重溫一回好夢，那也是斷乎沒有的事，真是獸欲。

據聞他在潮汕時候，曾有一個姑娘，蒙他愛賞，居然朝夕不離的處有月餘之久。這在他的嫖史中，已算是特別的新紀錄了。一時外面的揣測，以為這姑娘大有升任卓姨太太的希望，甚至有許多求差謀缺，經手詞訟的人，不走別路，都去找這姑娘。此皆上文所謂沒出息者也。姑娘藉此聲勢，居然於短時期內，也攪了千把塊錢，比及一月之後，卓貴廷忽然翻轉臉皮，下起逐客令來。姑娘怎曉他的性情，還當他是頑笑咧，少不得嬌嬌滴滴地，灌了許多米湯，豈知這等聲音，平時貴廷所奉為仙音法曲的，此時即覺變成鴉叫狼鳴，甚至見了那付溫柔宛轉的媚態，也覺萬分討人厭惡，因他嘮叨不了，禁不住無明火起，舉起皮鞋腳兒，向他小肚子下，猛不防的踢了一下，踢得那姑娘一陣疼痛，昏暈在地。貴廷愈加有氣，拔出手鎗就打，幸而有人勸止，方才悻悻而去，連客棧中一應房飯雜用，都沒有開銷，可憐那姑娘，除得了他一千塊錢梳攏之費外，竟是一文也沒有拿到，還要替他開銷一個多月的賬目，還要進醫院去養傷，仔細算來，除了好處不着外，還賠出幾百塊錢的醫費，白白賠了一個身體，陪了他一個多月，這也算得他十足的晦氣了。誰教你不識相。如今這愛玉姑娘，却真有眼光，有見識，他已認定貴廷這人是靠不住的，趁他歡喜時候，陸續了了他幾千塊錢，除了孝敬小二嫂外，餘下的，託一個要好客人，存莊生息，過不多時，竟和小二嫂提起贖身問題來，小二嫂無可如何，只好准他。這愛玉不過一個小孩子家，竟有這等手段，這等知識，至今天香怡紅各妓院中，談起愛玉兩字，還沒有一個不嘖嘖佩服咧。這是後話。

再說貴廷迷戀愛玉之時，正劉志陸賞識老四之日，正副司令一對有情人。也正是陳炯明夜襲潮汕之時，兩位正副司令，同在省城，享着溫柔之福，做夢也想不到這位久被輕視的陳炯明，竟如飛將軍從天而下的大幹起來，幾

天中告急之電，雪片般飛來，才把一位風流儒雅的劉鎮守使，急得走頭無路，四處八方的，找尋卓副司令，好容易給他從愛玉被窩中尋了出來，大家一陣埋怨，可已無濟於事。卓貴廷戀愛玉之心，實在未曾減殺，熱火頭裏硬生生將他們拆開，倒也鼻涕眼淚，千叮萬囑的，應有盡有。妙極，趣極。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此情此景，却有七八分相像。劉志陸立在一邊，想到自己和老四情形，不免心中有感，瞧着他倆這等難舍難分情狀，妙極，趣極。又怕誤了大事，急得只是頓足。好容易再把貴廷拉出旅館，拖上火車，一拉一推，想見匆忙着急情狀。星馳電掣的趕到前方，那陳炯明大隊人馬，已如潮水般湧進汕頭，卓貴廷匆匆趕到，急急調度，已經來不及了。給洪兆麟指揮隊伍包圍起來，那消一個時辰，全部人馬潰不成軍，繳械的繳械，逃走的逃走，傷的傷，死的死，卓貴廷本人中了一粒流彈，也就帶着一段愛玉未了之情，悠悠忽忽地，飄向閩羅殿上去了。趣而刻。

信息傳到省城，有感嘆他的忠勇的，有責他貽誤戎機的，更有認識愛玉的人，作爲一種滑稽論調。說女子的下身，原有一種特殊形態，男子們碰到了他，就會傾家蕩產，身死名裂的。奇談，却有這等俗語。愛玉的下體，頗似屬於此類，卓司令却做了一個開天闢地的客人，無怪要性命丟脫，骸骨無存了。這等議論，諛而近虐，有識者不值一笑，迷信者奉爲圭臬。大凡這等事情最易傳說開去，於是一唱百和，街談巷議，當作一件正經新聞，不上幾天，東堤一帶，已是人人皆曉，個個盡知，每逢愛玉出來，人人要和他嘻嘻地笑個不止，急得愛玉紅了臉兒，大罵殺千刀，路倒屍，幸而不久桂派失敗，粵軍進城，省河大亂，人心惶惶，不但沒有治游之人，就是兩堤鸞燕，也都站腳不住，紛紛攜裝挈伴，避地滬滬，這愛玉業已自由，便不高興再回省城，索性北上到青島去了。後來還有許多北方健兒，關東大漢，顛倒在他的燕脂掌上，石榴裙下，因以造成多少有趣的民國趣史，那是後話。先提一句兒，作爲文章的伏筆。正是：

大將風流，姑娘恩義。可憐汕海冤魂，還在天香夢裏。
欲知潮汕失後，桂派情形如何，却待下回再講。

凡事皆有定數，數之所定，人力難回。以桂軍之橫暴，能削盡粵人兵權，而獨留一陰險狡詐，不忠不義之陳炯明，且助以兵資以餉，因以養成尾大不掉之局，卒之覆亡於炯明之手，桂系不仁，應得此報，然以此而幾陷中山先生於危險之域，則又非識者所能預料，當引史公語曰：「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軍自戕 積金纍纍巡閱殃民

却說粵桂戰起，劉志陸逗留省垣，卓貴廷身死潮汕，不上幾天工夫，潮梅全部已入陳炯明掌握之中，雖說炯明善於用兵，蓄謀有素，不難一戰勝人，但劉志陸素有儒將之名，兩次屠龍，戰績昭著，其才能勢力，又豈不能於事先下手為強，殲滅一個勢孤力弱的陳炯明，總因他恃勝而驕，把陳炯明不放在眼內，以致坐失時機，養癰貽患。及至炯明舉兵相向，猶復委情風月，貽誤戎機，終至粵軍勢熾，貴廷敗亡，而全省精華要害的潮梅地盤，竟這般輕輕易易的拱手讓入，這也是很可歎惋的。於是李魏內應，全省動搖，桂派勢力一蹶不振，從此西南方面，又另換一副局面。軍閥時代，起仆興替，無是非功罪可言，吾人演述至此，亦惟歸諸運數而已。慨乎言之。

潮梅既失，省中大震，榮新以下各軍事長官，相顧瞠目，始知陳炯明果非易與，追悔從前不該聽郭椿林之言，資寇以兵，釀成今日局面。痛憤之下，少不得調兵派將，分道防堵。其一林虎馬濟，由惠州出三多祝，取海陸豐為右翼；其二沈鴻英李樹源，由惠州過河源，分紮金老隆兩道，會攻潮州。看官莫講這等調度，表面上似乎沒甚道理，不知榮新對此，也正煞費一番苦心。民國以來，軍事長官，升得愈高，便愈難做人，往往如此。原來莫督在粵數年，地方感情，雖尚融洽，而廣西陸榮廷，因他事事專主，目無長官，心中著實不快。因馬濟年少英俊，派他到粵辦理兵工廠，其實想叫他乘機代莫，榮新自顧年老，又不肯負老陸提挈之恩，現既意見參差，倒也情願及時下野，但對於馬濟繼任，却極端

反對他的心目中，只有他親家沈鴻英，最爲相宜。而沈鴻英又爲陸氏所深惡，馬沈相持，互不爲下。其餘諸將，只有林虎李根源是無可無不可的。因此這番用兵，將林李二人分助沈馬，免得沈馬餉到了前方，忽生火併。真是苦心作用，究亦何益。這是他們歷史上的關係，趁暇替他們補記一言，以見桂派內訌之劇烈與失敗之原由。

諸軍出發之後，左翼沈李兩方已得河源，便擬分道進攻。陳炯明連吃敗仗，大爲驚惶，於是遣書省中李福林魏邦平，動以利害，責以約言。他倆因粵人勢力太孤，久懷疑忌，免死狐悲，應作此想。此屆炯明一敗，桂人排粵之心，更甚。莫督雖無野心，部下諸將，功高望重，而無可位置，那時他倆的地位，便有點岌岌可危了。二人儘作此想，一面道聽戰況，比及接到炯明來信，邦平便去找找到福林商議辦法。福林道：「桂軍內訌日甚，老頭子無法調融，失敗是意中之事，但恐釐存不能久持，一旦潰散，各軍還師省城，你我兵力有限，如何支撐呢？」邦平道：「我也這般想要做就立刻動手，否則終始效忠，聽人支配。老頭子心術純正，或者未必更動你我。不說別的，單講此番我問他要求幾艘兵艦，他竟一口答應，完全派歸節制。雖有申葆藩再三勸止，說魏某一得兵船，馬上就會獨立，而老頭子竟不爲動，可見他信我甚深。」補筆靈便講到這等交誼，我們就要獨立，也不能委屈老頭子呢。福林冷笑道：「老莫原算好人，那批莫有先生，久已嫉視我們，豈能長久相安？況且我的觀測，此番事平之後，老莫本人，或且未必能戢久於其位。何況你我，依我之見，趁各軍外出，省防空虛，更妙的省河兵艦，在你掌中，海軍老林是向來不管閑賬的，只要我去對他一說，請他嚴守中立，那時老莫無兵可調，無船可用，競存攻於前，我們截於後，不怕那批莫有派不束手就擒。古人道得好：『無毒不丈夫。』」又道：『先下手爲強。』莫有派宰制粵省，罪惡貫盈，我們都是本省人，不將自己計就替本省人立點功績，亦是應當的。」語雖很毒，亦是實情。何必因老頭子一點小仁小義，誤却全粵大事呢？「原來廣西人說話，沒字讀音如莫，莫有者，沒有也。廣東人深恨桂人，把莫有派三字，代表桂派，又特製一個有字，即將有字中間，缺其兩點，作爲莫有二字。有派者，即莫有派也。這原是一種輕薄之意，後來大家傳說，竟把這個有字成爲廣東

一種特別字兒。當下邦平想了一想，點頭道：「這話不錯，人不害虎，虎大傷人，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大家拚着幹一下子罷。」議妥之後，大家便分頭進行。

那時外面傳說紛紛，督署中也有了些風聲。參謀長傅吉士，省長楊永泰，財政廳長龔政，和桂派幾個紳士，都請求榮新注意。榮新雖亦漸有覺悟，奈省防空虛，兵艦又被邦平騙去，即使曉得他們的秘密，一時也無從防備。因循循的，又是數天。至陰歷八月十五中秋之夜，李魏布置已完，宣告獨立。省中人心大亂，秩序也整頓不起。李福林又用飛機向督省兩署，丟擲炸彈，把督署門前炸了一個大地穴，又借中秋送禮為名，派人擔禮分送督軍省長軍府三機關，却把炸機做在籠子上，蓋兒一揭，立刻爆發。幸而軍府稽查最嚴，進門之際，就被侍衛檢查。當時炸死一個衛隊長，督省兩署聞警戒嚴，却還沒有闖禍。因之人心愈加恐慌。莫督却非常鎮定，因前方迭得勝利，專候林馬沈回師相援。李魏兵力有限，未必遂敢相逼。誰知桂派氣數合終，沒興事一齊都來，正當省城吃緊之時，那虎門要塞司令邱渭南又被炯明等運動，倒戈相向。海軍方面，也被福林勾結，宣言不預內爭。這等影響，却比李魏獨立，關係尤大。同時湖南方面，譚延闓又派陳嘉佑、李明揚，攻襲韶關，兵至碎石，沈鴻英在前方聞信，以本人大本營所在，斷乎不肯放棄，便也不管什麼是非利害，立刻調動隊伍，星夜退回，趕到韶關去了。將領可以自出行動，大事安得不壞？鴻英既退，李根源為保存自己實力計，只得逐步退下。於是林虎、馬濟也不願再戰，分道各退，所有奪回各地的兵，因主將失和，互爭意氣，再也不問自己部下的紀律，沿途劫掠奸淫，無所不為。劫奪既多，便把軍器拋棄，槍械子彈，遺棄滿道。有的發了財，四處逃散。這原是中國舊式軍隊的常態，能進不能退的一退之後，立即潰散，再也不能成軍，大概皆然，倒也不怪桂軍。說發發式軍隊通病，其實還是主將不真之故。不過桂軍經此一役，精華損失殆盡，數年來蓄養擴充的實力，幾於根本剝滅。就中華國運說，這等軍閥惡勢，剝得一分是一分，未嘗不是前途的曙光。若在桂

系自身着想，只怕事後回思，也不免懊恨當時互爭意氣不顧大局的失策呢。

再說各軍退回之後，莫榮新只急得搓手頓足，連說糟了糟了，萬不料沈馬二人誤事至此，我七十衰翁，行將就木，還有什麼希戀？只是這班人正在英年，將來失了這個地盤，看他們飄浮到什麼地方去！參謀長傅吉士在旁勸道：「事已如此，督軍儘抱怨人也是無用。現在各軍齊集省垣，李印泉部屬最稱善戰，此次退下來時，紀律頗好，軍實無缺，可以調他守觀音山大本營，其餘各軍，速請林馬二公整理編配，同心作戰，危局尚可挽回，也未可定。」榮新搖頭道：「這等人還講得明白麼？我看大勢已去，我在粵五年，以民國官吏比較起來，不可謂不久，既無德政及民，何苦糜爛地方，不如早早讓賢，請魏存麗堂等快來維持秩序罷！」此老畢竟尚有天真，說時軍府總裁岑春煊也緩步進來，榮新因把退讓之意說了，春煊生性強項，還打算背城一戰，經不得榮新退志已決，又苦勸春煊道：「老帥春秋已高，正好和榮新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何苦再替這班不自愛的蠢奴作牛馬傀儡呢？」春煊原無實力，見榮新如此堅決，只得點頭道：「既如此，我却還有一言，我們組織軍府，本以護法號召，法雖未復，最初和我們作對的皖派，現已推倒，上次李秀山提出和議，我本有心遷就，不料秀山一死，和議停頓，遷延至今，誤事不少。如今既要下野，不可不有一個交代，我想拍電中央，說明下野之意，請中央派員接事，一面將軍府文卷印信，實送北京，你看如何？」一齣大戲，如此終場，可謂滑稽。榮新知道春煊意思，不過為敷衍面子起見，自然點頭樂從，一切照辦。於是春煊先回上海，榮新也派人和魏李接洽妥當，由北江出韶關，繞道江西，也到上海，作他的寓公生涯。

據聞榮新到滬以後，在麥根路租了一幢小洋樓，安頓家屬，日常生活之費，還得仰仗一班舊部接濟。後來魏邦平打廣西時，部下誤燒莫氏桂平老屋，邦平心下大為抱歉，除申飭部下之外，還匯了五千塊錢給榮新賠償他的損失。榮新得了這筆款項，好似出賣了一所房子，倒也藉以維持了幾年用度。從來督軍下場要算此公最窮，也可憐。也因有此一節，所以榮新的名譽，還比普通擁財害民的軍閥差勝一籌，這倒也是一時的公論呢。

榮新既退，炯明入省，以廢督爲名，自任省長，又恐自己威望尚低，未能制服全省，對付北方，於是派員來滬，歡迎國民黨總理孫先生回粵，組織大元帥府，稍事休養，再行對桂用兵，驅除陸譚。這時炯明部下，回想出兵時，星家之言，他那「在內者勝」的「內」字，原指粵人而言，粵爲本省，正合內字之義，但怪當時大家總沒想到，事雖近於迷信，却也真覺可怪咧。這事且暫按下。

如今作者筆鋒兒，又要指向北方去也。這時正當九十年間，北方軍閥，正在競爭權利的時候，乃忽然有李純的自刎，已覺駭人聽聞，不期相去數月，又有陝西督軍閻相文的自殺，尤爲出人意。外。可謂無獨有偶。先是陝督陳樹藩爲安福部下健將，皖系既倒，奉直代興，樹藩亦經政府命令褫職，而以閻相文繼任。相文自知實力不逮，樹藩深恐被樹藩擄駕，拜命之下，且喜且悲。經政府一再催促，只得帶了部下幾營人馬，前往接事。到了西安，樹藩果不使命，厲兵秣馬，出城迎敵。樹藩在陝數年，勢力深固，加之衆寡不侔，勞逸互異，相文如何能毅支持？接連打了幾仗，損失甚多，只得電請政府速派勁旅，前去救援。政府亦因樹藩不除，終爲西鄙大患，於是調遣大兵助戰。相持許久，樹藩力怯遁去，相文欣欣得意的，進了省城。可見他的自刎，決非爲國爲民，接了督篆，自己也搬進督署居住，不料時過半月，忽然又發生督軍自殺的奇聞。這天上午，部下將校，齊集督署議事，相文平日頗有勤政之名，這天正是會議之期，大家等他出來主席，等了多時，不見出來，衆人都覺奇怪，問着裏邊聽差的，都道：「督軍不曉爲甚，今天這般沈睡，尚未起身，我們又不敢去驚動他，怎麼好呢？」衆人只得再耐心等着，直到日色過午，裏邊却不備飯，衆人都覺饑餓難當，有那脾氣強悍的，早等得光火起來，喊那相文的馬弁，厲聲責問。馬弁只得進去，請相文時，喊了幾聲，兀自聲息全無，情知有異。撩起帳子一瞧，不覺嚇得目瞪口呆，直聲大喊道：「督軍完了！」一語未畢，相文的家屬人等，一起趕入，大家向相文一看，只見他面色慘白，雙目緊閉，撫他的身體，已是冰冷。再一細看，脅下有鮮血潺潺流出，旁邊還放着一枝手鎗，再觀傷處，竟是一個小小的槍洞，才知他是受槍而死，但還不知他被害之故。大家哭着，把

他血漬揩淨，這才瞧見衣角兒上，露出一角紙頭，抽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余本武人，救國爲職志，不以權利榮懷抱，此次奉命入陝，因陳督頑強抗命，戰禍頓起，殺傷甚多，疚心曷極？且見時局多艱，生民塗炭，身縮一省軍府，自愧無能補救，不如一死以謝天下。相文絕筆。

衆人見了，才知閻督早蓄自殺之志，却還追究不出他所以自殺的原因，因相文並非淡泊之人，此番新膺榮命，意氣自豪，正丈夫得意之秋，何以忽萌厭世之心？即據他遺囑看來，其中說話，也和他的行事多相矛盾。即使臨時發生爲難情事，似也不致自殺地步，所以他的自殺，比之李純更屬令人費解。實委奇怪，據著者所聞內中却也有曖昧性質，因相文有一愛妾，不曉和相文的什麼親人，有了不正行爲，相文一時氣憤，出此下策。又想同是一死，何妨說得光明一點，於是又弄出這張遺囑，藉以遮羞顏而掩耳目。也有人說：「這張遺囑並非相文親作，也和李純一般，出於旁人代筆的。」以在下愚見，不管他遺囑的真假總之他肯爲廉恥而自殊，究不失爲負氣之人。在此廉恥道喪的時代，這等人，又豈易多得？諷而刺。

相文既死，中央命馮師長玉祥代理督軍任務，玉祥爲直系健將，較之相文闊茸，相去何啻霄壤。這一來，不消說，直系勢力，更要擴張得多。同時虎踞洛陽的吳子玉，却又得了兩湖地盤，更有馳騁中原，澄清四海的奢願。原來王占元本一無賴之徒，在鄂七年，除督閩錫山外，要算他在位最久的了。從來說官久必富，何況王占元是專黨，剝削不憚民怨的人，積聚之厚，更屬不可數計。我真不解他們要許多錢作什麼用？非但鄂省人民，恨之切骨，甚至他所倚爲長城的部屬將校，以至全體士兵，也都積欠軍餉，怨聲載道。占元耳目甚長，信息很靈，也知自己犯了衆怒，恐怕中央加罪，那時部下既不用命，紳商羣起而攻，不但勢位難保，還恐多年體面，剝削淨盡，再四思維，只有聯絡實力領袖，互爲聲援，既令軍民側目，又怕政府見罪，論眼前勢力最大者，關外莫如張，北方惟有曹爲利便之計，聯張又不加交曹，好在天津會議，正在開幕，曹張二人，均在天津，因亦不憚修阻，親自到津，加入議團。對張則暗送秋波，

對曹尤密切勾結。是見大才佩服佩服。又見曹錕部下惟吳子玉最是英雄，不啻曹之靈魂，於是對於子玉尤格外巴結，竭意逢迎。此番却上當了。三人之中，惟吳子玉眼光最遠，識見最高。况平日聽得人說王督如何貪酷，如何不法，心中早就瞧他不起。又且本人方有遠圖，未得根據武漢居天下之中，可以控制南北，震懾東西，太來暗暗盤算想逐占元自代，所以吳王兩方萬無聯結之可能。偏這占元昏天黑地，還當他是好朋友，用盡方法和他拉攏。吳氏自然不肯和他破臉，見曹錕二人都受他牢籠，自己也落得假作癡呆，伴示親善。這一來，把個王占元喜歡得無可不可，於是放大了膽子，跟着曹錕一同入京，天天向總統和財部兩處聒噪，逼討欠餉六百萬。他這用意，一是爲錢，一則表示自己威力，免得中央瞧他不起，也是一種先發制人之計。果不其然，政府給他逼得無法可施，只得勉強勉強，挖肉補瘡的，籌給三百萬元。占元方才欣欣得意的，出京回鄂。且慢歡喜未下，是禍是福哩。正是：

爬得高，跌得重。心越狠，命越窮。人生不知足，得隴又望蜀。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莊子有言，山木自寇，旁火自煎，家有齒以焚其身，多積聚者每受累，吾真不解今之武人，往往積貲千萬而不饜，甚至死於財，敗於利，踵趾相接，而莫肯借鑒前車人責其貪，我則深嘆其拙矣。本回以王終同爲失敗之軍閥，一則尙能得人原諒，一則全國欲殺得人原者雖仇敵且爲之飲助，至全國欲殺則雖擁厚財亦正不知命在何時耳。

第一百二十五回 趙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馳函勸吳

却說王占元威逼政府，得了欠餉三百萬元，欣然回鄂，他本是貪鄙之徒，得此鉅款，便把十分之七八，存入上海大連等處外國銀行，只拿出少數部分，攤給各軍。自取滅亡。俗語說得好：『黑烏珠瞧見白銀子，』沒有不被吸引

的占元只圖自身發財，却不曉得軍人衣食問題，比他發財更覺緊要，況且各軍欠餉已久，生活維艱，今聞王督代的占元，已得三百萬元，雖然不能清還，究也可以暫維生計，當他未出京時，便已紛紛說：嗷嗷待哺，都道督軍回來，我輩就有生路了。豈知占元只顧私囊，不惜兵士，因此激成全體官軍的公憤。自取武昌宜昌兩處軍隊，首先譁變，焚燒劫掠，無所不為。可憐鄂省商民，年來受占元搜括勒索，已經叫苦連天，今又遭此浩劫，正個有冤難訴，有口難分，事後雖經占元派隊剿平，然而兩處商人損失不下數千百萬，却向誰人索償？人民至此，實也忍難再忍，於是聯合各界公電中央，要求懲辦王督。

中央見占元鬧得太不像樣，當派蔣作賓南下，調查兵變真相。作賓人頗正直，一到武昌，查得占元種種不法情狀，心中大怒，見占元時，少不得勸戒幾句。不料占元自恃有曹張兩方聲援，竟敢反唇相稽，作賓也不和他多說，因尚有他事赴湘，會到湘督趙恆惕談起王占元禍鄂虐民情事，因勸恆惕出兵聲討。恆惕先談兵力不足，作賓正色道：「明公英名蓋世，仁義為懷，湘鄂壤地相接，救災卹鄰，古人所許，何乃自餒？若是況且王氏罪惡貫盈，普天同憤，南北政府，均欲翦除，明公果有志救民，作賓不敏，必為公游說各方，共同援助，明公還怕什麼？」恆惕正猶豫間，凌巧王占元因湖北省長問題，又與鄂人大起衝突，於是旅京旅湘鄂同鄉，為救護桑梓起見，分向南北政府請願，驅王，原來恆惕本心，未嘗不欲收鄂省於掌握，所以遲疑審慎者，却因南方內變，粵桂相持，此時莫榮新已退出廣東，陳炯明又進兵廣西，並且利用桂派將官沈鴻英、賈克昭等，倒戈逐陸。桂事關係較輕如此帶出凌巧與趙有違言，戰而勝，必進規湖南，恆惕若攻占元，豈非雙方受敵，所以不敢發兵。這時却得粵軍平桂，陸氏遁逃的消息，對南之念既紓，而部下將士多屬鄂籍，痛恨王占元專橫不法，一力從患恆惕乘機出兵，既得義聲，又享實利，的是好生意。正千載一時之機會等語，恆惕如何不動？因即派撥一二兩師和一八兩混成旅精兵，以宋鶴庚為援鄂總司令，魯滌平為援鄂副司令，並飭財政廳長楊丙籌集軍餉，并兼兵站總監，各軍分道進攻，第一由岳陽臨湘向鄂之蒲圻進攻。

是爲正面軍，以鄂軍團爲先鋒隊，夏斗寅爲先鋒司令官。第二，由平江攻通城爲右路，以第一混成旅葉開鑫爲指揮。第三，從澧縣進攻公安松滋爲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長唐榮陽爲指揮。分派停當，浩浩蕩蕩，齊向鄂南進迫。

王占元得報，大怒道：「趙炎午、恒惕字，安敢無禮！我誓必剿滅了他！」因他三路進取，也分三道抵禦。派孫傳芳爲前敵總司令，兼中路司令，劉龍躍爲左右路司令，劉王二人本在前方，當催孫傳芳攜帶山野重砲，并機關槍隊及工程電信救護各隊，乘火車出發。至羊樓司，指揮作戰。一面分電各方，說明趙恒惕起釁情形，請求援助。果然張直和各省同盟，均有電來，允於相當時機，助兵助餉。直曹除囑洛陽吳子玉速派蕭耀南一師南下，加入作戰外，吳氏并大憤其慨的，聲電討湘，并有親自到鄂督師之表示。占元得報大喜，却慢開心。除趕發急電道謝外，並在署內西花廳爲吳氏預備行轅。占元恃此強援，膽氣愈豪，連催各路主將返守爲攻，大有滅此朝食之勢。却慢拿穩。

不料趙恒惕本是宿將，部下朱魯夏等將官，也素負勇敢之名。况出師救鄂，名正言順，一路而來，商農各界，皆箠食盡漿，慰勞軍隊，因此氣勢也自百倍。吳民苦商之軍閥蠹者！至七月二十九日，開始向鄂軍攻擊，在羊樓司地方，與孫傳芳軍奮戰半天，那孫傳芳也是一員名將，從前王占元攻白狼時候，傳芳尙作營長，曾率所部，一日夜長跑二百餘里，破白狼數千之衆，出王占元於重圍，從此爲占元所信任，累加拔擢，今復委以方面專任，傳芳感激圖報，與夏斗寅之兵，死力相持。卒以後方布置未完，應援不至，退敗數里，守住羊樓峒隘口。湘軍那肯相舍，努力追趕，至羊樓峒相近，幸傳芳先命埋着兩個地雷，轟死湘兵數百，夏斗寅才不敢追，暫且紮營相持。

過了一天，斗寅率敢死隊百人，再行衝鋒，與鄂軍相見於趙李橋。傳芳因昨日之敗，憤怒不可遏止，親率大兵，拚命搏戰。不料南風大作，塵土飛揚，傳芳所恃的砲隊，竟失其效用。此之謂天奪其魄。湘軍乘勢猛攻，鄂軍又敗退十餘里，湘軍佔住趙李橋兩方連日相持，互有勝負，但湘軍素稱慍悍，捷奔善走，往往鄂軍大隊到來，即四處奔散。鄂軍正欲安營，他們又四遠會集，多方擾亂。又善於晚間劫營，鄂軍大受其累。占元聞報便欲調回傳芳，親自督師，經

衆人力勸而止。一面却紛電各省，催促援兵，一面電令傅芳，死守弗退，也不必進攻，候各處援軍到齊，再行進取。這邊趙恆惕也慮曠日持久，對方援軍大集，勝負難定，因亦遣使入蜀，運動劉湘，由鄂西進兵，攻取宜昌，劉湘也知直軍得利，必將擾及川中，便出兵兩師，派胡濟舟，顏得慶分道入鄂，聲明此次出兵，專爲驅王援鄂，絕無權利思想，以博鄂人的同情。

王占元正因連失要隘，心中發毛，聞川省助湘，愈加恐懼，只得屢電吳氏求助。音塊這時蕭耀南駐紮劉家廟，占元又親去求他出兵，耀南本奉上命援王，此時却按兵不動，雖經占元再三求告，又允他支給軍餉十七萬餘，并在漢廠補助快槍三千桿。請他發點橫財。耀南勉強敷衍，調度部屬，分批裝輪，出發至鮎魚套地方，忽又逗留不進。其意可知。於是各處援鄂之軍，如靳雲鶚、趙傑等，皆不肯先發，互相觀望。那邊湘軍又節節進迫，取蒲圻，攻咸甯，聲勢非常浩大，那蒲圻是武岳線最後的險要去處，從此直至省城，並無可守之地。王占元見救兵難恃，敵氛日惡，才把滅此朝食的气餒，推了下去。好笑。難爲他，知機如神，還要恭維他一句，刻甚。先把家眷并全部官囊，專輪下駛，離了這個是非之地，又把司令部中預備發餉的現款五百餘萬，託由省城票號，秘密雁往山東、館陶老家。這等作爲，可也算他調度有方，應付得宜，不愧專閫之才了。還要恭維他一句，刻甚。措置既妥，才預備本人下臺，作富家翁地步，於是連致中央兩電，一係辭職讓賢，第二電，尙作剖辨之語，大略道：

蕭總司令按兵不動，勦旅不受調遣，業經電陳在案。前線鄂軍因援軍不肯前進，紛紛向後撤退，大局已不堪收拾。孫傳芳、劉躍龍、宋大霈所部，困守十晝夜，無法再行維持。占元保境有責，回天乏術，請查照蕭電，任命蕭耀南爲湖北督軍，或可挽回危局。蕭總司令桑梓關懷，富有轉移辦法也。

電中語氣，明窺曹吳隱衷，說透耀南私衷，了了數言，既卸本人之責，又諉罪於別人，言中有物，話裏有話，下臺文字，如此婉曲冠冕，却也不可多得咧。這却是真恭維。此電到京，靳總理商同曹錕意旨，連下三道命令，一免王占元

本兼各職，一任蕭耀南爲湖北督軍，一特任吳佩孚爲兩湖巡閱使。至此吳氏計劃完全成功，原來上面許多事情，全是此公計劃，一語點睛，聲色不露，而得兩湖地盤。王占元一番心機，徒然爲人作嫁，人說這等地方，可愧人才的高下賢愚，在下却說民國以來，雞虫得失，蝸角爭持，鬧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要其旨歸，大概不過爾爾，雖一律作如是觀可也。強論，閑言休講。

再說湖北新舊兩任，一個是掩袖出門，搭輪遞滬，再無顏面逗留，一方是走馬履新，意氣豪放。東院奎歌西院哭，當由吳氏親自提出條件，派員與趙恆惕磋商息兵。本來湘中出兵，以援鄂民驅王督爲名，今王督下野，吳氏又與省會商量，通電各省及中央，實行制憲，預備鄂人自治，又託蔣作賓向湘方調停戰事，似可暫告結束。無奈民國軍人作戰目的，原爲權利，今湘軍血戰多時，各大將領，无功可得，无利可圖，便要就此歇手，他們各人的良心上，也覺對不住本身。此之謂良心。於是宋鶴庚首先表示，對於吳氏條件，概不容納，餘人兵力有限，却不能不受其節制，和議既裂，戰禍重開，吳氏究竟不比占元无能，立刻通令部屬，限一星期內克復岳州，自己復親至前方指揮，却把後方維持之責，付諸新督蕭耀南。這時吳氏親統之軍，有第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等三師，皆久經戰陣，素負勇名的精兵，吳氏爲一鼓殲敵之計，統令開赴前線，一部在金口方面，一部扼住官埠橋，雙方於八月十七日，同下總攻，擊令湘軍雖稱善戰，但一邊却係生力軍，器械服裝，均非湘軍可比。同時又有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前來助吳，直取岳州，兼爲陸軍掩護。一時吳軍聲勢大盛，趙恆惕原與吳氏交好，至此自知不敵，只得派人前來議和。因條件不能相容，吳氏一口拒絕，督師猛戰。所有交界之處，如中伙舖新堤嘉魚簪州等要害地點，均入吳軍之手，但南軍尚死守簪州，不肯退讓。吳氏因從某參謀之計，晝夜派工程隊，將簪州北面橫堤掘開，一時江水橫溢，湘軍溺死者不計其數，輜重糧草及一應軍實，盡皆漂入江水。兩岸無辜居民，正在睡夢中，忽然遭此大劫，淹死於不明不白中者，更屬不可勝數。可憐這一役，就叫吳佩孚水灌新堤，湖南省人民從此痛恨吳氏，可恨將前此捍衛湘南，主持公道的感

情，完全抹倒。可惜將來吳氏戰史上，少不得添上這一段水淹三軍的殘酷紀錄。吳氏常慕關岳爲人，又嘗自比雲長，雲長因水淹曹軍，後人譏其殘忍，後來被擒孫吳，身首異處。現在吳子玉却不暇學他好處，先將壞事學會，究竟自己結局，未必勝於關羽，若照迷信家說來，豈非和美髯公一樣的受了報應麼？這等腐敗之談，頑固之論，作者自負文明，原不肯援爲定論，所以煩絮不休的，也因深惜吳氏一世令名，半生戎馬，值此國勢岌危，外患交迫的時代，有多少安內攘外的大事業不好做，何苦要學那班不長進沒出息的軍閥樣兒，儘作些內爭自殺的勾當，到頭來一事無成，只落得受人唾罵，何苦來呢？這是廢話，不必多講。

再說吳氏利用水神之力，連得勝仗，只得把汀泗橋和咸甯兩處得到，便可直薄岳城，正在計劃頭裏，忽見外面送進一信，原來是梁任公來勸他息兵安民的。此公久不出場，他的文章詞令，又爲一代崇仰，而此書所言，却與在下希望憐惜吳氏之微意相同，不過他的文章做得太好，比在下說得更爲透關明白，在下認爲有流傳不朽的價值，不敢憚煩，趕緊將他錄在下面，給讀者作史事觀也好，作文章讀也好，橫豎是在下一番好意罷了。信內說道：子玉將軍麾下竊聞照乘之珠，以暗投人，鮮不遭按劍相視者。以鄙人之與執事，夙無一面之雅，而執事於鄙人之素性，又非能灼知而推信，然則鄙人固不宜於執事有言也。今既不能已於言，則進言之先，有當鄭重聲明者數事：其一吾於執事絕無所求；其二吾於南軍絕無關係；其三吾對於任何方面任何性質之政潮，絕不願參與活動。吾所以不避唐突，致此書於執事者，徒以執事此旬日間之舉措，最少亦當與十年內國家治亂之運有關，係最少亦當與千數百萬人生命財產安危有關係。吾既此時生此國義不容默然而息，抑爲社會愛惜人才起見，對於國中較有希望之人物如執事者，凡國人皆宜盡責善忠告之義，吾因此兩動機，乃掬其血誠，草致此書，惟執事察焉！此書到時，計帥師已抵鄂矣。執事胸中方略，非局外人所能窺，而道路藉藉，或謂執事者將循政府之意，而從事於武力解決，鄙人據執事既往言論行事以卜之，殆有以信其不然。君果爾爾者，則不得不深

爲執事惜，且深爲國家前途痛也。自執事撻伐安福，迅奏膚功，而所謂現政府者，遂託庇以迄於今日，執事之意，豈不以爲大局自茲粗定，將以福國利民之業，責付之彼輩也。今一年矣，其成績若何？此無待鄙人詞費，計執事之痛心疾首，或更有倍蓰於吾儕者。由此言之，維持現狀之決不足，以謀自安，既洞若觀火也。夫使現狀而猶有絲毫可維持價值，人亦孰欲無故自擾，以重天下之難？今彼自身既已取得無可維持之資格，則無論維持者，費幾何心力，事必無所救，而徒與之俱斃，如以執事之明，而猶見不及此，則今後執事之命運，將如長日衣敗絮行荆棘之下，吾敢斷言也。而或者曰：「執事之規畫，殆不在此。」執事欲大行其威，則不得不以武力排除諸障。執事今挾精兵數萬，投諸所向，無不如意，且俟威加海內以後，乃徐語於新建設也。一執事若懷抱此種思想者，則殷鑒不遠。在段芝泉，芝泉未始不愛國也，彼當洪憲復辟兩役，拯國體於漂搖之中，其爲一時物望所歸，不讓執事之在今日，徒以誤解民治真精神，且過恃自己之武力，一誤再誤，而卒自陷於窮途，此執事所躬與周旋，而洞見癥結者也。鄙人未嘗學軍旅，殊不能知執事所擁之兵力，視他軍如何？若專就軍事論軍事，則以齏粉湘軍，誰曰不可能。雖然，猶宜知軍之爲用，有時不惟其實，而惟其名，不惟其力，而惟其氣。若徒校實與力而已，則去歲畿輔之役，執事所部，殊未見其有以優勝於安福，然而不待交綏，而五尺之童，已能決其勝負者，則名實使然，氣質使然。是故野戰砲機關槍之威力，可以量以測者，乃在輿論之空氣，則不可測量。空氣之爲物，乃至弱而至微，及其積之厚，而煽之急，順焉者乘之，以瞬息千里，逆焉者則木可拔而屋可發，雖有賞獲不能禦也。輿論之性質，正有類於是。二年來執事之功名，固由執事所自造，然猶有立乎執事之後，而予以莫大之聲援者，曰輿論。此諒爲執事所承認也。嗚呼！執事其念之輿論之集也，甚難去也。甚易一年以來，輿論之對於執事，已從沸點而漸降下矣，今猶保持相當之溫度，以觀執事對於今茲之役，其態度爲何？如若執事之舉措而忽反夫大多數人心理之豫期，則緣反動之結果，而沸點則變零點，蓋意中事也。審如是也，則去歲執事之所處地位，將有人起而代之。

而安福所卸下之垢衣，執事乃捨而自披於背，目前之勝負，抑已在不可知之數耳。如讓一步，即現政府所願望仗執事之威，掃蕩湘軍，一舉而下岳州，再舉而克長沙，三舉而抵執事功德夙被之衡陽，事勢果至於此，吾乃不知執事更何術以善其後？左傳有言：「一盡敵而返，敵可盡乎？」試問執事所部有力幾許，能否資以復滿洲駐防之舊試問，今在其位與將在其位者，能否不爲王占元第二，然則充執事威靈所屆，亦不過恢復民國七八年之局面而已，留以醞釀將來之潰決已耳。於大局何利焉？况耽耽焉甚執事之後者，已大有人在，以吾儕局外所觀察，彼湘軍者，或且爲執事將來唯一之良友，值歲之不易，彼蓋最爲能急執事之難，執事今小不忍而蓋粉之，恐不旋踵而乃不勝其悔也。執事不嘗倡立國民大會耶？當時以形格勢禁，未能實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時局之發展，已進於昔矣。聯省自治，輿論望之若渴，頗聞湘軍亦以此相號召，此與執事所夙倡者，形式雖稍異，然精神昭合無間也。執事今以節制之師，居形勝之地，一舉足爲天下輕重，若與久同袍澤之湘軍，左提右挈，建聯省的國民大會之議，以質諸國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躍三百，以從執事之後者？如是則從根本上底定國體，然後率精銳以對外雪恥，斯乃真愛國之軍人所當有事，夫孰與快閹牆之忿，而自陷於荆棘之中也？鄙人比來日夕淫於典籍，於時事無所開問，凡此所云，或早已在執事規制中，且或已在實行中，則吾所言，悉爲詞費，執事一笑而拉雜摧燒之，固所願也。若於利害得失之審擇，猶有幾微，足煩尊慮者，則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嗚呼！吾頻年以來，向人垂涕泣以進忠告，終不見採，而其事後乃悔其吾言之不用也，蓋數輩矣。吾與執事無交，殊不敢自附於忠告，但爲國家計，則日祝執事以無悔而已。臨風懷想，不盡欲言！

吳氏看完了梁任公的信，他正在啜茗，手中握着的茶盃忽然跌落地上，噹瑯瑯一聲響，把吳氏驚得直跳起來，却還不曉得是茶盃落地，一時手足慌忙，神色大變。想這王乾翰之役，有此情形，惜吳氏之終不能放下屠刀耳。經馬弁們進來伺候，吳氏把神色一定，再把那信回過味來一想，方才覺得自己衣襟上，統被茶汗濺濕。此時正當秋初夏末，

天時還非常炎熱，他還穿着一身裏衣，沒有穿軍服，茶汁滲入皮膚，還是不覺，却有一個馬弁低聲說道：「大帥身上都濕了！該換衣服。」外面人伏已齊，伺候大帥親去察勘地勢咧！吳氏聽了，不覺長嘆一聲，吩咐把任公的信妥爲保存，將來回去後，可好好交與太太莫忘了！可見吳氏原不敢忘任公之言。馬弁應諾，把那信摺疊起來，藏入吳氏平常收藏文書要件的一隻護書中，吳氏自己也已換好衣服，穿上軍裝，親至汀泗橋官埠橋威甯一帶視察一回，各處地形已瞭熟胸中，方才帶了大隊，親至汀泗橋督戰。恆惕也因求和不成，十分小心，親率陳嘉佑、易震東和湘中驍將葉開鑫之軍，在官塘驛地方應戰。這次大戰，是兩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雙方均用全力相搏，砲火所至，血肉橫飛，自朝至夜，前仆後繼，兩邊都不會休息片時，這種勇猛的戰法，不但湘鄂兩軍開戰以來所未見，就是民國以來各省戰事也未嘗有此拚命的情況。相持至夜，仍無勝負。這晚月色無光，大地昏黑，恆惕命敢死勇士五百人，組成便衣軍，從小道繞過汀泗橋側，吶一聲喊，手鎗齊發，炸彈四飛，直軍方面，却沒有防到這着，吳氏未免粗心，一時手忙腳亂，倉卒迎敵。陳旅長嘉謨身受重傷，靳雲鶚的第八師全軍覆沒，幸而董政國的一旅加入作戰，才把防線擋住。湘軍得勝，又在高處連放幾個開花大砲，向直軍陣中打來，直軍自第三師以下，和豫軍趙傑傑隊伍，皆受重大損失，不得已退出汀泗橋。湘軍隨即進佔。吳氏得信，飛馬起來，立將首先退兵的營長捉到，親自揮刀，梟了他的首級，提在手中，大聲喊道：「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誰敢向後，以此爲例！」說罷，把一顆頭顱，擲向半天，頸血四濺，全軍爲之駭然，亦發勇壯。人人努力，向前反攻，吳氏大喜，正在持刀指揮，轟的半空中轟然有聲，飛來一彈，將吳氏身邊衛隊炸成齏粉。正是：

鉅款頒來，惹起蕭牆之敵，郵書飛降，驚回豪傑之心。

未知吳子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吳子玉趙炎午，皆大將才，吳趙之兵，又皆精銳之兵也，而子玉炎午，又爲舊交，使二人平意氣，捐私心，合力對外，安知不爲

中國之覆飛福照也？乃見不及此，而竭全力於內爭，敗固全羞，勝亦何取？讀任公書，不禁爲二人惜事功，尤不禁爲中華悲國運也。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吳趙鏖兵 演會戲陸曹爭豔

却說吳佩孚正在汀泗橋指揮各軍，猛烈進攻，轟轟得轟然一聲，半空中飛來一粒彈子，正落在他的身邊，著地開花，將吳氏身邊衛隊盡行炸死。吳氏立處，尙差着十幾步路，居然被他倖免。真是僥倖，好個吳佩孚，面上一點沒有驚恐神色，他瞧得這等炮彈的力量，遠不及梁任公一枝禿筆來得利害，見他從從容容，若無其事的，照舊督陣，卻也不易。他的部下見他渾身血汗，甚至面上也有許多斑斑點點的，望去似紅，又似黃，又像灰黑色。原來盡是他衛士的鮮血，以及受炸高飛的灰塵沙土之類。他却毫不顧慮，也不肯稍稍移動地位。這一來，反把全體軍心激厲起來，愈加抖擻精神，忘生捨命的向敵陣猛攻。蘇老泉云：『泰山頹於前而色不變，方可以爲將。』吳氏足以當之。湘軍方面，却也不肯示弱，兀自努力抵抗。到了後來，兩邊愈接愈近，索性捨了槍彈，拔出刺刀，互相肉搏。這才是比較氣力，毫無躲閃的戰法。在中國古時，沒有槍炮以前，向來作戰，總是這個樣子。後來有了槍炮，便把這等笨法兒丟了。誰知歐戰以還，又把這種拚命肉搏的方法，作爲最新的戰術。近來世事，往往新鮮之極，歸於反古，萬不料這性命相撲的頑意兒，也會回復古法起來。話雖說得輕鬆，究竟這等戰法，卻是死傷的多，幸免的少。不是極忠勇極大膽的兵士，誰肯攪這萬無生理的頑兒？只恨這等好兵士，不像歐戰時候的用於敵國，却拿來犧牲在這等無意識無作用的內爭之中，真正是我們中國一樁大可痛心的事情哪！

這湘鄂兩軍，又相拚了幾個月，鄂軍援兵大至，湘軍死傷殆盡，且戰且退。直軍乘勢奪回汀泗橋，統計兩天

戰事，直軍得了最後勝利，却失去旅長一人，團長團副各一人，營長二人，連排長以下，更屬不可勝記。合到湘軍方面，共死傷兵士官佐達七八千人。最可痛的，是兩方主帅盡是開口愛國，閉口保民的英雄賢哲，弄得這批忠勇的部屬，直到死亡俄頃，還不曉得自己爲誰而死，爲甚而亡。因爲中外古今，從來沒有聽得同爲愛國保民，反以兵戎相見，性命相撲的，別說當局者莫名其妙，就是作書的人，旁觀之下，也還識不透他們的玄虛詭秘。言之慨然。

吳軍既得勝利，又值廿四師長張福來，同時報告前來，說已聯絡海陸軍，奪得城陵磯，從此直至岳州，險要全無。吳氏派探察勘前方，回報已無湘軍蹤迹。吳氏尚恐有詐，遂步前進，直薄岳城，早有城中紳商代表，帶着滿面慘容前來歡迎吳氏入城。數週之上，系以慘容二字，是皮裏陽秋之筆。吳氏才知趙恆惕已經退保長沙去了。吳氏進住岳州，見城內商民受災狀況，心中也覺得有點難過。部下將士，請乘勝進窺長沙，截定全湘。吳氏喟然道：「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做了皇帝想登仙，同是中國人，何苦逼得人沒處走。况我和趙炎午私交極深，此番之事，已出於萬不得已，還能窮兵黷武，把他弄得無處容身麼？依我之見，現在湘軍已退出岳境，我們原來目的已算達到，趁此機會，還是和平解決爲是。」吳氏此語，宛然仁人之言，造福湘民不淺。此言一出，三湘七澤間，登時布滿了和平空氣。湖北督軍蕭耀南已經到了岳州，並有南北代表張一麟、張紹曾、張勳、孫定遠、葉開鑫、王承斌等，均已到齊，便定本月三十一日，開了一個和平會議，公推吳氏主席，大家協定四事：

- 第一，岳州、臨湘一帶，歸湖北軍管轄。
 - 第二，平江、臨湘以南，歸湖南軍管轄。
 - 第三，保留湖南總司令趙恆惕地位，援助湖南自治。
 - 第四，兩湖聯防，照舊繼續。
- 協議既定，干戈斯戢。湘鄂人民，當水深火熱之餘，得此福音，藉息殘喘，倒也額手相慶，共樂昇平。那吳佩孚原

主張聯省自治，今既得兩湖地方，作爲根據，便想乘此時機，勸導各省，一致進行。不料鄂西方面，又被川軍侵入，宜昌危在旦夕，聲勢十分浩大。吳氏只好把岳州防守事宜暫歸蕭督兼理，自己帶隊赴宜。施宜鎮守使開城迎接，裏應外合的，殺退圍城之兵。川軍將領但懋辛、藍文蔚等，聽說吳氏親到，不敢輕敵，一面電請劉湘派兵應援，一面召齊全隊人馬，共有萬餘，協力迎戰。川軍雖然驍勇，因久震於吳氏威名，見他自己督隊，心中先存了怕懼。大凡作戰，最貴是一股勇氣，如今吳軍是得勝之兵，氣勢正盛，川軍却未戰先餒，這等戰事，不待交鋒，而勝負已決。果然一場交鋒，川軍大潰，但懋辛率領殘部，遁歸重慶。吳氏却也不敢深追，只吩咐趙榮華好生防守，自己仍乘楚豫兵艦，整隊而歸。

這時的吳子玉威名四震，有舉足重輕之勢，本人心中，亦覺得意非凡。而且吳氏人格頗高，私人道德亦頗注意，政治雖非所長，至如尋常軍閥的通病，如擁兵害民，貪婪無厭，以至吸大烟，狎女色，賭博縱飲之類，他却一無所犯。至於治軍之嚴，疾惡如仇，尤爲近時軍人所罕見。治事之餘，惟與幕府白堅、武楊雲、史等飲酒賦詩，馳馬試劍，頗有古來儒將之風。可惜他屢戰屢勝，不免把武力看得太重，竟合了太史公論項王句：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卒之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恰恰給梁任公說得一個準着，這也真個可惜極了。

作者久仰吳氏是近代一位英雄，愛之望之，不殊梁公，故演義中對於吳氏，不時露出感喟之意，蓋不但痛惜其宗旨之乖深，亦所以痛戒軍閥中才德不如吳氏者。大家知所敘迹，莫再蹈吳氏之覆轍，亦猶任公勸吳氏以段派爲殷鑒耳。再講吳氏功高望重，威名日盛，不但關外的張作霖，忌疾甚烈，就是吳氏的主帥恩公曹三爺，也覺有尾大不掉之勢，心中好生不快。不過曹本無能，但倚吳爲魂魄，吳雖強盛，却也不敢忘曹，雙方因此尚得互相維繫，不見裂痕。至於兩人門下，却免不了挑撥唆惑，對甲罵乙，對乙又說甲，如此不止一日，不僅一人，曹吳心中，都免不了得各存芥蒂，而雙方表面上，却反覺格外客氣起來。本來客氣是真情的反面，所以古人說『至親無文』，又道『

情越疏，禮越多，」從前曹吳情好有逾父子，誰也用不着客氣，如今感情既虧，互相猜疑，猜疑之甚，自然要互相客氣起來。可巧這年陰歷辛酉十月廿一，是曹三爺六旬大慶，民國軍政長官藉做壽以敘財，屬吏藉祝壽以階進，十年以來已成風氣。現在曹錕已做了四省經略，名義上比巡閱又高一級，只差不會爬上那張總統的交椅。又值川湘初定，北方甯謐，民國以來像這等日子，就算太平時世。太平時世而冠以就算兩字，辭似慶幸而實沉痛非常。以此老曹格外興高采烈，預備熱熱鬧鬧的做他一個生平未有的榮慶。這等舉動，若在平時，吳佩孚定要反對，此際却心存芥蒂，貌爲客氣，不但不敢講話，還先期電賀，并將親自到保祝嘏。曹三本也怕他講話，今見他如此恭順，不覺拈鬚長笑，對幕府中人說道：「子玉生性古怪，却獨能推尊老夫，也算前生的緣法咧。」衆人聽了，便都奪着貢諛，說吳帥無論怎樣威望，怎比得上老帥的助高望重，震古鑠今，此中不但有緣，也是大帥德業所感召啊。」曹三聽了，十分開心，即命他們好好擬了電報，歡迎子玉來保，說咱們自己人，祝壽可不敢當，不過好久不見，我正懷念得很，望他早日前來，唔倆可以痛談幾天。話要說得越懇切越好，越合階倆的身分交况。曹氏才德雖無足錄，然亦頗爽直，與奸詐之流自異。

幕府遵命擬發，吳氏得電，知曹三對他仍極懇摯，倒也欣慰不置。到了壽期相近，他便真個趕到保定，和曹錕弟兄及一班拜壽團員，盡情權聚。吳氏并格外討好，竟以兩湖巡閱使直魯豫巡閱副使的身分，擔任曹氏壽期內的總招待員，也可算得特別屈尊，十分巴結了。只是吳氏生平爲人絕不肯敷衍面子，此番如此作爲，在老曹心中果然百倍開心，嫌怨盡釋，而以別人眼光瞧來，却不能不疑心吳氏變節辱身之故。神經過敏者，甚至認爲吳氏內部組織妥當，第二步計劃，即爲對奉開戰。曹張係兒女親家，感情雖傷，關係難斷，吳氏爲使老曹毅然絕張助己，對奉開戰，不能不將自己對曹情感，比兒女姻親更堅更厚。古人說：「大丈夫能屈能伸。」吳氏此舉，正合丈夫作用，其言雖似太早，却亦未爲無見呢。這却慢提。

先敘曹錕此次壽域宏開，壽筵盛設，其繁華熱鬧，富麗堂皇，不但爲千古以來所罕見，就論民國大軍閥的壽禮，也可首屈一指。一星期前，就由經略署傳諭北省著名男女優伶，來保堂會，此時叫天已死，伶界名人，自以梅蘭芳的青衣花旦，堪稱第一流人才，其次如余叔岩之老生，楊小樓之武生，以及程豔秋尙小雲白牡丹小翠花等四大名旦，也都日夜登臺，演唱得意傑作。曹錕出身小販，困苦備嘗，而生性好淫，水陸並進，得意以後，京津男女伶妓受他狼藉者，不可數計。卽如此次壽辰邀角，亦最注重名旦，賞賚之重，禮遇之隆，足使部下官兵，見而生妬，聞而咋舌。聽說演戲七天，犒賞達二十萬元，惟五旦所得，在半數以上，卽此一端，可以想見曹之爲人。小販子纏脫不了小販子氣，但聞曹錕心中，尙不十分滿意，原因近來北京伶人，又有男盛於女之勢，女伶中又鮮出色人才，曹錕撫今思昔，不禁回想起一個舊人兒來。巫山夢杳，故劍情深，自古英雄，未有不憐兒女，洪承疇爲了一個滿妃，助成清代三百年基業，吳三桂失了一位愛姬，斷送有明三百年天下，像曹錕之所爲，也算得深情之英雄，庶幾媲美洪吳，足爲千秋佳話呢。佳話云者，惡之極而反言之也。

說起曹錕的情人，大概看官們都該曉得一點，其人非他，便是龍陽才子易實甫，願意做他的草紙月布，冀得常嗅餘香的劉喜奎兒啊。北京某大學生，因一番面孔，拘罰五十元，喜謂價廉物美。喜奎大名久傳，南北全盛時代，幾乎壓倒梅程，推翻荀尙，餘子碌碌，更不足道。那時京津坤伶勢力，駸駸乎駕男伶而上之，其實所賴者，也不過一個喜奎而已。此外雖有鮮靈芝綠牡丹等數人，究竟無甚出色，所以喜奎一嫁，轉瞬坤伶聲勢，一落千丈，伶界牛耳，又讓男伶奪去。莫說小小妮子，舉足爲伶界重輕，以視今日曹氏軍界地位，也正未必多讓啦。

喜奎原得陸軍次長陸錦一力捧場，才得一鳴驚人，陸錦因此得爲喜奎入幕之賓，其實喜奎心中，對於這位陸大人，只有厭恨而無戀愛可言，然而陸錦却那能看出美人深心，尙且肉麻當有趣的誇耀大衆，引爲無上光榮。恰值上次曹錕壽辰，陸錦便親送喜奎前往祝嘏，并唱堂會戲三天，誰知動了曹錕的食指，賞賜之優厚，且不消講。

還把他留進內院，唱了幾齣祕戲。這一來，才把個陸錦弄得求榮成辱，搔首徬徨。後來又聽說曹大帥極愛喜奎，有納充下陳之說，陸錦更弄得走頭無路，如醉如瘋，逢人便說「完了完了，糟透糟透。」人家見了，都暗暗匿笑，他也不覺得羞惡。等得壽期已過，人家都告辭回去，只有陸錦，舍不得喜奎，兀自託故逗留，探聽消息。還算他的運氣，此時忽然來了一個救星，却是曹三的正室太太曹三，生性長厚，得志後，不忘糟糠，仍舊敬畏太太，因此太太有權支配內政，查得曹氏睜雙喜奎情形，心中大不為然。明知喜奎決不喜歡曹三，也不暇徵求曹三同意，趁他出外之時，把喜奎喊來，問了幾句。喜奎竟涕泣陳情，自言已有丈夫。曹太太問丈夫何人，喜奎一時回答不出，只得暫借陸錦牌頭一用，說是一陸軍部陸大人。曹太太聽了，回顧侍妾們冷笑道：「你們瞧瞧，老頭兒越發荒唐，得不成話了。一則是大員的姬人，二則大家還是朋友咧，虧他做出這等禽獸行為。」侍妾們也深願太太作主，速把喜奎遣去，免他寵擅專房。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再三懲誡，曹太太竟大開方便，連夜把喜奎放出府門，還派了一個當差押送回京。陸錦聞訊之下，喜歡得渾身骨頭都輕飄飄的，好像站立不住一般，因為他曾幾次三番向喜奎求婚，喜奎總是支吾搪塞，不肯允許，把個陸錦急得不曉要怎樣改頭換面，刮膚滿腸，才能博得美人歡心，相持至今，未得結果，如今聽說喜奎在曹宅承認是自己的妻小，不用說，此番回京，必能三星百輛，姻締美滿，倒還十分感激曹三爺玉成之德，縮合之功。預備成婚之後，供他一個長生祿位，早燒香，晚點燈的，祝他千年不老，才能報答鴻慈，藉伸敬意。心中這麼想着，一個身子，却早糊糊塗塗的，趁車回京，一到車站，來不及回家，立刻坐上一部汽車，趕至喜奎家中，誰知一進大門，就有喜奎跟班上來，打了個千，回說：「姑娘剛才回來，辛苦得很，預備休養幾天，才能見客，求大人原諒。」陸錦萬料不到會掃這一鼻子灰的，早不覺怔怔發起癡來。怔了多時，忽對喜奎家人說道：「你們姑娘難道不曉得是我來了。」家人笑回：「姑娘原吩咐過，什麼客人一概擋駕。」陸錦還不識趣，又說出一句肉麻說話來，正是：

英雄原是多情種，美色怎教急雨催。
未知陸錦更有何言，且看下同分解。

戰氣也，故古人有再衰三竭之語，吳越、汧、泗、橋之戰，吳、氏之能勝，亦惟氣盛而已。氣愈盛則心愈虛，此成功之象也。從此屢勝而驕，遂欲以武力統一中國而不知驕盈之極，即衰竭之徵。迷夢未醒，事功已廢，讀卿子冠軍之語，不禁感慨系之矣。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員曳尾 花魁獨占小吏出頭

却說陸軍次長陸錦，聽得劉喜奎不肯出見，那時候憑他涵養再深一點，也萬萬受不住了，心中一忿，不禁厲聲叱道：「胡說！我是你們姑娘將來的老爺，又不是客人，難道還要你們姑娘怎樣招待不成？肉麻！我和他既是自家人，原用不着你們通報的，還是自己進去，等我問清了你們姑娘，再打斷你的狗腿子！」說罷，氣匆匆地向喜奎臥室便走。家人朋受喜奎吩咐，單要拒絕陸大人，但這等說話，是斷斷不敢說出來的。如今見他自認爲喜奎未來的男人，不待通報，逕自進去，只得陪着笑臉，再三懇求說：「陸大人既這麼說了，小的原不曉得陸大人和姑娘已有婚姻之約，大家本是自己人，原不能當作客人看待，所以小的倒得罪了。但是姑娘的脾氣，陸大人有什麼不曉得？他既這樣吩咐，小的吃他的飯，斷不能違他命令，就是姑娘將來跟了大人，小的也還要跟去伺候大人和姑娘的。小的今日不敢背姑娘的命令，就是將來也不敢違抗大人的。大人是明白人，有什麼不原諒小的。却也會說。如今這樣罷，姑娘確因倦極，在裏面休息，待小的再去通稟一聲，說是「陸大人到來，想姑娘一定急急要見面的，他一定會起來迎接大人，那時却與小的責任無干了。」說罷，又打了一個千，含笑說：「總要大人看在姑娘分上，栽培小的，賞小的一口飯吃。」陸錦見這人說話內行，本來自己深懼喜奎，怕他動怒，銀錢鐵鎗頭。因亦樂得趁機收篷，便

點點頭說道：「好好！你快去對姑娘說，并叫他不必起來，大家一家人咧，還用得着客氣麼？」家人應命而去。

不一時，只聽得裏邊似有開門送客之聲，陸錦不覺大疑，正思進去一瞧，早見喜奎蓬着頭出來，秋波微暈，粉臉呈紫，一面孔不高興的神氣，口也不開的，就在陸錦對面一張紅木圈椅上一屁股坐了下去。陸錦見了這付情形，又是心愛，又是害怕，早將預備作他丈夫的熱心，放低了一半。絕倒！却一時打疊不出一句話來，作開場白兒，良久，才迸出一句話來，陪笑說道：「我聽說你回來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趕着來瞧瞧你。」聲容如繪，偏……「他這下半句，是說偏你又睡了，但是喜奎却不願他多說，忙着大聲截住道：「哦！你倒急麼？急什麼？」聲口如雷，我又不是你什麼親人，又沒有給人搶了去，何必勞你陸大人這般發急。老實說，我喜奎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替我發急的資格的人咧。痛！快！承你陸大人的情，倒居然替我發急得這個樣子，我是委實感激得很，只可惜陸大人枉用了這番心機，因為陸大人只配做中華民國陸軍部的次長，還不配做我劉喜奎發急的人咧！」黑盡一切，趣而刻。說着，兩隻秋水澄清的眼珠兒，似笑非笑，似瞅不瞅的，朝陸錦有意無意的這麼一睨。

陸錦聽了這番峭刻挖苦的說話，又回想到剛才對他家人說的牛皮，兩兩參證，覺得大不對縫了，絕倒！眼見着那家人還立在一旁笑嘻嘻地伺候，送茶送烟的正好忙咧。陸錦這一來，覺得比先時遭他拒絕不見的事情，更覺下不來台。本來自討沒趣。但是他多情的人，只會對家人擺大人架子，却沒本領對喜奎行使丈夫的威權，受了這場排揎，還是滿臉含着苦笑，一點不敢動怒。世間大人架子，惟有向此輩擺耳，若石榴裙固未有不拜倒者也。呆殼多時，却虧好又想出一句話來，支支吾吾的說道：「這個倒不是我什麼野心，況且我也不敢……但……但……」一語未會說出，喜奎忙喝止道：「但什麼！但什麼！昏你的糊塗蛋！本來誰許你有甚野心！你有野心，就該用點氣力，替國家多做點有益之事，替國家東征西討，在疆場上立點汗馬功勞，也不枉國家重用你的大恩，誰許你把野心用到我們脂粉隊中來了。此語出之婦人口中，足堪驚陸錦而無如其顏之厚也。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的敵人，用不着你來征伐。」說到

這裏，又禁不住失笑道：「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手握兵符，經略幾省的軍閥大人，更用不着你這般蠟蠟整整的鬼討好兒。」說完了話，笑得氣都回不上來，拿塊手帕子，掩住了他的櫻桃小口，只用那一隻手指兒，指着陸錦。

陸錦這才恍然大悟道：「哦！了不得，原來姑娘爲這事情惱我咧。」可謂呆鳥本來這是我不是，誰教我拿着姑娘高貴之軀，送給那布販子曹三開心去咧！他一面說，一面早已上前向喜奎作了一個長揖，只道：喜奎一定可以消氣解冤，言歸於好了。誰知喜奎猛地放下臉兒，大聲叱異道：「阿唷！你要死了，作這鬼樣兒幹什麼？我一個唱戲的人，原是不值錢的身子，誰養我，誰就是我的老斗。曹三爺要我唱戲，那是曹三的權力，我去不去，是我喜奎本人的主意，與你陸大人什麼相干？怎麼是陸大人送與曹三開心的？這是什麼怪話！這話真正從那兒說起哪。」真是何苦！陸錦聽了，只得又退至原位，怔了一歇，方才喟然長嘆道：「罷罷！總是我陸錦不好。本來姑娘吃這一趟大虧，全是我作成的，也怪不得姑娘生氣。再說，姑娘要不生氣，倒反不見你我的交情了。」真是一派夢話，書無衛足以醒之。喜奎聽了，不覺笑得打跌道：「你這個人，哪妙極了，妙極了，虧你從那裏學得這付老臉皮兒，又會纏七夾八的，硬把人家的話意，轉換一個方向兒。我想像你陸大人做這陸軍次長，也沒有多大好處，還不如到上海、天津的幾個遊戲場中，做個滑稽派的獨腳戲，或者還有人替你喝一聲彩，那時候我劉喜奎雖然未必引你爲同志，却不妨承認你是一個遊戲行中的同道，那就賞足了面子了。」索性痛罵陸錦見他怒氣已解，因也笑說：「能穀做姑娘的同道，誰說不是天大的臉子，強如做陸軍次長多了。」太不要臉喜奎正在沒奈何他，喜奎其奈他何，却有天津戲園中派來和喜奎接洽唱戲條件的人，上門求見，喜奎乘機說一聲：「對不住，陸大人請你坐一歇，我有事情失陪了。」不等陸錦回言，便向外而去。

陸錦見他珊珊出去，大有翩若游龍之概，不覺看得出神起來，良久良久，才自言自語的太息道：「唉！這小妮子，恁他倔強，教我也沒法子奈何他了，只有等將來嫁了過去，再慢慢地勸導他罷。」肉麻說罷，抬起頭來一看，只

見原先那家人，還立在一邊伺候呢。陸錦一張紫膛色的臉上，竟也會泛出一層紅光。還算知恥。等了一回，見喜奎還沒進來，自覺乏味，便立起身來，說道：「我走了。姑娘這幾天興致不好，你們都好好的伺候，將來過我家去，我都要重重提拔，像你這般內行，還得保舉你做個縣知事哩！」做國家名器地方人民不羞，此之謂落得做人情。那人聽了，趕着打個千，再三道謝。

陸錦回到部中，再想着喜奎相待情形，忽然記起喜奎在房中送出的客，不知究竟是什麼人，不要真是自己一個情敵麼？聰明變了。若照喜奎以前情形，和自己待他的許多好處，喜奎又有承認作我家眷的宣言，那麼，斷不至於再有外遇。然而事情究有可疑，非得澈底調查一下，斷不能消此疑竇。何必多心。想了一回，忽然想到一個人來，心中大喜，忙喚當差的，快去警監衙門把李督察員請來。這李督察，原是陸錦私人，是一個專跑妓院，喜交伶人的有趣朋友。陸錦用這人，可謂因才器使。不嫌大員身分。當下李某到來，便把這事委託了他。這人却真個能幹，不上三天，便給他偵查得詳細，回來從直報告。陸錦才知喜奎心中，除了本人之外，還有一個情深義摯的崔承熾兒。何見之晚也。陸錦得了報告，心中大憤，恨不得立刻找到喜奎，問他一個私通小崔的罪狀。有何罪名？并要詰問他小崔有甚好處，得他如許垂青。論勢力，本人是陸軍次長，小崔不過內務部一個小小司員。論財力，本人富可敵國，小崔是靠差使混飯吃的窮鬼。論過去歷史，本人對於喜奎，確有維持生活，捧他成名大恩。肉麻。崔承熾對他有何好處，雖然無由而知，但是無論如何，總也越不過本人前頭去。醜極。照常理論，喜奎有了本人，生活名望，地位聲勢，已經足敷有餘，何必再找別人。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喜奎喜歡承熾的理由來。笨賊昏塊。因又想到唱戲的人，免不得總有幾個客人，那小崔兒是否和喜奎有特別交誼。喜奎待他的特別交誼，是否比本人更好，抑或介於齊楚，無所軒輊。再或小崔認識喜奎，還在本人之前，喜奎因歷史關係，無法推却，不得不稍與敷衍，也未可知。千屈萬屈，盡醜極妍。作者如何醜會出來？然則喜奎爲什麼又要諱莫如深的，不肯告訴我呢？以喜奎和我處得這麼久了，我却總沒有曉得一點

風聲呢？種種疑團，愈加難以剖解，真是不說破到還明白，說破了，更難明白了。絕倒。

陸錦從此也無心在部辦公了，一天到晚，只在喜奎家鬼混。喜奎高興時候，也不敢不略假詞色，要是不高興呢，甚至明明在家也不肯和他相見。好個陸錦，他却真是一個多情忠厚之人，恭維得妙。這一下子，他已窺破喜奎和小崔兒的深情密愛，萬萬不是本人所能望其項背。太聰明，怕不是福。心中一股酸氣，大有按捺不住的苦，却難爲他涵養功深，見了喜奎總是勉強忍耐，不肯使他丟臉。如此相持了一個多月，喜奎要上天津去了，照例應由陸錦侍衛，誰知喜奎此番却堅拒陸錦，勸他多辦公事，少貪風流。絕倒。又道：「你們做大官的人，應以名譽爲重，不要爲了一個劉喜奎，丟了數十年的官聲。」陸錦見他儘打官話，心中摸不着他的頭腦，但據陸錦之意，却有甯可去官，敗名，不能不陪劉喜奎的決心。多惜之至。因爲喜奎豔名久噪，曾有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爲他發起色狂病來，寄了許多情書給喜奎，喜奎付之一笑，置之不理，那學生急了，竟於散戲之時候，在門口等得喜奎出來，上車之時，竟自搶上前去，捧過他那嬌嫩香甜的一張圓臉兒，使勁的聞了一個香。趣甚。只急得喜奎大喊救命，那學生還不放手，直等得喜奎的車夫跟包們，圍將攔來，將他擒住，他才哈哈大笑的說道：「好幸運，好幸運，今兒才償了我的心願了也。」衆人才曉得他是一個瘋子，拉拉扯扯的，將他送到警署。警官問明原因，罰了他五十塊錢，他還做了一篇文章，送登報上說：「劉喜奎香個面孔，只罰五十元，警官未免不公，因爲喜奎是現代絕色，聞香面孔，雖然不比奸淫也，也算一親芳澤，區區五十金，罰得太輕了，未免輕視美人。至於本人，却算做了一樁本輕利重的生意。」云云。絕倒。從此喜奎名氣越大，喜奎也應感激他這種宣傳工夫。而喜奎的戒備也比較嚴密，此番陸錦必欲伴送去津，就是這個意思，他倒的確是一番愛惜保護的深心。自是好心。

無奈喜奎偏不中抬舉，一定拒絕不受。陸錦心中，也覺詫異，不期脫口說道：「那麼，你這趟去津，是用不着人家護送了，那小崔哩，你可跟你同去不呢？」喜奎一聽小崔兩字，憑他膽子再大，意氣再盛一點，也總有些不大得

勁起來，登時粉臉飛紅，秋波暈碧，期期艾艾的，一時對答不出。停有幾秒鐘時，方才冷冷的道：「什麼小菜大菜？你說的我全不懂呀。」陸錦見他情虛，益發深信喜奎和承熾，真有密切關係，并料定喜奎赴津，承熾必定充當隨從之職，太聰明，怕不是騙。不覺妬火大熾，五內如煎，但又忍不住使喜奎難堪，只得輕輕點頭說道：「小菜自然比大菜好點。你帶了小菜，本來不必再要大菜了。」難爲他如此伶俐會說。陸錦一面說，一面瞧喜奎神色十分慌張，大非平時飛揚跋扈能說慣話的情形，便覺得他楚楚可憐，再不能多說一句，畢竟多情。却喜奎心中一虛，面色便和悅了許多。對於陸錦，也免不得勉強敷衍，略事殷勤。陸錦原是沒腦子的東西，受此優遇，已是心滿意足，應該感謝小菜，無所不可，那怕喜奎對他說明要嫁給崔承熾了，煩他作個證婚，同時兼充一個大茶壺兒，諒他也沒有不樂於遵命了的。趣而刻。這倒不是作者刻薄之談，偏說不刻。只看他經過喜奎一次優待，當夜留他在家中睡了一晚，次日一早，便由着崔承熾護送出發，他倆竟堂堂皇皇親親熱熱的，同到天津去了。陸錦只大睜着眼兒，連送上火車的差使，都派他不着。可憐。要知道這全是喜奎枕邊被底一番活動之功，竟能弄得陸錦伏伏貼貼，甘心讓步，此而可讓，安知其他一定不可讓呢？

這還罷了，不料從此以後，喜奎對於陸錦，愈存輕鄙之心，應得輕鄙。同時對於承熾，也越存親愛之意。承熾本是寒士，喜奎常向陸錦索得孝敬，便轉去送給承熾。老釀人偏喜討年輕美妾，結果未有不知如此如此。承熾得此，已比部中薪水體面得多，在他本意，這等差使，遠勝內部員司。就是喜奎初意，也打算請承熾辭去內部職務，專替本人編編戲，講講話，也就夠了。總因外間名譽有關，未敢輕易言辭，不道兩邊往來的日子久了，形迹渾忘，忌諱毫無，承熾穿着一件狹狹狹狹袍子，出入衙門，太寫意了，也不是好事。常有同事們取笑他，說是劉喜奎做給他穿的。承熾一時得意忘形，竟老老實實說是喜奎向陸次長要求，送給我的。同事們聽了，有笑他的，有羨慕的，却有十分之九是妬忌他的。因爲那時北京正大鬧官災，各大衙門，除了財交兩部是關衙門，月月有薪水可領之外，其他各部都是七折八扣還經

年累月的，不得發放。人人窮得淌水，苦得要命，偏這崔承熾，因兼了這個美差，起居日用，非常寫意，早已弄得人人眼紅，個個心妬。不是量小，也可憐。只因他的臉蛋子，原生得不差，年紀又輕，媚功又好，大似老天爺特別垂青，有意栽培，使他享這豔福財運一般。天之所定，誰能易之？據文妙。因此大家雖有妬心，却也沒法奈何他，此時見他公然說出陸錦贈袍一事，言下并有政府官吏不及坤伶侍衛之意。不是小崔荒唐，却是作者深刻。把一班窮同事說得面紅色，惡難以爲情起來。於是有那深明大義的人說：「承熾此舉有大罪三：一是瀆辱鄰部長官；二是傲慢本部同事；三是輕蔑政府神聖。」說得正大堂皇妙甚。至於他本身的品行不端，人格墮落，猶其餘事」等語。

他這題目，來得大了，惹起許多人的注意，一人唱說千人附和，不上幾天，早已傳入陸次長的耳中，想到自己的衣服，經過意中人的手，間接而披於情敵之身，瀆辱二字，可謂確切不移，而且實際上教自己無顏見人，如此一想，恨不得派遣衛隊，將小崔捉來，立行正法，以爲瀆辱長官者戒。轉念一想，自己和喜奎的事，也不是什麼名正言順的國家大事，更不是陸軍部次長職務內應有之事，却有自知之明。小崔在這上頭，欺侮本人，只能算是私人搶風，萬萬不能加他瀆辱官長的罪名兒。況且此事一經聲揚，小崔果然危險，然而充其極量，也不過削職而止，本人身為次長，位高望重，若因此而竟被牽動地位，不但事實上拚他不過，而從此名譽掃地，貽笑中外，終身留下一個汗點兒，尤其犯不上算。然則要求伴送赴京時，所謂當可丟官壞名者何耶？何況喜奎心中，只愛一個承熾，實際上本人却還叨着他的光兒。因爲承熾之事發表以後，喜奎心中愧懼，反和本人要好得多，本人正想趁此機會，爲得步進步之計，若將承熾攀倒，喜奎也和本人作對，那時再想博得美人一笑爲歡，可比登天還難了。可憐。如此一想，又覺承熾的地位，不但不宜動他，還該設法保全他才。這樣兩個相反的念頭交戰胸中，萬分委決不下，倒把個才大功高的陸次長，弄得如醉如癡，恰如染了神經病兒一般。有時雖在辦公時間，也會自言自語的說出劉喜奎可憐，崔承熾可辦的兩句話來。可憐。惹得陸部全體員司和陸錦一班同僚，都當作一件趣事，霎時傳遍九城。幸而陸錦爲人忠

厚，大家不忍和他爲難，也沒有人去攻訐他。

却有一個司長，和他最有感情，勘透他的隱恨苦衷，替他想了個借刀殺人之計，勸他到保定走一趟，向曹三爺聲明：「本人並沒有娶喜奎爲妾，本人也並無娶他爲妾之意。自從喜奎承大帥雨露之恩，本人身受栽培，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稍存非禮之行，致負大帥栽培之德。不料有內部員司崔某，混命小菜的，那廝自恃年輕貌美，多方誘惑喜奎，喜奎原不敢忘大帥厚恩，只因小菜屢說大帥身居高位，心存叵測，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還有許多混賬說話，他能說得出，某却傳不來。登之激之，勸之誘之，曹三應入其彀。因此喜奎息了嫁給大帥的念頭，居然和小菜十分親密起來。大帥軍書旁午，政務勞神，本不敢以小事相告，只因這廝信口造謠，膽大妄爲，不於於大帥名譽有關，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誤會，與大帥發生惡感。在大帥本身，固沒甚關係，倒怕國家大局，發生不良影響，歸根結底，大帥還是不能辭咎，所以專忱過來，稟報一聲，大帥看該如何辦法？」措詞奇妙。這番說話，委實說得上絕妙好詞四字。一方面引起曹三的醋心，同時即藉表本人之忠義，一方面爲喜奎留出地步，同時又將曹三的地位，抬得十足。而且立言非常得體，措詞十分大方，了了數言，面面俱到，不但無懈可擊，簡直無語不圓。評語亦妙，作者必是閱卷老手。陸錦受教之後，真有一百二十分的欽佩，難爲他不敢怠慢，在部中請了要公赴保的短假，急急忙忙，趕到保定，會見曹三。

曹三自喜奎去後，鬱鬱不樂，忽忽如有所失，屢向各方打聽，也已深悉喜奎未嘗嫁給陸錦，不過假陸太太三字作個牌頭，并知陸錦還吃着小崔的虧，心中正在痛恨承熾，憐念陸錦的當兒，可巧陸錦到來，便立刻延見，優予禮貌。陸錦更是喜悅，便將那司長教給的一番話，說了出來，果然惹得曹三又羞又怒，又妬又感，羞是羞喜奎被奪，怒是怒喜奎上當，妬是妬承熾的黷福，感是感陸錦的忠義，不出所料，句句合筭。陸錦見曹三已被激動，大事可算成功，并承曹三十分優待，心中歡慰，自不待言。但只對於喜奎方面，猶恐結怨太甚，不能見面。可憐。因復再三要求曹三

嚴守秘密。曹三也答應了，留陸錦在保玩了三天，比及陸錦辭別回京，早有家人報稱曹經略等電請國務院重辦小崔，不料小崔聞訊逃走，據聞已跟喜奎同上天津去了。陸錦聽了，萬不料如此一來，倒成全了他們，反而正式結合起來。弄巧成拙，喜奎此去，必定嫁與小崔，本人不成了陌路蕭郎，竟連一面之緣，都不可得了。麼？心中一急，竟吐出一口血來。正是：

海棠不與梨花壓，大菜何如小菜香？

未知性命如何，却看下同分解。

堂堂經略使，陸軍次長，爲了一個女伶，失敗於小小內務司官之手，誠若輩所認爲奇恥大辱，雖鄰邦侵蝕，國事凋殘，不足比其憤懣也。夫千古英雄，未有多情者，千古有名美人，未有不傾心於真正英雄者。喜奎雖冠一時，名揚海外，洵可謂有名之美人，乃對於自負多情而英雄之曹陸，鄙夷直同糞土，此無他，英雄固多情深，深情必先鍾於國民，而後及於戀愛。曹陸身爲大員，而惟聲色是尚，置國計民生於不顧，所謂多情，直是淫欲變相。安有淫欲之人，而能久於情者？則無寧憎寒士以共白首，猶得終身廝守不離也。嗟夫曹陸之失敗情場，曹陸自取之耳，於喜奎何尤，然而喜奎高矣。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廚官仕途生色 葉虎梁燕交系弄權

却說過不多日，崔承熾和劉喜奎結婚消息，傳播京津道上，各地報紙，紛紛刊載二人的小照，和結婚的消息，儀注等等。大家當作一件佳話珍聞，甚至有那消息靈敏的報館，竟連帶將曹陸兩方情場角逐，和失敗於小菜之手的一段內幕，也盡情刊布出來。這樣一來，不但陸錦丟盡顏面，就是身居保定，貴爲經略的曹三爺，也覺面上無光，心中不樂。誰教你們不知自量，須知年紀不饒人，品貌自天生，倒不是次長經略之威所能壓服和比擬的。但這是小事，他們既託庇於

外人，匿身租界，也犯不着再去尋事，一幕三角戀愛公案，就從此作小結束，這是前數年的事情。如今曹三勢力愈盛，身分愈高，此番宏開壽域，男女名伶，羣集一堂，却獨獨見不到心上人兒劉喜奎，你教他如何不感傷追念？

曹三原是一個直爽長厚的人，恭維得妙，心有所思，面上到遮掩不住，登時長吁短歎的，鬱鬱不樂起來。這一來，別人倒還罷了，只有他那幾位親信人物，如高凌霨、王毓芝、李彥青等，早都慌做一團，大有主憂臣死的意態。好一班忠臣，還是彥青比較密切，他原是一個廚子的少爺，廚子而有少爺，此少爺之所以不值錢也。少爺之父而爲廚子，廚子之所以爲廚子也，殊比衆不同。說起這廚子的來頭，卻也非同小可，因爲他的東家，是外號智多星張志潭、張部長的老太爺，曾有人見過他的名片，左角兒上，也寫着一大批官銜，這官銜却真威赫，凡是張氏父子兩代，在清朝、民國歷任的各種銜頭，全都抄了上去。只於官銜之下，加了膳房主任四個小字，絕倒，此等人於今不少。下面便是這膳房主任領袖的姓名，列公別笑此公善於扯淡，委實除了少數之少數的幾位真正闊人之外，那批熱中朋友，誰不嘖嘖稱羨，暗暗拉攏，希冀借此作個終南的捷徑，可以親近張氏，營謀差缺。可嘆，後來這位李主任，李老太爺，終於犯了招搖納賄的罪名，被張老太爺驅逐出來，幸而他的少爺李彥青，亦已出山任事，在一家浴堂內充當扞腳專員，有此主任，才能出這等專員，雖非箕裘克紹，却也不媿衆賢。還兼埋擦背事宜，本來每月收入，亦頗可觀，不料這位李專員的運氣，却比他老太爺好得多，不曉以何因緣，見賞於這位四省經略大人曹三爺，一見傾心，三生緣訂。曹三爺一度出浴，就把這李專員帶回公館，有此闊東家少爺的名片，當比老爺更風光。兩個人要好到了不得，不但曹三爺出浴時候，少他不得，甚至起居食息，隨時隨事，都有非他不可之勢。是正文，也是伏筆。李專員得此際遇，正是平地一聲雷，的大抖特抖起來，那時他的頭銜，又換過了，本來是普通浴室的扞腳員，現在却升做經略府的洗澡主任，整倒深刻。另外還有曹大經略提拔他的什麼副官咧，參議咧，處長咧，種種道地官銜，官銜而有道地，非道地之分，語刻而奇趣。那倒的真是中華民國的薦簡職銜，並不是小子開的頑笑了。列公聽到這裏，或者有人奇怪，以爲一個扞腳出身的人，怎麼能設置身仕版呢？殊不知

知英雄出身，原本越低越好。妙語。以李彥青一生事業而論，此時還不過發軔之始，將來的富貴功名，真是未可意料。若照列公這等小見，只怕還要驚駭欲絕呢。

再說李彥青做了曹大經略身邊最寵信之人，自有許多攀附的人，一般的稱他李大人，李老爺，稱他老子是老太爺，還有和他同事之人，因求他在曹三面前吹噓幾句，也有和他拜把子，稱兄弟的，彥青志得意滿，自不消說，只有兩處地方，還不能十分討好，一個是吳大帥吳子玉，生性正直，最恨這等宵小之徒，太看輕這位主事了。常說曹大帥的事情，全是這班狐狗攪壞，言下之意，還不專指彥青一人。明知其無成，而抵死相從者，子玉之長處，也是子玉之短處。惟有曹三的正室太太劉夫人，罵得最爲刻毒，他曾當着許多人的面，把彥青罵去，拍案大罵，說老帥春秋已高，精神日壞，大帥身子壞，精神不濟，自然只有夫人曉得，何意李主任也與有榮焉，此真奇妙趣史，以極不堪事，寫得極乾淨，見得作者匠心。近來身子

越衰，毛病越多，全是你這妖怪東西攪壞的。」妖怪東西，也是道地官銜麼？彥青素知曹三天不怕，地不怕，單單敬怕這位太太，他也只得以曹三之心爲心，跟着敬畏太太，受了罵，兀自不敢聲辨，只有唯唯稱是，諾諾連聲。等曹太太氣平了些，方說小的不敢，小的原不肯的，怎奈老帥沒人伺候，小的也叫沒法兒罷了。」小的原不肯小的沒法兒，語極普通，掩卷一想，妙不可言。曹太太聽了，更其怒不可遏，叱道：「憑他再沒伺候之人，也不配你這妖怪鬼跑在前頭。老實告訴你，你要想在這府中吃飯，從此以後，就不許近着老帥的身體。要是不然，我就有本事，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懂得麼？」彥青只得叩了個頭，含悲帶淚的出去，見了曹三，不覺倒在懷裏大放悲聲。曹三也知他吃了太太的虧，又見他哭得哽哽咽咽，悽悽惻惻，心中老大不忍，只得用盡老力，將他抱了起來，再三安慰道：「好孩子！快別哭了，咱們爺兒似的，你有爲難，咱全知道，好孩子！我也是敬重太太，此等地方，還見曹三古道，沒法子替你出氣，只有慢慢地賞你一個好差使，受了太太的虧，橫豈好在衆人面前討個便宜，李主任這生意做着了，給你頑頑，這等人當差使，非頑頑而何？曹三妙語，作者擲筆消消你這口氣，不好麼？」彥青只得收淚道謝。又道：「大帥事情多，精神又不濟，身子是應該保養的，小的原再三

對大帥說了，大帥總是……」說得這裏，不覺把臉兒微微一紅，嫣然一笑。曹三見此情形，心中早又搖搖大動起來，恨不得立刻馬上，要和他怎樣才好。你要怎樣，無奈青天白日的，還有許多公事沒有辦，只得將他捧了起來，下死勁的，咬了他幾口，咬得那個彥青吃地笑個不住。過了一天，曹錕果然又下了一個手諭，着他老太爺去署理一個縣缺，人人都曉得這是酬報彥青受罵之功。後來這位廚子縣令，調任別處，交代未清，人家問起這事，他便大模大樣的說道：「那容易，暗已交給兒子辦去，啗兒子說這些小事情，等大帥洗澡時，隨便說一句，就得啦。」此處據作者說，確實聽見有此一說。一時都下傳爲佳話，那都是後來的事，先帶說幾句兒，以見他們君臣相得之隆，遇合之奇，真不愧爲千秋佳話也。如此佳話，真合千秋。

如今却說李彥青探明曹三意旨，知他故劍情深，不忘喜奎，若是別的事情，只消他一聲吩咐，自有許多能幹的人，奪着奉承，那怕殺人放火，也得趕着替他辦好。只因這喜奎是曹三心愛之人，喜奎一來，却於彥青本身，有點關礙，礙他本身，妙不可言。因此倒正言勸諫道：「正言勸諫，更有奇理。」大帥身繫天下安危，爲時局中心人物，犯不着爲了劉喜奎這個小狐媚子，一個妖怪東西，一個小狐媚子，迷住了一個老怪物兒。想壞了貴體，依理而論，喜奎雖已嫁人，亦可設法弄來，只消等他來華界時候，一輛汽車，迎接了來，還怕不是大帥的人，諒那崔家小子，也不敢怎樣無禮。但聞喜奎嫁人以後，已得乾血癆症，面黃肌瘦，簡直不成人樣兒了。此句吃重。大帥弄了回來，也不中意的，何必負着一個劫奪人妻的名聲，弄這癆病鬼回來，而且太太曉得了，又是淘氣。天下多美婦人，大帥若果有意納寵，小的將來親赴津滬，挑選幾個絕色美人，替大帥消遣解悶，那時候，大帥有了這許多美人，別說劉喜奎那黃病鬼兒，應當貶入冷宮，就是小的也可請個三年五載的長假，用不着再捱太太的罵了。」說罷，秋波微暈的，嫣然粲笑，又仰起頭勾著曹三的頸項，軟迷迷地說道：「我的親老帥，親老子，不堪至此，肉麻煞人。你瞧瞧，這話可不是哪？」曹三不覺吓了一聲，笑道：「好胡說的小子，啗不過一句空話罷咧，又惹你嘮叨個這一陣子，你要請假，啗就派你到上房，替太太擦地板。」

去看你可受得住這個磨折？彥青聽了，急得抱住了曹三，扭股擔兒似的，嬌癡央告道：「我的親親老子，要這樣子狠心時，我的小性命兒也完了一半了。不堪至此，不忍奉獻。我要死在太太口中，寧可死在死在那裏。死在……」只說了半句，忽把臉一紅，指指曹三，妝了一個手勢兒，什麼手勢，嗤的一聲笑起來了。纔勾多時，把個英雄領袖的曹虎威，攪得喘吁吁地笑而叱道：「小子，虧你說得出來，滾罷，哈要出去了。」說罷，振衣而起。虧他還能發起身。彥青忙着他穿衣帶帽，將他打扮好了。奇事奇文這曹三自去幹他的公事，從此再也不提劉喜奎三字。這曹三和喜奎的關係，總算斷絕於李彥青之口。喜奎要是得知此事，還不曉要怎樣感謝他咧。

書中暫時按下曹錕，却言北京政府每逢年節，沒有一次不是鬧窮，雖然船到橋門，不過也得過去，然而鬧窮的情形，也一年凶如一年。這時已屆年終，外而各省索餉，內而各處索薪，號飢號寒，聲振京邑。可稱餓鬼道兼之這時還有中交兩行兌現問題，也鬧得非常棘手。那靳總理雲鵬，自知無術度歲，也惟是知難而退，這時最有總理希望的，自然要推金融界中握有經濟勢力，能殼拉動外債的人，頂為相宜。以借債為能事，此中國財政之所以越弄越糟也。並且除了這一流人，誰也不敢擔這艱難的責任。若問那項資格，雖然不止一人，比較起來，尤以梁大財神梁士詒最為出色。論資格，他又做過總理，當過財長，論勢力，眼前却有奉天的張作霖，竭力捧場。他本人又是一個熱中仕宦，急欲上台之人，就是總統之意，也因年關難過，除了此公，實在也沒有比較更妥的人，誰以勝任。於是梁內閣三字，居然在這鼙鼓聲中，輕鬆鬆地一躍而出一面組織新閣，引用手下健將葉恭綽等，作自己黨援，一面設法籌款預備過年。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兒，忽然洛陽大帥吳子玉，因魯案問題，拍來一個急電，攻訐梁閣，有限他七日去職之語。梁氏經此打擊，真弄得上台容易下台難。問你沒做總理不做一個才大如山，錢可通神的梁，竟被一電壓倒，大有進退維谷之勢。說者謂吳氏之勢力驚人，但據小子看來，要不是梁閣親日，有據蹈了賣國之嫌，吳氏雖凶亦安能憑着紙上數言，推之使去呢？

原來魯案交涉，如此帶起魯案交涉，筆姿靈動。中日兩方相持已久，此次華府會議，中國代表施肇基、王寵惠、顧維鈞三人前往出席，日人一面聯絡英美列強，恫喝中國，大有氣吞全魯，惟我獨尊之概。幸而中國三代表在外交界上，也還有點小小名氣，中國人民又怕政府力量薄弱，三代表畏葸延誤，特地公推蔣夢麟、余日章二人為人民代表，赴美為三代表作後盾。開會多日，各大議案均已次第解決，只有中日兩國間的魯案，還是頭緒毫無。在人民之意，以無條件收回膠濟路為主要目的，萬一日方不允，則願以人民之力，備價贖回。無奈三代表因政府方面宗旨游移，本人既為政府代表，一切須以政府之意旨為交涉之目的，也自無可如何。一再遷延，至這年十二月十七日，蔣夢麟恐長此因循，愈難得有進步，因親至王寵惠寓所，詢其意見。王寵惠原是一個學者，忠厚有餘，而才幹未足，對於蔣意，雖極贊同，仍以須請示政府為言，再往訪施願二人，也都以游移兩可之詞相對付。此等手段，對外人尚不可，況於自己入乎？夢麟無法可施，看看閉會期近，各國代表都已紛紛治裝，預備返國。夢麟只得一面拍電本國，報告情形，一面聯絡留美八大團體，公遞覺書，為最後之奮鬪。三代表不得已，才允即日提出交涉。不料到了議場，施肇基一開口，就提議贖路，并沒提到無條件收回一說。一個代表連生意人討債本事都沒有，可憐。日人方面，本來得步進步，當時即答應贖路辦法，但須向日本借債辦理。三代表再三爭持，又經各國調停，始終議妥，於十二年內，由中國分期贖路，但二年之後，中國得於六個月前，通知日本一次贖回。又該路運輸總管，須用日本人，案經議決，雖然損失不貲，總算將來可有收回希望。

不料日本代表雖迫於公論，及三代表之交涉，允許贖路辦法，同時政府方面，却暗暗運動梁閣，誘以直接交涉。此等手段，未免卑鄙。中國雖然失敗，還不致如此丟臉。梁士詒為借款便利起見，竟於二十日密電三代表，令向日方讓步。三代表得此電，令都驚得目瞪口呆，呆不知為何。計明知服從政府，必為人民所攻擊，抗而代表為政府所簡，派反對政府，即不啻取消本身代表資格。恰巧蔣夢麟和八團體代表過來，三代表因出示電報，問他們有何意見。眾人見了

都大罵政府賣國，勸三代表切勿宣布，逕將議案簽字，再作道理。夢麟說話，尤爲激昂。他說：「與其得罪於真正的國民，寧可得罪於賣國政府。得罪政府，抵拚不做他的官，就完了。得罪國民，我們却連人都不能做了。」官可不爲人，不能不做快人快語。三代表亦奮然道：「只得如此拚一下子，再看。但怕日政府方面，也有訓示到來，他們代表，未必不肯簽字呢。」衆人聽了一個個愁顏相向，無計可施。果然到了開會之時，日代表劈頭便問三代表，得了貴國訓令沒有？貴我兩國已經在北京講妥各種懸案，准在北京直接交涉，不再由大會議決了。本來中日是近鄰同種之國，貴國古人說：「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如今倒爲了我們弟兄之事，反和外人商量辦法起來，豈非丟臉？如今貴政府既已覺悟，我們代表的責任，已算終了。敝代表明後天即欲動身回國去也。」却將他老臉說得出。三代表見說，面面相覷，一時說不出話來。還算顧維鈞積伶料道：這事除了掩瞞以外，沒有別法，只得毅然答道：「貴代表所言，不曉是何內容，敝代表等並未奉有敝國政府何種訓令。關於膠濟一案，昨兒已經議定，今日何又出此反悔之言，不慮爲各大國所笑麼？」却也嚴正。日代表聽了，倒也紅了一紅臉兒，但對於維鈞之言，仍是半信半疑，總之無論怎樣，他既奉到本國訓令，自然不肯簽約，於是三代表并全國人民代表，和八團體等折衝壇坫，費盡脣舌，所得的一絲兒成績，幾乎又要擱置起來。雖然後來仍賴人民督促，各國調停，與代表堅持之功，仍得照議解決，而全國人民，已恨不食梁燕之肉，而寢其皮。該該該。就是華會各國代表，也都暗笑中國積弱之餘，好容易爬上台盤，對於偌大外交，兀自置棋不定，終爲日人所欺。從此中國無能的笑話，愈加深印於外人腦筋中了。古人云：「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也，而後人伐之。」像梁氏這等謀國，端的與自侮自伐何殊？這又何怪外人之騰笑不休，侵凌日甚呢？真是自取其辱。關於魯案條約，後日另有交代，本回仍須說到梁開方面。原來梁士詒上台第一步計畫，專在聯日，本爲外援，鞏固他的勢力，豈知全國上下，羣起而攻，人民公論，雖不在他意中，却不料觸怒了這位洛陽太歲，急電飛來，全關失色。梁燕之內閣命運，真成了巢梁之燕，岌岌乎不可終日起來。正是：

內閣忽成梁上燕，人民都作釜中魚。

未知吳氏若何作對，且看下同分解。

曹三爺出身布販，自致高位，心目中安有所謂國家？史安知所謂政治？毋怪廚子可作縣官，漢役可充處長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夫曰官邪，邪而不失其爲官。若曹三之官，則真不成其爲官矣。哀我人民，何冤何罪。而有此似官非官之官也。

第一百二十九回 爭魯案外交失敗 攻梁閣內閣開場

却說梁閣由奉張保舉，本爲洛陽所忌，疾况梁有財神之名，財神爲奉派所用，奉方有財神，洛方只得請天殺星下凡。洛吳怎不起鄰厚我薄之感？爰趁魯案機會，拍出一電，聲討梁閣。電文大旨說：

害莫大於賣國，姦莫甚於媚外。一錯鑄成萬劫不復。自魯案問題發生，展至數年，經過數閣，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境坻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訓條，債票儘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種種束縛，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開採日代表忽變態度，推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逕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不敢爲者，梁士詒乃悍然爲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爲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爲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

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社害除奸，義無反顧，惟有羣策羣力，奮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

此電發於十一年一月五日，對於梁閣，可謂攻訐得體無完膚。電發後，直系各督軍省長，如蘇之齊燮元、王瑚、鄂之蕭耀南、劉恩源、陳之馮玉祥、劉震華、魯之田中玉、贛之陳光遠、楊慶堃等，以及附直之河南趙倜、安徽馬聯甲，等也一致通電，響應吳氏，於是奉天老張，乃也拍電中央，爲梁閣辨護。略謂：

作霖上次到京，隨曹使之後，促成內閣，誠以華會關頭，內閣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固，故勉爲贊襄。乃以膠濟問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意譏彈，歌日通電，其措詞是否失當，姑不具論，毋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國事何望？應請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局者得以從容展布，克竟全功。……

老張此電，不但替梁閣辨護，簡直指駁吳氏，於是內閣問題，方才揭破真相，完全變成直奉問題。拍含一筆。此後吳氏爲貫徹本人主張起見，連絡各省，繼續攻訐，非將梁閣推翻，誓不于休。最利害的說話，是限梁閣於七日內去職，分明與哀的美敦書無二。而老張方面，爲保持勢力，維持顏面計，聯絡浙督盧永祥，亦扶助梁閣。盧氏已先有電到京，詞旨較爲婉轉。至奉張續電，則仍闡發前電之意，惟臨了處，也有以武力擁梁的說話。其詞道：

竊維時局蝸蟻，必須羣策羣力，和衷共濟，扶持而匡救之，方足以支將傾之大廈，挽既倒之狂瀾。作霖前此到京，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外有華府之會議，內有交行之恐慌，而積欠京外各軍隊之餉項，併院部各衙門之薪俸，多至十餘月，少亦數月不等，甚至囚糧亦不發放，京畿重地，軍政法學各界，釀成此等奇荒，不但各國之所無，抑亦從來所未有。當此新舊年關，相繼並至，人心惶駭，危險萬分，誰秉國鈞，孰執其各事實具在，可爲痛心。作霖蒿目時艱，不忍坐視，故承鈞座之意，隨曹使而周旋，贊成組閣，以期挽救乎國家，接濟之交付，以冀維持夫市面。

凡此爲國爲民之念，當在其間共見之中。而對於梁君個人，對於交通銀行，平日既無所謂異議，臨時亦絕無絲毫成見。乃國事方在進行，而違言竟至紛起。夫以膠濟鐵路問題，關乎國家權利，籌款贖回，自是唯一無二之辦法。若代表力爭於華府，而梁閣退讓於京師，天地不容，神人共怒，吳使並各督責其賣國，夫亦誰曰不宜，但事必察其有無，情必審其虛實，如果實有其事，卽加以嚴譴，梁閣尙有何辭？倘事屬子虛，或係誤會，則鍛鍊周內以入人罪，不特有傷鈞座之威德，且何以服天下之心？况國務之有總理，爲全國政令所從出，事煩責重，勝任必難，鈞座特簡賢能，當如何鄭重枚卜？若進退之間，同於傳舍，使海內人民視堂堂揆席，一若無足輕重，則國事前途，何堪設想？今梁閣是否罷免，非作霖所敢妄議，繼任者能否賢於梁閣，亦非作霖所能預知。假令繼任產出之後，復有人焉，以莫須有之事出而吹求，又將何以處之？竊恐內閣永無完固成立之日，而國家將陷入無政府之地位，國運且以此告終，是直以愛國之熱誠，轉而爲禍國之導線，以演出亡國之慘劇。試問與賣國之結果，其相去有何差別也？作霖受鈞座恩，垂二十年，始終擁護中央，不忍使神州陸沉之慘劇，由鈞座而身經之。應請鈞座將內閣總理梁士詒關於膠濟路案，有無賣國行爲，其內容究竟如何，宜宣示國人，以安衆心。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竊願爲國驅除，盡法懲治。如並無其事，則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請明白宣示，以彰公道。至用人行政，鈞座自有權衡，應如何以善其後，作霖不敢妄贊一詞矣。抑作霖尤有進者：國家危弱，至斯已極，內閣關係鄭重，早在洞鑒，伏願鈞座採納盧督軍主張有電所陳，一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一二語，不致令以爲國除奸爲名者，反爲巧宦生機會。尤伏願鈞座飭紀整綱，淵衷獨斷，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後國家有真人才。倘彰瘴不明，是非不辨，國民人心不死，愛國必有其人。作霖疾惡素嚴，當仁不讓，亦必隨賢哲之後，而爲吾民請命也。隨電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等語。諸公愛國熱誠，素所敬佩，敬祈俯賜明教，幸甚！

此電話氣極銳，而措詞却稍爲和婉，聞出某名士手筆，惟奉派內部，也有擁梁與聯直兩派，大概老成一派，謂：

「直奉一家，則國事大定，民生可息，若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不但非國家之福，於奉方也未必有利。自是正論。」况梁輩爲舊交通系之首領，已往成績，在人耳目，名譽既不見佳，何必被他利用，輕啓戰端，爲國人所詬病。」主此說者以察哈爾都統張景惠最爲有力，附和者亦頗不少，無奈作霖正在盛怒頭上，又素來瞧不起吳子玉，說他是後起的小輩，不配干預大政。舉事在此，一面梁某等人復造作蜚言，說「吳氏練兵籌餉，目的專爲對奉，司馬之心，路人皆見，此次反對梁某，可知非爲魯案，實恐梁某助奉爲虎添翼，實於他的勢力，加上一個重大打擊，名爲對梁，實即對奉，照此情形，奉洛前途，終必出於一戰，也是實語。與其姑息養癰，何如乘機撲滅。現在吳氏所苦，在餉不在兵，一經開戰，某等主持中央，可以扣其軍餉，而對於奉派，則盡量供給，是不待兵刃相接，而勝負已分。只怕未必。」大帥誠欲剪除吳氏，正宜趁此時機，趕緊動手，若稽延時日，一再讓步，吳氏勢力既張，羽翼愈盛，固非國家之福，而奉方尤屬吃虧，那時再行追悔，只怕無濟於事了。」張氏聽兩方說來，均有情理，終以梁某爲自己推薦，若憑吳氏一電，遽令下台，本人面子上，實在下不去，而且洛吳謀奉之心，早已顯露，將來之事，誠如梁等所言，終必出於一戰，不如及早圖之爲妙。於是不顧一切，竟將上電拍發，一面召集各軍事長官，大開會議，決心派兵進關，並通知參謀處籌設兵站，準備軍械，且令與業銀行儘先撥洋二十萬元，充作軍費，一面簡蒐師徒，調出兩師團六混成旅，整裝秣馬，擦掌磨拳，專候張氏命令，立刻出發。

這時最爲難的，却有兩人：一個是高踞白宮的徐大總統，一個是雄鎮四省的曹經略使。原因梁氏組閣，先得徐之同意，此時自不能不設法維持，且現在庫空如洗，除了梁氏，誰也沒有這等大膽，敢輕易嘗試這內閣的風味。而且靳氏下台，雖有許多原因，其實還是吃金融界的擠軋，而左右金融界者，仍爲舊交系梁某等人，若去梁而另用他人，梁氏意不甘，勢必再以金融勢力倒閣。真是小人如此循環報復，不但年關無法過渡，而且政治糾紛愈演愈烈，自己這把總統交椅，也萬萬坐不下去了。所以爲本人威信和體面計，爲政局前途計，除了追隨奉張，維持梁

開外，實無比較妥當的法子。但吳氏兵多將廣，素負戰名，也斷不能不設計敷衍。徐氏本人和吳氏本無交誼，調停兩字，也覺爲難。想來想去，仍惟求救於曹三。曹和奉張原有姻親，而無大惡感，對於吳氏之劍拔弩張，志在挑戰，也覺太過激烈。但吳氏爲本人愛將，本人以吳氏爲靈魂，向來吳氏所作所言，自己從不加以反對。又因吳氏反梁，本爲魯案，題目極其正大，也未便加以制止，所以輕易不好講話。可是魯案因中代表否認，曾受梁閣讓步的訓令，美國的輿論，也非常注意，以爲美總統政策之能否成功，全看山東問題的能否解決。所以當時華盛頓的空氣，也頗爲緊張。因此美國人也有出任調停的。英人也希望華會早日結束，加入調停，所以中日代表在二月四日五日六日，接連開了三天會議，方才議定了幾條大綱。選舉運氣，第一條，估定山東鐵路的總價值，依照德國的估價爲五千三百四十萬六千一百四十一金馬克，分十五年還清。第二條，規定在款子未償清之前，須任日人爲運輸總管和總會計。第三條，規定鐵路財政細則，由中日主管人員在六個月內協定。當時簽字的中國全權代表，是王寵惠、顧維鈞、施肇基三人，日代表加藤幣原和植原兩人，美國是國務卿休士和專門委員馬萊皮爾三人，英國是貝爾福和專門委員林森格惠生等三人。簽字都用英文，全文在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方才簽約，照錄如下：

第一條 膠州租地。(一)日本以前屬德國膠州租地，交還中國。(二)中日政府各派委員會同清理，移交膠州租地行政及公產等項事宜，並解決一切需乎清理之事。在本條約發生效力後，中日委員應立即齊集。(三)上述移交及清理應趕速辦理完竣，無論如何，不能遲至本條約發生效力六個月以後。(四)日本政府願將膠州租地行政機關之案卷，爲移交上及後日行政所必要者，交付中國。此項交付在交付膠州灣土地後行之。

第二條 公產。(一)日本政府允以膠州租地內一切公產，包括土地建築工程設置等等，無論前屬德有或日本管有期內所購得建造者，一律交給中國。惟本條第三款所列者不在此項。(二)移交公產，中國不任何項

賠償，惟（甲）日本官廳所購置建造者。（乙）日官所改修擴增者不在此限。屬於（甲）（乙）兩項者，中國政府應按日本政府所支出之實費，斟酌繼續損耗成數，酌給相當賠費。（三）膠州租地內此等公產，其屬於設立日本領事館所需要者，日本政府得保留之。日人社會所特需之學校寺院墓地等項，亦准日人社會保留之。此條詳細事宜，由本條約所規定之中日委員聯合辦理。

第三條 日本軍隊、日本軍隊連同駐防膠濟沿路之日本憲兵，應於中國派有兵警接防鐵路時，趕即撤退。中國兵警之接防，日軍之撤退，可以分段爲之。分段撤除日期，應由中日得力官員協訂。日軍之全部撤清，應趕於簽訂本條約之三個月內爲之。無論如何，不能遲至簽訂本條約之六個月以後。青島日守備隊應於移交膠州租地行政權時，同時撤清。萬一不及，至遲亦不能過移交行政權之三十日以外。

第四條 海關（一）本條約發生效力後，青島海關即完全成爲中國海關之一部分。（二）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六日中日所訂青島海關臨時合同，本條約發生效力後應即廢止。

第五條 膠濟鐵路，日本以膠濟鐵路支路及一切附屬財產如碼頭貨棧等項，交還中國。中國以上述鐵路財產之確實價值，貼還日本德人所留鐵路財產之確實價值，現估定爲五千四百萬金馬克。中國於貼還此數而外，並貼還日本管路時期中之重大增修實費，惟須酌除損耗計算。上述之碼頭等項產業，除爲日人所增修者外，交還時不須貼費。日人曾作重大之增修者，中日政府各派委員三人共同組成鐵路委員會，按照上所規定，評定鐵路財產價值，並辦理移交此等財產事宜。此項移交，應趕速完成之，無論如何，皆當在本條約發生效力之九個月以內。中國在此項移交完成時，同時應以貼還日本之國庫證券交給日本。此項證券，以此項鐵路財產爲擔保，分期十五年清償，但在發行此券滿五年後，中國得一次清償之，惟須於六個月前預爲通知。在此項國庫證券完全贖回之前，中國應選任一日人爲事務長，一日人爲會計長，會同中國會計長

共同辦事。此項日員，統歸中國局長指揮管轄監察，有相當理由時得免其職。上述國庫證券之詳細條款，另定之。本條所列諸事，須由中日當局協定者，應趕速協訂之。至遲當以本條約發生效力後六個月內爲限。

第六條 膠濟支路。高徐濟順兩支路之讓權，歸國際新銀團接受，其餘件由中國政府及銀團自定之。

第七條 礦山。淄川坊子金嶺鎮礦山之採礦權，前由中國許與德國者，移交於中國政府特許之公司接辦。日人在此公司之股本，不得超過中國股本之數。此等辦法條件，由中日委員協定之。此項委員，在本條約發生效力後應即齊集。

第八條 開放前屬德國之租地。日本政府表示無意設立日本專管或公共居留地於青島。中國政府表示願公開前屬德國之膠州租地全部，准外人在此區域以內，自由居住經營工商業及其他合法職業。凡外人在此區域合法公道取得之權利，無論在德國租借時期或日本軍事占領時期取得者，皆尊重之。日人所得此等權利之效力與地位問題，由中日聯合委員協定之。

第九條 鹽場。製鹽在中國爲政府官業，日本公司日本人沿膠州灣所經營之鹽場，統由中國政府備價收回。惟日人對於此等鹽場所出者得購買相當數量。另定相當辦法辦理之商訂此等辦法并實行移交鹽場由中日委員趕速辦理，至遲須本條約發生效力之六個月內竣事。

第十條 海電。日本表示凡前屬德人之青島至烟臺及青島至上海間海電權利之益，均歸中國。惟此兩線中有一部分爲日本利用，作青島、佐世保間之海線者，不在此例。青島、佐世保海電之辦法，由中日委員協定之。惟須尊重現在有效之中外條約。

第十一條 無線電台。青島、濟南之日本無線電台，應在該兩處日軍撤退時交給中國，中國給以相當賠償，其數由中日委員協訂之。

附約如下：（按附約電文缺一項）

- (一) 日本表示放棄德國依據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中德條約所取得之供給人才資本材料之優先權。
- (二) 電燈電話等事業概皆交還中國電燈屠宰場洗衣廠在市政機關成立時交還。按中國公司法酌立公司辦理，歸市政機關監督管理。
- (三) 電話事業交還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對於電話之擴張改進，有關公益者，外人如有請求，中國政府當酌量允行。

(四) 中國政府表示凡道路溝洫自來水公園衛生設備等項公共工程，由日政府交還中國政府者，青島外僑得舉相當代表襄理。

(五) 中國政府表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准許青島日商用日文向海關陳述，並依此趨向選用職員。

(六) 膠濟鐵路中日委員會，對於條約應行協訂之事宜，如不能協訂者，應由兩國政府以外交手續訂之。在決定此等事時，必須參酌三國專門技師之同意。

(七) 日本政府表示膠濟支線之烟濰鐵路，可由中國自行建築，若用外資，國際新銀團可以承借。

山東交涉到了此時，方算告一段落。到六月二日，方才正式換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却說曹錕見舊案問題已經解決，方才有些允許出作調人之意。恰好曹錕也來向曹錕關說，曹錕這時又礙於兄弟之情，只得派王承斌出關調停。這時徐世昌也託張景惠向奉、張說和，兩人便同向張作霖竭力斡旋。恰巧吳佩孚也派車慶雲出關接洽和議空氣，一時充滿。此之謂回光返照。正是：

弱國無外交，世事憑強力。

未知是否成爲事實，且看下一回分解。

民國成立以來，內閣軍閥，往往利用外交爲內爭之武器，此等計劃，在外頗亦有之。然外人利用外交，決不失本國之體面，而吾國則不但丟臉，抑且喪失主權，於是引起戰事，互相攻擊，而人民又受其累。誠所謂內訌外患，交迫之秋也。當此時代，惟有人民自身力量，還能震懾外人，魯案即其明證。若信任政府，倚賴軍閥，是直召亡而已。愛國云乎哉！

第一百三十回 強調停弟兄翻臉 爭權利姻姪失歡

却說關外調人廢集，和平空氣，瀰漫濔濔，誰知張作霖受了梁葉迷惑，以爲有了倒吳的計畫，所以不肯答應。而且新近得了廣東和浙江方面的聯絡，已經訂立三角同盟。據傅三角同盟的內容，是以孫中山先生爲總統，段祺瑞爲副總統，梁士詒爲總理，段芝貴督直，吳佩孚免去直魯豫巡閱副使職，專任兩湖巡閱。此事即使實現，亦非久長之計，因奉張與洛吳都是贛武派，中山先生豈能作他傀儡，且以先生之明，深知奉張作用，亦未必真肯登台也。條件的內容，曹錕也有些接洽，不過是否實在，卻未可知。張作霖有了這些援助，愈加膽壯氣豪，便決定用武力解決。到了二月中旬，梁士詒續假，張作霖便把原駐紮在關內軍糧城地方的奉軍，一律調出關外，以示決絕。明明要派兵進關，却先把原在關內之兵調出關外，此正所謂欲取姑與，欲前先知之法，局外人視之，真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仙丹。這一本，嚇得徐世昌十分不安，立刻派遣孟恩遠趕出關去調解。曹錕也仍派王承斌出關，要求張作霖，不要把奉軍調出關去，誰知兩人到了關外，孟恩遠竟連說話的機會，也得不到。王承斌雖竭力向張氏挽留，也毫無效果。

這時吳佩孚因兵力散在陝西兩湖，準備未週，所以十分靜默，並且屢次通電關，說本人和奉張，決不開戰。欲蓋彌彰，徐世昌則鑒於國民不滿梁氏，樂得去梁以媚吳，又因這時已由梁關問題，而變爲奉吳的本身問題。梁氏去留，反倒無關大計，所以在二月二十五日，拍發了一個通電，表示去梁士詒，而改任鮑貴卿組閣，因鮑張有親，對

直方也有好感，或能消弭戰禍，也未可知。其實這等計劃，並沒多大效力。威信不孚，而徒欲藉親情以資聯絡，留有濟乎？卻偏有張景惠、秦華、王承斌、曹銳、孟恩遠這些人竭力的拉攏。至於鮑貴卿呢？因為雙方一經開火，自己的總理便沒了希望，更是起勁，也跟着張景惠這班人去向張作霖懇情。一半爲公，一半也帶着探探老張對自己的意思如何。誰知老張毫不客氣，依然表示強項。鮑貴卿這時彷彿兜頭澆了一杓冷水，再也不敢妄想做什麼總理，立刻便謝絕了徐世昌。

這時曹銳也在奉天，他對於吳佩孚，本來有些妒忌，所以挽留奉軍的意思，十誠分惡，但希望他不要撤出關外，並且要他增加實力，以保衛京津治安。奉張因提出幾個條件：第一，梁士詒復職；第二，吳氏免職；第三，段芝貴督直；第四，京津地方完全劃歸奉軍屯駐。一想情願，此老亦未免過分。果然把中山先生一說丟置腦後，可見此公非真能崇仰先生者。曹銳滿口應承，當時回到保定，曹錕見了這條件，却也有些不高興道：「我現做着直督豫巡閱使，直督應當由我支配，京津是我的地盤，怎的讓他屯兵，倒不許我干涉？這不僅是倒子玉，簡直是和我下不去了。」此語却不慚。曹銳道：「當時我也是這樣想，後來仔細研究了一下，方才悟到兩亭這兩個條件，一半倒是爲着哥的好。」曹錕道：「奇了！這種條件，怎說倒是爲我呢？」曹銳道：「三哥試想，直系的兵權，差不多全在子玉手裏，真可謂巧言如簧，但曹三畢竟不是小孩，豈能如此容易上當？現在要免他的職，如何肯依？假使翻過臉來，連三哥也不認了，三哥豈不要吃他的虧？要是奉軍駐紮在京津一帶，子玉肯聽三哥的命令，假使不服從時，我們便可派京津的奉軍去勸除他，却不爽利。」真是哄孩子語，於此可見曹四不但不知愛國愛民，簡直對於乃兄亦不恤廉價拍賣。曹錕想了一想道：「且等我斟酌斟酌再說罷！」曹銳不敢多說，就此攔過不談。

那時張作霖和吳佩孚均各扣留軍輜，預備運兵。雙方的情形，更是漸次露骨。各位調人均已無力進言，一個個敬謝不敏，只得去請出幾位老前輩來。兩位是屬於奉方的，趙爾巽、張錫鑾，一位是直方的，王士珍。還有張紹曾

王占元孟恩遠三位。這幾位先生，倒好像專作和事老的，可惜成益很高明。也附着他們三位的驥尾，拍了一個調停的電報，給張作霖和曹錕，原電曰：

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爲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啓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即在眉睫。其實奉軍入關，據聞仲帥原經同意，兩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兩公和平之主旨，可見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膠澳接收伊始，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兩公任重兼折，躬負時望，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線，重殘國脈，遺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兩公昔同患難，誼屬至親，亦不忍爲一人一系之犧牲，自殘手足。事理至顯，無待煩言。現在京津人情，震動已極，糧食金融，均呈險象，斷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兩公大力者躬親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風謠，定將來之國是。弟等息影林泉，驚心世變，思維匹夫有責之義，重抱棟樑崩折之憂，竊欲於排難解紛之餘，更進爲長治久安之計，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一堂敘晤，消除隔閡，披剖公誠。一面聯電各省，進行統一，弟等雖衰朽殘年，亦當不憚馳驅，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見，藉爲貢獻之資。愛國愛友，人同此心，迫切陳詞，敬祈明教。兩公如以弟等謬論爲然，並請雙方將前綫軍隊，先行約退。其後方續進之兵，務祈中止前進，以安人心而維市面。至於電報傳論，暫請一概不聞不問，專務遠大，是所切禱。

另外又拍了一個電報給吳佩孚，詞意大略相類。各方接了這幾個電報，也並沒有什麼表示。在吳佩孚一方，因見各方面情形，愈迫愈緊，知道非一戰不能解決，便親自趕到保定來見曹錕，請曹錕召集一個會議，付之公決。曹錕也正想借會議來決定和戰，便於四月十一日，召集全體軍官，開軍事會議於保定。吳佩孚、曹錕、張福來、王承斌、馮玉祥、張之江等重要高級軍官，均各列席。由曹錕親自主席，吳佩孚、張福來等都主張作戰，曹錕和曹錕都主張議和。討論了許多時候，還沒解決。曹錕意存猶豫，張福來憤然說道：「老帥願意仍作直系領袖，不受他人

節制呢？還是願作別人的附庸？如其願做直系領袖，不受他人節制，除却努力作戰，更有何法？如其願作奉派附庸，也不必更說什麼和不和，我們立刻投降了他們，豈不省事？倒是他爽快。衆人聽了這幾句話，都不禁失色。曹銳曹鏜大怒，一齊起立道：「你是什麼人，敢說這反叛的話？難道不怕鎗斃嗎？」說着，都拔出手鎗來。何至鎗斃曹鏜曹一，味媚張嬭，即所以倒吳也。王承斌慌忙勸住，馮玉祥也起立道：「張氏通日賣國，舉國痛恨，非聲罪致討，不足以蔽其辜。如不戰而和，恐怕全國痛恨之心，將轉移到我身上來了。到了那時，老帥身敗名裂，恐怕悔之晚矣。」馮氏善治軍明大體，而勇於有爲，只此數言，公義私情，兩面均到。曹鏜之意稍動，回頭看張國鎔、吳心田、張錫元等諸將時，只見他們也一齊起立道：「非一戰不足以盡守土之責，非驅張不足以安國家。謝天下，請老帥下令，我們情願率領部曲，決一死戰。」吳佩孚也道：「將士之氣如此，請老帥弗再猶豫。」曹鏜見衆人都如此說，也有些醒悟，那曹銳、曹鏜却依舊擻拳擻臂的，在那裏和衆人爭論。曹鏜見兩位老弟如此，自覺不好意思，只得放出哥哥樣子，把他們喝退，二人都氣忿忿的走了。

曹銳久任直隸省長，因在氣頭上，便要提出辭職，經幕僚再三相勸，方纔改辭職爲請假，所有職務，都由警務處長楊以德代理，這裏吳佩孚等見曹銳、曹鏜已去，便從新討論作戰計劃，先由他解釋現在的形勢道：「我們以前所以不敢立刻決裂者，第一，因爲兵力都散在陝、鄂，二則恐怕粵中出兵攻擾江西、福建，使兩省自顧不暇，無力牽制浙江。那時盧永祥之兵得聯絡馬聯甲舊部，擾我後方，更有趙傑、首鼠兩端，亦可從河南響應。奉方爲我們心腹之患，現在粵中孫陳分裂，決無暇對外，閩贛便可以專力對付浙江，浙江也決不敢輕易出兵了。馬聯甲舊部，沒有盧氏援應，也就不敢妄動。至於趙傑，我已用優勢的兵力，將他監視，料他也決不敢明白表示態度，何況陝西湖北之兵，現已集中河南、陝西方面，已決意暫棄，如不能一戰，那裏去抵補陝西的損失？再則我們財力不足，餉彈匱乏，不易久持，敵方有日本爲後援，又經過多年的積蓄，倒皖時，又得了許多軍資，餉械都極充足，利於持久，情勢雖然

如此。恐怕日子愈久，局勢便要愈壞了。」張福來也道：「不說別的，單說他們以前教梁士詒不要發餉給我們，我們軍士無糧，自己潰散的毒計，也無非注意在這上頭。吳帥也爲這上頭，萬萬不能再忍。總之他們雖利於持久，我們偏要立刻作戰，一鼓作氣的戰敗他們，方爲上計。」曹錕道：「急急應戰，是不生問題了。現在你們卻說應戰的計畫給我聽。」吳佩孚見曹錕已經決定主張，便將進兵的計劃詳細說了一遍。又道：「如此作戰，使敵方處於三面包圍之中，即使一時不能根本消滅，也不怕他們不捲甲而逃。老帥放心，這是有把握的。」此時確有把握，不道將來沒把握的日子有咧，所以君子戒好戰而慎用兵。曹氏大喜，便立刻下令，吳佩孚爲總司令，張國鎔爲東路司令，王承斌爲西路司令，馮玉祥爲後方司令，所有直系各人部隊，都聽吳佩孚節制。會議決定之後，便各秣馬厲兵，急急前進。

這時張作霖的兵已經從四月九日起，以保衛京畿爲名，不絕的向關內輸送。明明說退，暗暗輸進，真令人瞧不透葫蘆中藏甚妙藥。奉軍原在關內的一師三混成旅，都集中在軍糧城一帶，到了四月初，張作相又率領二十七二十八兩師入關，紮在獨流。南面四月十日，奉軍曹編第七旅，又入關駐紮津浦路良王莊，衛隊旅亦進駐津浦路一帶。四月十五日，奉軍又進兵兩旅，駐紮塘沽、天津一帶。次日，李景林又率領萬餘人開到獨流。第二日，張作霖又令砲兵四營帶了五十四門大砲，進駐馬廠，輜重兵進駐蘆台。四月二十日，又派馬隊進駐通州。逐步寫來，羅羅攢攢。一時大軍雲集，弄得人民東逃西散，恐慌異常。直軍第二十六師這時駐紮馬廠，原係曹錕所部，那曹錕因曹錕不聽他們之言，反加叱責，心中十分氣憤，所以在四月十七那天，探得奉軍將要前進，便不等命令，竟自退回保定。有此兄弟，有此部屬，曹三之不失敗者天也。這一來，不覺把吳佩孚激的大怒，立刻稟明曹錕，要將他撤換懲辦。正是

兄弟鬪牆，外禦其侮。蝸角紛爭，惟利是務。

未知曹錕性命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人謂奉直戰爭起於梁閣，固也。然不用梁而用直方所薦之人，則張氏對之，必不滿意，亦猶洛吳之於梁閣也。卽不然，而用

雙方均有關係，或兩不相干之人，則結果仍不能對雙方之好。斯氏前車，亦可借鑑。總之身為總統，而無用人之權，弊之所及，往往如此，於藩鎮又何責哉。

第一百三十一回 啓爭端兵車絡繹 肆辨論函電交馳

却說曹錕退回保定，吳佩孚大怒，立刻回明曹錕，要依法懲辦。曹錕也很不以曹錕爲然，惟因礙於手足之情，只好馬虎一點，僅免去曹錕二十六師師長職，委張國鎔繼任。吳佩孚見內部一切已妥，便即分遣軍隊，向北前進。這時直方的軍隊，有王承斌所轄的二十三師，原駐保定附近，張國鎔的二十六師，回駐馬廠之南，張福來的二十四師，在四月中開駐涿州，第十五兩混成旅，第二第三兩補充團，本來駐在高碑店，也由吳佩孚令調北上，至琉璃河駐紮，其餘如第三師和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調北上，進駐涿州良鄉清河等處。馮玉祥一方面，有馮玉祥自統轄的第十一師，胡景翼的暫編十一師，吳心田的第七師，劉鎮華的鎮嵩軍，張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張錫元的一旅，陝西陸軍第一第二兩混成旅，也都出潼關進駐鄭州一帶，軍勢非常壯盛。上同爲率方派兵，此處組直派道將，遙遙對照，熱鬧中却極整齊。前衛哨兵，和奉軍愈接近，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吳佩孚自己在保定指揮調度，也覺十分勤勞。一天，正在軍書旁午之間，忽然接到張作霖四月十九日發出的一通電報，道：

民國肇造，已逾十年，東北紛爭，西南倏擾，兵戈水火，民不聊生，大好河山，自爲分裂。黨爭藉口，以法律事實爲標題，軍閥弄權，據土地人民爲私有，擾攘不已，安望治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况自華府會議以後，已爲友邦視線所集，閱牆未息，外侮頻來，匹夫橫行，昔人所恥，作霖不敏，怒焉心擣。戎馬半生，飽經憂患，數年內亂，無絲毫權利之心，一秉至誠，唯國家人民是念。賭邪說暴行之日甚，覺棟崩棟折之堪虞。竊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甯

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駐，期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凡有害民病國，結黨營私，亂政干紀，剽劫國帑者，均視爲統一和平之障礙物，願即執戈先驅，與衆共棄。此心此志，海內賢達，諒必具有同情。至於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非霖之愚，所能妄參。未議，但以國利民福爲心，或有起靡振頹之望。作霖此舉，悉本於良心主宰，愛國熱誠，共謀統一者爲同志，破壞統一者爲仇讎，決不背公義而庇護一人一黨，亦決不挾私忿而仇視一黨一人。耿耿此心，天日共鑒。儻使統一完成，國事甯息，甚願解甲歸田，享此共和幸福。惟國難未平，匹夫有責，披堅執銳，所不敢辭。兵發在途，遠道傳聞，恐多誤會，用特披瀝奉告，敬希鑒察是幸。

吳佩孚見了這個電報，笑道：「鬚賊欲以武力統一中國，可謂太不知自量。自古說『兵凶戰危』，照他這樣好武黷兵，豈有不敗之理？」可謂知言，然何以後日又蹈張之覆轍乎？因吩咐祕書白堅武道：「倍們不必理他，那天直隸省

議會不是也有一個電報嗎？你只做一个回答省議會的電報，表明我們的態度就得啦。」那祕書便起了一個草稿，送給佩孚覆核。佩孚看那電文道：

接直隸省議會電以「奉軍入關，謠言紛起，將見兵戈，民情惶恐，紛紛來會，懇代請命，務懇雙方捐除成見，免啓釁端，本會代表三千萬人民，九頓首以請」等語。當復一電文曰：「兵凶戰危，自古爲戒，余獨何心，敢背斯義。佩孚攻擊梁氏，純爲其禍國媚外而發，並無他種作用，孰是孰非，具有公論。至對於奉軍，佩孚上月蒸日通電，業已明白表示，是否退讓，昭昭在人耳目，乃直軍未越雷池一步，而奉軍大舉入關，節節進逼，孰爲和平，尤爲共見。共聞之事，貴會愛重和平，竭誠勸告，佩孚與曹巡閱使，均極端贊同。但奉軍不入關，戰事無從而生。諸君企望和平，應請要求奉軍一律退出關外，直軍以禮讓爲先，對於奉軍向無畛域之見，現雙方既處於嫌疑，並應要求將駐京奉軍司令部同時撤消，以謀永久之和平。至京師及近畿治安，自有各機關負責，無庸奉軍越俎。從此各

盡守土之責。各奉中央號令，直軍決不出關尋釁。否則我直軍忍無可忍，至不得已時，惟有出於自衛之一途。戰事應由何方負責，諸君明哲，必能辨之。抑佩孚更有言者：年來中央政局，均由奉張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巡閱使亦從無絕對之主張。此次梁氏恃有奉張保護，遂不惜禍國媚外，倒行逆施。梁氏如此，而爲之保護者，猶不許人民之呼籲，他人之訐發，專與國民心理背道而馳，誰縱天驕，而壹意孤行？是諸君應知中國之分裂，自洪憲始，洪憲帝制之主張，以梁氏爲渠魁。丙辰以來，國庫負債，增至十餘萬萬，人民一身不足以負擔，已貽及於子孫矣。乃猶以爲未足，必庇護此禍國殃民之蠹賊，使實施其最後之拍賣，至不惜以兵威相迫脅，推其居心，直以國家爲私產，人民爲豬仔，必將此一線生機，根本鏟除而後已。夫以人民之膏血養兵，復以所養之兵保護民賊，爲殃民之後盾，事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者？諸君代表直省三千萬人民請命，佩孚竊願代表全國四萬萬人請命也。敢布區區，惟諸君垂教焉。」等語，謹聞。

看畢笑道：「這電文很合我的意思，就教他們趕緊拍出去罷。張鬚的電文，也不用我覆他，不如請老師同他幾句就得了。」談笑從容，與張鬚之劍拔弩張不同，勝負之數，已兆於此。因又回顧參謀道：「偌們的兵，差不多已調齊了，應該趕緊決戰纔是。我想另外擬一個電稿，拍給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各督和煥章，叫他們跟我連名拍一個通電，催張鬚立刻和我們決戰，你看對不對？」參謀祕書等都唯唯稱是。佩孚便又教白祕書擬了一個電報道：

概自軍閥肆虐，盜匪橫行，殃民亂國，盜名欺世，不曰去障礙，即曰謀統一，究竟統一誰謀，障礙誰屬，孰以法律事實爲標題，孰據土地人民爲私有弄權者，何人圍牆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國共觀，當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義之言，以盜匪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邪者不見其正。大語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爲欺世。言道義而行盜匪，自以爲舉世可欺，聽其言而觀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見，事實具在，欲蓋彌彰，徒形其心勞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許國，比年來去國鋤奸，止戈定亂，無非爲謀和平求統一耳。區區此

心，中外共見。無論朝野耆碩，南北名流，如有嘉謨嘉猷而可以促進和平者，無不降心以從。其有藉口謀統一而先破統一，託詞去障礙而自爲障礙者，佩孚等外體友邦，勸告之誠，內拯國民水火之痛，惟有盡拭天職，扶持正義。彼以武力爲後盾，我以公理爲前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試問害民病國者何人？結黨營私者何人？亂政干紀，剽劫國帑者又何人？輿論卽爲裁判，功罪自有定評。盜賊不除，永無甯日。爲民國保莊嚴，爲華族存人格，凡我袍澤，責任所在，除暴安民，義無反顧。敢布腹心，惟海內察之！

這電報拍出去後，不一日，馮玉祥和江西的陳光遠，江蘇的齊燮元，陝西的劉鎮華，河南的趙倜，山東的田中玉，湖北的蕭耀南，都紛紛覆電贊同。這通電便於四月二十一日發了出去。一面分配兵力，這時直軍動員的已有十二萬人，在洛陽的是陸軍第三師，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師，在隴海東的是十一師，在洛鄭間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兩師，二十三師在涿州良鄉一帶，二十五師在武勝關，二十六師在德州保定一帶，第五混成旅在鄭州山東一帶，十二三三十四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處，一三三四四補充團在涿州良鄉等處，共計有八師五混成旅三團的兵力。吳佩孚因決定以洛陽爲根據地，大隊集中鄭州，分作三路進兵：第一路沿京漢路向保定前進，迎擊長辛店一路的奉軍，以京津爲目的地；第二路側重隴海路，聯絡江蘇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馬聯甲的舊部和浙江盧永祥的襲擊，却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東路張國鈞聯絡，攻擊奉軍的本地；第三路是馮玉祥的部隊和陝軍，集中鄭洛一帶，堅守根據地，兼爲各方援兵。

調度已畢，忽又接得間諜報告說：「奉軍因戰線太長，業已改變戰略，大隊集中軍糧城，總司令部設於落堡，總司令由張作霖自己兼任，副總司令是孫烈臣，東路軍在京奉津浦一帶，向靜海前進，又分爲三梯隊：東路第一梯隊司令張作相率領的軍隊，就是自己的二十七師，集中廂房，東路第二梯隊司令是張學良率領的軍隊，除卻自己的第三旅外，還有一個第四混成旅，集中靜海，東路第三梯隊司令李景林，所領的軍隊，除自己的第七旅外，

還有一個第八旅，向馬廠前進。西路軍沿京滬路前進，兵力也分爲三個梯隊：第一梯隊司令是張景惠，率領暫編奉軍第一師，集中南苑，第十六師師長鄒芬，率領自己的一部分步兵，和第六混成旅，集中長辛店，第二混成旅長鄭殿陞，率領本部兵馬和第九混成旅爲第三梯隊，向蘆溝橋前進。永定河一帶，還有援軍甚衆，據聞有五個補充旅，九個混成旅之多。總算兵力，有十二萬五千人，都打着鎮威軍的旗號，向南方前進。此處又將雙方兵力，作個總括，因事實煩瑣，不如不能醒目也。

吳佩孚見奉軍已改變戰略，自己也不得不將直軍的佈置略爲更動。正在沉吟斟酌之中，忽然曹錕又送來一個回答張作霖的電稿，令吳佩孚斟酌。吳佩孚只得先展開那通電報看道：

民國肇建，戰禍頻仍，國本漂搖，民生凋敝。華府會議以來，內政外交，艱難倍昔，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國內一舉一動，皆爲世界所注目。近者奉軍隊伍，無故入關，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官長，長驅直入，環布京津，以事出倉卒，恐有誤會，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遷讓，乃陸續進行，有加無已。鐵路左右，星羅棋布，如小站馬廠，大沽新城，朝宗橋，惠豐橋，燒烟盆，良王莊，獨流，楊柳青，王慶坪，靜海，以及長辛店等處，皆據險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斷絕，海內騷疑，友邦駭怪。錕有守土安民之責，何詞以謝國家？何顏以對人民？耶？向者國家多故，兵爭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設兵事無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慘遭鋒鏑，國基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骨。頃據張巡閱使皓日通電，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甯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兵，期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錕愚竊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甯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兵，期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則統一無期，可以斷言。皓電又謂：「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公同討論。」似此則解決糾紛，必須聽之公論，若以武力脅迫其後，則公論將爲武力所指揮，海內人心，豈能悅服？總之張巡閱使若以和平爲統一之主幹，此正錕數年來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爲極端贊同。尤望張巡閱使迅令入關隊伍，仍回關外原防，靜聽國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之相與公同討論。若以武力

爲統一之後盾，則前此持武力統一主義者，不乏其人，覆轍相尋，可爲殷鑒，錕決不敢贊同，抑更不願張巡閱使之持此宗旨也。錕老矣！一介武夫，於國家大計，何敢輕於主張？諸公愛國之誠，謀國之忠，遠倍於錕，迫切陳詞，俾候明教。

吳佩孚見措辭很妥當，便命回覆老帥，照此拍發，不必再有什麼更改了。一面便繼續調撥兵馬，自己的總司令部設在保定，自不必說。依照前次的軍事會議，命張國鈞爲東路司令，率領本部的二十六師、葛豪的十二混成旅、彭壽莘的十四混成旅、董政國的十三混成旅、吳佩孚自己的第三師的一旅、防守子牙河、大城、任邱等處。命王承斌爲西路司令，率領本部的二十三師、張福來的二十四師、孫岳的十五混成旅、張克瑤的第一混成旅、吳佩孚自己所部第三師的一部分、和直隸陸軍三個混成旅、防守固安、琉璃河一帶。命馮玉祥爲後方司令，率領閻治堂所轄的兩師，並河南、湖北各一師，一混成旅，保守鄭洛，爲各方呼應。佈置既畢，忽接大總統徐世昌來了一道命令，正是：

方看軍將紛紜去，又見調和命令來。
未知命令中說的什麼話，且看下文分解。

奉直初戰，直勝奉敗，吳氏所持理由，亦頗合國人心理，故奉直並列，而文字上則暗暗以吳爲主，張爲賓，非作者有私於吳，以作者爲國民一份子，不得不以國民之是非爲是非也。夫使吳氏能於一戰勝奉之後，善保其兵凶戰危之言，息事寧人愛民愛國，扶助政府，處處向軌道上走去，則令譽益彰，民情愛戴，安知今日之吳佩孚不猶曩時之華盛頓也？乃一戰而驕，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卒之旋踵之間，一敗塗地，本人且不免爲民國之罪人，不亦大可哀哉！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頻施使團作對 空言無補總統爲難

卻說奉直戰事愈迫愈緊的時候，其中最着急的，要算河南北數千萬小百姓，因禁不住軍隊的攪擾摧殘，不得奔走呼號，求免兵燹之苦。此外便是大總統徐世昌，因自己地位關係，到也確實有些着急。軍閥政客之言和平者，大率類此。還有各國各使，恐怕戰事影響治安，累及外人，接連向外交部遞了三個警告書。第一個警告，是四月十四日提出的，內容是：

外交團頃悉中國武裝軍隊擬佔據秦皇島火車站，又塘沽警察長六號通知，該處奉軍司令官擬佔據該處火車站。查一九〇一年條約第九條，中政府讓與各國駐兵某某數處之權利，以期維持北京至海通道。各公使以此係一種專獨權利，故中國武裝軍隊如佔據此種地點，即係破壞上述條約之規定。本公使聲明此層時，又鑒於華盛頓會議第六號議決案之關於駐華軍隊問題，應同時請貴總長嚴重注意於因此破壞條約舉動而發生之結果。並希將此種結果，警告有關係之司令部爲盼。

第二個警告是四月二十日提出的，大約說：

外交團會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以領銜公使名義，致照會於外交總長，茲特抄附於此，應請貴總長注意。因中國北部及北京城附近，現有中國軍隊調動，外交團特再聲明，必將堅持上述照會之條件，並向貴總長爲最嚴重之申告。如因亂事致外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中國政府負其責任。爲此外交團盼望中國政府，應有極嚴厲之設備，以杜武裝軍隊攔入北京，及用飛機由空中轟擊京城之事。爲此照請貴總長查照。

第三個警告，也是四月二十日送出的，大概說：

茲因中國各省軍隊調動一事，外交團認爲應請中國政府注意，本公使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貴總長之照會，該照會內開：「外交團特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年來每次內戰，必受外人多少訕笑責備，真是自取其辱。凡外人所受損失，無論其出於軍隊之行動，或因其放棄責任所致，定唯該管區之上級軍官是問。各國必堅持請中國政府責令該上級軍官，個人單獨負其責任。」等因。茲特再爲聲明此態度，相應照請查照。

徐世昌一則逼於外人的警告，二則逼於國民的責備，怕外交團警告是真，怕國民責備是假，在無可如何之中，只得下了一道命令道：

近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移調，遂致近畿一帶，人情惶惑，閭閻騷動，糧食騰踊，商民呼籲，情急詞哀。迭據曹錕張作霖等電呈聲明移調軍隊情形，覽之深爲惻然。國家養兵，所以衛民，非以擾民也。比歲以政局未能統一之故，庶政多有闕失，民生久傷憔悴，力謀拯救之不遑，何忍斷傷而不已？本大總統德薄能鮮，不能爲國爲民，共謀福利，而區區斬向和平之願，則歷久不渝。該巡閱使等相從宣力有年，爲國家柱石之寄，應知有所舉動，民具爾瞻，大之爲國家元氣所關，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繫。念生民之塗炭，矢報國之忠誠，自有正道可由，豈待兵戎相見，特頒明令，各將近日移調軍隊，凡兩方接近地點，一律撤退，對於國家要政，儘可切實敷陳，以求至中至當之歸。其各協恭匡濟，奠定邦基，有厚望焉！此令。

按自民國六年以後，歷任總統的命令，久已不出都門，現當奉直雙方兵連禍結之時，這等一紙空言，還有什麼效力？此老亦自取其辱。何況這時奉直雖然反對，至於痛惡徐氏之心，却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奉方想擁出段祺瑞，直方想捧起黎黃陂，爲後文黃陂復職伏線。各有各的計劃，誰還顧到徐大總統四個字兒？這命令下後的第二天，兩軍不但不肯撤退，而且愈加接近，同時張作霖宣戰的電報也到了，大約說：

竊以國事糾紛，數年不解，作霖僻處關外，一切均聽北洋團體中諸領袖之主張，向使同心合力，無論前年

衡陽一役，可以乘勝促統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團體固結，不自摧殘，亦可成美洲十三洲之局。乃一人爲梗，大局益禁，至今日而愈烈，長此相持，不特全國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業停頓，亦復虧損甚鉅，曠有煩言。作霖所以隱忍不言者，誠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無故招謗，遂擬將國內奉軍悉數調回，蒙大總統派鮑總長到奉挽留，留省長親來，亦以保衛京津不可撤回爲請，而駐軍地點商會挽留之電，相繼而至，萬不得已，始有入關換防酌增軍隊，與曹使協謀統一之舉。又以華府會議，適有中交兩行擠現之事，共管之聲浪益高，國勢之欺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濟之，所以犧牲一切，以維持國家者，自問可告無罪。若再統一無期，則神州陸沈可立而待，因一面爲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統一之進行，所有進兵宗旨暨詳情業於昨日滬日通告海內。凡有血氣者，睹情形之危迫，痛喪亂之頻成，應如何破除私見，共同挽救，乃吳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禍國，醉心利祿，反覆無常，頓衡陽之兵，干法亂紀，致成憤於死，賣友欺心，決金口之隄，直以民命爲草芥，截鐵路之款，儼同強盜之橫行，蔑視外交，則劫奪贖款，不顧國土，則賄賣銅山，逐王使於荆襄，首破壞北洋團體，騙各方之款項，專鼓動大局風潮，盤踞洛陽，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顯爲蠶食之謀。迫脅中交兩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漢商會，竭閩閩之脂膏，塗炭生靈，較剛獻爲更甚，強梁罪狀，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圖，無惡不作，實破壞和平之妖孽，障礙統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當仁不讓，嫉惡如仇，猶復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統一，不願以干戈相見。不意曹使養電，吳氏馬電，相繼逼迫，甘爲戎首，宣戰前來，自不能不簡率師徒，相與週旋，以勵相我國家。事定之後，所有統一辦法，謹當隨同大總統及各省軍民長官之後，與海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開會討論公決。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誠悃以宣言，既不敢存爭權爭利之野心，亦絕無爲一人一黨之成見。皇天后土，共鑒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瀝以聞，伏維公鑒！

張作霖這一個通電發出後，第二天夜裏，西路便在長辛店開火了。接着東路馬廠，中路固安，也一齊發生激

戰。吳佩孚因見戰事重心在西路，便親赴長辛店督戰。前敵指揮董政國，見總司令親來，格外猛烈進攻，士氣也倍覺勇壯。奉軍張景惠見直軍勇猛，傳令砲兵隊用排砲掃射，卻不料吳佩孚早已有了準備，教軍士們都埋伏在樹林之中。那砲火雖烈，卻也不能怎樣加直軍以損害。雙方鏖戰了一日一夜，奉軍把所有的砲彈已完全放完。此次戰役，西人觀戰皆謂各國戰爭，從無用砲火如奉軍。此次之利害者，可見奉軍致敗之因，而其砲火之猛烈亦可見。後方接濟又沒有到，砲火便突然稀少起來。吳佩孚因向董政國道：「敵方的砲火已盡，我們不乘此機會進攻，更待何時？」董政國得令，便命掌號兵士吹起衝鋒號來。一時間直軍都奮勇而進，奉軍死命敵住，雙方又戰夠多時。奉方看看抵敵不住，兵心已見慌張。直軍見敵軍陣線將破，加倍奮勇，奉軍正要退却，恰好張作霖因恐張景惠有失，派遣梁朝棟帶同大隊援軍趕到，奉軍聲勢頓壯。梁朝棟令兵士用機關槍向直軍掃射，直軍死傷甚多。吳佩孚傳令急退，奉軍乘勢追趕，追到良鄉相近，直軍早已退進城去。

奉軍想過去抄擊，不料剛到城邊，忽然地雷炸發，把奉軍炸死了好幾百傷的更衆。以吳氏之勇，安得輕易退却，此中顯然有詐，而奉軍不知冒昧追襲，宜有此役，此用兵所以貴知彼知己也。張景惠慌忙傳令退回長辛店。吳佩孚見奉軍退去，正想反攻，恰巧援軍趕到，不覺大喜，立即傳令進攻，想不到奉軍大隊援軍又從側面攻擊過來。吳佩孚因喚董政國道：「敵軍氣勢正盛，砲火又烈，我們且暫時退回良鄉，再設計破他罷！」又退兵却是奇怪。董政國雖不知他什麼意思，只是軍令所在，怎敢違抗，自然遵令而退，改取守勢。張景惠乘勢進逼，吳佩孚又傳令退軍涿州。

這時恰好王承斌從中路趕到，原來王承斌雖是西路司令，因吳佩孚在西路督戰，所以兼顧中路。這時聽說西路屢退，連夜趕來。吳佩孚見了承斌，便笑道：「我軍正待勝敵，你來幹什麼？」從容談笑，指揮若定，以此作戰，安得不勝？王承斌怔了一怔，不覺也笑道：「特來慶賀！」吳佩孚不覺大笑，因握着王承斌的手道：「你道我何故屢退？因我探得敵軍的軍實彈械都在三家店，所以詐退誘敵，一面卻分兵去三家店焚燒他的輜重，使他救應不及，我們再從

「正面向前急攻，豈有不能破敵之理？現在你來恰好，可代我當住正面，我自己領兵去破三家店。」此公畢竟多謀。承斌十分佩服自己率領士兵和張景惠接戰，卻讓吳佩孚去打三家店。

張景惠以為直軍屢敗之餘，涿州必然旦夕可下，進攻得十分猛烈。王承斌也是直方一員戰將，自然竭力抵抗，不讓奉軍得一些便宜。支持了兩日，忽見奉軍急退，知道吳佩孚攻擊三家店已經得手，張景惠要回去救援，故此急退，便傳令追擊。奉軍支持不住，不覺大敗，仍然退回長辛店。王承斌克復良鄉，正要前進，忽見北面遠遠有一彪隊伍到來，十分驚訝，連忙着人哨探，方知是吳總司令的軍隊，從三家店回來，不覺十分驚疑。兩人見了面，承斌便問三家店事情如何。吳佩孚道：「我軍已圍三家店，正要攻下，卻不防敵軍第二十七師全部從豐台開來，我軍兩面受敵，損失不少。攻三家店之計雖未傳而勝，張景惠之計則已償，可謂一半成功。且喜良鄉已經克復，我軍正好乘此戰勝之威，分作三路進攻，以防敵軍夾擊。」商議已定，便命董政國率領本部隊伍為左翼，進攻三家店；王承斌為右翼，進攻豐台；自己擔任中鋒，進攻長辛店。

這時張景惠率領一師之衆，扼守長辛店，忽報吳佩孚親自督隊進攻，便和梁朝棟、鄒芬奮勇抵抗。梁朝棟更是奮不顧身，指揮兵士衝擊，想不到砲火無情，忽然一顆子彈飛來，向梁朝棟的前心穿進，自背後穿出，梁朝棟一聲阿呀，就此哀哉上輿，主將一死，隊伍自亂，此中不無天意。吳佩孚乘勢衝鋒，奉軍紛紛潰退。張景惠止遏不住，只得拍馬而走。鄒芬還想死戰，不料左股也中了一彈，也便負傷而逃。直軍大獲全勝，占了長辛店。第一次正面戰爭，此次亦係戰爭最烈之事。張景惠退到蘆溝橋紮住，查點將士，梁朝棟已死，鄒芬帶傷，其餘士兵死傷的更多，十分傷感憤激。因又抽調了幾旅援軍，誓死要奪回長辛店。真是一人拚死，萬夫莫當。一場惡戰，果然把直軍擊退，克復長辛。吳佩孚退了幾十里路，到大灰場紮住，探聽左翼還在相持之中，不能抽調，自己軍隊又少，怎生支持得住？若從別處調兵，又恐遠水救不得近火，正在徘徊無計，忽報馮玉祥率領本部隊伍到來，此中不無天意。不覺大喜，馮玉祥見了佩

孚，動問戰事情形，佩孚說了一遍，玉祥沉吟了一回道：「敵軍驍勇，非用抄襲之計不能勝，如敵軍來攻，請總司令在對面抵抗，我率領所部，從側面抄過去夾擊，可好嗎？」吳佩孚大喜道：「如用抄襲之計，最好從榆堡過去，可惜那裏的地勢，我還不甚熟悉，最好你替我，在這裏應付一切，讓我到榆堡察看形勢，再作計較。」馮玉祥允諾。吳佩孚便至榆堡，察看了一回，回到大灰場，雙方已戰了一日，這時剛才休息，吳佩孚因對馮玉祥道：「榆堡形勢很好，如由此渡河，包圍奉軍，必勝無疑，只可惜王承斌已由我派去援助中路張福來，上文只言左翼尚在相持之中，不及右翼，初疑馮軍，讀此始恍然。一時不克調回，再則奉軍砲火太烈，我軍進攻亦很不容易，不知煥章可有萬全之策麼？」正是：

欲使三軍能勝敵，全須大將出奇謀。

未知馮玉祥如何決策破敵，且看下回分解。

奉勝則必去徐而擁段，直勝亦必去徐而擁黎，故直奉之戰，無論孰勝，皆於徐不利，灼然可見也。徐既明知之，故處心積慮，必使率直免於一戰，庶已得於均勢之下，保留其地位，故其調停之念，實出至誠，然而私也。事勢至此，竭忠誠之心，未必可以感人，况以公言濟其私，而欲使悍將驕兵俯首受命，寧非癡人說夢乎？徐氏素稱圓滑圓滑之極，往往弄得兩不討好，一敗塗地，可笑亦正可憐也已。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凱旋終息戰禍 說法統又起政潮

却說吳佩孚問馮玉祥有什麼計策破敵？馮玉祥想了一回道：「奉軍砲火雖烈，然不能持久，我們不妨以計誘之，可令我帶來之老弱殘兵為先鋒，敵人見了，必然輕進，等他們身入重地，砲彈不繼，然後請大帥抄襲到他背後去，那時敵人前後不能救應，必然大敗，我們乘勢進攻，就可以復奪長辛了。」吳佩孚稱善，當下依計而行。此時

能用淵民，後來又不能合作，何也？兩軍交綏，奉軍見直軍人甚少，戰鬥力又弱，果然仗着砲火之威，拚命前進，一點不作準備。直軍且戰且退，已退了好幾十里。這邊吳佩孚抄到奉軍背後，前後夾攻，奉軍大敗，急急冲出重圍，逃奔豐台。吳佩孚克復了長辛店，不想張作霖又加派了幾族救兵，使張景惠重奪長辛。吳佩孚奮勇抵禦，一日之間，屢進屢退，長辛店得而復失者九次，終究因吳馮二人都是武勇絕倫的大將，張景惠抵當不住，仍復敗退。恰好奉軍中路失敗，許蘭洲陣亡，張作霖雖稱善戰，終究不是王承斌張福來的敵手，因此節節敗退，西路也被牽動，不能復戰。張景惠只得率領本部第一師和第二十八師退往南苑，被駐京的一九兩師遣散。

還有奉軍東路初時雖屢次得利，連占大城青縣霸縣等處，無奈因張學良受傷，不能猛進，等到西路戰事失敗的消息到後，士無鬪志，俱各潰散。李景林只得率領全軍二萬餘人，退保良王莊，獨流等處，不料直軍進占落堡，乘勢進攻，李景林支持不住，只得潰退，中途又遇直軍用砲火截擊，損失甚重，等到退回山海關時，已所餘無幾。張作霖見戰事已一敗塗地，民國以來戰事往往一敗即潰，此非訓練不精，實緣無主義之戰，兵心不服，故勝則要功而猛進，敗則一潰而難收。軍閥家猶恃其武力，不知憂憊可哀也。只得把司令部移到灤州，以圖再舉。以開平為第一道防綫，令李景林扼守，古冶為第二道防綫，令張作霖相防守，灤州為第三道防綫，張作霖自己防守，昌樂為第四道防綫，令孫烈臣扼守，一面收拾殘軍，一面補充軍實。

吳佩孚探得消息，便也集中兵力，以胥吾莊為第一道防綫，由彭壽擔任，蘆台為第二道防綫，令穆旗擔任，軍糧城為第三道防綫，由王承斌擔任。前鋒和奉軍小接觸了幾次，陣陣勝利，灤州附近的地方到也佔領了不少。一面又由海軍總司令杜錫珪截擊奉軍的歸路。原來杜錫珪本不決定助吳，後因薩鎮冰南下，說蔣拯北上討奉，蔣拯欣然答應，所以海軍便加入了直方。前此奉方張宗昌想率兵乘艦，由青島登陸，海軍也曾幫助田中玉迎擊，一面由田中玉通告日本，禁止奉軍登陸。張宗昌的計策，方纔完全失敗。所以我國的海軍力雖然很薄弱，然而在一

內戰時，却也很有些用處。薄弱的海軍，偏有利於內戰，此二句言之痛心。閒話休提。

再說張作霖在沒有戰敗以前，知道徐世昌屈伏於直軍武力之下，與自己必無利益，便已通電獨立，東三省政事，由東省人民自主，不受政府節制，與長江及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動，一面又暗地聯絡河南趙倜、趙傑兄弟，教他們獨立。趙倜因河南的直軍尚多，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一時不敢輕動，但是又怕將來直軍戰敗，對不住奉方，不好見面。左思右想，只得宣告中立，以免得罪一方。不想剛在宣告中立的一日，奉軍便已敗退軍糧城，趙倜十分懊悔，惟恐吳佩孚要和自己下不去，正在惶惑無主的時候，忽接報告說：「中央查辦奉直戰爭中罪魁的命令已下。」打落水狗趙倜不知查辦的是些什麼人，急忙要來看，却有兩道命令，第一道是勅令奉軍出關的原文道：

前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移調，至近畿一帶，迭經令飭分別飭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戰鬪。近數日來，槍砲之聲，不間晝夜，難民傷兵，絡繹於道，閭閻震驚，生靈塗炭，兵凶戰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嚴飭所部，停止攻擊奉天軍隊，即日撤出關外。直隸各軍，亦應退回原駐各地點，均候中央命令解決，務各凜遵！此令。

第二道命令，纔是查辦罪魁的原文道：

此次近畿發生戰事，殘害生靈，折傷軍士，皆由於葉恭綽等構煽醞釀而成。禍國殃民，實屬罪無可道。葉恭綽、梁士詒、張弧均着即行褫職，並褫奪勳位勳章，逮交法庭，依法訊辦。此令。

趙倜看完，把命令一擲，歎了口氣道：「事無曲直，兵敗即罪，葉梁等都是奉方的人，使直方戰敗，恐怕都是功臣了。」此公忽然作此公論，令人發笑。他話雖如此說，却已知奉方不足恃，竭力想和直派聯絡，因恐趙傑不知進退，有些意外的舉動，以致挽回不來，便急忙拍了個電報給趙傑，教他不要妄動，想不到趙傑在前一天已經闖下了一場大禍。原來靳雲鶚的軍隊，原駐鄭州，因直奉大戰形勢吃緊，所以開拔北上助戰，不料到和尙橋地方，便遇着趙傑的軍隊，一陣邀擊，靳雲鶚出其不意，如何抵敵得住，抵抗了一陣，便敗退待援。等到趙倜電報到時，已經不及。

那靳雲鶚敗至武勝關後，立即電告曹錕、吳佩孚以及直系各督軍乞援。吳佩孚見了這電報，便批交馮玉祥相機辦理。其餘田中、玉陳光遠、張文齊、張元等也分電馮玉祥和趙倜，願出任調停。那馮玉祥知道趙倜兄弟已爲奉方所收買，決不肯善罷干休，所以一面請趙倜制止趙倜進攻，一面派兵救援靳雲鶚。那趙倜見事已決裂，因和左右商議道：「馮玉祥如果真心調停，就不該派兵前來，這顯然已不放心我了。卻也聰明。要是由他削平老二，我的勢力愈孤，他必然再行大舉攻我。那時悔之何及！到不如乘他不防，暗地在半路襲擊，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豈不強如坐以待斃？」一想起這願，所謂知己而不知人也。左右也都慫恿他用武力解決。趙倜意決，便派兵埋伏在中牟附近，專等馮玉祥的軍隊廝殺。馮玉祥原是近代智勇名將，如何不防此所謂知己也。他一面派兵前進，一方早已另派精銳，繞出中牟之後，以備萬一。趙軍如何知道一見馮軍，便槍礮齊發，不防馮軍的別動隊從後包抄過來，兩面夾攻，趙軍抵當不住，敗回開封。這時曹錕、吳佩孚還不會知道趙倜邀擊馮軍的事情，所以在電呈徐世昌的時候，並不會說及。那徐世昌已在直軍全權支配之下，見了電報，自然巴結，當即下了一個命令道：

據直魯豫巡閱使曹錕電呈：「據駐鄭州旅長靳雲鶚、王爲蔚等報稱：『河南第一師師長趙倜，率領所部，襲攻鄭州，職旅迫不得已，竭力抵禦』等情。查鄭州防向由該兩旅駐守，趙倜竟敢聲言驅逐，逕行襲擊，已電飭該旅長等固守原防，弗得輕進，請即將趙倜、樞奪官勳，並免去本兼各職，交河南督軍依法訊辦」等語。豫省地方緊要，該師長趙倜身為將領，豈容任意稱兵擾亂防境，着即行褫奪官職，並勳位勳章，交河南督軍依法訊辦，以肅軍紀。此令。

這命令剛才發表，趙倜截擊馮玉祥的報告又到，徐世昌只得也下令查辦。改任馮玉祥爲河南督軍，遞遣陝西督軍缺，由劉鎮華兼署。查辦張作霖的命令，也在同日頒布。蒙疆經略使東三省巡閱使等職，一律裁撤。並調吳俊陞爲奉天督軍，馮德麟爲黑龍江督軍，袁金鎧爲奉天省長，史紀常爲黑龍江省長，至於河南方面，趙倜、趙倜的

實力已完全消滅，自然毫無抵抗，逃之夭夭。所晦氣的，只有開封商民，未免又要搜刮些盤費，給他使用，這原是近來普通之事，倒也用不着大驚小怪的。極洗滌語，偏作趣語，作者未免忍心。丟下這邊。

再說張作霖雖然戰敗，在東三省的實力，並未消滅。奉方屢仆屢起，雖曰人謀要亦地勢使然。徐總統一紙公文如何中用不到一天，東三省的省議會商會農會工會等團體領袖，因要巴結張鬚，立刻發電，否認張作霖免職命令，那吳俊陞、馮麟祥、袁金鎧、史紀常等，自不消說，當然也通電否認。可是張鬚在灤州一方面，因前鋒屢敗，海軍又圖謀襲擊後方，不敢逗留，支持了幾日，便退出灤州。直軍乘勢佔領古冶、開平、窪爾里等處，因吳佩孚此時目光，已從軍事移到政治方面，也不大舉進攻。倘能從此不用武力，豈不大妙？初時曹錕想請王士珍出來組閣，會由曹錕領銜，和吳佩孚、田中玉、陳光遠、李厚基、蕭耀南、齊燮元、馮玉祥、劉鎮華、陸洪濤等聯名，請王士珍出山，收拾時局。王士珍雖非絕意功名的人，因鑒於時局的糾紛，並未全解，吳佩孚又尚有別種作用，辭謝不允。吳佩孚因和左右商議，擁護黎元洪出山，以恢復法統為名，庶幾可以號召天下。舊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衆議院議長吳景濂，見國會有復活希望，自然歡喜。這參議員先生也陰乾得可憐了。他們在吳佩孚門下，活動已久，此時見他要恢復法統，王家襄便竭力攬援道：「南北的分裂，實起於法統問題，大帥主張恢復法統，實是謀國的不二妙計。國會恢復，黃陂復職，南方護法的目的已達，當然只好歸命中央，那時統一中國的首功，除了大帥，誰還當的上？便算美國華盛頓的功勞，也不過如此罷咧。」吳景濂也道：「大帥在戰前本已想奉黃陂復位，因為外交團恐怕增加一重糾紛，表示反對，大帥纔沒有實行。現在奉軍已一敗塗地，中央的事情，只要大帥一開口，誰還敢說半個不字？何況恢復法統，原是為國為民，並不是為自己謀利益，國民正求之不得呢。大帥果肯做這樣的義舉，全國人民，竭力擁護還不夠，誰還肯反對嗎？」吳佩孚道：「我早已想過，恢復法統有兩件最重要的，一件是恢復國會，一件是請黃陂復職，只不知先做那件纔好。」吳景濂道：「這不用說，自然要先恢復國會。」自然公的地位頂要緊，一笑。總統是由國會產生的，不恢復國會，總統便

沒根據了。」吳佩孚道：「這件事，我已示意長江上游總司令孫馨遠，請他做個發起人，他已拍過一次通電，你們見過沒有？」王家襄道：「我是吳議長向我說的，却不會見過原電。」吳佩孚便把孫傳芳的原電找出來，遞給王家襄，王家襄接來看道：

鞏固民國，宜先統一，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來，即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非常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職可消，倘有擾亂之徒，應在其棄之列。

家襄看完電又道：「這也奇怪，馨遠這電報，說得很切實，為什麼竟一些應響也沒有？」吳佩孚道：「這也無怪其然，你想我們內部自己也沒決定確當辦法，怎樣有人注意？既你們兩位都贊成先復國會，等我稟命老帥和各省督軍，聯名發一個通電，徵求國民對於恢復國會的意見就是了。」吳景濂笑道：「這是好事，誰肯不贊成？何必徵及別人意見？」此公向來專擅，老毛病至今不改。吳佩孚道：「話雖如此說，做總不能這樣做，而且我主張發電時，還不能單說恢復國會，須要夾在召集新新國會和國民會議聯省自治一起說，方才不落痕跡。」王家襄吳景濂都唯唯稱是。王家襄又道：「北方的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了南方的事情，也須注意纔好。」在事實必有此理，在文章亦不可不有此伏筆。聽說廣東政府已下令，教李烈鈞等實行攻贛，大帥也該電飭老陳加緊準備才好。」吳佩孚道：「不打緊，南政府免了陳炯明的職，陳炯明難道就此罷手不成？你看着，不要多久，廣東必然發生內爭，那時他們對內還沒工夫，還能打江西嗎？」吳氏料事，靈不愧能人。吳景濂忙答道：「大帥是料敵如神的，當然不得有錯，我們那裏見的到呢？」家襄忙道：「你我要是見的到此，雖不能和大帥一般威震四海，也不致沒沒無聞了。」說得吳氏哈哈大笑。兩個恭維得不要臉，一個竟居之不疑，都不是真正人才。彼此商議了一回，吳王方才辭出，在一處商議道：「大帥不肯單提恢復國會，恐怕將來還有變卦，我們須要上緊設法才好。」兩人商量多時，便決定再去見曹錕，請他先准議員

自行集會。曹錕問子玉的意見怎樣？吳景濂道：「吳大帥非常贊成，不過要我們先稟明老師，老師不答應，他是不敢教我們做的。」曹錕聽了這話，歡喜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倆原是不分彼此的。」曹三一生做事，昏聩無能，偏能深信吳子玉，不可謂非絕大本領。既他這樣說，你們只管先去集會便得，何必再來問我？」吳王兩人得了這兩句話，十分歡喜，便又同去見吳佩孚，說老師教我們先行集會。堂堂議長一味奔走權門，諂媚軍閥，如此國民代表，辱罵煞人。正是：

反覆全憑能拍馬，縱橫應得學吹牛。

未知吳佩孚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當率直初戰之時，實粵中北伐之好機會也。乃陳炯明天良喪盡，叛國叛黨，并救身受提挈之中山先生，以致坐失事機，久羈革命，不免為吳佩孚所笑，此儉儉之肉，其足食乎？此中山先生所以深致恨於陳氏，蓋非為私憤，而實為革命前途悲也。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東海被迫下野 黎黃陂受擁上台

却說吳景濂王家襄對吳佩孚說曹錕叫他們先行集會，吳佩孚聽說是老師的意見，自然沒有話說，叫他們到天津去自行召集了。這時李烈鈞許崇智梁鴻楷黃大偉等奉了廣東革命政府的命令，誓師北伐，可惜已遲。江西省內，被他們攻克的地方已經不少。吳佩孚雖明知他們必有內爭，也不敢十分大意，便根據陳光遠告急的電報，請政府令蔡成勳為援贛總司令，率領本部軍隊南下。不過這種事情，吳佩孚並不怎樣放在心上，驕氣深矣。他所注意的，仍在政治方面。恰好孫傳芳因五月十五的電報無人注意，又打了一個電報給孫中山和徐世昌，原電大約道：

自法統破裂，政局分崩，南則集合舊國會議員，選舉孫大總統，組織廣東政府，以資號召，北則改選新國會

議員選舉徐大總統，依據北京政府，以為抵制。誰為合法？誰為違法？天下後世自有公論。惟長此南北背馳，各走極端，連年內爭，視同敵國，鬩牆煮豆，禍亂相尋，民生凋弊，國本動搖，顛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禍始，何莫非解散國會，破壞法律，階之厲也。傳芳刪日通電，主張恢復法統，促進統一，救亡圖存，別無長策，近得各方復電，多數贊同。人之愛國，同此心理，既得正軌，進行無阻。統一之期，殆將不遠。惟念法律神聖，不容假借，事實障礙，應早化除。廣東孫大總統，原於護法，法統已復，功成身退，有何留連？北京徐大總統，新會選出，舊會召集，新會無憑，連帶問題，同時失效。所望兩先生體天之德，視民如傷，敝屣尊榮，及時引退，中國幸甚！

徐世昌接了這電報，還不注意，不想第二天又接江蘇督軍齊燮元來了一個電報道：

我大總統本以救國之心，出膺艱鉅，頻年以來，艱難幹運，宵旰憂勞，無非以法治為精神，以統一為斷嚮。乃不幸值國家之多故，遂因應之俱窮，因國是而召內訌，因內訌而構兵衅，國人之苦怨愈深，友邦之希望將絕。今則關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連禍結，靡有已時，火熱水深，於今為烈。竊以為種種痛苦，由於統一無期，統一無期，由於國是未定。羣疑衆難，責望交叢，曠觀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對於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於改絃易轍之途，欲其長治久安，不得不謀根本之解決。今則恢復國統已成，國是萬隆，同聲羣情一致。伏思我大總統為民為國，敝屣尊榮，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屢開德音，虛已待賢，匪伊朝夕。若能俯從民意之請願，仍本救國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讓，復示大公，進退維公，無善於此。

徐世昌見了這兩個電報，知道已不是馬虎得過去的事情，便和周自齊商量辦法。周自齊道：「事已至此，總統要不聲不響的過去，是萬萬辦不到的了，不如借着孫傳芳的電報發一個通電，探探各督軍的意見，各督軍當然不能貿然決定辦法，往返電商，交換意見，必然還要許多日子，捱得一天是一天。我們大可乘此轉圜，現在便說得幽冕些，又怕什麼。」徐世昌見他說得有理，便也發了一個通電道：

閱孫傳芳勸電，所陳忠言快論，實獲我心。果能如此進行，使億衆一心，悉除逆詐，免斯民塗炭之苦，躋國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強盛。鄙人雖居草野，得以餘年而享太平，其樂無窮，勝於今日十倍。况幹旋運數，搗濟危亡，本係鄙人初志。鄙人力不能逮，羣賢協謀以成其意，更屬求之而不得之舉。一有合宜辦法，便即束身而退，決無希戀。

徐世昌發這通電的時候，正是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天舊國會的宣言也到了，那宣言的原文道：

民國憲法未成以前，國家根本組織，厥惟臨時約法。依據臨時約法，大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則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參衆兩院之令，當然無效。又查臨時約法第二十八條，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則國會成立以後，不容再有參議院發生，亦無疑義。乃兩院既經非法解散，旋又組織參議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國會，以及同年之非法大總統選舉會。徐世昌之任大總統，既係選自非法，大總統選舉會顯屬竊行爲，應即宣告無效。自今日始，應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護法大業，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護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別組織，自應於此終結。至徐世昌竊位數年，禍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贖貨營私，種種罪惡，舉國痛心，更無俟同人等一一列舉也。六載分崩，擾攘不止，撥亂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國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當王吳二氏率領一百多位議員，發表宣言的時候，馮玉祥、劉鎮華也有電報請徐世昌辭職，把個徐世昌弄得六神無主，坐立不安，正在欲往不能，欲去不舍的時候，一響鷓鴣風味。忽保定方面，派張國淦來京，有要事見總統。世昌十分愛疑，急教請見。兩人見了面，略談了幾句。國淦便開言道：「近日孫馨遠、馮煥章各督軍的電報，和國會的宣言，徐先生都見到嗎？」不稱總統而稱先生，不承認其爲總統之意，在於言外，咄咄逼人。世昌啞啞的說道：「都見到，都見到。」國淦道：「既都見到，不知道尊意如何？」世昌勉強笑了笑，道：「我久想辭職，苦於沒有機會，今日能夠脫

卸仔肩，是最好沒有的了。就是當初，我也何曾願意負這個鉅責，都只爲曹吳兩帥和兩亭極力勸駕，所以勉強上台。這並非個人私言。張先生洞燭事理，想必知道。」國淦道：「已往之事，可不必再提，徐先生既願辭職，不知何日讓出公府？」咄咄逼人。世昌聽了，不覺一怔，接着又笑道：「我也很想早些出京，只恨尚有幾件事情未了，待佈置了再走何如？」國淦道：「曹吳兩帥吩咐，說得異常響亮，愈速愈好，徐先生倘遲疑不決，多延時日，恐有不利。」一邊單詞哀告，一邊咄咄逼人。世昌道：「決不過久，一兩日內，必當離京。」至此亦決不能不說此語矣。國淦道：「既然如此，明日再來討取回信。」說畢辭去。

世昌憂憤交集，無法可施，因想現今掌兵權的，只有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彼此還有些交誼，不如請他來商量商量，看有什麼計較，主意打定，便急忙派人把王懷慶請到公府裏，把張國淦的說話，如此如彼的說了一遍，請他代爲想法。王懷慶想了半晌，方才說道：「這件事，直方要人，都已接洽一致，實在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我看總統還是讓步些，免得惹氣。」世昌見王懷慶也如此說，更覺憂憤，想了一回，又忽然道：「當初並不是我自己願意幹這半什子的總統，原是你們慫恿我出來的，現在又這樣逼我，其實難忍此軍閥之傀儡，所以不易爲也。我偏不走，看他們怎樣奈何我？」王懷慶不做聲，想當初亦在勸駕之列。半晌，方才冷笑道：「我看菊老還是見機些罷。他們原不和你講什麼前情，你要不走，他們老實說，合法總統已經復位，用武力來對付你，你怎樣抵當的住，到那時仍免不了一走，還壞了感情，失了面子，何苦呢！倒不如趁早讓位，倒冠冕的多了。」徐世昌仰首無話，良久，方才歎了一口氣道：「我走後，他們難保不仍要和我爲難，爲後文伏線。與其走而仍不討好，倒不如現在硬挺了。」王懷慶道：「總統如其果願下野，所有生命財產，我當負保護全責。」世昌默然不語。王懷慶再三相勸，徐世昌方才答應，當日擬好了一道辭職命令道：

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內，載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又載副總統同時缺位時，

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各等語。本大總統現因懷病，宣告辭職，依法應由國務院攝行職務。此令。

這命令用印發表後，便由王懷慶保護悄悄出京去了。國務總理周自齊得了這道命令，便也下了一道院令道：

本日徐大總統宣告辭職，令由國務院依法攝行職務，所有各官署公務，均仍照常進行。京師地方，治安關係重要，應由京畿衛戍總司令督同步軍統領，京兆尹，警察總監妥慎辦理。此令。

一面又由閣員聯名致參衆兩院一電，大略道：

自齊等遭逢世變，權領部曹，謹舉此權奉還國會，用尊法統，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聽候接收。黎元洪處，也去了一電道：

國事重要，首座不可虛懸，自齊等暫維現狀，未便久攝，敬請鈞座，即日蒞京視事，並推恩洪明日來津迎迓。誰知徐世昌雖去，黎元洪却並不曾允許復職。原來黎元洪隱居天津，日子已久，自從奉直交惡，直方要人和舊國會議員紛紛向他接洽，他門下的政客，也分頭向各方活動。自從恢復法統之呼聲一起，素來冷落的黎宅門口，頓時車馬駢集，十分熱鬧起來。每日催他復職的電報總有幾十起。吳佩孚的電報尤多。各方的代表和國會議員，汽車馬車，日夜往來不絕。黎氏因怕蹈覆轍，不肯輕易允諾。誰知在這萬衆歡迎的當兒，忽然接到一份出人意外的反對電報，那電報的原文道：

徐總統冬電，藉悉元首辭職赴津，無任惶惑。大總統對於民國爲公僕，對外爲政府代表，決不因少勤愛憎爲進退，亦不容個人便利卸職。雖約法上代理協行，各有規定，而按諸政治現狀，均有未合。即追溯民國往事，亦苦無先例可援。項城大故，黃陂辭職，河間代任期滿，係在國會解散，復辟亂平以後。以故新舊遞遷，七轡不驚。今則南北分馳，四郊多壘，中樞尤破缺不全，既無副座，復無合法之國務院，則約法四十二條大總統選舉法第

五條，代行攝行之規定，自不適用。乃僅以假借約法之命令，付諸現內閣，內閣復任意還諸國會，不惟無以對國民，試問此種免職行動何以見重於友邦？此不得不望吾國民慎重考慮者一也。聞有人建議以恢復法統爲言，並請黃陂復位，國人善忘，竟有率爾附和者。永祥等反復思維，殊不得其解。蓋既主張法統，則宜持有統系之法，律見解，斷不容隨感情爲選擇。二三武人之議論，固不足變更法律，二三議員之通電，更不足代表國會。此理既明，則約法之解釋援用，自無緊訟之餘地。約法上只有因故去職，暨不能視事二語，並無辭職條文，則當然黃陂辭職，自不發生法律問題。河間爲舊國會選舉之合法總統，則依法代理，應至本任期滿爲止，毫無疑議。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任期五年，河間代理期滿，卽是黃陂法定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爲公民，早已無任可復，強而行之，則第一步須認河間代理爲不法。試問此代理期內之行爲，是否有效？想國人決不忍爲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國家糾紛。如此，則黃陂復位之說，滴陷於非法，以黃陂之德望，若將來依法被選，吾儕所馨香禱祝，若此時矯法以措之，訴諸天良，實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國民慎重考慮者又一也。邇者民治大進，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見。僞造民意者，已覆轍相尋，軌法自便者，亦屢試不清。孫帥傳芳刪電，「所謂以一人愛惡爲取舍，更張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後亂漸紛」云云，誠屬懲前毖後之論。顧曲形終無直影，收穫先問耕耘，設明知陷阱而故蹈之，於衛國則不仁，於自衛則不智。永祥等怵目橫流，積憂成瘵，夙有棟折榱崩之瘵，敢有推抱斂手之心。隴崖勒馬，猶有坦途，倘陷深淵，跼追曷及。伏祈海內賢達，准法平情，各抒讜論，本悲憫之素懷，定救亡之大計。寧使多數負一人，勿使一人負多數。永祥等當視力之所及，以盡國民自衛之天職，決不忍坐視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作少數人之孤注也。

這電報是六月三日盧永祥從浙江拍發的。其餘如上海護軍使何豐林，以及主張聯省自治的褚輔成孫洪伊等，也都紛紛表示反對。黎氏本人，因此愈加消極了。這時他門下的政客張耀曾等發起急來，也發了一個通電

約法及總統選舉法之規定，總理在任期中，離職之情形，只有三種：一曰死亡缺位，二曰彈劾去職，三曰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三者有一，即爲合法離職。三者以外，總統不讓職於他人，他人不得以離職要總統，若其有之，是非法也。黎大總統於六年七月被逼離職，尙餘任期一年三月有餘，其離職原因，與前述第一第二兩事無關，即與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亦屬毫不相涉。蓋我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二項，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本師美憲前例，專指總統精神喪失而言。縱謂文義渾括，強爲寬解，則所謂故者，當然限於總統本身，所謂不能者，當然限於總統自動。譬如總統久罹重病，或因公遠赴異國，援引適用尙屬可通。至於事故之生，出自他人，不能之原，由於壓迫，如憑藉兵威，使總統不能在職，不敢復職者，是私擅廢黜總統耳。非法律上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也。私擅廢除總統，本爲法所不許，即當然不在法定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列。藉曰不然，則總統選舉第五條二項之規定，不啻明詔爲副總統者，時時可驅除總統而代之。敗紀糜亂，莫甚於此。立法本意，斷斷不然。故從法律上立論，自民國六年七月黎大總統之離職，推之法定三種原因，無一而當，是其離職，乃事實上之離職，非法律上之離職也。非法律上之辭職，故不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離職無效，故獨副總統之代理，乃事實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無法律之效力。在昔大法摧毀，事實尙尙，舍法言權，夫復何說？今則尊崇法統，萬事資以判斷，而法律上固赫然昭示，黃陂黎公，仍在大總統之位，而其行使職權時間，尙有一年三個月有餘也。黃陂離職無效，一旦障礙既去，當然繼續開會。黃陂繼任，應竟其未盡之期，亦猶國會續開，應滿其前此未滿之任。法理彰明，決非曲解，此則願吾人共加注意者也。茲事體大，解釋疑義，權固屬於國會，敝陳常理，責仍在於學人。竊會依法言法，自信無他，國人崇法護法，諒有同感。

這電發表，各方的議論愈多，但在時勢情理各方面說起來，黎元洪實有不能不復位之勢。當時黎氏原有這

樣一個通電：

自引咎辭職，墊處數年，思過不惶，敢有他念，以速官誘，果使摩頂放踵，可利天下，猶可解釋，乃才輕力薄，自覺勿勝，諸公又何愛焉？前車已覆，來日大難，大位之推，如臨冰谷。

可見他辭意本來很堅，無奈直方各人，已成欲罷不能之勢，如國務院代表高恩洪，京兆尹劉夢庚，商界代表張維鏞，安迪生，曹錕代表熊炳琦，吳佩孚代表李單率，以及各省代表，共四十餘人，都紛紛赴黎宅請黎復職，正是大運忽迴春氣象，塞門又似市塵中。

未知黎氏肯答應否，且看下同分解。

黃陂起義武昌，首創民國，論革命之功，自屬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論，民國十餘年來，自總統以迄軍閥，亦未有潔身自好，如黃陂者。故以功業言，以道德論，均不得不為民國完人。惜其才識稍短，不免受人利用，遂以退隱之身，再作一度傀儡，幾致身名兩敗，性命不保。讀史至此，不能不哀黃陂之長厚，而痛恨軍閥政客之無賴也。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擁戴黎公復職 議撤兵張氏求和

却說曹吳和各團體各省的代表，紛紛赴黎宅請黎元洪復位。黎元洪被逼不過，只得說道：「我亦是中華民國國民一份子，各方迫於救國熱忱，要我出來復職，我亦豈能再事高蹈？但現在國事的癥結，在於各省督軍擁兵自衛，如能廢督裁兵，我自當犧牲個人之前途，以從諸公之後。」措詞却亦得體。因又發出一個長電，洋洋數千言，不但文辭很佳，意思亦極懇到，原電如下：

前讀第一屆國會參議院王議長衆議院吳議長等宣言，由合法總統，依法組織政府，並承曹吳兩巡閱使

等十省區冬電，請依法復位，以維國本。曾經復電辭謝，頃復奉齊督軍等十五省區冬電，及海軍薩上將各總司令等江電，京省各議會教育會商會等來電，均請旋京復職。又承兩位議長及各省區各團體代表敦促，僉以回復法統，實無旁貸，衆意所趨，情詞迫至，人非木石，能無動懷。第念元洪對於國會，負疚已深，當時恐京畿喋血，曲徇衆請，國會改選，以救地方，所以紓一時之難。總統辭職，以謝國會，所以嚴萬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國人。方殷思過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縱國會諸公，矜而復我，我獨不愧於心。歟！抑諸公所以推元洪者，謂其能統一也。十年以還，兵禍不絕，積骸齊阜，流血成川，斷手削足之慘狀，孤兒寡婦之哭聲，扶弔未終，死傷又至。必謂恢復法統，便可立消兵氣，永杜爭端。雖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爲醫者入手之方，而癥結固別有在乎。癥結固別有在乎，癥結惟何？督軍制之召亂而已。民軍崛起，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號屢易，權力未移，千夫所指，久爲國病。舉其大害，厥有五端：練兵定額，基於國防，歐戰既終，皆縮軍備，亦實見軍國主義，自促危亡。獨我國積貧，甲於世界，兵額之衆，竟駭聽聞，友邦之勸告不聞，人民之呼籲弗恤。強者擁以益地，弱者倚以負嵎，雖連年以來，或請裁兵，或被繳械，卒之前省後增，此損彼益，一遣一招，糜費更多。遣之則兵散爲匪，招之則匪聚爲兵，勢必至無人不兵，無兵不匪，誰實爲之。至於此極，一也。度支原則，出入相權，自擁兵爲雄，日事聚斂，始挪省稅，終截國賦，中央以外債爲天源，而典質皆絕，交吏以橫征爲上選，而羅掘俱窮。弁髦定章，蹂躪豫算，預征至及於數載，重納又限於崇朝。以言節流，則校署空虛，以言開源，則市塵蕭條，賣女鬻兒，徂延數世，怨氣所積，天怒人恫，二也。軍位既尊，爭端遂起，下放其上，時所有聞，婚媾凶終，師友義絕，翻雲覆雨，人道蕩然。或乃暗煽他人，先行內亂，此希後利，彼背前盟，始基不端，部屬離貳，各爲雄長，瓜剖豆分，失勢之人，不圖報復，陰結仇敵，濟其慾心，禍亂循環，黨讎百變。秦鏡不能燭其險，禹鼎不能鑄其奸，覆亡相尋，慚不怨悔，宰制一省，復冀兼圻，地過八州，權逾二伯，扼據要塞，侵奪鄰封，猜忌既生，殺機愈烈，始則強與弱爭，繼則強與強爭，終則合衆弱與一強爭，均可洩其私讎，寧以國爲孤注，下民何辜，供

其荼毒，三也。共和精神，首重民治，吾國地大物博，交通阻滯，雖有中樞，鞭長莫及，匪厲行民治，教育實業，皆難圖功。自督軍制興，濫用威權，干涉政治，囊括賦稅，變更官吏，有利於私者，弊政必留，有害於私者，善政必阻。省長皆其姻婭，議員皆其重儷，官治已難，遑問民治。憂時之士，創爲省憲，冀制狂瀾，西南各省，迎合潮流，首易爲總司令，復擬易爲軍務院，隸屬省長，北方明哲，亦有擬改爲軍長，直屬中央者。顧按其實際，以爲積重難返之勢，今之總司令，固猶昔日之督軍也。異日之省長軍長，亦猶今之總司令也。易湯沿藥，根本不除，雖有省憲，將焉用之。假聯省自治之名，行藩鎮割分之實，魚肉我民，而重欺之子，遺幾何。抑胡太忍，四也。立憲必有政黨，政黨必有政爭，果由軌道，則政爭愈烈，真義愈明，亦復何害。顧大權所集，旣在督軍，政黨爭權，遂思憑藉。二年之役，則政黨挾督軍爲後盾，六年之役，則政黨倚督軍爲中心。自是厥後，南與南爭，北與北爭，一省之內，分數區焉，一人之下，分數系焉。政客藉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爲重，縱橫捭闔，各戴一尊，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三端之下。惡若蛇蝎，畏若虎狼，而反鍵飛箝，方鳴得計，卒至樹倒猱散，城崩狐遷，軍人身徇，政客他適，受其害者，又別有人，斬艾無遺，終於自殺，怒潮推演，可爲寒心。五也。其餘諸禍，尚有不能勝枚舉者。元洪當首義之時，原定軍民分治，卽行廢督，方其子身入都，豈不知身入危地，顧欲求國家統一，不得不首解兵柄，爲羣帥倡，禍患之來，聽之天命，輕車驟出，江河晏然。督軍之無關治安，前事具在。項城不德，帝制自私，利用勸進，授人以柄，桂萼至今，竟成蹊。今日國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卽行廢督，無以圖存。若猶觀望徘徊，國民以生死所關，亦必起而自謀。恐督軍身受之禍，將不忍言。爲大局求解決，爲個人策安全，莫甚於此。或謂：「茲事體大，旦夕難行，必須於一省軍事，妥籌收束，徐議更張。」不知陸軍一部，責有專司，各地獨立師旅，暫駐原地，直接中央，他日軍制問題，悉聽軍部統籌，全局妥爲編制，此不足收束本署，旬日已足。此外獨立師旅，暫駐原地，直接中央，他日軍制問題，悉聽軍部統籌，全局妥爲編制，此不足慮者一。或謂：「師族直屬，恐餉項無出，激成變端。」不知其軍餉皆取國賦，非損私財，督軍雖廢，國賦自在，且漫

無考核之軍事費，先行消滅，比較今日欠餉，或不至若是之巨。此不足慮者二。或謂：「倉卒廢督，恐部屬疑懼，危機立生。」不知督軍易人，黨系不得，恐遭遣散，心懷反側，誠或有之。若督軍既廢，咸轄中央，陸軍部爲全國最高機關，昭然大公，何分畛域？萬一他日裁兵，偶然退伍，軍部亦易於安置，何懼投閒？督軍果剴切勸導，當可渙然冰釋，此不足慮者三。或謂：「督軍皆望重功高，國人託命，一旦廢除，殊乖崇報。」不知所廢者制，並非廢人。督軍多首創民國，與同休戚，投艱遭大，重任正多，望崇者國人必有特別之報酬，功偉者國人亦有相當之付託。果肯自行解職，國人更感激不暇，寧忍聽其優游？否則民意所趨，發生誤會，恐有不能相諒者。人情莫不去危而就安，避禍而求福，督軍之明，抑豈見不及此？此不足慮者四。或謂：「戰事方劇，兵禍未平，猝言廢督，必至統率無人，益形危險。」不知全軍司令，並非盡倚重督軍。且年來戰爭，皆此省與彼省，此系與彼系耳。即或號召名義，彼善於此，國人皆漠然視之，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若既求統一，中央當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從前誤解，悉可消融。萬一怙惡不悛，征伐之權，出自政府，亦覺師直爲壯，此不足慮者五。或謂：「中央此時已無政府，稽留時日，牽動外交。」不知關員攝行，已可負責，且法統中絕，已及五年，國人淡然若亡，久憐元洪，於編戶，此元洪法律不負責也。元洪所述，論既至公，事猶易舉，久延不決，責有所歸，此元洪事實之不負責也。况華府會議，外人以友誼勸告，久有成言，各公使旁觀，既熟，高義久敦，當必恤此阡危，力爲贊助，此不足慮者六。或謂：「總統不負責任，廢督與否，應俟內閣主持。」不知出處之道，不可不慎，量而後入，古有明箴，以今日積弱之政府，號令不出國門，使非督軍自行覺悟，則廢督之事，萬非內閣所能奏功，彼時內閣可引咎辭職，總統何以自處？若督軍自行覺悟，放刀成佛，指顧間耳，嗣後中央行政，亦易措施。此爲內閣計，應先決者一。或謂：「東海去位，京畿空虛，一再遲延，恐生他變。」不知國無元首，匪自今始，總統一職，名存實亡，空籍縱久，何關輕重？京畿責任，自有長官，必可以維持秩序，果有其變，元洪無一兵一卒，又何能爲？若督軍不廢，他日京畿戰禍，能保其不續見乎？此爲地方計，應先決者二。或謂：「督

軍愛戴，反欲廢之，以怨報德，非所宜出。」不知督軍請復位者，爲有利國家也，元洪請廢督軍，亦爲有利國家也。目的既同，肺腑互諒。元洪與各督軍，分同袍澤，情逾骨肉，十年患難，存者幾人，他日共治天下，胥各督軍自賴，倚重之，必保全之。此爲督軍計，應先決者三：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即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侍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留，即欲畫分軍區，擴充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尤當杜絕。國會及地方團體，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請先以誠懇之心，爲民請命，勸告各督軍，令實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都。且願請國會諸公，繩以從前解散之罪，以爲異日違法者戒。奴隸牛馬，萬劫不復，元洪雖求爲平民，且不可得，總統云乎哉？方將老死於津海之濱，不忍與世人相見。白河明月，實式憑之，廢不能徧，圖不能盡，視然出山，神所弗福。救國者衆人之責，非一人之力也，死無所恨。若衆必欲留國家障礙之官，而以坐視不救之罪，責退職五年之前總統，不其惑歟？諸公公忠謀國，當鑒此心，如以實權爲難捨，以虛號爲可娛，則解釋法律，正復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痛哭陳詞，伏希矜納。黎元洪叩。

通電發後，曹吳復電，首先贊成，願即廢督裁兵，爲天下倡，請黎早日赴京負責。其餘如河南馮玉祥、陝西劉鎮華、湖北蕭耀南和孫傳芳、四川劉湘、山東田中玉、安徽張文生、江西陳光遠、江蘇齊耀珊、海軍杜錫珪、薩鎮冰等，也紛紛覆電贊成，此皆所謂今之投機家也。力請黎氏即日晉京，更兼派政治家，也都紛紛催促，以爲機不可失。於是黎元洪在六月十日連發兩電，一電謂：「各督復電，允廢督裁兵，謹於十一日入都。」一電謂：「入都暫行攝行大總統職權，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到了次日，由各省代表人等，奉迎入都，攝行大總統職權，明令撤銷六年六月十二日之解散國會令，兼國務總理署教育總長周自齊，外交總長顏惠慶，內務總長高凌霨，財政總長董康，陸軍總長鮑貴卿，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農商總長齊耀珊，署交通總長高恩洪等，均准免去本兼各職。特任顏

惠慶爲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譚延闓署內務總長，董康署財政總長，吳佩孚署陸軍總長，李鼎新署海軍總長，王寵惠署司法總長，黃炎培署教育總長，張國淦署農商總長，高恩洪署交通總長，譚未到前，由張國淦兼代，黃炎培未到前，由高恩洪兼代。一切政事，也很有更張。國內報章騰載，全國歡呼，各省人民，頓時都有一種希望承平之象，以爲從此可入統一太平時期。論到黎氏爲人，雖則才力不足，却頗有平民氣象，不說別的，單論公府中的衛隊，以前總有這麼二三營陸軍駐紮白宮內外，到了黎氏復職，便一律裁撤，只用一百多個警察維持。單舉衛隊一事，即爲後文公府被圍張本，即此一端，其他也可想見了。此自是持平之論，閒話休提。

却說黎氏復職以後，不但直派各督，一致擁戴，便是素持反對，如盧永祥、何豐林等，也都電京承認。這時直奉戰爭，還未完全解決，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特電黎氏，主張奉直停戰，並陳辦法四條：一、請直軍退駐留守營，奉軍即開始撤退，出關於七日內撤盡，以保雙方安全；二、請中央派一雙方都有友誼的大員，並雙方各派公正人，共同監視雙方撤退，以期妥協；三、謂督軍巡閱之廢止，全國一致，東三省不能獨異；四、撤兵後，京奉路即恢復原狀。黎氏接到這電報後，一面轉交吳佩孚、曹錕，一面電復東三省，徵求切實意見。那東三省聯合會的電報，原由張作霖授意而發的，得了黎氏復電，自然還去和張作霖商議。

這時張作霖已改稱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他自灤州退出後，因戰爭失敗，影響到東省市面，不但人心恐慌，銀根更十分吃緊，紙幣的折扣，逐漸低落，因此張學良等，主張與直派議和，請英國傳教師德古脫氏運動外交團出來調停。德古脫因張學良也是教徒，當然允許幫忙，想不到外交團反因怕受干涉中國內政嫌疑，大都不肯接受。這個提議，張學良無法，只得仍請德古脫以私人資格介紹自己，和直軍直接談判。此時直軍司令已移至秦皇島，吳佩孚自己却在保定，陸軍總長一職，也未就任，司令部的事情，完全由彭壽莘在那裏處理，所以德古脫氏先介紹張學良到秦皇島和彭壽莘相會。兩人談了一回，意思非常接近。當下彭壽莘特電陳明、吳佩孚，雙方訂定於六

月十一日提議具體辦法。學良回去和作霖說明，作霖當時也沒有什麼話說。

也是活該山海關附近小百姓的災星未退，到了那日，奉直兩軍又發生一次衝突，奉方偏得一個小小勝利，張宗昌等便攛掇張作霖乘勝反攻。作霖認爲妙計，無論別人如何阻止，也不肯聽，立刻加派大隊大舉進攻。直軍乘戰勝餘威，如何肯伏輸，不消說，當然也是猛烈反攻。奉軍究竟是喪敗之餘，如何抵抗的住戰了一晝夜，大敗而退。直軍長驅直進，正在得意非常，料不到震天價一聲響，地雷觸發，把前鋒軍士炸死了幾百，急忙退回陣線。奉軍又乘勢反攻，直軍正抵抗不住，幸喜援軍開到的快，沒有失敗。奉軍也因人數尙少不能取勝，又添了一師生力軍隊，兩方就此劇戰起來。相持了三日三夜，雙方死傷均達數千。吳佩孚此時已命張福來回防岳州，聽這個消息，急忙和王承斌同到陣線上來觀察。看了一回，便和王承斌定計道：「如此作戰，損失既多，勝利又不可必，不如派軍隊過九門口，繞到長城北面，攻敵軍之背，敵軍首尾受敵，可獲大利。」王承斌欣然願領兵前往，當日領了本部軍隊，悄悄過了九門口，來到奉軍背後。

奉軍正和直軍死戰，想不到一陣槍砲紛紛從背後飛來，只道是自己軍隊倒戈，軍心立刻渙散，紛紛潰退。副總司令孫烈臣正在親自督隊，見了這情形，知道止遏不住，只得敗退。想不到王承斌的軍沿途截擊，不但士兵死傷極多，連自己也身中流彈，不能作戰。張作霖經此大戰，知道已屆非講和不可的時候，只得又叫張學良央求德古脫運動外交團調解。張學良不肯道：「當初原勸父親暫時忍耐，息戰講和，也好養精蓄銳，等他們有隙可尋時，再圖以逸待勞，必然可以報此大仇。父親偏要聽別人的話，要乘勢反攻，才有今日之敗。」老張非執拗也，總是不伏氣耳。德古脫原和他們約定十一日商訂具體辦法，我們已失了信，再去求他，如何肯答應？一張作霖變色道：「你是我的兒子，怎敢摘我短處？只好擺出老爹爹架子來了。沒了你，難道我就不能講和不成？」學良碰了一個釘子，只得仍和德古脫去商議。德古脫果然不肯答應，說：「已經失信了一遭，無臉再去見人。」學良回報張作霖，張作霖無法，這纔

授意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向北政府求和。方得到黎氏回電，要提出切實辦法，便又回電，願派張學良孫烈臣爲代表，入關講和。吳佩孚便派前線的王承斌和彭壽莘爲代表。雙方磋商了幾日，方才訂定和約，劃出中立地點。雙方各不駐兵，並請王占元、宋小濂監視撤兵。到了六月二十八日，雙方軍隊，都撤退完畢，直軍調回洛陽，秦皇島的司令部，到七月四日撤消。第二日，京奉路完全通車。一場大戰，就算從此了結。不過換了一個總統，幾個閣員，雙方除卻損折些械彈糧餉和將士的生命而外，也並沒什麼大不了的利益。痛語可作軍閥釋鳴，却冤枉小百姓多負擔了幾千萬的戰債，幾千萬的戰時損失，萬千百條的性命，豈不可歎？沈瀟之至。閑話休提。

却說吳佩孚自黎氏入京就職後，以謂大功告成，南北之爭，就此可免。因此電請孫中山、伍廷芳、李烈鈞等北上，共議國事。正是：

要決國事大計，端須南北同謀。

未知中山先生等，究肯北上否，且看下回分解。

一場大戰，極五花八門之觀，自有中華民國以來，兵連禍結，未有若斯之盛也。究其開戰之由，與戰事結果，敗者固垂頭喪氣，勝者亦所獲幾何。善夫，作者之言曰：雙方除損兵折將，丟械傷財外，都無利益可言。徒然爲國家增負擔，爲小民毀身家而已。嗟夫，不亦大可已哉，不亦大可已哉。

第一百三十六回 圍公府陳逆干紀 避軍艦總理蒙塵

却說孫中山先生在廣西預備對北用兵，屢次電囑陳炯明籌餉，誰知陳炯明此時已暗和吳佩孚通款，不肯遵命，而且剋扣餉械，佈散流言，惟恐北伐軍不敗。中山雖念他以前的勞績，不忍重懲，但爲革命前途起見，又

不得不將其停職，所以在四月二十一日那天，護法政府下令罷免陳炯明廣東省長及粵軍總司令本兼各職，所遺廣東省長一職，以伍廷芳繼任，並將粵軍總司令一職裁撤。陳炯明得了這個命令，便帶領本部軍隊，連夜開到惠州駐紮，自己避到香港去了。第二天中山先生和許崇智胡漢民等回到廣州，和伍廷芳諸人說起這件事，彼此嗟嘆不已。此時陳炯明雖去，廣州治安並無變動，更兼中山自己回來佈置了一回，越覺四平八安。

有人說陳炯明軍隊並未解決，恐怕接連北方軍閥，為內顧之憂，須要根本剷除才好。却非過慮。中山先生向來是忠厚待人的，聽了這話，便道：「魏存雖然根性惡劣，決不至作反噬之事。此之謂以君子之心，測小人之腹。何況其部下不少朋理的人，豈有異動？」因又和伍廷芳廖仲愷等商議：「內部的事情雖多，北伐却萬不可中止，我意欲即令李協和率師攻贛，你們以為何如？」雖在危急多事之秋，而無一時忘却北伐為國之忠，令人感泣。廖仲愷道：「總統日夜憂勤，無非為着護法，想解除北方人民被軍閥壓迫的痛苦，北伐不成功，護法的目的不能貫徹，北方的人民不能解除痛苦，總統的計劃自是慮得重要。」伍廷芳也很贊成此說。中山大喜，便下令飭李協和和攻贛一面，又派許崇智梁鴻楷兩軍同時出發，攻擊贛南。許梁奉令，當即厲兵秣馬，紛紛出動，贛南的守備很弱，如何當得北伐軍的精銳，一見北伐軍的旗號，便相率潰退，因此許梁兩人，兵不血刃的，得了龍南虔南兩縣，略為佈置，便繼續推進。

此時陳炯明部隊也陸續由桂返粵，到廣州以後，便向護法政府提出要求，一要求恢復陳炯明的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兩職，促其歸國，二罷免胡漢民。中山先生見了這兩項要求，想起陳炯明以前的功績，很覺惋惜，便又令他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地方軍隊均准節制調遣。像總統這樣仁慈寬大，若在別人，不知道要如何的感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本來知人是最不容易的，但孫先生之於陳就存，却不能以此相比，因先生非不知陳氏為人者，當時所以收容之故，必有難言之隱，不得已暫以相忍為政耳。誰知陳炯明受了吳佩孚的通款，竟忘了革命的天職，不但不肯就職，而且暗地囑使部

將葉舉等通電請孫總統下野，一面派兵圍攻總統府，佔領行政各機關，並派兵進駐韶關，遏阻北伐軍的歸路。孫

總統本是仁厚寬大之人，除卻心心念念在於革命救國外，其餘的事情，不甚放在意中。近因疊報黃大偉佔領崇義，許崇智佔領信豐南康贛州，李烈鈞占領大庾，十分高興，因出師未久，江西已半入護法政府管轄之下，不能沒有統轄的官吏，便下令任命謝遠涵爲江西省長，徐元誥爲政務廳長。

後來又據報北政府所派的援翰總司令蔡成勳，雖於六月十三日到南昌，却和陳光遠不睦，傾軋甚烈。陳光遠憤而辭職，北政府已下令廢除江西督軍，以蔡成勳節制江西全省軍隊。江西省長楊慶鑾原是陳光遠的私人，當然連帶去職。北政府爲要見好護法政府起見，不委別人，竟以謝遠涵繼任。也算苦心一笑。這消息剛好和吳佩孚邀請中山先生北上的電報齊到，中山見了吳佩孚的電報，只付之一笑，並不回答，只催促北伐軍趕緊前進。

想不到六月十五日的晚上十點鐘，中山正在批閱軍牘，忽然接到一個軍官的電話報告，說今夜粵軍將有變動，請總統趕緊離府。中山不信，原是不肯避誰工夫。批閱軍牘如故，又過了兩個鐘頭，忽見秘書林直勉匆匆的進來，向中山行了一個禮，便忙忙的說道：「報告總統，今夜消息很不好，請總統趕快離開公府，暫時避一避。」中山等他說完，很從容的說道：「請你先說明白怎樣一個不好消息。」林直勉道：「據確實的報告，粵軍准定在今夜發動圍攻公府，請總統趕快暫避。」中山微笑道：「競存便險惡，也決不至做出這種滅倫反常的事情，何況其部下又都是我久共患難的同志，就使競存確有此心，他們也未見得肯助桀爲虐。你聽得的，莫非是些謠言罷？」正說着，參軍林樹巍也驚慌失色的走了進來。中山方要詢問，林樹巍已啓口說道：「請總統趕緊離開公府，粵軍要來圍攻公府了。」中山道：「你們不必驚疑，這必是不逞之徒，在那裏造謠，諸君萬一信以爲實，反使粵軍生疑，倒是激之成變了。」林直勉道：「粵軍素來蠻不講理，總統決不可以當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總統將怎樣辦呢？」中山慨然道：「廣州的警衛軍，我已全部調赴韶關，即此便可見我並沒有一點疑忌彼等之心，就使他們要不利於我，也何必出此下策。自是仁人長者，明哲之見，其如直勉所言，不可以當理度之何？」如敢明目張膽，謀叛作亂，以兵力

加我，則其罪等於滅倫反常，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況我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託的重任嗎？性命輕而體制重，先生可謂見大持重。我在今日，惟有爲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其言慷慨，可泣鬼神。林直勉、林樹巍等見先生決心如此，不敢強勸，只得太息而退。

中山因時候已遲，便也退入私室就寢，誰知剛好睡倒，各處的電話，接連不斷的，都來報告這事，請中山速速離開公府，中山神態鎮定一些也不變更。到了二點多鐘，粵軍又有軍官潛自出來報告說：「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兩點鐘出發，並備好現金二十萬，以爲謀害總統的賞金。並且約定事成之後，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日。」按大放假爲粵軍大搶劫之暗號。以大搶三天爲攻擊先生之報酬，先生足以千古而陳氏之罪惡不法，上通於天矣。中山聽了這話，還不肯十分相信，正待解說，忽聽一聲很尖厲的號聲，遠遠的飛入耳裏，接着到處也拿起號來，不一刻，號聲由模糊而漸漸清楚，方知粵軍確已發動，因即傳令衛隊，準備防禦，那軍官也告辭而去。這時已有三點多鐘，林直勉、林樹巍等又來苦勸中山暫離公府。中山厲聲道：「競存果敢謀逆作亂，則勘亂平逆，是我的責任。豈可膽小畏避，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從心，亦惟有一死殉國，以謝國民，怎說暫避的話？」數言可貫金石，今日讀之，猶覺生氣食虎。第一次慨然，第二次厲聲，其意志愈堅矣。林直勉等再三相勸，中山只是執意不從，樹巍見他堅決如此，知道不是言語所可爭，也不管什麼，便上前挽住中山的手，想用強力扶他老人家出去，一人作倡，人人應和，一時間七手八脚的把一位鎮定不屈的中山先生四面扶住，用力挽出公府。中山先生掙扎不脫，只得和他們同走。先生不屈於強暴凶橫的威勢，却屈於患難繫繫的武力，爲之一笑。

這時路上已佈滿了粵軍的步哨，見了中山一行人，莫不仔細盤詰。幸喜林直勉口才很好，才得通過。剛到財政廳前，粵軍的大隊已經到來，衆人因被盤詰的利害不能通過，中山先生只得單身雜在粵軍之中，一同行走。

生向來非常鎮定，臨到大事的時候，更是從容不迫，粵軍只道是自己隊伍中人，並不疑心，比及到了永漢馬路口，方纔脫險，便走到長堤海珠的海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溫樹德聽說中山到來，又驚又喜，驚的是粵軍必然確已發動，喜的是總統幸脫虎口，當下忙忙的迎接到裏面，談了幾句。樹德道：「此地無險可守，萬一叛軍大隊攻擊，必又發生危險，不如到楚豫艦上召集各艦長商議一個討賊的計劃罷。」中山然其言，便和他一同到楚豫艦上，召集各艦長商議平逆之策，各艦長不消說，自然義憤填膺，誓死擁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第三天有人從公府逃出，向中山陳訴粵軍的殘暴。中山先問五十多個衛隊的情形，那人道：「衛隊在觀音山秀樓附近，對抗了三四個鐘頭，叛軍衝鋒十多次，都被衛隊用手機關槍擊退。死傷的數目，總在三四百以上。後來因為子彈缺乏，才被叛軍繳械。還有守衛公府的警衛團和叛軍抵抗了十多個鐘頭，後來子彈告絕，全被繳械。繳械以後，叛軍又用機關槍掃射，全都被害了。」真可謂竭很毒之能事，盡殘忍之大觀。中山太息不已，那人又道：「叛軍初時用速射礮注射公府，後來恐總統還在粵秀樓，又用煤油燒斷通公府的橋，以防總統出險。沿路伏着的叛軍更多，專等總統的汽車出來，突出截擊，後來始終沒見總統出府，還仔細搜檢了一回呢。」中山點頭微喟，揮手令退。

那人去後，忽報外交總長伍廷芳和衛戍司令魏邦平來見。中山立刻傳見，兩人進內，見了中山，便議論討平叛逆的事情。中山令魏邦平將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的叛軍，恢復廣州防地。魏邦平唯唯遵命。中山又向伍廷芳道：「今天我必須帶領艦隊討平叛軍，否則中外人士，必定要笑我沒有勸亂之方，而且不知我行蹤所在，更易使革命志士渙散。」始終見大持重，不新新於小節。假如畏懼暴力，蟄伏黃埔，不盡討賊職守，徒為個人避難苟安之計，將怎樣曉示天下呢？」伍廷芳聽了非常贊服，立刻出艦登陸，通告各國駐粵領事，嚴守中立。魏邦平也告辭而去。

中山嘗即統率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出動，由黃埔經過車歪礮台，駛至白鵝潭，當令各艦對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五層樓等處的粵軍發砲。粵軍因沒有障阻，不能抵抗，死傷的約達六七百人，大部頓時潰走。艦隊沿長堤向東前進，不料魏邦平所部陸軍，竟不能如期策應。粵軍乘勢復合，發砲抵抗。中山知道亂事不能即平，只得暫時率艦回至黃埔商量第二次進剿方法。那陳炯明見海軍擁護中山，知道不收買海軍，決不能消滅中山的活動能力，便進行運動海軍中立。因海軍正在憤激的時候，急切未見效果，便勒軍廣州城內，實行其大放假的預約，搶掠燒殺，愈久愈烈，甚至白晝姦淫，肆無忌憚。有女子輪姦至五六次之多，腹脹如鼓而死者。殘酷的情形，令人聞之髮指。中山在艦上聽見這些消息，愈加傷感，因陸軍力量薄弱，當即寫信給前敵李協和、許崇智、朱培德、黃大偉、梁鴻楷等，教他們迅速回粵平亂，有「堅守待援，以圖海陸夾攻，殲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語。自己又從楚豫艦移到永豐艦辦公。

此時各處起義的軍隊頗多，在黃埔一帶的，有徐樹榮、李天德、李安邦等所部約一千多人，軍威稍振。中山正思攻取魚珠牛山各礮台，為掃滅叛軍的預備。忽然有人進來報說：「伍總長廷芳逝世。」不覺吃了一驚，把手中的筆，跌落地上，因流淚向左右說道：「本月十四日，廖仲愷因赴陳炯明惠州之約，不想被石龍生死未卜，已使我十分傷感，現在伍總長忽棄民衆託付的重任，先我而逝，豈不可傷！海軍將士聽了，也十分悲憤，誓必討賊。廖仲愷扣事，亦屬重要，並請總理口中，亦查筆之法也。並全體填寫誓約，加入中華革命黨，表示服從總統，始終不渝的決心。這時粵軍運動海軍，正在猛進，故各艦中的不良官長，已頗有不穩的舉動，因此也有帶兵來問中山道：「我們官長和叛軍訂立條約，是不是已得到總統的許可？」中山不好明言，又不願追問，只微微點頭而已。此等處不但顯見中山之仁厚寬大，其智慮亦非常人所及。蓋如一追問或明言已所不許，則事必立刻決裂矣。海圻各艦兵士，以此都疑心溫司令有不利中山之舉，要想拒絕司令回艦。中山聞知，再三調解，方才有實現。其實這時的海陸軍有顯明從逆的有態度曖昧

主張中立的，不過尚在醞釀之中，尚未完全成爲事實。所以中山惟出以鎮靜，全以至誠示人，大義感人，以期衆人感動，不爲賊用。陳炯明此時本在暗中操縱指示叛軍的行動，並不會公然露面，但是輿論上已唾罵的非常利害。陳炯明沒法，只得差鍾惺可帶了自己的親筆信，到永豐艦上，晉謁總統，懇求和解，原信道：

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炯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矣。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此正怨尤語也。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爲日正長也。肅此卽請鈞安。陳炯明敬啓。六月二十九日晚。

中山見了這封信，還沒下什麼斷語，忽然魏邦平來見，中山便把這封信交給他看。魏邦平把信看了一遍道：「看他這封信，也還說得很懇切，或者有些誠意，不知總統可准調解？」中山正色道：「當初宋亡的時候，陸秀夫恐帝受辱，甚至負之投水而死。魏同志今日之事，不可讓先烈專美於前，我雖才疎，也不敢不以文天祥自勉。宋代之亡，尚有文天祥，明代之亡，也有史可法等，如民國亡的時候，沒有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人，怎樣對得住爲民國而死的無數同志？將來國民的模範，既自污民國十一年來莊嚴燦爛的歷史，又自負三十年來救死民國的初心，還成什麼話？」聲裂金石，語驚鬼神。魏邦平見中山說得十分嚴正，不覺勃然變色，正是：

正語忽聞嚴斧鉞，厚顏應須冷冰霜。
未知他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以中山先生之仁厚寬大，而竟有利用其仁厚寬大，以逞其干法亂紀悖逆不道之事者，則信乎叔世人心之不足恃，而君子之不易爲也。然而盤根錯節，正以造成偉大人物之偉大歷史，而最後勝利亦終操於偉大人物之手。被陰賊險狠之小人，徒爲名教罪人，天壤靡盬而已。吾人觀於先生與陳氏之事，乃又覺君子不易爲，而可爲小人可爲而終不可爲也。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軍艦背義離黃埔 陸戰隊附逆陷長州

却說魏邦平聽了中山先生一席說話，不覺變色遜謝。邦平去後，海軍的消息，日漸惡劣，紛傳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將私離黃埔，任聽魚珠牛山各砲台，砲擊各艦，不肯相助。一時人心極爲惶恐，中山仍是處之泰然，非常鎮定，在此危疑叢棘之秋，吾不厭責陳炯明，又何忍責三艦先生之意，殆亦如此。因此浮言漸息。過了幾天，鍾愷可又代陳炯明至永豐艦，向中山求和。中山笑道：「陳炯明對我毫無誠意，求和的話，豈能深信？況且本係我的部隊，此次舉動，實是反叛行爲，所以他只能向我悔過自首，決不能說求和。」名不正則言不順，先生以正名爲言，亦是見大務遠。鍾愷可還待再說，忽然魏邦平派人來見中山，中山傳見，問其來意。來人道：「魏司令對陳炯明願任調停之責，擬定了三個條件，先來請總統的示下。」中山問他怎樣三個條件？來人道：「第一條是逆軍退出省城，第二是恢復政府，第三是請北伐軍停止南下。」中山斟酌了一回，方才答應。鍾愷可見中山已經答應，便和魏邦平派來的代表一齊告退。

兩人去後，忽然又有粵軍旅長李雲復派代表姜定邦來見。中山回顧幕僚道：「你們猜李雲復派代表到這裏來，是什麼意思？」祕書張俠夫對道：「大概是求和之意。」中山點頭道：「所見與我略同，就派你代表我見他罷！你跟我多年，說話必能體會我的意思，也不用我囑付了。」張俠夫應諾，便出來招待姜定邦，問其來意。姜定邦道：「此次事件，實出誤會，陳總司令事前毫末知情，近來知道了這件事，十分愧恨，情願來向總統請罪，務乞張祕書轉達總統海涵，狗對廟坑賭咒。」李旅長願以身家性命，擔保陳炯明以後斷無叛逆行爲，也請轉達總統，張俠夫道：「李旅長如果能附義討賊，則總統必嘉獎優容，毫無芥蒂，斷無見罪之意。至陳炯明實爲此次事變的禍首，亦即民國的罪魁，如可赦免，那麼反覆無常的叛徒，誰不起而效尤？還有什麼典型法紀可言！」其言亦頗得體。姜定邦再

三請張俠夫向總統進言勸解，俠夫道：「轉言斷沒有不可以的，至於答應不答應，總統自有權衡，兄弟也不敢專擅。」定邦笑道：「只要張同志肯向總統善言，兄弟就感激不盡了。」說畢，又再三懇託而去。

張俠夫回報中山，中山道：「陳炯明請罪，既無誠意，却偏有許多人來說話，難免別有狡計，我們還當趕緊催促前敵各將士回粵，不可中了他緩兵之計。」林直勉等這時也在左右，當下插言道：「在目下狀況之中，這回師計劃實在非常重要而且急迫。聽說溫司令因受敗類何某等挾制，態度非常曖昧，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也受了叛軍運動，不日就要離開黃埔，如三艦果去，則其餘各艦直對魚珠，都在砲台的監視之下，如砲台發砲射擊，各艦沒有掩護，必然不能再抗，那時前進既為砲台所阻，要遠離黃埔，則海心崗的水勢又淺，各艦決不能通過，那時各艦即不為砲火所毀，也必被他們封鎖，不能活動，束手待斃，總統也須預先佈置才好。」中山微笑道：「我們既抱為國犧牲的決心，死生須當置之度外，方寸既決，叛軍還有什麼法子？種種謠言，何足盡信。處處出之以鎮靜，非抱極大智慧人，何足以諱此？」在此危疑震撼的時候，我們只有明斷果決，支持這個危局，不必更問其他了。」

到了晚上，三大艦突然熄燈，人心倍加惶恐。看中山時依舊起居如常，如屹立之泰山，不可搖動，盡皆嘆服，心思也就略為安定。在危難之時，如主帥一有恐懼擾亂現象，則軍心立散，然衆人知此而未必能知戒而鎮定，較上者亦屬出之勉強，中山蓋純粹出之自然，故能成偉業也。單等魏邦平調停的條件實現。到了第二天，陳炯明的部將洪兆麟派陳家鼎拿着親筆信

來見中山，信中的意思，大概說：「自己擬與陳炯明同來謝罪，請總統回省組織政府，後再任陳炯明為總司令。」中山當時便寫了一封回信給洪兆麟，信中所寫，無非責以大義，却一句也不提及陳炯明。這天，魏邦平又來見中山，問他逆軍為什麼還不退，廣州魏邦平頓了一頓，方才說道：「這事還沒有十分接洽妥當，最好請總統發表一個和六月六日相同的宣言，責備陳軍各將領，不該輕舉妄動，那麼陳軍必然根據這個宣言，擁護總統，再組政府。」原來中山先生曾於六月六日在廣州宣言，要求兩件事情：一件是懲辦民國六年亂法的罪魁，二件是實行

兵工制，所以魏邦平有此請求。中山因他事出離奇，便道：「魏同志的話，真令我不懂，陳軍甘心叛逆，何必去責備他。如果他們確有悔禍的誠意，我自當另外給他們一條自新之路，可先教他們把廣州附近的軍隊，退出百里之外，以免殃及百姓，把廣州完全交與政府，方才談到別的。」魏邦平默然半晌，又說道：「現今事機危迫，總統何妨略為遷就一點，庶幾使陳軍有擁護總統的機會，也未始不是民國之福咧。」中山正色道：「如其不能先教逆軍退出廣州，則我也甯甘玉碎，不願瓦全。我係國會選舉出來的總統，決不能做叛軍擁護的總統。請魏同志努力訓練士兵，看我討平叛逆。」魏邦平道：「總統固執如此，恐有後悔。」中山斷然道：「古時帝王殉社稷，總統是應死民國，何悔之有？」先賢云：「臨難毋苟免。」能勵行此語者，其惟中山乎？魏邦平乃默然而去。

次日，林直勉聽了這些話，不覺太息道：「時局危迫如此，竭誠擁護總統者，究有幾人，魏司令不足責也。只不知北伐軍隊，到什麼時候才能南返咧。」正在感歎，忽然有人進來，彷彿很驚遽似的，倒使直勉吃了一驚，急忙看時，原來是林樹巍。樹巍見了直勉，卒然說道：「林同志可知禍在旦夕嗎？」直勉驚訝道：「拯民兄爲什麼說這話？」樹巍道：「頃得可靠消息，三大艦決於今日駛離黃埔，留下的盡是些小艦隊，我們前無掩護，後無退路，豈非危機日迫了嗎？」林直勉道：「這消息果然確實嗎？」樹巍正色道：「這事非同兒嬉，那裏有不確實的道理？」林直勉笑道：「此事我早已料到，不過在今日實現，未免太早耳。」說着，便和林樹巍一同來見中山。中山見了林直勉和林樹巍，便拿了一封信及一個手令給他們看。兩人看那封信時，原來是許崇智由南雄發來的。春雲忽展，沈問略消，大略道：

陳逆叛變，圍攻公府，令人切齒痛恨。北伐各軍，業已集中南雄，指日進攻韶關，誓必討平叛逆。朱總司令所部演軍，尤爲奮勇，業已開拔前進，想叛軍不足當其一擊也。

讀完，不覺眉頭稍展，說道：「北伐軍回省，叛軍想不日可以討平了。」中山道：「最後勝利，自必在革命軍隊，

叛逆的必敗，何消說得。今日果應其言。你們且再看我的手令！林直勉果然拿起手令一看，原來是令飭各艦由黃埔上游，經海心岡，駛往新造村附近，掩護長洲要塞的，不禁驚訝道：「總統爲什麼要下此令？」中山道：「此令還待斟酌，並非即刻就要發表的，你們可不必向人提及。」林樹勳道：「命令沒有發表，我們如何敢洩漏？但總統還沒知道三大艦已變節附逆，要離開黃埔了。」中山泰然道：「我剛也接到這個報告，所以有駛往新造村的決心。」林直勉道：「海心岡的水甚淺，險艦怎樣通過？」中山不答，兩人懷疑而退。

到了晚上，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果然升火起錨，駛離黃埔。中山得報，立刻下手令，教其餘各艦經海心岡駛往新造村附近。各艦長得令，都派人來稟道：「海心岡水淺，如何得過？」中山道：「不必就心，我自方法可以通過，否則我怎麼肯下這令？」各艦長只得遵令前進。到了海心岡，果然安然而過，並不覺得水淺。衆皆驚喜，不解其故。我亦不解，讀者將謂中山有何法力矣。中山向他們解釋道：「我當時雖不信三艦即時叛變，然而早已防到退路，軍事勝負，原難一定，深恐一有蹉跌，便被叛軍封鎖，所以暗地時派人去測量海心岡的深淺，據報總在十五尺以上，所以我毫不在意。當時所以不告你們，恐怕萬一洩漏，爲逆軍所知，在海心岡一帶增加砲兵截擊，則我們通過時，未免又要多費周折了。」一見中山之鎮定，原有計劃，非一般愚厚有餘，智力不足，所可比擬萬一。衆皆歎服。

中山到長洲後，即傳令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戒備，以防叛軍襲擊。或請中山駛入省河，乘叛軍之不備而攻之，可獲勝利。中山嘆道：「我非不知此舉可以獲勝，但恐累及人民，於心何安？」先看此句，則知後文中山之入省河，實出萬不得已，而叛軍之殃民，亦益覺可惡可恨。我們現在所應注意的，是叛軍探知我們離開黃埔，必然派隊來襲擊，不可不防。正說時，忽然槍砲之聲大作，探報魚珠礮台之叛軍鍾景棠所部渡河來襲，我要塞司令所部已出動應戰。衆皆駭然。中山即時出外眺望，並令各艦開砲助戰。鍾部因無掩護，死傷甚衆，紛紛潰退。中山見馬伯麟正在指揮部下追擊，心中甚喜，忽見自己隊伍中飄出幾面白旗來，不覺心中大驚，急忙用望遠鏡仔細審視，只見幾面白旗，在着海

軍陸戰隊的隊伍中飛揚。可惡得很。隊長孫祥夫指揮部下兵士，反身向馬伯麟衝擊。鍾景棠部乘勢反攻，馬伯麟抵禦不住，兵士大半潰散。中山頓足道：「不幸又傷我如許愛國士兵，真是可痛！」說着，便下令教各艦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潰兵。

馬伯麟登永豐艦向中山謝罪。中山撫慰他道：「馬同志忠勇可嘉，使人人皆如馬同志，則叛軍早已討平。今日的敗歟，由於孫祥夫的背叛，馬同志何罪之有？」馬伯麟遜謝。中山又道：「今長洲要塞既失，我欲令各艦攻佔車歪砲台，以為海軍根據地，未知馬同志以為如何？」馬伯麟道：「車歪砲台，形勢非常險惡，砲隊密布，要想攻克他果然很難，便想通過也絕不容易，似乎不如把艦隊駛到西江去活動，還比較妥當。」中山笑道：「馬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如往西江，必須經過牛山魚珠各砲台，更兼三大艦駐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們各艦行動，便算我們能夠衝過牛山魚珠三大艦，也必阻止我們通過，到那時我們反而進退兩難了。所以我們這時除出襲取車歪砲台，駛入省河一個計劃之外，更沒有別的妥當方法了。」衆人聽了，方才恍然，盡皆拜服。

於是中山率領永豐楚豫豫章廣玉寶璧各艦，由海心岡開到三山江口，已經天色微明，各艦先向車歪砲台粵軍的陣地。粵軍發砲還擊。當時艦隊砲少，粵軍布置既密，大砲又多，各艦長雖然進攻，而甚為惶恐，進退莫決。中山奮然曰：「民國存亡，在此一舉，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意氣振山岳。說完，即令座艦先進，再令各艦繼續往前奮勇衝突。不料艦隊剛到砲台附近，粵軍預先布置在那裏的兩營野砲隊，立即砲彈齊發，向艦隊注射。艦隊猛攻多時，總因陸上的部隊太少，只攻克東廊一岸。各艦通過時，都受微傷，只有座艦連中六彈，受傷最重。士兵死傷更多，不能久持，只得直開到白鵝潭，準備召集各艦，以圖再舉。

恰好又有永翔同安各艦來附義討逆，中山甚喜。當時商人恐怕在此開戰，頗生恐慌。稅務司夏竹和西人惠爾來見中山，相見畢，夏竹先問道：「總統來此，是否避難？」中山正容道：「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此地是中華民

國的領土，我當然可以自由往來，怎麼說是避難？心能持重，語自得體。你說的什麼話，真使我絲毫不懂了。」題目正大。夏竹支吾道：「並非多問，因此地是通商港，接近沙面，惟恐一旦發生戰事，牽動外國戰艦，發生交涉，所以我請總統不如暫時離開廣州，可以不使商業發生影響。」此輩但知奉承資本家，帝國主義耳，他何所知。中山勃然道：「這話是你所應說的嗎？我生平只知公理和正義，不畏強權，不服暴力，決不怕無理的干涉的。」剛和夏竹專鄙的心理相反。夏竹默然。惠爾在旁看了，不覺肅然起敬道：「總統真中國人中之愛國奇男子，誰說中國沒有人才呢？我今日才見總統的大無畏精神咧。」真心佩服。夏竹聽了這話，更覺慚愧，便和惠爾一同致敬而退。兩人去後，又有海軍總長湯廷光來信，請求准予調解。中山當時便寫了一封回信，大略說道：

專制時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國，總統死民國，分所應爾。如叛徒果有悔禍之心，則和平解決，吾亦所願也。

第二天，中山正在慰勞海軍將士，忽接湯廷光送來議和條件，完全以敵體相視，並以次日十二點鐘為限。中山毅然令秘書起草，覆絕調停。信內有最扼要的幾句話道：

葉逆等如無悔過痛改的誠意，即如來函所稱，准以明日十二時為限可也。

各士兵聽了這事，十分憤激，爭着要見中山，情願出死力討賊。中山慰諭道：「昨天各艦通過車歪砲台時，忠勇奮發，殊堪嘉尚。中國海軍，如都能夠像昨天那樣勇往直前，殺敵致果，則前途實有無窮希望。現在雖在危迫之中，還能如此勇敢向義，叛逆之徒，必然被我們討平。不過時間問題，諸君何必急急於一戰咧。」能使軍人如此，先生之德行，豈易多見。各兵士始含憤而退。

此時又有水上警察廳所轄的廣亨廣貞兩艦，前來效順。不料開到車歪砲台附近，被粵軍砲火截住，兩艦抵抗了幾個鐘頭，因艦力薄弱，不能通過，只得和東廊附近陸上的各部隊一齊退到江門。中山得了這消息，正和幕

僚談論贊歎。忽然汪精衛來見，中山問他有什麼事。精衛道：「剛才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據說叛軍在韶關大敗，我滇軍確已占領芙蓉山帽子峯等要害，推進甚速，所向無敵……」精衛剛想說下去，忽然張俠夫匆匆進來說道：「奇怪之至，剛來附義的永翔艦，不知如何，又升火要離開這裏了。又不先來稟白一聲，不知是何道理。」精衛道：「我剛進來時，聽說是溫司令來召他去的，不知道是否確實？」張俠夫道：「我們該截留住他，別讓他離開爲是。」中山道：「他既稱有溫總司令的命令，且由他去罷，不必阻當。」先生一味從容。又回顧精衛道：「你且說你韶關的消息。」精衛道：「我軍的飛機隊，聽說也已經飛過韶關，在馬壩河頭等地方拋擲炸彈，命中的很多。現在省城叛黨，都有遁逃的現象，韶關大概指日便可被我軍克復了。」正是：

歲寒方知松柏勁，世平安識忠臣心。
未知此說究竟可靠與否，且看下同分解。

智者每流於剋，仁者恒失之愚。中山處事，果敢敏決，待物尤極寬仁，而待物寬仁之中，又常含智計，而果敢敏決之中，亦常含寬仁，如言不究葉，李已往之罪，智計也，而有寬仁在焉，其不尼永翔之行，與含容溫樹德，不欲士兵拒之，寬仁也，而有智計在焉，讀者苟能細細繹之，則雖不能親炙中山，而共兼有智仁勇之偉大人格，亦可於想像中得之矣。

第一百三十八回 離廣州乘桴論時務 到上海護法發宣言

却說李烈鈞許崇智梁鴻楷黃大偉朱培德各部軍隊，在江西的戰事，本來節節勝利，已經占領贛南各地，蔡成勳雖代陳光遠節制江西軍隊，也無法抵抗。孫中山發信催促回軍平亂的那日，李烈鈞正在猛攻吉安和沈鴻英的部隊劇戰，以後蔡成勳周蔭人等部隊，也加入前線，北軍陡然增加了許多生力軍，氣勢大振，因此北伐軍不

能長驅直上。好在湖南陸軍第六混成旅長陳嘉祐所部的一旅，也幫着李軍助攻，還能維持個勢均力敵，想不到廣州政局變動的消息傳來，頓時使北伐軍生了內顧之憂，只得撤退回粵。陳氏之肉，真不足食也。周蔭人部乘勢追擊陳嘉祐部被打的大敗虧輸，因此回不得湖南，只得退入廣東，助北伐軍討伐陳炯明。朱培德、李烈鈞、許崇智等退到邊境，大家商議道：「我軍一齊撤退，北軍乘勢進逼，則腹背受敵，必難取勝。何況我們餉械的接濟，已經斷絕，勢不能延久，不如留一部分軍隊，堅守贛南，分一部分軍力去討伐陳逆，方有救應。大家便決定先由朱培德、許崇智、黃大偉等部南下，其餘暫留贛南，防北軍追擊。許崇智的部隊擔任中路進攻仁化，黃大偉擔任東路進攻始興，朱培德擔任西路進攻樂昌，雙方劇戰多日，互有勝負，李烈鈞這時正在防守贛州，也和蔡成勳、周蔭人等部劇戰。李烈鈞雖是智勇兼備的軍事家，無奈人數既少，又是久戰的疲卒，餉械又無處籌劃，因此抵抗了半個多月，已是大大容易，便支持不住，被北軍奪了贛州。

却好這日聽說許崇智等的軍隊，也吃了敗仗。南雄、始興等處，都被陳炯明占領，許崇智等殘部，陸續由閩邊退去，知道已不能退到韶關一帶去，便分向湖南廣東交界的地方退却了。韶關那面，許崇智、黃大偉兩部軍隊，戰敗退往閩邊，朱培德、陳嘉祐等部，還在仁化、樂昌一帶劇戰，無如子彈缺乏，只得也同時退却。朱培德退向廣西邊境，陳嘉祐仍回湖南去了。所有北伐部隊，到此總算已完全失敗。大書特書，所以直諫陳氏之罪也。

這消息傳到廣州，中山還不肯深信，程潛、居正等都請中山離粵，中山不從道：「這種戰報，都出之敵方，豈可盡信？萬一前方並未失敗，而我先離廣州，又將何以對前敵與艦隊之將士？」苦心孤詣。如此者已非一日，到了八月九日那天，各處敗耗，方才證實，中山當即召集各艦艦長，開軍事會議，決定大計。各艦長齊聲道：「贛南既已失陷，南雄又復不保，前方腹背受敵，戰事決難順利。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不如暫時到上海去，慢慢的再圖討伐叛逆之計，較為妥當。」中山深知在此無益，便決定離粵赴滬。一面又通告各國領事，說明總統即日離粵的事情，一

面又叫人向商輪公司，預定輪位。幕僚一齊諫止道：「總統一身，關係民國存亡，何可行此冒險之事？萬一叛軍有什麼陰謀，豈不危險？」中山侃然道：「我本中華民國之總統，一切當示人以公正偉大，仍是不肯言逃之意，諷之令人起敬。豈可鬼鬼祟祟，學末路政客，失敗軍閥的樣子，祕密動身嗎？」是能見到大處，非專以大言欺人者比。幕僚再三婉諫，總未得中山許可。

衆人正在爲難，恰好英領事託人回報說：「孫總統如果決意離粵，我可派礮艦摩漢號，護送總統往香港，不必另搭商輪。而且明天還有俄國皇后號郵船，由香港往上海，如孫總統往上海，請於下午三點鐘趁摩漢礮艦到香港，我可以電知香港，預備輪位。」衆幕僚聽了，都大喜道：「難得英領事盛意，總統不可辜負了他。」中山沉吟未答，那回報的人道：「英領事此舉，非常誠意，總統無論在邦交上着想，或友誼上着想，都不可辜負他。」中山方才應諾，到了下午三時，帶了幕僚，登摩漢艦離開廣州，艦隊的善後事宜，委託祕書林直勉和參軍李章達兩人代爲辦理，並發恩餉一月，以獎勵官長士兵忠勇勤勞的功績。

到了四點鐘，摩漢號出發，七時出虎門，要塞中山在船上向衆人說道：「想不到我們今日竟得脫險，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國責任，仍在我們身上，萬萬不可輕棄，負了初心。」讀之令人起敬，還令人下淚。林樹巍道：「總統忠於爲國，對於世界政治情形，觀察得尤其透澈，不知道中國究要怎樣才能富強，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山素來是沉默莊嚴的，此日却和往日不同，議論風生，很有悲歌慷慨的樣子，當時便回答道：「中國要求自由平等，脫離列強的壓迫，除却革命而外，自然更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大聲疾呼。至如聯省自治之說，不過是軍閥割據的一種變相，萬萬不可實行，而且是決不能實行的。」張俠夫道：「美利堅德意志，不都是聯邦制嗎？爲什麼在他們行之，便可以致富強，在中國便不能實行呢？」中山道：「你們可謂知一不知二。美德各國本來沒有軍閥割據的事實，而且他們的領土較小，不能單獨存在，所以可行，至於中國，不但土地比世界各國要大，就是人民也比各國爲多，假

使准許各省自治，則各省無論在財力兵力上以及其他，都可脫離中央而獨立。軍閥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決不能免，所以不如分縣自治，較為妥當。因為縣的範圍有限，一鄉一縣的事情，人民容易見到，該興該革的地方，亦容易實行，可以不至如省自治制的大而無當也。」主權者自治者，未嘗不言之成理，惜其不知其二耳。張俠夫道：「總統偉論，我們都明白了。但此是內政問題，若就外交而論，又當聯絡那一國呢？」中山道：「這也未可執一而論，須看他們的情形。」衆人齊聲道：「請總統不妨把各國的情形，解釋給我們聽聽，看中國該學那一國，該聯絡那一國？」中山道：「美國人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國尊重主權，又尚道義，英國外交則尊重利害，不過他的態度，中正不偏，又能識別是非，主持公理，所以對外態度，總不失其大國之風。現在我國的外交，該學英國公正的態度，美國遠大的規權，法國愛國的精神。」即尊重主權，蓋尊重本國之主權，即愛國之表現也。以立我們民國千百年永久之大計。至於在國際地位上言之，和我們中國利害相同，又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攜互助，策進兩國利益的，却只有德國。可惜我國人不明白他的真相，因他大戰失敗，便以為不足齒列，不知道他們的人才學問，都可以資助我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所以此後我國的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然應當注重，不過對於歐亞大陸的俄德兩國，更不能不特別留意，不可盲從他國，反被別人利用咧。」今日之外交家，應以此語為針言。衆人聽了，都各欣然彼此往復討論，直到後半夜兩點鐘，方才各自就寢。

天明六點鐘，摩漢艦已到香港，香港政府即時派人來照料搬過俄國皇后郵船。到了正午十二時，郵船開行。次日，又接到廣州英領事的無線電報告，白鵝潭海軍和保護人員離粵赴港的情形，中山覆電感謝。一行人在郵船住了五天，無非討論些國家世界的事情，和談論廣州的事變而已。到了八月十四日上午，郵船開到上海，中山在吳淞口登陸。其時上海各團體代表在岸上歡迎的足有好幾千人，中山聽說他們在風雨中已餓餓了好幾日，真是難得，十分感謝。落了寓所後，在下半天便召集中華革命黨的同志，討論國會和時局問題，第二天便發表了一

個護法宣言。這宣言的稿子，是中山在郵船上決定的。原文道：

六年以來，國內戰爭，爲護法與非法之爭，文不忍艱難創造之民國，墮於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奮鬥不息，中間變故迭起，護法事業，蹉跎數載，未有成就，而民國政府，遂以虛懸。國會知非行權無以濟變，故開非常會議，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屬之於文。文爲貫徹護法計，受而不辭就職以來，激勵將士，出師北向，以與非法者戰。最近數月，贛中告捷，軍勢遠振，而北軍將士，復於此時爲尊重護法之表示，文以爲北軍將士有此表示，則可使分崩離析之局，歸於一統，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願與北軍將士提攜，以謀統一之進行。不圖六月十六日，護法首都，突遭兵變，政府燬於礮火，國會遂以流離，出征諸軍，遠在贛中，文僅率軍艦倉卒應變，而陸地爲變兵所據，四面環攻，益以砲壘水雷，進襲不已。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護法責任，繫於一身，決不屈於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險犯難，孤力堅持，至於兩月之久，變兵卒不得逞，而軍艦力竭，株守省河，於事無濟，故以靖亂之任，付之各處援師，而自來上海，與國人共謀統一之進行。迴念兩月以來，文武將佐，相從患難，死傷枕藉，故外交總長伍廷芳爲國元老，憂勞之餘，竟以身殉，尤深愴惻。文之不德，統馭無才，以至變生肘腋，咎無可辭。自兵變以來，已不能行使職權，當向國會辭職，而國會流離顛沛之餘，未能集會，無從提出。至於此次兵變，文實不知其所由起，據兵變主謀陳炯明及諸從亂者所稱說，其辭皆支離不可究詰。謂護法告成，文當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對於統一計畫，已有宣言爲天下所共見，文受國會付託之重，雖北軍將士有尊重護法之表示，猶必當審察其是非與誠僞，爲國家謀長治久安之道，豈有率爾棄職而去之理？陳炯明於政府中爲內務總長，陸軍總長，至兵變時，猶爲陸軍總長，果有請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議，建議無效，與文脫離，猶將諒之。乃兵變以前，默無所言，事後始爲此說，其爲飾辭，肺肝如見。按當日事實，陳炯明於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龍，嗾使第二師於昏夜發難，槍擊不已，繼以發砲，繼以縱火，務使政府成爲燬，而置文於死地。蓋第二師士兵，皆爲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謀殺事成，即將歸罪以自掩其謀。

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險，不如所期，始造爲請文下野之言。觀其於文在軍艦時，所上手書，稱大總統如何，可證其欲蓋彌彰已。陳炯明以免職而修怨，葉舉等以飭回防地而謀生變耶？無論以怨望而謀不軌，爲法所不容，卽以事實言之，文於昨年十月，率師次於桂林，屬陳炯明以後方接濟之任。陳炯明不惟斷絕接濟，且從而阻撓，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師。於陳炯明呈請辭職之時，猶念其前勞，不忍暴其罪狀，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慰勉有加，待之豈云過苛？葉舉等所部，已指定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爲其防地，乃輒率所部進駐省垣，騷擾萬狀。前敵軍心，因以搖動，飭之回防，詎云激變？可知凡此種種，亦非本懷，徒以平日處心積慮，惟知割據，以便私圖於國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撓出師，終而陰謀盤據，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誠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且卽使陳炯明之對於文積不能平，至於倒戈，則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與？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縱兵淫掠，使廣州省會人民之生命財產，悉受蹂躪，至今不戢，且縱其凶鋒，及於北江各處，近省各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來不法軍隊，於攻城得地之後，爲暴於一時，已犯天下之大不韙，今則肆虐至於兩月，護法以來，各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北軍之加兵於西南，軍紀雖弛，有時猶識忌憚。龍濟光陸榮廷駐軍廣東，雖嘗以騷擾失民心，猶未敢公然縱掠，而此次變兵，則悍然爲之。聞其致此之由，以主謀者誘兵爲變時，兵慌於亂賊之名，憚不敢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爲條件，兵始從之。爲亂似此煽揚凶德，汨沒人道，文偶聞野蠻部落爲此等事，猶深惡而痛絕之，不圖爲此者，卽出於同國之人，且出於統率之軍隊，可勝憤慨！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願爲國事馳驅，故以軍事全權付託，今者甘心作亂，縱兵殃民，一至於此，文之任用非人，誠不能辭國人之責督者也。此次兵變，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爲，不惟自絕於同國，且自絕於人類，爲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爲人道計，亦當去此蠱賊。凡有血氣，當舉起以攻，絕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愈不可爲矣。以上所述，爲廣州兵變始末，至於國事則

憲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爲達到目的，如此則非常之局，自當收束。繼此以往，當爲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文於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陳工兵計畫，自信爲救時良藥，其他如國民經濟問題，則當發展實業，以厚民生，務使家給人足，使得休養生息於競爭之世。如政治問題，則當尊重自治，以發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國人民共有，共治共事之謂，非軍閥託自治之名，陰行割據，所得而藉口。凡此舉步諸端，皆建國之最大方略，文當悉其能力，以求貫徹。自維奔走革命三十餘年，創立民國，實所躬親，今當本此資格，以爲民國盡力。凡忠於民國者，則引爲友，不忠於民國者，則引爲敵。義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難非所顧，威力非所畏，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國民皆蒙福利，責任始盡。耿耿此誠，惟國人共鑒之！

此項宣言發表以後，南北人民才曉然於廣東兵變之內幕，都痛恨陳炯明，斥爲國家之賊，社會之蠹，而對於中山先生的信仰心，却益發深切堅固，認他宣言的方略，爲救國惟一之良猷，即認定先生爲現代惟一救世主者。會幾何時，叛逆者終爲世棄，而先生革命大業，不久即告成功。可見民心向背的關係匪輕。我人論史至此，惟有引用尙書『作僞作德，勞逸拙休』兩語，爲嘆感奮勵資料罷了。正是：

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何苦爲小人。

南方兵變事，至此告一段落，同時北方也有幾件大事，容俟下回分解。

民國以來，戰爭靡已，雖蟲得失，觸角紛持，主事者認爲大事，旁觀者久已齒冷。浸至彈雨槍林，都成司空見慣，有識者且習爲無足評論之問題。惟有一事足予吾人以確當之教訓者，則民心向背，可爲勝敗之標準，歷試皆驗無一或爽。故以廣東事變而論，自陳氏背叛，而國人對於中山先生之信仰愈堅，即爲革命事業生色不少。是陳氏之所以害先生者，乃適以厚先生耳。小人作祟，雖能逞志一朝，結果每以成全君子之事功。若陳氏所爲，不其然與？嗟夫！彼野心軍閥，可以悟矣。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楊師戰敗 興大獄羅氏蒙嫌

却說民國十一年，除却北方的奉直大戰，和南方的陳炯明叛變以外，四川也正在槍林彈雨之中。這回寫來，令人目迷神眩，得此總束，精神百倍。這時四川督軍兼省長劉湘，已經通電辭職，所有軍民政務，交由他部下王陵基向楚成兩人代拆代行。至於他所以辭職的緣因，大概是由劉成勳逼迫之故。此時四川有實力的軍閥，除劉湘以外，還有川軍第一軍軍長但懋辛，第二軍軍長楊森，第三軍軍長劉成勳，都勢力很強，而尤以劉成勳的實力最爲雄厚。如鄧錫侯、賴心輝、田頌堯、劉斌等都聽他指揮的。在本年七月初，楊森與但懋辛，又因防地衝突，發生意見。楊森自恃勢力較強，竟率兵進迫忠州。忠州原是但懋辛的防地，見楊森大軍臨境，少不得派兵迎敵，無奈楊森兵多械精，但懋辛如何抵敵得住，只支持了一天，便敗退梁山。那梁山是一個小縣，在忠州的西北，地當羣山之中，形勢向屬險要。但懋辛退到梁山，當時便召集部下開緊急軍事會議，商議應付之策。部下軍官齊聲道：「梁山地勢險要，進攻不易，我們願竭死力應戰。」但懋辛道：「現在我軍兵少械缺，餉彈不繼，決難持久，不如暫退綏定，一面電成都代表聯絡，劉成勳協同對楊，方能計出萬全。如其困守梁山，再打一敗仗，那就不可收拾了。」部下各軍官聽得有理，便立即開拔，退到綏定，一面電知成都代表，向劉成勳接洽一切。

劉成勳本來也怕楊森勢力日漸膨漲，很想驅除他，離開四川，無奈一時沒有機會，只得隱忍。這時聽說楊但開戰，第一軍戰敗，立刻召集賴心輝、鄧錫侯一班人商議道：「楊森若戰敗，但懋辛又得了忠州、萬縣等地方，勢力益強，將來難免侵略我們，不如乘此時機幫助但懋辛，攻擊重慶、瀘州，使他首尾不能救應，一則使但懋辛感激，此後可以收爲我用，二則可以乘勢佔領重慶、瀘州等地，也可多一籌餉之地。」軍閥等地以戰之目的，不過如此而已，彼輩豈能

知大義，三則去了腹心之患。一衆人一致贊成，正待發電討楊，恰好但懋辛的代表前來，接洽請救。劉成勳大喜，慮已接納，十分優待。當由一三兩軍，共推劉成勳爲川軍總司令，討伐楊森，劉成勳卽日就職，分派鄧錫侯、賴心輝、田頌堯、劉斌各軍，往攻重慶、瀘州各地，一面電知但懋辛。

此時但懋辛已退到遂寧，得到這個消息，便南下進攻瀘州。楊森聽說劉但聯軍來戰，不敢輕敵，在永川、瀘州等處，嚴密防守。但懋辛一則報仇心切，二則得了劉成勳所助餉彈，軍勢頓壯，三則楊森兵力已分，反成了此衆彼寡，因此激戰了幾次，楊軍節節敗退，竟被但軍佔了瀘州。楊森便集中兵力，在永川、璧山一方面，并力攻擊劉成勳的軍隊。劉軍方面的前敵總指揮鄧錫侯，是第三軍中最善戰鬥的師長，本不難一鼓擊敗楊森，却因楊森把所有兵力，大部都在這裏拚命的抵禦，所以激戰了幾次，都不會得手。

鄧錫侯焦躁，思得一計，自己向璧山敵陣猛撲了兩次，卻急忙退守銅梁去了。楊森只道他要渡嘉陵江，取包抄的戰略，便分兵防守這一面。隔日果然探報第一軍渡江的很多，楊森急忙把璧山的兵力，調到青水關一方面，卻把永川方面的軍隊，退到來鳳驛，把戰線縮短，以便救應璧山，不料第三軍渡嘉陵江的，不過一部分，大部還在全德場，得了調救青水關、麻柳坪一帶的消息，便乘勝襲擊楊軍防守人少，又不曾豫備支持不住，立刻潰退。等來鳳驛的救兵來時，鄧侯早已佔了璧山。

在永川一方面的第三軍，是賴心輝所部的隊伍，得了鄧錫侯的約會，也乘勢猛攻楊森。這時，先得了璧山不守的消息，此時又得了這方面的報告，便又傳令來鳳驛的軍隊，退守白市，以便互相救應。

但懋辛自得了瀘州後，隨卽進兵佔領合江、江津、綦江等處，這時又下了南川，正待向涪州進攻。楊森恐怕後路有失，急忙分兵去救涪州。重慶方面的兵力，愈加薄弱，鄧錫侯、賴心輝等乘勢猛攻，楊森大敗，退守忠州，連防守涪州的軍隊，也受了影響，連夜退到石碛去了。鄧錫侯等得了重慶以後，立卽領兵追擊，探報田頌堯克了大竹，劉

瘋攻克東，鄒前進更猛。楊森見忠州已在包圍之中，知道難守，便又放棄陣地，退守萬縣。但懋辛得了石柱，並不休息，立刻前進，在塗井渡江，進撲萬縣。一二兩軍，又在懷渡開火，一方是累敗之卒，一方仗戰勝之威，只支持了半天，二軍楊森所部便大敗而退。但懋辛乘勢進攻，佔了萬縣第三軍的大隊，也陸續到來，休息了幾天，又繼續前進，和楊森的軍隊在蘭基灘開火。楊森此時已存背城借一之心，所以勉勵部下，努力死戰，絕不退却。雙方激戰了幾夜，終究衆寡勢異，漸漸抵當不住。一三兩軍乘勢猛撲，楊森頓時大敗，士兵紛紛潰散，一部退至湖北施南一帶。楊森自己逃到宜昌，向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要求收編。孫傳芳不敢專擅，電詢吳佩孚的意見。吳佩孚正因勝了奉天，陳炯明又逼走了中山，在那裏做武力統一的迷夢，吳佩孚武力統一的迷夢，確由此時起，得了這消息，自然極願收留楊森，爲自己將來武力取川的嚮導，所以立刻電令孫傳芳收編，不願改編的，資遣回籍。孫傳芳準此辦理，共得了一混成旅之衆。吳佩孚仍令駐防鄂邊，聽長江上游總司令節制調遣。

劉成勳但懋辛鄧錫侯等自逐出楊森以後，便組織了一個省憲會議籌備會，自己擔任籌備員，進行四川自治省憲事宜，以便永久割據。凡贊成或提倡聯治者，除却希圖軍閥餘瀝之政客而外，皆軍閥之存此心理者也。然川鄂邊境一面，因追擊楊軍之故，時時有與鄂軍開火之慮，所以形勢也非常嚴重。後來經孫傳芳和劉成勳各派代表，議定了三條和約：一，川鄂軍同時撤退，兩不相犯。二，渝宜交通，立即恢復。三，鄂聯防條件，繼續有效。方才雙方撤兵，言歸於好。吳佩孚自收了楊森之後，教他積極訓練士兵，一面又替他補充軍械，以備再舉。民國以來的失敗軍閥，只要有一成一旅的餘衆，不上幾時，便又恢復勢力，再成軍閥。因此兵額雖少，力量倒還充實。吳佩孚自是歡喜。不過此時北方又有直奉備戰的消息，人心非常恐慌。幸喜鮑貴卿竭力調和，又經奉直當局通電否認，人心方安。想不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直奉戰爭的謠言方息，北京又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却說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那天晚上，大總統黎元洪正在批閱文件，忽有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說有緊要機密事要見。黎元洪很是驚訝，即

命請見。吳景濂見了黎元洪，走上前一步，悄悄的說道：「有一件機密事兒，和總統接洽。」黎元洪詫問什麼事？吳景濂道：「財政總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合同，有納賄情事，請總統即下手諭，命步軍統領捕送地方檢察廳訊辦，以維官紀。這是衆議院的公函，這件事情，完全由景濂等負舉發之責。」黎元洪接過公函，看了一遍，不覺勃然大怒。黎氏本稱廉潔，對於官吏受賄，自應震怒，但此事却不免又受人利用了。立刻下了一個手諭，給步軍統領，着將羅文幹逮交法廷訊辦。步兵統領得了這個緊急手諭，當敢不致怠慢，立派排長王得貴，帶領全排士兵，武裝實彈的趕到羅文幹的公館裏，把士兵四散埋伏，了自己只帶了兩個人，上去叫開了大門，只推說有要緊事要親見總長，問總長可在。家門上不明就裏，便老實告訴了他。王得貴更不說什麼，竟衝將進去。門上攔不住，只得也跟了進來。

羅文幹這時正抱着他的愛妾，在那裏沉醉於好夢之中。忽聽得房門外有人叫喚，不覺驚醒，怒道：「什麼人，這時候還有什麼事？」王得貴道：「總長果然在家，我們奉了大總統和統領的緊要命令，特來請總長去商議要事。」羅文幹怒道：「這早晚還有什麼事？你去回復總統，說我明天早晨再來商議罷。」王得貴道：「這不行！統領說過，今天非請總長一到不行。」羅文幹更怒道：「什麼話？我不去，他待怎樣？」他的愛妾這時已被他驚醒，見羅文幹發怒，忙勸道：「人家這樣要緊來請你，定有了不得的急事，你不去，豈不誤了事啦？」羅文幹聞着美人口中一絲絲的香氣，吹到鼻孔中來，不覺酥了半邊，立刻很溫柔的笑道：「一時生氣，却把你驚醒了，這又是誰的不是啦？」他那愛妾也斜着眼道：「別胡說啦，還不起來，別誤了國家的緊要事呢！」羅文幹被催不過，只得勉強着衣下牀，開出門來，只見房門口立着三個軍人，和自己一個門房。不覺又發怒，罵那門房道：「什麼人，也不問個明白，也不先來請示，就胡裏胡塗的帶進來。」門上應了幾個是道：「小的和他說過再三，攔他不住咧。」羅文幹又很生氣的看着王得貴道：「你說有什麼事？」王得貴行了一個軍禮道：「統領教咱來請總長即刻過去。」羅文幹道：「什麼事，這樣要緊，你回去說，夜深了，有什麼事，請你們統領明天到部裏來找我罷。」王得貴道：「這不行，我

們統領奉了大總統的命令，說非請到總長不可。」羅文幹又怒又奇的說道：「什麼話！非去不可！你們統領奉了大總統的命令，干我甚麼？我又不奉到大總統什麼命令，非去不可，這不是笑話嗎？」王得貴道：「回總長的話，大總統的命令，就是教總長非去不可的。」羅文幹道：「我不懂你的話，你說……」羅文幹說到你說兩個字，便沉着，看着王得貴等王得貴回話。王得貴知道不和他說個明白，他是不肯去的，便掏出一張公文來道：「請總長瞧這一張公文，就知道了。」羅文幹拿着公文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道：「奉大總統手諭，准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函開：『財政總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有納賄情事，請求諭飭步兵統領，捕送地方檢察廳訊辦。』」等由，准此，仰該統領即便遵照，將該總長捕送京師地方檢察廳拘押，聽候訊辦。此諭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該排長即便前往將羅文幹一名拘捕前來，聽候函送檢察廳訊辦，切切毋延。此令。」羅文幹看完，方才恍然大悟道：「好好！原來有這麼一樁事，好好！我就和你同走。」說着，便叫人備汽車，和王得貴一同到了步軍統領衙門裏，步軍統領連夜就備文把他送到地方檢察廳裏去了。還有一位財政部的庫藏司長黃體濂，同時也被捕送檢廳。

第二天，國務總理王寵惠，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孫丹林，陸軍總長張紹曾，農商總長高凌霨，交通總長高恩洪等，得了這個消息，真是物傷其類，彼此備位關員，却無端被總統捕去了一個，如何不憤怒着，立刻相互打電話，商議了一回，便開了一個府院聯席會議，在會議席上，先請黎總統宣布經過事實。黎總統把事情說過後，高恩洪首先起立說道：「這件事實是總統違法，無論總長犯了什麼罪，除却司法機關以外，總統怎麼可以叫步軍統領捕人？」此卻是據理而言。何況現行的是責任內閣制，假使大總統隨意可以捕人，我們這關員還幹得了嗎？」高恩洪坐下以後，孫丹林、顧維鈞等也先後立起來發言，責備黎元洪以爲總統違法。黎總統原是個忠厚長者，被他們羣起而攻的責備起來，竟一句也不會分辨。張紹曾看不過意，便立起來排解道：「事情已經過去，這時說

也無益，不如大家討論一個補救的辦法罷！」高恩洪道：「怎樣補救？我們內閣總辭職就完了。」顧維鈞道：「現在也沒別的法兒，吳張既爲告密，當然該負責任，只請總統下一個命令，叫法庭依法辦理，實則嚴懲，虛則反坐，看他們敢不敢擔當。」衆皆贊成。當下便照此意擬了一個命令，請黎總統蓋印發表。

聯席會議剛散，這消息已給吳景濂張伯烈知道，連忙又趕到公府裏來，阻止黎總統蓋印。黎總統這時，已弄得全無主見，聽了這面好，聽了那面也好。吳張如此說，便把命令擱下不發表了。這件事別的不打緊，却觸怒了一位太歲爺吳佩孚將軍，立刻拍電痛斥黎總統違法。張紹曾先提出辭職，王寵惠顧維鈞孫丹林湯爾和李鼎新高恩洪等雖不辭職，却拍了一個通電，大略道：

總統違法，拘捕閣員，十九日府院聯席會議所擬命令，又因議員包圍總統，不令蓋印。責任內閣制完全破壞，待羅案解決，卽全體辭職，以謝國民。

羅文幹在獄中，也呈請總統，將吳景濂告密案，下令交法庭辦理。黎總統對於別的，到不甚注意，只有吳太歲爺這一電，却有些受不住。隔了一天，便派孫寶琦汪大燮黃開文蔭昌四位大老，親到地方檢察廳裏，把這位羅長從獄裏迎接到公府禮官處居住。想不到這位太歲爺的恩主曹錕，偏似和這位太歲故意爲難似的，反而發了一個電報，列舉羅文幹五罪，請中央組織特別法庭，或移轉審訊。澈底根究。還有如王承斌齊燮元熊炳琦馬福祥盧永祥等，也紛紛響應，發電攻擊羅氏。黎總統有了這位曹老帥撐腰，膽氣陡壯，立刻發了一個電報，指斥吳氏。吳佩孚見恩主曹老帥和許多督軍的電報，都和自己的電報意思相反，正在懊悔事情做得太鹵莽，偏又來了大總統指斥的電報，此時無可如何，只得又發電聲明擁護總統，服從曹帥，對羅案不再置喙。所有太歲爺的威風，此時真減削了不知多少。此等地方，我却認老吳還算一個忠厚人。

黎元洪對於這件案子的真相，也會發電聲明，並且反對組織特別法庭，又因曹銀和各督，盡皆攻擊羅氏，料

道羅氏強不到那裏去，便又送到獄裏去，教這位赫赫的總長，重去嘗嘗牢獄風味。王寵惠、顧維鈞、孫丹、林、李鼎新、湯爾和高恩洪等人，便一齊提出辭職，並通電聲明：「各方舉動，不由正規，無力維持，即行辭職，不到部院。惟羅案倘有牽涉之處，仍當束身待訊，決不游移。」黎元洪接了這個辭呈，當即批准，並即特任汪大燮為國務總理，王正廷為外交，高凌霨為內務，汪大燮又兼財政，張紹曾為陸軍，李鼎新為海軍，許世英為司法，彭允彝為教育，李根源署農商，高恩洪署交通，這件內閣的風潮，總算過去了，閒話少說，書歸正傳。

却說羅文幹下獄以後，到了十二月十一日，經檢察廳宣告羅文幹案證據不足，免予起訴，方才和黃體濂一同出獄。無奈這件事又引起了議員方面的反對。此時的黎總統，真叫做四面楚歌，雙方為難。此時的內閣總理汪大燮，已因軍閥政客的反對而辭職，黎總統另任張紹曾為總理，施肇基為外交，高凌霨為內務，劉思源長財政，張紹曾兼陸軍，李鼎新長海軍，王正廷長司法，彭允彝長教育，李根源長農商，吳毓麟長交通。一國的內閣總理，應置如奕棋，國事安得不壞。這幾位新總長，因恐怕國會投同意票時，遭了否決，竭力拉攏討好，免不得又詢國會的意見，由彭允彝在閣議中提出議決，將羅文幹再交法庭審訊，因此又激起了一次大學潮。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宣言彭允彝干涉司法，羞與為伍，辭職出京，北京於是發生了一個留蔡驅彭的運動，整整鬧了兩個月，正是：

國家之敗由官邪，政以賄成世乃亂。

這次學潮結束的時候，孫中山已回廣東，詳細情形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軍閥之離合，大率以利害為斷，利害相同則仇讎亦合，利害衝突則夙好亦離，劉成勳之助但懋辛，特以楊之力足為已敵也，使但強而楊弱，則楊可以不走。然則禍福相倚，盛衰相伏之理，豈虛言哉？

第一百四十四回 朱培德羊城勝敵 許崇智福建鏖兵

卻說廣東自孫中山先生赴上海後，陳炯明便於八月十五日回廣州，在白雲山總指揮處開了一個軍事會議。葉舉洪兆麟尹驥和新近歸附的林虎等都以籌餉爲言。陳炯明因請接近銀行界的陳席儒擔任廣東省長之職。到了第二個月，自己也恢復了粵軍總司令的名稱，以葉舉兼參謀長。此時李烈鈞已拋棄軍事，遶道長沙，赴上海養病。陳嘉祐部在湖南已被宋鶴庚部改編，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等部在福建聯絡王永泉徐樹錚臧致平等圍攻李厚基。李明揚朱培德賴世璜等部經湖南退入廣西，梁鴻楷部降了陳炯明。至於廣西那面的情形，也很複雜。劉鎮寰既通電就廣西各軍總司令職，而廣西自治軍韓彰鳳據柳州，梁華堂據桂林，陸福祥在桂邊，都和劉氏不相統屬。陸榮廷又在龍州，就廣西邊防督辦職。沈鴻英也在黔南發出通電，班師回桂。這時西南的情形，真可謂亂得一團糟了。兩廣此時情形，真紊若亂絲，更過漢末竇雋割據時候。

卻說滇軍朱培德，贛軍李明揚，賴世璜等，自從江西退到湖南，湖南邊防，頓時十分喫緊。趙恆惕派人敦勸，朱培德等明知久留湖南也屬非計，故於九月中，又退入廣西，占領全縣，向桂林進展。在桂林的梁華堂，得了這個消息，一面布置防線，一面聯絡柳州韓彰鳳，協力抵抗。韓彰鳳自從驅逐盧燾，占領柳州後，勢力大張，得了梁華堂的聯絡，更覺氣勢十倍，以爲朱賴屢敗之軍，不足以當一擊，所以不甚經意。梁華堂等候韓彰鳳的救兵不到，祇得獨力抵禦。只一仗，便大敗而退，把一座桂林城，輕輕送給朱賴了。

恰好這時沈鴻英也班師回桂，假道湖南邊境，到了桂林附近，講起沈鴻英軍，原和北軍合作，抵抗北伐軍的。這時因岑春煊蟄伏瀘濱，願和中山先生聯絡，所以冤家變爲親家，不但彼此合作起來，而且還加入了一個張開

儒，彼此又暫時決定，先由沈鴻英向西南柳州進展，掃除韓彩鳳。那韓彩鳳見滇贛軍占了桂林，重新又來了一個。沈鴻英，纔覺有些恐懼，不等兵臨城下，先自在雒容布防嚴守。沈鴻英的前隊到了雒容，雙方開火，因後隊尚未趕到，人數很少，抵抗不住，傳令後退。韓彩鳳以爲沈軍如此不經戰，何足畏懼，便乘勢輕進。不料沈鴻英大隊到來，奮勇反攻，韓彩鳳不過是些烏合的民軍，如何抵禦，當即大敗而走，退回柳州。沈鴻英派師長何才傑追擊，又奪了柳州。

韓彩鳳失了根據地，真個弄得無路可奔，祇得以唇亡齒寒之說，向陸福祥告急。陸福祥知道韓彩鳳失敗後，自己也決不能免，不如先發制人，所以並不遲疑，立刻派兵和韓彩鳳合軍，復奪柳州。沈鴻英急忙帶隊來救，已是不及，祇得又退守雒容。韓彩鳳乘勝進攻雒容，何才傑接住劇戰，沈鴻英早悄悄帶了一團多人，繞到韓彩鳳陣後，兩面夾攻，韓軍又大敗而退。沈鴻英乘勢前進，又占柳州。韓彩鳳退到鳳凰嶺，依險而守，一面向割據南甯的陸雲高求救。陸雲高見梁華堂、韓彩鳳等屢敗，恐怕自己也不免，急忙派隊馳救，倚仗人多，把沈軍驅出柳州，重新占領。不料沈鴻英的退却，本屬一種戰略，出城時，城裏早已埋伏了許多便衣兵士，韓彩鳳黑夜進城，如何知道，剛纔天色微明，沈鴻英已經反攻過來。韓彩鳳正待出城抵禦，忽然幾處火起，沈鴻英的便衣軍紛紛發作，和韓彩鳳的自治軍巷戰起來。韓彩鳳聽說沈鴻英的軍隊已經入城，只嚇得膽戰魂飛，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早走上了三十六策的最上策。不料剛到南門，便被沈軍的便衣隊捉住，韓軍無主，不戰自潰，紛紛繳械。沈鴻英入城，部下解到韓彩鳳。沈鴻英笑道：「他已全軍覆沒，不過一個常人而已，何必殺他。」當下便傳令釋放韓彩鳳，彩鳳感而去。沈鴻英一面布告安民，一面因陸福祥幫助韓氏，電陸榮廷請撤陸福祥和林廷俊，否則限十日退出南甯，陸榮廷也沒有圓滿答覆。此老末路，也着實可憐。

其時朱培德正在運動駐紮梧州的粵軍劉震寰，對廣州宣告獨立，討伐陳炯明，並宣言擁護孫中山先生，在

梧州粵軍中，有一部分不願討陳的軍隊，連夜逃出梧州，退守封川口，以圖反攻。陳炯明得了這個消息，急忙派參謀長葉舉為總指揮，帶領親信軍隊三十營，由肇慶向梧州反攻，真是兵精勢銳，十分了得。滇桂粵聯軍竭力抵抗，還覺支持不住。朱培德情知不可力敵，變更戰略，一方以攻為守，一面請沈鴻英帶領所部，取道懷廣，去攻陳軍的側面。一方面設法運動陳部在後方的軍隊和海軍倒戈。那葉舉正在向梧州猛攻，忽報沈鴻英部攻擊四會，方才分兵去救，忽然又報後方梁鴻楷部已附聯軍，不覺大驚道：「梁鴻楷斷我們的後路，倘不急退，恐怕要求退而不可得了。」當下一面通知前軍，一面急忙退到三水防守。在前敵的各軍，得了撤退的命令，方想退時，後路早被沈鴻英、梁鴻楷等截斷，當下潰散的潰散，繳械的繳械，只賸得少數部隊，退往羅定等處了。葉舉退到三水以後，急忙調集北江援軍，折入河口，防阻滇桂聯軍的東下。無奈軍無鬪志，屢戰屢敗，省城震動，一時人心非常恐慌，各團體紛紛派代表謁見陳炯明，請陳下野。到了十二年一月十五那天，情勢更緊，部下都主張退保東江。陳炯明尚在猶豫未決，忽報海軍總司令溫樹德已和滇桂軍取一致行動，魏邦平也態度不明，知道事已無可挽回，只得長歎一聲道：「大勢至此，只好退保東江，一切事情由你們斟酌做去，我就徇了人民之請罷！」（師他老而處。當日便通電下野領兵退出廣州，往守惠州根據地，一部分退往北方韶關一帶，以便和吳佩孚派往援閩師次江西的孫傳芳部隊聯絡。綜計六月十五通電請孫中山下野，到十二年一月十五，陳炯明自己通電下野，整整不過七個月，距八月十五復回廣州不過五個月。真是何苦設陳氏能預知如此短促，當亦不復甘冒此叛變之名矣。作者於此，特地將他日子細算一番，調侃不少。）陳部洪兆麟的軍隊，原屬湘軍，並非陳氏嫡系，這時見陳氏失敗，便在汕頭宣告獨立，歡迎孫中山許崇智回粵。（陳氏叛變，洪兆麟最為賣力，此時叛背陳氏，亦最起勁，此輩心目中固未嘗知有信義也。）孫中山此時尚在上海，許崇智則在福州，他從韶關戰敗後，便和黃大偉、李福林等退入福建，因福建督軍李厚基禍國害民，致電聲討，恰好這時徐樹錚到閩，暗地運動李厚基部的旅長王永泉和許崇智聯絡，反對李厚基，並通告設立建國軍制置府限李厚基於二十四

小時內退出福州。李厚基見了這個電報，勃然大怒，即刻率領親信部隊，到水口來和王永泉決戰。雙方支持了幾天，未見勝負。許崇智探得福州空虛，便派黃大偉和李福林，連夜前往襲取。福州既無守備，自難抵禦，因此黃李兩人，不費吹灰之力，便得了福州。李厚基聽說福州已陷，無心作戰，王永泉乘勢進攻，李軍抵抗不住，立刻潰散。李厚基急忙逃入日本藉的台灣銀行，第二天又逃入中國軍艦。海軍中人對李厚基原無好感，當時便把他監視起來了。他還有留下的親信軍隊史廷颺部，想復奪福州，再去聲討王永泉，不想也敵不過黃李部隊，一仗便大敗而退，也被海軍陸戰隊截留遣散。

許崇智與徐樹錚王永泉進了福州，便商量建設計劃。徐樹錚毫不客氣，何必客氣。決定依照自己所著的建國真詮，設官分職，以制置府名義，任王永泉為福建總撫，統轄軍民兩政。這些消息，傳入陳炯明和北京政府當局的耳朵裏，盡皆就心。此時陳炯明虎踞廣州，正是全盛時代，立刻便派洪兆麟為援閩總司令，尹驥為總指揮，率部討伐許崇智。洪兆麟雖則接受此項命令，但到了汕頭，便不肯前進，所以此路軍隊和許崇智並未接觸。北京政府所患的，卻不在許而在徐，所以也派江西的常德盛師為援閩總司令，入閩討伐徐樹錚。常德盛進兵以後，又派李厚基為福建討逆總司令，薩鎮冰為副司令，高全忠為閩軍總指揮。薩鎮冰原屬海軍中人物，得北京政府的好處，便竭力為李厚基想法，因此李厚基得脫離海軍監視，赴南京求援。

許崇智等在福州得了這個消息，便開會討論。李福林道：「孫總統昨天電任我們為東路討賊軍一二三路司令，並說前福建第二師長臧致平已經回到廈門，一定有所活動，南路可以無憂。常德盛未必肯死戰，我們只派隊堵截，也不必十分擔憂。至於高全忠並無大不了的實力，也不足慮。我們現在要留意的，只有海軍一方面罷了。」許崇智等都稱是，便決定防守西北路，一面向海軍疏通，教他們不要幫助北京政府，至少的限度，要守中立。一面向通電，就東路討賊軍司令職。

許崇智部許濟，奉了許崇智的命令，在杉關防守，常德盛的軍隊到了杉關，許濟不戰而退。常德盛兵佔了杉關，又向光澤進展。許濟接任稍許抵抗了一回，便退守邵武。常德盛覺得非常奇怪，反而不敢輕進，竟在光澤逗留，改攻勢爲守勢了。許濟得了這消息，立刻電報許崇智，許崇智大笑，和黃大偉又商量了一條密計，只過了兩日，黃大偉便領着原部，投西北路上去了。

一日，忽然徐樹錚來訪二人談了一回軍情，忽然說起制置府的事情。許崇智道：「制置府的存廢，現在並無問題，只有統撫，閩人却非常反對。還是設法改變的好。」徐樹錚默然，半晌方道：「我改任王永泉爲總司令，林森爲省長，軍民分治如何？」許崇智道：「這也是救急之法，不妨如此決定。」次日，徐樹錚果然下令，裁撤總撫，改任王永泉爲福建總司令，林森爲省長。王永泉初時還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後來聽說是許崇智的意思，十分不悅。王永泉之反對許崇智，蓋種因於此。對徐樹錚的態度，也漸不如前。徐樹錚見機，於十一月二日，離開福州去了。許崇智和王永泉，却仍似往日一般共事。

其時李厚基在南京得了齊燮元的幫助，攜着巨款，到廈門和高全忠商量，要想反攻福州，誰料賊致平的舊部，已輕接洽妥當，在夜間一齊發動，圍攻高全忠。高全忠大敗，和李厚基一齊逃到鼓浪嶼去了。常德盛部此時已佔領邵武，聽了這個消息，一面又探報黃大偉已領兵到泰寧，將繞攻後路，便不戰而退，竟連杉關也完全放棄。許濟即跟蹤前進，收復了杉關。吳佩孚聽說援閩各軍屢敗，十分震怒，又令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爲援閩總司令，移兵入閩，一面又令駐紮江西的周蔭人爲總指揮。周蔭人奉令，便帶領一混成旅軍隊，開入邵武。孫傳芳也運兵由武夷入贛，轉入福建，準備斷殺。不料孫傳芳軍隊，到得福建時，許崇智已由孫中山任命爲廣東總司令，拔隊回粵。王永泉本已與許崇智不和，當時便聯絡薩鎮冰劉冠雄等，電致中央，聲明擁護。孫傳芳得了這報告，也電呈中央和曹吳請示。吳佩孚知道他的意思，當即電請中央下令道：

迭據陸鎮冰、劉冠雄電呈及臧致平、王永泉一再來電，詳述前此不得已之情形，及擁護中央之赤忱，所有前此討逆軍總副司令名義，應即撤消，其撥閩軍隊，着即停止進行，所有閩境主客各軍善後事宜，即責成薩鎮冰、劉冠雄、孫傳芳妥為協商辦理。總期彼此相安，毋再發生枝節，以重民生。此令。

除這一個命令以外，還有三道明令，同日頒布。一道是令李厚基來京，另候任用。一道是裁撤福建督軍缺，一道是取消王永泉的通緝比及孫傳芳的軍隊到了福州，北京政府又下了一大批命令，一是特派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一是特派楊希閔幫辦廣東軍務善後事宜，一是任命林虎為潮梅護軍使，兼任粵軍總指揮，一是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陸軍第一師師長，一是任命鍾景棠為廣東陸軍第二師師長，一是任命黃業興為廣東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一是任命王定華為廣東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一是任命溫樹德為駐粵海軍艦隊司令，一是特派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善後事宜，一是特派王永泉幫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任命臧致平為漳廈護軍使。孫傳芳等得了這命令，便通電就職。福建的事情，總算告了一個段落，暫且按下不提。

再說許崇智部不曾回到廣東之前，廣州各軍，共同設立了一個海陸軍警聯合維持治安辦事處，推魏邦平為主任，不料在海珠會議席上，朱培德、魏邦平前此曾經附和過陳炯明，言語之間，彼此發生衝突起來。滇、桂軍，恐怕他反動，索性將他扣留，一面將他所部陸軍第三師繳械遣散，以前附和過陳炯明的粵軍和劉震寰的部隊，都離開廣州去了。沈鴻英把自己的部隊，也開到廣州城外，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回粵，主持善後。一面又電促許崇智急速回粵，許崇智率隊到了大埔，不知怎樣，和洪兆麟的軍隊，又發生衝突起來。洪兆麟不願和許氏發生戰禍，至危及自己的地位，傳令部下退讓。許崇智因此得通過饒平，到達潮州。這時尹驥的部隊，駐紮汕頭，正想派隊堵截，忽又聽說商會已接到許崇智的電報，勒令供餉二十萬，不覺大怒，立刻派兵向許崇智進攻。因此許崇智軍，不能直接回到廣州。正是：

未見嶺南弭戰事，又觀閩海起風雲。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自陸莫相繼失敗，孫先生回粵主政，不但西南人民，喁喁望治，即全國人心，亦深盼北伐早成，以遂來蘇之願。不圖陳氏叛黨，喋血省垣，致革命事業，爲之停頓，孫先生亦不得已蒙塵離粵，暫避凶鋒。數月之間，內亂復起，各派紛爭，甚且蔓延閩湘贛，同受兵災，主將既倏離，倏合。各派亦忽戰忽和，而究其離合和戰之故，雖個中人且不能自解，遑論其他。要之害民傷財折兵損械，則爲不可掩之事實，誰爲禍首，貽此鞠凶，誠不能不深恨陳逆之狼子野心，禍延各地也。

民國通俗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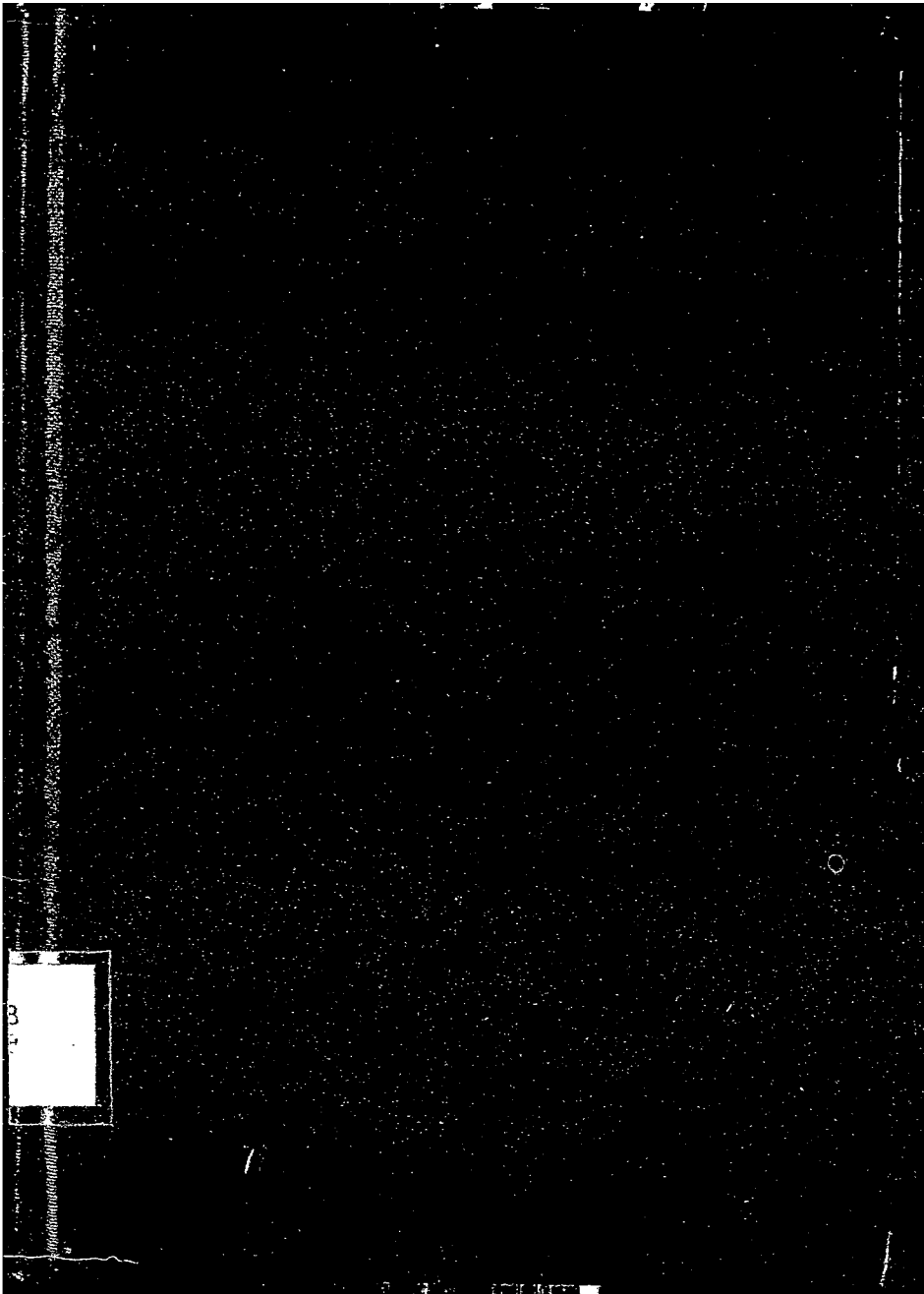
第一百四十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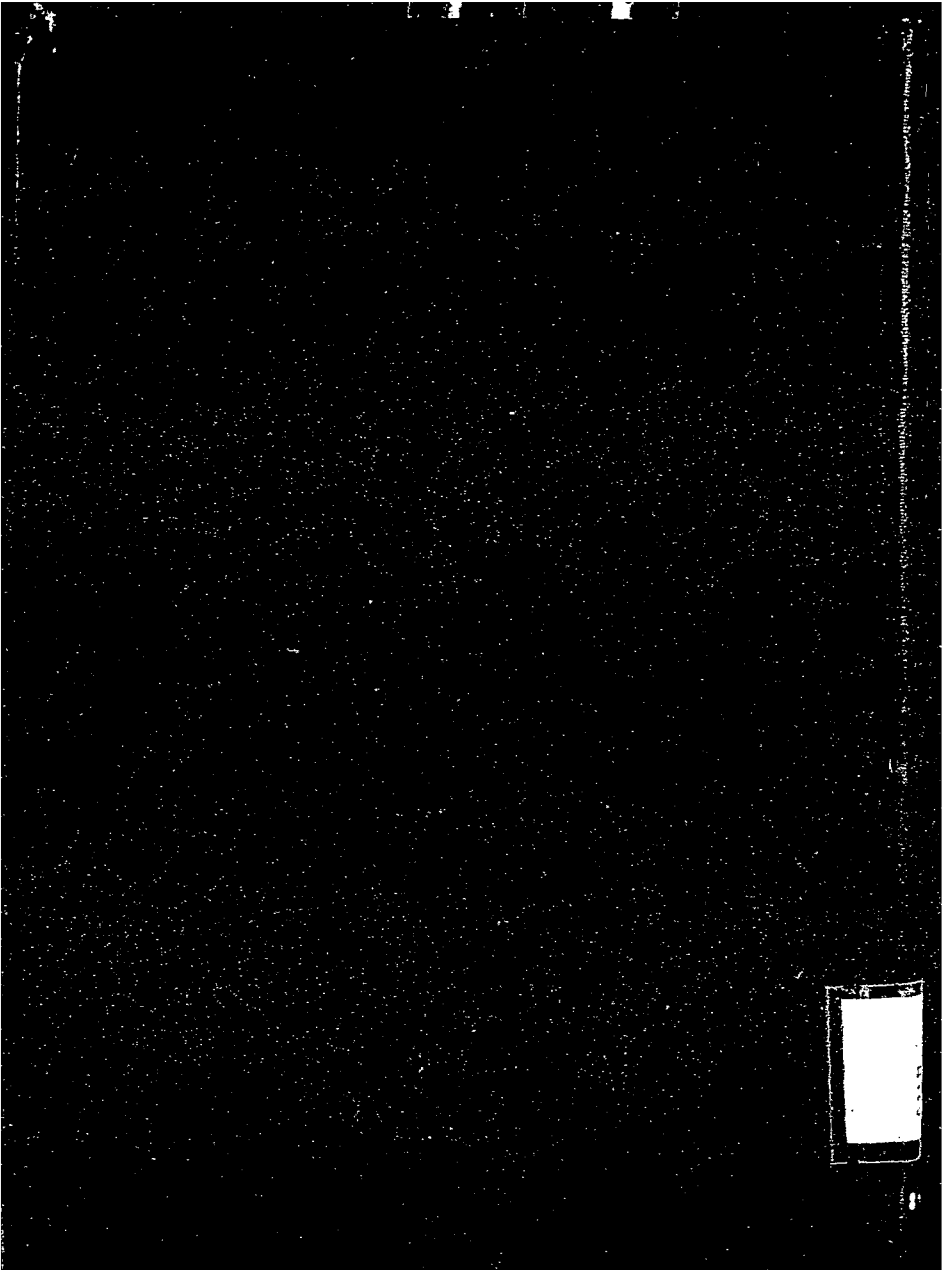
朱培德羊城勝敵

許崇智福建鑿兵

八九八







許塵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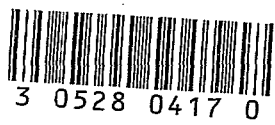
四集

民國通俗叢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八册

(44)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發宣言孫中山回粵 戰北江楊希閔奏功

却說許崇智回到潮陽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已由上海回到廣東，重任大元帥，派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四人駐滬，爲辦理和平統一的代表，任命徐紹楨爲廣東省長，沈鴻英爲桂軍總司令，楊希閔爲粵軍總司令。又發表一篇宣言道：

文彙在上海，於一月二十六日，宣言和平統一，及裁兵綱要，並列舉實力諸派，藉共提攜，推誠相與，以酬國人殷殷望治之盛心。其後迭得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輿諸公先後覆電，均荷贊同。文亦以叛陳既討，統一可期。雖滇桂粵海諸將及人民代表，屢電籲請還粵，主持文仍復遲回，思以其時爲謀統一良好機會，又以滬上交通亦便利，各方接洽亦最適宜，故陳去已將彌月，而文之返粵，固尚未有期也。不圖以統籌全國之股，致小失撫甯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即上同潮粵會議，魏邦平被擄之罪，閩動一時，黠者妄思從而利用，間文心腹，飛短流長，以惑蔽國人耳目，以致黎張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全爲淺薄，已可概歎。文之謀國，豈或以一隅勝負，斷其得失也。而直系諸將，據有國內武力之一，乃獨於文裁兵主張，久付暗默，懷疑之端，亦無表示。報紙所傳，竟謂洛吳於治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還，推之當世要質，不容獨有此迷夢。賢者固不可測，文於今日，猶未忍遽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終之一悟也。抑文誠信尚未孚於國人，致令此惟一救國之謨，或反疑爲相對責難之舉，藉非然者，何推之浙、盧、奉、張而準，而於舉國人心厭亂之時，復有一二軍閥，乘此潮流而趨，而至於悍然不顧一切也。以文與西南護法諸公，討賊伐暴之初志，固有大梗，何難重整義師，相與週旋，願國人苦兵久矣，頻年犧牲已爲至鉅，而代價復渺然不可必得，文誠思之心，悸萬不獲已，惟有先行裁兵，以爲國倡。古

4053511

人有言：「請自隗始」以是之故，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茲於今日二十一日（十二年二月）重蒞廣州矣。撫輯將士，綏靖地方外，首期踐文裁兵之言。同時復從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庶幾文十餘年來苦心經營之建國方略，一一徵諸實現。以吾地廣人衆之中華民國，卒與列強共躋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虛語。天相中國，能進而推之西南諸省，以暨全國，其爲長願，豈以企仗勝一隅之與全國，漸進之與頓改，其圖功之利鈍，收效之速緩，昭然未可同日而語，稱誦而計。故文之愚，尤以純一爲能立供國民以福利，遂不惜舉當世所礙之武力，以爲攘竊權利之具者，躬自減削，以導國人亦冀擁節諸公，翻然憬悟，知今日而言圖治，舍裁兵，實無二法。文倡於前，諸公繼之，吾民馨香之禱，豈有涯涘。若必恃暴力以壓國人，橫決之來，殊可危懼。諸公之明，當不出此。披瀝陳言，鶴候裁教。孫文敬印。

此時恰值李烈均回粵，孫中山便任爲閩贛邊防督辦，並令他收編潮汕陳炯明舊部，移駐閩邊，所遺潮汕防地，讓給許崇智填駐。不久，北京政府又有特派沈鴻英、楊希閔等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務的命令，沈楊此時既已歸心中山，當然謝絕不受。初志未嘗不佳。中山見他們不肯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自是歡喜，但因廣州城駐兵太多，未免騷擾地方，因此着沈鴻英移防西江。沈鴻英奉了中山命令，也自不容推諉，便在四月一日出動，把所部分次運到三水肇慶等地，其實沈氏此次移防，並不願意，很有反抗異謀，只因自己布置並未十分周到，只得暫時隱忍。再則北方曹吳之徒，惟恐中山在廣東站住腳根，使他們地位發生危險，屢次派人向沈鴻英游說，主要的說詞是說：「你們這些部隊，並非孫氏嫡系，無論如何忠於孫氏，總未必能使孫氏信任，將來衝鋒陷陣的苦差，使固然輪不着，至於權利，休想分潤一點。只看中山對人談論時，每說惟有許崇智的部隊，才是我的親信嫡系，其餘都是靠不住的，就可見他的態度了。現在正好歸順中央，驅逐孫氏，自居廣東督理，那時大權在握，豈不勝似寄人籬下，替人家拚死力的做事，還要聽人家的指揮，受人家的閒氣。」這種說話，不知在沈鴻英耳朵邊，說了多少次。

沈鴻英原是個野心家，聽了這話，如何不動心？若此公堅真如一，何能聞此荒謬之語？沈氏反覆之流，不足以語大義也。便要求曹吳的代表轉請洛吳幫助，洛吳那有不肯之理？當時便派張克瑤、方本仁、岳兆麟等部隊駐紮賴南，相機援助。沈鴻英這才大喜，便借移防爲名，把軍隊在韶關、新街一帶集中，一面藉與北軍聯絡，一面作兩面包圍廣州之計，設總司令部於新街，到了四月十六日，便在新街就北京政府所派的督理廣東軍務職，一面效法陳炯明故智，堪稱第二通電請孫中山離粵。這電報發出後，便由所部在廣州攻擊楊希閔的填軍，中山令楊希閔、朱培德等滇桂粵各軍合力抵禦。沈鴻英也加調大隊救應，雙方支持了幾日，沈軍不敵，敗回新街。如此不經戰何苦作祟，亦惟此等專能作祟而不經戰之軍隊，正該逐一剷除，方能成革命大功。楊希閔進兵追擊沈鴻英，守不住新街，又退守源潭，和楊希閔相持。沈軍留駐肇慶的張希斌部，也和孫中山系的陳天太部開戰。一時間，各方的風雲都緊急起來。

中山先生內擬建設，外應軍事，十分忙碌。肇慶開戰那一天，中山正在計劃軍事，忽報陳策、周之貞來覲，中山即令傳見。二人行禮已畢，問起軍情。中山道：「北江現有大軍，只在月內，必能消滅沈鴻英的勢力，只有肇慶一面，陳天太一人，現在雖報戰勝，張希斌已退祿步，但天太爲人素極躁直，部下反對已久，恐怕不是張希斌的對手。」中山先生可謂知人。陳策、周之貞齊聲道：「既然如此，大元帥何不派策等率領本部軍隊，和張希斌一戰。策等雖然不材，料想一個張希斌，只在期日之間，便可盪平。」中山大喜，即時令陳周、趙日西、陳周各率所部，向肇慶進發。在路得報，陳天太被部下所逐，張希斌重占肇慶，便急電報中山，中山即批令兼程前進。陳周、趙日西、陳周兩人奉令，火速前進，到了高要，正和張軍接洽。陳周乘着一股銳氣，奮勇猛攻。張希斌抵敵不住，只得放棄了肇慶，仍復退守祿步。陳策和周之貞占了肇慶，又向祿步進迫。張希斌竭力抵禦，正在危急之時，恰好梧州方面的援軍開到，人多勢衆，又把陳周戰敗，重復奪回肇慶。陳策、周之貞退守橫槎，向中山求救。中山又派了一團人，前去助攻。陳周得了援兵，又向肇慶進逼。雙方在後瀝汎先開了一次火，張希斌敗退，入城固守。陳策、周之貞傳令圍攻，張希斌也竭力死守，維持

了十多日，城內餉彈兩竭，只得放棄肇慶，突圍而出，帶着殘軍，逃奔梧州去了。

楊希閔自從擊走沈鴻英，在源潭又支持了多天，急切未能攻下，卻是中山授與密計，教他分兵攻擊清遠，斷他和西路張希斌軍的聯絡。楊希閔得令，便派隊占了清遠，把守清遠的沈榮光擊潰，一面又聯絡桂粵各部，先用全力，向沿粵漢路一帶的沈軍進攻。沈鴻英因聽說清遠被攻，急忙分了一大部隊，前往奪回清遠，因此花縣一帶兵力甚為單薄。結果清遠雖則奪回，沿鐵路的部隊，卻被聯軍擊得大敗而退。聯軍乘勝逼進，連克源潭、英德、琵琶江等地。沈軍大為失勢，只得放棄前線，退保韶關。聯軍跟縱進逼，雙方又激戰了一日夜，沈軍屢敗之餘，氣勢不振，自是支持不住，只得又放棄韶關，退保南雄，向北軍方本仁等求救。

這方本仁原奉吳佩孚的命令，為援粵而來的，怎敢怠慢？當下派遣部隊，幫助沈鴻英反攻。沈鴻英得了北軍的援助，正待進兵，忽然粵軍謝文炳率領一師軍隊，前來助戰。沈鴻英大喜，便令為右翼主軍，自任中路，以北軍為左翼。一時軍勢大振，沿路搶劫姦淫的，向韶關進攻。楊希閔等一面拒敵，一面電報中山，請示機宜。中山得了此電，便宣示左右商議抵禦之策。左右都道：「沈謝屢敗之餘，必不能作戰，北軍雖勇，地勢不熟，我軍倘能奮勇進擊，一鼓可服。」中山笑道：「話雖如此說，但是沈鴻英、謝文炳報仇心急，北軍南來，氣勢正旺，如用力敵，勝負未可必，而我軍損失已多。不如令楊希閔等暫時退守，不可力戰，以驕敵軍的氣。等到敵軍氣衰，然後反攻，那時方一鼓可破。」左右都贊服。人人說孫先生是政治家，其實革命偉人，斷無不兼擅軍事者，孫先生可知。中山便將此意電示楊希閔。楊希閔遵令，並不力戰，全師而退。因此沈鴻英軍又佔領韶關，進占英德。

北軍屢次勝利，極其驕橫，有時連沈鴻英和謝文炳的部下兵士，也受他們凌虐。謝的部下，略有反抗，北軍便道：「你們沒有咱們來救，早做了廣州的俘虜，打了靶咧。」軍隊輾轉日打靶，受傷日幾花。現在不謝咱們，倒敢和咱們強嘴！」沈謝的部下，回去稟告長官，長官又得了高級長官的命令，只教部下士兵退讓，不准反抗，得罪北軍。因

此謝沈部下士兵，十分怨望，都說：「這裏既然只用幾個北軍便夠了，何必再要辛苦我們作戰，我們樂得舒服，讓北老拚命去。」這話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大家都懷着怨憤之意，毫無鬪志。却早在先生算計中，這消息被楊希閔探聽了去，便召集將士討論進攻。將士都請一戰，楊希閔道：「敵軍重兵，都在韶關一方，英德只有謝文炳部防守，我們不如先出其不意，攻破英德，解決了謝文炳，然後以全力進攻源潭韶關，可操必勝。」知彼知己，也是將才議定之後，當下領了本部軍隊，去襲英德。一來謝文炳不會防備，二來士無鬪志，所以楊軍一到，謝軍便不戰而潰，紛紛繳械。謝文炳帶領殘軍，由陽山連山一帶，退入湖南，誰知湘省政府，不許逗留，謝文炳只得把殘部交與湘省改編，已由長沙轉赴上海去了。

楊希閔占領英德以後，又請部下師長趙成梁商議道：「韶關東面的平圃司，是韶關往南雄的要道，你可率領本部將士，走楓樹坳小路，在平圃司左近埋伏，等我進攻韶關，敵軍必然竭全力來和我激戰，你那時可乘虛攻占平圃司，向大橋墟一面進逼，敵人見後方不委，必然慌亂，我軍乘勢進逼，韶關不難一鼓而下。」趙成梁得令而去。楊希閔自己帶領一萬多人，向韶關進發。沈鴻英在韶關聽報，英德已失，謝文炳潰入湖南，十分驚訝，連夜便在韶關南面掘壕備戰，一面又把後路兵力，全部調到韶關，果然着了楊希閔的道兒。以備一戰擊退楊軍。兩軍接觸以後，楊軍進攻甚猛，幸喜北軍十分勇悍，雖大敵當前，絕不畏縮，支持了幾日。趙成梁師已到平圃，就近地方雖還有些沈軍，力量十分薄弱，如何夠得趙成梁一擊。沈軍放棄了平圃大橋一帶，急忙飛報韶關。沈鴻英得報驚訝道：「這倒是我失算了。」一將聽說後方有失，都請回兵救應。沈鴻英道：「我若回救平圃，敵人乘勢進攻，剛好中了他的計策，我們不如拚力死戰，打败了楊希閔，趙成梁如何敢孤軍深入，不必我們回救，自然退走咧。」却也有算計鴻英，團不如彰風之愚。諸將信服，一齊奮勇進攻。

楊希閔剛才也得報趙成梁佔領平圃大橋，方以為沈軍必退，現在見他不但退，反而反攻，得十分猛烈，驚

疑不置，和幕僚討論了一回，都說：「必然沈鴻英想先行打破我們，再回去救援平圃大橋，我們不如詐敗而退，卻留些部隊埋伏在左近，他如進道，可用以抄襲敵人後路，如同救平圃，又可出其不意的襲取韶關，到是一舉兩得之計。」楊希閔依言便分派一部分人在左近埋伏，自己率隊向小坑方面且戰且退。沈鴻英部下將士見楊軍敗退，都主張追擊。沈鴻英道：「放棄東面陣地，只一味前進，固然也是一種戰略，但東路敵人如向韶關進逼，正面的敵人又伏兵抄我後路，則我軍進退兩難，必然全部敗潰。不如派兵東去，名爲回救平圃，且走小路在新岑塘紮住，如東路敵人聽說正面戰敗自己退去，不必說，要是向西進展，便可用作抄襲後路。如正面敵人乘我分兵回救，全力反攻，又可用以攻擊敵人側面，分一軍而有兩軍之用，方是妙計。」確是妙計，其如天不能容反以致敗何？商議已定，便分撥一支軍隊，向東進發。

不料趙成梁得到正面敗退的消息，既不退去，又不向西進攻，倒從大橋一路來救應正面，想抄襲沈軍的後方。到了新岑塘，剛好遇見了沈軍，雙方便開起火來。那楊希閔埋伏下的軍隊，見沈軍向西移動，向韶關襲擊，沈軍接住激戰，楊希閔重新反攻，一面派隊去救應趙成梁，到了新岑塘，恰好趙沈兩軍在那裏激戰，當下便奮勇向沈軍後方進攻。可笑這路沈軍本打算抄襲兩路敵人的，誰知反被兩面敵人夾攻，戰不多時，便即潰退。趙成梁等乘勢追擊，來攻韶關的側面。沈鴻英軍知道東路軍隊戰敗，後路已絕，頓時軍心大亂，不戰而潰。沈鴻英只得率領殘部繞道仁化，退到南雄去了。楊希閔克了韶關，又向南雄進逼。沈鴻英軍損失太重，情知不能再戰，只得跟着北軍，退入江西大庾去了。北江的戰事，至此方算結束，但東江的戰事，卻正在十分激烈，正是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師出無名，徒然自苦。

欲知究竟，且看下回分解。

軍閥之勢，易盛亦易倒者，何也？蓋其盛也，非其力之所能，徒以吸收雜色隊伍而成，雜色隊伍即所稱烏合之衆也，既無紀

律，又不耐戰，故不久即仍被他人吸收以去，而瓦解之勢成矣。西南自陳逆背叛，各軍效尤，紛擾雜作，互相雄長，此皆所謂烏合而雜色者也。使終隸孫先生部下，則孫先生亦不且近乎軍閥也哉。天誘其衷，此屬陸續叛變，使先生得假手嫡軍，一一蕩平，內部既清，方能對外革命功成，實基於此。人謂陳沈輩無良，吾謂天佑中國，實有以促其叛變而使之同歸於盡，以造成先生之偉業也。於諸軍乎何尤？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廈門 孫中山討伐東江

却說陳炯明的部隊，自從退出廣州後，除却退北江的謝文炳一師外，其餘大部俱在惠州。初時粵軍因布置未周，不曾發動，到了五月九日（十二年）葉舉通電誣斥中山在廣州縱烟開賭，賣產勒捐，兩軍方才漸至實行接觸。其時北方的反直一派，極望中山和陳炯明和平解決，合力反直，因此吳光新等紛紛在廣州惠州兩地活動，勸他們言歸於好，共同北伐。雙方雖未必聽他的話，戰局卻和緩下來。不料陳氏乘孫軍不備，襲取博羅，窺石龍，一面又運動海軍反孫。溫樹德因前此曾經附陳，現雖在孫中山部下，心中不安，受了陳炯明運動，立刻允許反孫，為裏應外合之計。消息傳入中山耳中，不覺震怒，立刻下令免溫樹德海軍總司令職，并飭各砲台加緊戒備，并改換各艦長，由大元帥直接指揮。因此陳炯明的逆謀，完全失敗。

中山把廣州的事情布置停當，立命各軍向惠州進攻。其中只許崇智在潮州汕頭一帶，被林虎戰敗，退守揭陽，此時並不在圍攻惠州各軍之中。這時陳炯明守惠州的是楊坤如，雖則屢次戰敗，却不肯放棄，只是一味死守，因此孫軍急切未能攻下。中山集衆將商議道：「李烈鈞收編的兩旅，現在又為林虎所收，敵勢愈強，好在廈門臧致平已聯絡許總司令的留閩餘部和閩南自治軍，南圖潮汕，現在已克饒平黃岡，如能攻克潮汕，消滅林虎洪兆

麟等的勢力，然後出其全力來攻惠州後方，則惠州腹背受敵，其亡可立而待。所以我們此時還是以攻爲守，靜待攻克潮汕，再行猛攻不遲。這計劃雖是如此決定，不料滇軍內部各派，競爭總司令地位，一部份竟發生通北嫌疑，其嫌疑最重的，當推師長楊如軒、楊池生兩人。楊希閔不待他們謀逆，便下令驅逐兩楊，立不住足，帶領殘部投江西去了。

中山因滇軍太糾紛了，下令廢除總司令，將所有滇軍，改編爲四軍，任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朱培德四人爲一、二、三、四軍長，這件事方算解決，只靜候臧致平攻克潮汕，便可以夾攻惠州。不料林虎、洪兆麟向饒平反攻，臧軍竟被擊退，林虎占了饒平，便向平和進展。臧致平一面派兵堅守平和、治安、雲霄一帶，一面要顧北面王永泉部的南下一面又要防備到海軍杜錫珪、楊樹莊等的襲擊，十分吃力。此時臧致平確不易應付。其時孫傳芳已在福州就督理職，吳佩孚屢次電令解決臧致平，孫傳芳前次因初到福建，布置尙未十分周密，所以遲遲不發，等到臧致平實行對省獨立，南圖潮汕，方才下了武力解決的決心，一面令王永泉南下夾攻，撫臧致平之背，一面請杜錫珪令楊樹莊率艦隊和陸戰隊進攻廈門。臧致平因此各方吃緊，不能專顧南路，被林虎攻入了平和，雲霄詔安也相繼失守，漳州吃緊。臧致平正想派兵堵截，忽報海軍陸戰隊已在金門登陸，艦隊已入嵩嶼，廈門吃緊，不覺大驚道：「廈門爲我根據地，如被海軍佔領，則此後餉械都無所出。我軍雖不被攻擊，也不能在福建立足了，我當自往救之，寧失十漳州，不可失一廈門也。」因盡領漳州的軍隊來救廈門，一面派使假與海軍議和，一面乘各艦不會防備，開炮轟擊，命中的很多，各艦帶傷的不少，要想發炮還擊，又被外艦干涉，只得和陸戰隊一齊退出。

這一回雖僥倖勝利，那漳州因留下的只劉長勝一部，兵力十分單薄，林虎乘虛進攻，劉長勝素聞林虎勇悍善戰，心中怯懦，不會交鋒，先自逃走，部下無主將指揮，不戰而潰。林虎既得漳州，便進逼廈門，恰好王永泉軍也從同安來攻，因此廈門數面受敵，形勢甚危。臧致平連接驚報，悶悶不樂的回到公館裏，他夫人見了他這憂憤的樣

子知道一定是前方失利的緣故，着實慰解了一回。臧致平嘆道：「你不知道現在廈門危險的情形，還是這般寬心。可知同安漳州俱已失守，王永泉林虎圍攻廈門，海軍雖暫退去，必然復來，廈門三面受敵，必不能堅守，你教我怎不憂愁！」臧夫人道：「既然如此，你何不索性放棄了廈門，帶領家小，到上海去居住，也免得在這裏驚恐擔心。」臧致平道：「你們這些女子，未免太不懂事。你想我奉了孫中山先生的重托，把廈門一方的責任，全交與我負責，我現在既不能克敵又不能死敵，見着危險，也不籌度一下，便帶着家小，躲到上海去了，不但將來見不得人，便連死在前敵的將士，也如何對得住古人說：『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這方盡得守土之責，我現在決定死守，決不輕易放棄。此一段話，頗有丈夫之氣。至於你們這些人，並沒有什麼責任，可先送你們到租界上去居住。」臧夫人再三相勸，臧致平總是不肯。第二天，果然令人把家小送到租界上去，自己又召集了各團體的代表開會。各團體不敢不來，到齊以後，臧致平便向衆人宣言道：「現在王永泉林虎夾攻廈門，我軍雖不會失戰鬪力，但亦不能在三五天內，擊退敵人，希望敵人被我擊退，不但是廈門一地的幸，也是國家之福。萬一不能打退，我惟遵守古人城亡與亡，城存與存的兩句話，決不輕言放棄。至於地方上治安，我當竭力維持，如有不守本分騷擾商民的兵士，一經查出，立即鎗斃，以肅軍紀。但軍餉一事，卻不能不希望地方上幫忙籌集。」各團體代表，面面相覷，不敢回答，唯唯而退。臧致平在軍閥中猶爲較佳者，而其威福使人民結舌不敢言其所著，則其他強梁悍惡之軍閥更可矣。

林虎和王永泉攻了很久，因臧致平一味死守，不能攻下，只得電請海軍助戰。馬江方面的海軍，因又帶着大批艦隊和陸戰隊，來攻廈門，先占領金門，作爲根據地，然後向廈門進逼。臧致平少不得分兵拒敵，形勢愈危。也是廈門人民，該多受幾天戰事影響，偏生陳炯明在惠州被孫中山先生圍攻，屢次戰敗，中山先生此時已將許崇智等部隊，調到石龍一面，着着進逼。惠州情形十分危逼，陳炯明心中十分憂急，一日數電，調攻廈門的軍隊回救。林虎洪兆麟等見東江如此緊急，不敢逗留，只得放棄廈門陣地，回救惠州，因此廈門的形勢，得略見鬆動。按下不提。

却說陳炯明自從聽說惠州楊坤如被圍，便親從香港趕來指揮，已和中山先生激戰多次，雖屢有勝負，而惠州之圍終不能解。吳佩孚派來救援的北軍，又在南雄，被滇軍趙成梁扼住，絲毫不能進展。孫中山見惠州久攻不下，便令右翼滇軍猛攻占領平山，向汕尾海豐陸豐等地進攻。惠州南面的交通頓被隔斷。陳炯明大驚，急忙抽調右翼軍隊，親自帶往救應汕尾，方得轉危為安。同時中山先生聽說林虎洪兆麟等回救惠州，參加東江戰事，便也把西北江的軍隊，盡行調到東江，全力猛攻，並率領古應芬趙寶賢等親自赴前敵指揮，設大本營於石龍，以大南洋輪船為座駕。這隻輪船本係內河小輪，十分湫隘。中山所居的辦公室，只有幾尺見方，在這陽歷八月的天氣中，正是溽暑十分難熬。中山先生卻披圖握管，決策定計，晝夜不息，一些也不在意。到了石龍以後，許崇智從博羅前敵來謁，中山先詢問了一回戰情，方道：「你卻回去指揮部隊進攻，明天我當親自前來察看。」許崇智勸道：「大元帥進止，關係重要，豈可冒險輕進？」崇智的愚見，還是在石龍駐蹕為是。」中山笑而不答。許崇智因前方緊急告辭而去。

第二天早晨，中山令輪船向博羅前方出動，將到博羅，許崇智得報，又帶着滇軍師長楊廷培來迎接。中山見了許崇智，又問起敵軍情形，許崇智道：「剛才接到警報，說逆軍分三路來襲，李易標帶領一千多人，已到湯村，離博羅只有二十里，陳修爵部也將趕到，雙方開火在即，想不到大元帥竟冒險到這裏來咧！」中山獎慰了一番，又授了一些應戰機宜，兩人方始辭去。中山辦公到晚上十一點鐘，方才就寢。

古應芬等見中山休息，也悄悄退到自己臥室裏解衣而睡。正在朦朧入睡之際，忽覺有人在旁邊喊他，急忙睜開眼睛看時，原來是許崇智和團長鄧演達，因忙忙坐了起來，問許總司令有什麼要緊事。這時候還來許崇智向四面瞧了瞧，又走近一步，握着古應芬的手，悄悄說道：「大元帥已經就寢，我也不驚動他了。現在有一件要緊事，要和你說的，因為李逆易標的軍隊，已過湯村，我決定帶着各部軍隊，用全力去攻擊，一到天明，河沿兩岸，便有

砲火，你務必懇請大元帥離開這裏。」古應芬點頭道：「好，我理會得。還有別的事沒有？」許崇智道：「還有一句話，大元帥鎮天勞苦，這時剛才睡下，不必去驚動他，讓他稍爲休息一回，養一養神，在四點鐘左右開船也不遲，其餘也沒別的事了，我們再見罷！」說着走了。古應芬恐怕睡着失曉，誤了時候，便坐着等到三點鐘，悄悄的走到大元帥寢室門口，只見裏面燈火很明，知道中山已在那裏辦公，想見其賢勞與治事之勤，便進去行了一個禮，中山問有什麼事？古應芬道：「十二點鐘的時候，許總司令會來過一次，因大元帥剛才就寢，不敢驚動，臨去的時候，對應芬說：『天明就要開火，河岸兩旁，不甚安全，務請大元帥離開此地。』」中山點頭道：「我也並非故意喜歡冒險，忘了重大的責任，只因本人不到前方，總覺心裏不大安穩，既然他這樣說，你可傳我的命令，就把船開下去罷。」古應芬遵令辦理。大南洋輪船便順水開行，約莫過了三四里路，忽又停留不進了。古應芬詫異，忙出去查問，方知因水淺，被攔住了。衆人想了許多法子，用了許多力量，方得繼續駛進。博羅城下的槍礮聲，已經聯珠價由東南風送到耳邊來。

到了十一點鐘，輪船到了石龍，便接得兩個報告，一是博羅因兵力單薄，退守飛鵝嶺，請撥調救兵的，一是增城報告，林虎帶領大隊來攻，請求派隊救應的。中山一面電令張民達旅猛攻平山，以分博羅之敵，一面又命用飛機傳令廣州滇軍，去救增城。第二天，又接許崇智的急電道：

飛鵝嶺失守，敵已占銅鼓嶺北嶺一帶高地，北門已被圍，城中兵力單薄，糧彈將盡，請即派隊救援。

中山見了這電報，急命撥飛機一架，飛往博羅城上巡視一周。古應芬道：「大元帥爲什麼不發一個電報去，却放飛機巡視，是什麼意思？」中山道：「博羅待援甚急，就發電去，也未必可使守城將士能夠相信，救兵便到，如見飛機飛到，他們必疑是救兵，特地教去偵察形勢的，才安心死守咧。」中山不但人格偉大，其處事之權智，亦不易及。應芬大服。中山又道：「只有糧彈一項，却極重要，須派差遣艦冒險送去才好。這件事，你可以去辦一辦，我再備一封親

筆信，教艦長順便帶給許總司令，也可教他安心。」古應芬遵令而去。中山寫好了信，也交給艦長帶去。差遣艦上駛以後，古應芬仍來大元帥室，中山又囑他再發電給廣州滇軍第三軍軍長蔣光亮，令他火速發兵。

一連發了幾個電報，等了一日，還不見有動靜，中山正在焦急，忽報博羅許總司令行營參謀陳翰譽，問道到石龍請見，報告軍情。中山急教傳見，問其詳細。陳翰譽道：「博羅東西北三門，都已受逆軍包圍，只有南岸還沒有敵兵，可和惠州飛鵝嶺按飛鵝嶺蜿蜒甚長，此是惠州城外之飛鵝嶺，非博羅北門外之飛鵝嶺也。劉總司令行營通點消息。城裏糧彈兩竭，情形較昨日更是危險，如再無救應，恐怕博羅不能再守了。」中山聽了，沉思不語，半晌，方對古應芬說道：「我已連發數電，催促援軍火速前進，措詞不為不切，為什麼只有準備的回電，却總不見兵來？此地只滇軍有一旅人在這裏，你可會催他前進嗎？」古應芬道：「如何不催他？他說不會得到軍長命令，不好前進哩。」中山又想了想道：「香芹，古應芬，你可親到廣州去一趟，催促各部隊伍，火速出動，要是蔣光亮定要有餉才出發，不能馬上開拔，可先調福軍和吳鐵城的部隊，即刻到前敵去，除撥出鐵城一團去救增城以外，其餘可俱教去救博羅，萬萬不可再誤。」應芬領諾，即時到廣州去了。

中山教陳參謀也退下去休息，自己在辦公室裏辦一回事，又站起來走一回，這天的風雨又非常之大，船身受了風浪的擺簸，時常搖動，水勢也漸漸漲起來，潑潑作響。中山聽了，倍覺憂慮。這天晚上，也沒有好好的休息，一回，只眼巴巴的望廣州的援軍到來。第二天早晨，古應芬趕回石龍覆命，中山急問接洽情形怎樣。古應芬道：「昨天四點鐘到省，在一家洋行的樓上，見到蔣軍長，他一見我就說：『博羅的危急，我已完全知道，就使大元帥沒有命令，我的軍隊也應趕去救應，所以我已決定在今天晚上出發，只不知道有沒有火車咧。』我聽了這話，即刻到大沙頭車站去，查問知道各軍的專車，都已預備妥當，立刻便派人去通知他。福軍和吳鐵城部，也都答應立刻出發了。」正說間，忽報福軍前部奉令開到，吳鐵城部已開抵增城，並另外派了幾十名馬隊來供偵察之用。軍長李

福林朱培德財政次長鄧洪年來觀。中山大喜，都即傳見。談了一回，李福林和朱培德先行辭去。中山問鄧洪年籌辦軍餉的情形，鄧洪年道：「各種財政權，都被各軍霸佔，財部已毫無收入，借債既難，費用又無從減省，近來前方軍事緊急，需餉更殷，財部雖則東西羅掘，也屬無法應付。昨天運使鄧譯如解來一萬元，因聽說行營所帶萬元，已經用完，正想提解，誰知又被蔣軍長光亮支完，連移動也不會移動咧。」看此一語，見蔣氏不但霸佔財權，而吸收中央固有收入之款亦無微不至。中山聽了搖頭想了一想，又回頭向古應芬道：「他又得了一萬元餉，日又得者，見其得餉已非一次，既曰非得餉不來，則已得餉矣，何以又不來見其不來，非爲餉也，特託辭耳。不然，許各軍何以戰哉？」總該出動了罷！」鄧洪年辭去以後，等到天晚，還不見蔣光亮一兵一卒到來，那雨也越下越大，浙瀝之聲不絕。中山心頭煩悶，依然坐下，計劃軍事，因剛好看到劉震寰從惠州飛鵝嶺告急的電報，便親自草了一個復電道：

敵人當然有計劃，所幸其數不多，自易擊滅。紹基已親率五千精銳，出擊淡水，兄之後方，斷無危險。少泉聞博羅被圍，非常焦急，已徵集所有趕緊出發，大約兩日後可到。倍之亦以全部來援，大約三日後，其他西北江各隊，亦陸續調來。今日省城已運到米糧四十餘萬斤，當陸續運來。此次東江之事，無人不焦急萬分，斷無見危不救，孫公之爲此語，非真不能知人也，蓋其一仁恕性成，不欲使前敵將士知內有不願應敵之兵，以解其心也。想不出十日，賊必銷滅，我俟各軍出發後，當再來梅湖，親督攻城，故望兄急調一隊，渡白沙堆，一以絕敵入後路，一可保我航線。聞敵人糧食輜重，皆在風門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奪之，則博圍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圖之！

中山草了這一封電信，交副官拿去拍發以後，便命大南洋開赴蘇村。誰知風雨既大，水流又急，到了鐵岡，便波阻不能前進。鐵吳城部的馬隊和福軍，也被風雨所阻，只得停止休息。到了第二天，方才到達目的地。鎮天盼望的蔣光亮部，却到了四百多人，蔣光亮自己不必說，當然沒有來。好在博羅城外水深數尺，陳軍不能逼近，攻

擊，只能在北門外高地上，用大砲遠遠的射擊，所以沒有什麼大損害。次日，又進至第七砲，已佔地勢上的優點，可惜蔣光亮部只到石龍，並不進前。前敵兵力單薄，未能計出萬全，只得又派人到石龍督促差人到得石龍滇軍第三軍的大隊已經開到，但是蔣光亮自己仍沒有來。中山只得先傳他的參謀祿國藩來商議軍事。祿國藩進來謁見已畢，中山便催令前進。祿國藩道：「兵行以糧餉爲重，現在餉也沒有，教我們如何前進？」榮傑可殺。中山道：「你的話果然不錯，但也須分個緩急，若在敵不甚吃緊之時，要求發清全餉，也還有理。婉轉之極，中山忽婉轉，則愈覺蔣祿之可殺。但現在博羅十分危急，倘固執要餉，豈不誤了兵機？等到博羅一失，必然牽動全局戰事，那時廣州未必可保，何處再容索餉？恐怕連現在這般的支領，也未必不可恃了。」不但詞婉意嚴，而且理甚確當，雖極極之人，亦當領受。祿固猶人而乃終不能聽耶。此所以古人有談經可以點頑石之頭，而操琴不足以迴吳牛之羸之歎與。祿國藩笑道：「要是這樣長久下去，還不如現在決撤了好。我們有了子彈就是糧，難道還愁拿不到餉？」可殺可殺，此輩因繼於民，固不吝無餉也。中山道：「我現在還是要你前進，你肯去嗎？我是大元帥，你敢違抗我的命令？」硬一句，一味軟，則失中山身分矣。你如肯去，我可更給你便宜指揮之權。動之以權，解了博羅之圍，再額外給你重賞，飲之以利，小人非權利不行，中山蓋嘗之熟矣。你去也不去？」祿國藩笑道：「笑得可惡可殺。」正經的餉銀也拿不到，還希望什麼麼？銀。中山權利雙許，而祿只着眼在利，蓋此輩之要權，亦無非爲利耳。便勝了敵，也不是一場空，我不去，我只要餉。」榮傑至此，可殺可殺，小人見權利必趨，至權利亦不能動，則必有非分異謀矣。蔣祿之不能善終，已伏於此。中山怒道：「軍法具在，何敢無禮？不得不要你去，教你的軍長去，看你如何再違抗？」祿國藩道：「教我我要餉，不教我去也要餉。榮傑至此，可殺可殺。我又沒說不肯去，只要把餉發齊，我自然開拔了。要餉許是不犯軍法的。」徧有無理之理，益發可殺。

中山正待訓斥，却早激怒了侍立的一位英雄，他瞧了這祿國藩那樣的不馴樣子，早已氣破胸膛，此時忍耐不住，便走上幾步，向祿國藩一指道：「祿同志請問你是不是大元帥部下的一員軍官？是不是做的中華民國公

職？是不是吃的全國國民的公祿？一祿國藩倒吃了一驚，問道：「你貴姓？」古應芬在旁介紹道：「這是參謀趙寶賢同志。」祿國藩說道：「趙同志如何說這話？這樣淺近的問題，還打量我不知道嗎？」趙寶賢道：「你既然知道，就好說了。請祿同志想一想，國家爲什麼要用我們這班軍人？人民爲什麼要把辛苦掙出來的錢，供給我們？大元帥令我們去作戰，是替什麼人做事？三個問題以後，又提出三個問題，遙遙相對，而又互相錯落，氣勢滂沛，自足以折祿氏桀驁之氣。須知大元帥並不是自己喜歡多事，甘冒危難，無非爲着受了國民的託付，不得不戮力討賊，爲國除害，庶不有負重大職守。此一段先說中山之用兵不得已。是資。我們所以相從至此，也無非爲了大義。再綜合一句，引起下文。既然彼此的結合行動，全爲大義，就不能單在利害方面講了。斷定一句，意思漸顯，然還不會明白說出，是主中資。有餉，我們固然作戰，沒有餉，我們也要作戰。意思到此，方明白是主。我們是爲大義而聽大元帥的指揮，並不是因私誼而受孫中山先生的命令。我們是爲大義而戰，並不是爲餉而戰。自己又作解釋，意思倍顯，爲餉而戰一句，極其尖刻。假如僅僅是爲餉而戰，我們將自處於何等地位？反跌一句，尖刻之至，使祿氏不能不折服。國家要我們這些軍人何用？人民何必拿出這些錢來供給我們？又反問兩句，一句逼緊一句。祿同志是深明大義，熟知去就的人，所以甘從大元帥，從困難中致力，不願附和陳氏，替北方軍閥做走狗。現在單只替士兵在餉糈上面着想，忘了前線的吃緊和自己的天職，豈不可惜？既恭維他幾句，使他不敢因下不來台而決裂，又替他遮飾一句，使他得自己轉圜，語語有分寸，所謂替他遮飾者，蓋只餉糈上加士兵兩字，蓋替士兵爭餉糈，亦將士分中之事也。一段說話，說得義理諛靡，氣勢滂沛，使審異談者喪胆。正是。

大義凜然嚴斧鉞，丹心磅礴貫乾坤。

未知祿國藩聽了這番說話，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趙寶賢之責祿國藩也，幾於一字一淚，一字一血，不獨當時聞者爲之肅然起敬，慨然自奮已也，即今日有述及其當時爲大義所激之狀者，猶同此觀念焉。嗟夫人誰不欲爲善，其不爲善者，非真不能爲，不欲爲也，特爲利害物欲所蔽，欲自救援而不

可得身。觀於祿國藩驟聞趙君之語，未嘗不怵然而恒，愆然而慚者，蓋良知之說，確有可信者焉。然其雖能感悟一時，而終不克自拔者，則利害物慾之爲蔽也。嗚呼！惜哉！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戰博羅許崇智受困 截追騎范小泉建功

却說祿國藩聽了趙寶賢一番議論，一時良心激發，十分不安，便笑道：「趙同志的話，自是不錯，我也並非不願前進，實在爲着士兵沒餉，不肯出發，也叫無可如何。」就借士兵兩字收場，方見餉糈上特加士兵二字妙處。現在大元帥既有命令，明天當先設法調一部分上前敵去，只是餉銀一項，仍要請大元帥竭力籌劃。」古應芬在旁說道：「祿同志放心。大元帥自當令飭軍需處竭力籌撥，貴部只請前進就得啦。」祿國藩欣然而去。古應芬私下和趙寶賢商議道：「祿國藩雖一時被同志言語所激，答應出兵，過後必然翻悔，恐怕仍舊靠不住。」趙寶賢道：「不獨如此也，我看他今天這種狂悖桀驁的樣子，目中那裏還有大元帥在這分明是蔣光亮授意而來。要不然，一個參謀，如何敢在大元帥前這般放肆？就使他自己不翻悔，只怕蔣光亮也不見得肯答應呢。」見得很透，中山之所以不予以懲辦者，亦爲此耳。不然中山雖仁厚，豈肯爲軍法曲宥。古應芬道：「博羅被圍已急，如再無救兵，必不能保，博羅一失，全局便都完了，如何是好？」趙寶賢也愁思無法，半晌，古應芬又道：「我想滇三軍是不必希望了，還是由我拍電給胡展堂總參議，飛檄調粵軍第一師來候令，你看如何？」趙寶賢道：「這也不見得妥當罷。剛才帥座因左翼指揮胡謙方來電告急，已經電第一師卓旅往救增城，現在再令開到石龍，如何辦得到？」古應芬道：「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法子，只好照此試一試再說了。」

兩人正在議論，忽傳大元帥請趙參謀。趙寶賢到了大元帥室，中山見了他，便道：「現在水已大退，逆軍必然

乘勢攻擊，若再不趕緊去救，博羅一定難守，好在福軍已全部開到，滇軍第四師亦已到着，我想即日分三路攻擊前進，你看可好？趙寶賢道：「進兵救博羅，自是要緊，只未知淡水平山方面的戰事如何？倘然不得手，恐怕難免還要分兵助戰咧。」中山道：「剛才張民達來過，說淡水方面戰事大勝，平山方面因受了雨水的影響，一時不能得手，現在天氣晴正，水勢已退，平山大概也且夕可下，我們不必憂慮。」說完，便發令教祿國藩部爲右翼，向雄雞拍翼前進。福軍爲左翼，向義和墟前進，和博羅城內各軍，取夾擊之勢，以滇軍第四師爲救應。

這命令剛下，忽報第四師，因索餉沒有，已經全隊退回廣州去了，中山大驚，急忙傳令制止，已經不及。中山大憤，投筆於地道：「此輩尚有面目對國人嗎？」此輩久已不要面目，中山過慮也。一面又傳祿國藩和福軍照舊進展，不可因第四師的退回而生懷疑不進之意。兩軍得令，分左右兩路前進。右翼祿國藩部到了第七礮陣地，忽又不待命令，便退回石龍。這時右翼福軍，未曾知道，依然叢陣待敵。中山得這消息，十分懊喪，一回兒在室內踱來踱去，一回兒伏在案上，疾革命令，有時凝神苦想，想不出一個方法，一條頭緒，又時常用拳頭在頭上亂敲。古應芬、趙寶賢等，都從旁勸慰。中山歎道：「我所慮的，因水勢既退，如逆軍大舉攻城，博羅必不能守，博羅失守，則石龍危，廣州也震動了。我的北伐事業，豈不大受影響？」武侯南征，是爲北伐，中山要北伐，亦先必東征，豈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出師有功者也。兩公殫心爲國，鞠躬盡瘁，而後已之概，亦彷彿。

我決計親自往第七礮察看一回，再定計較，或者還有個挽救。」古應芬、趙寶賢均竭力勸阻，中山道：「我一生累犯艱危，方才創成中華民國，今日情勢更急，如我也退縮，則中華民國亡矣，我豈能策個人之安全，忘却國家的使命？我意已決，你們不必多言！」中山一生多冒險，武侯一生惟謹慎，謹慎難，冒險更難，蓋謹慎守常，冒險逢變也，二者易地則皆然。

當下便傳令，把輪船開到第七礮，命飛機出發偵察。到了傍晚，飛機回報，說逆軍還在博羅東北角山地，並未和我軍接觸。中山稍爲放心，便教把船泊在第七礮南岸。

入夜，中山帶了古應芬等一衆幕僚，上岸閒步，在危急中，猶有此逸興，非學養功深，而又志行恬淡者，不能致也。見蔚藍的

天空上，衆星羅列，一道銀河，如烟似霧，平視則峯巒學秀，烟樹迷離。彼此走了幾步，便在河邊席地而坐。中山仰望天空道：「古人說『爲將者必須知道天文』，諸君都深知軍事，以謂這句話有無意義？」衆人都笑道：「懂天文不懂天文，和軍事有何關？古人說什麼這是某分野的星，那又是某分野的星，如何有風，如何有雨，都是些迷信之談，何足憑信？」中山笑道：「古人說這句話，必有他的意思，決不是像諸君所說那樣簡單的。天文和軍事，怎說無關係呢？」衆人都道：「不知有何關係，師座何妨指教我們一些。」中山笑道：「此理甚長，一時那能講得明白，我所說的，也不過幾件小事而已。例如黑夜行軍，失去了指南針的時候，往往分不出東西南北，找不到一條路徑，假如懂得些天文，就可看星辰的所在，定出方向，程度稍高的，并可定出時間來。辛亥革命以前，我在兩廣，每至黑夜用兵，往往要借重星月，做我的指南針，從此看來，天文和軍事，已經有許多密切的關係了。可見事無鉅細，必有所用，特粗心人不會理會耳。」這不過據我所能說的而言，其事很小，此外還有許多關係，說他不完咧。」衆人都各恍然，因笑道：「這些地方，我們倒不會留心。」中山却又指着北斗七星笑道：「你們認識嗎？這是什麼星？」衆人都笑說：「不知道。」中山道：「這就是北斗七星，你們只要辨得出他，方向便容易知道了。」接着彼此又談了些軍事，方才回船。極熱鬧中間忽然來此一件清冷之事，可謂好整以暇。

第二天，義和墟福軍已經和陳軍千餘人接觸，田鍾毅帶着演軍三百人和粵軍第一師卓旅所部的張弛團一營，登雄雞拍翼山嶺，中山兼率侍從，登山督戰。時左翼的福軍，進到了義和墟，初時得些勝利，正在追擊，不料陳軍大隊到來，乘勢壓迫，福軍抵敵不住，只好退却。陳軍趁機大進，沿義和墟趕向蘇村，謀斷義師歸路。中山尚欲指揮部下死戰，左右苦諫，始命大南洋座船退却。剛到蘇村，只見隊兵士列在河上，沿風飄展的旗幟，現出招撫使姚的四个大字。原來姚招撫使名雨平，中山由博羅回到石龍時，因其指陳援敵之策，頗有些見地，所以給他一個招撫使名義，令他發兵救應博羅。他的隊伍開到蘇村，便不會前進，至今還在蘇村駐紮。當時中山見姚雨平的部

隊，尚在這裏好好兒的駐紮，知道敵軍尚未壓境，派人詢問，果然尚不見敵人蹤跡。古應芬急促輪船開回石龍，才到蘇蘭，又在昏黑中，見一艘艘的兵船，接連不絕的逆流而上，急忙探問，方知是粵軍第一師所屬的卓旅。中山大喜，急命加緊開赴蘇村，探險登陸。大南洋船，仍然開回石龍駐泊。

第二天又帶了楊廷培的一部，由石龍開拔，到了蘇村時，卓旅和福軍已聯絡追逐義和墟敵人，攻擊前進。中山即令楊部加入作戰，軍勢愈盛。陳軍抵敵不住，節節敗退。中山登山瞭望，見卓旅福軍楊部，衝擊甚勇，節節勝利，十分歡喜。博羅城內被圍軍隊，見救兵大隊已到，乘勢衝出，合攻銅鼓嶺的陳軍，陳軍大敗，死傷甚衆，向派尾響水退却。銅鼓嶺仍被城內的義軍奪回，博羅之圍已解。陳軍三路俱敗，聞風而逃。中山傳令休息，自己入城撫慰軍民，特獎演軍師長楊廷培部萬元，彰其守城和破敵之功，其餘也各論等行賞。一面又令卓旅五團追向派尾，鄧演達攻師陽，福軍攻擊響水，只楊廷培的一師，因死傷太重，着回廣州休息。分撥已畢，自己又到梅湖去看重砲陣地，親發五彈。此時增城的敵軍，也被朱吳各部擊退，前方各軍，俱皆勝利。東江戰事，總算轉危爲安，可告一小結束。

中山因廣州等他解決的事情很多，便趁機回去了一趟，只一日工夫，便又重行出發。在這一區一出之中，別的並無改動，只有他自己的幕僚中，却又添了馬曉軍、王柏齡等幾個人。輪船到了白沙堆駐泊，中山親自到飛鵝嶺劉震寰營中，商議攻破惠州之策。桂軍各上級軍官，聽說大元帥駕臨，一齊來迎，先到砲兵陣地察看。這時惠州城上的陳軍，用望遠鏡探看，見中山親來察看陣勢，便教砲兵瞄準中山開砲。顆顆砲彈，都向着中山飛來，有離開中山身前，只有丈許光景的，轟然一聲，地上的木石紛飛，地皮也烏焦了。衆人見了，都替中山耽心，勸中山不要再留。我亦代爲擔心。中山笑道：「你們不必驚恐，敵軍的表尺已完全用盡，凡槍砲均有表尺，用以瞄準，遠近之用。表尺用盡，則不能更遠，雖密發不能及我矣。」即使他密集注射，也決不能射及我們所立的地點。我們儘管商量破城的計畫罷！」有見識，有膽量，有經驗，豈非流所能企及。

桂軍總司令劉震寰道：「逆軍的楊坤如，最善於守城，我們屢次猛攻都不能得。」

手，真是沒有辦法。」不說自己不善攻，倒說別人善守，也算善於解嘲。中山道：「我此來帶有一船魚雷，可用此物作攻城之具，炸毀城基，如城基崩壞，惠州即日便可克復了。」劉震寰唯唯稱是。中山又道：「我定今天仍回梅湖，特留程部長潛和參謀趙寶賢在這裏，和兄商議一切事，不宜遲，明天便可下總攻擊令了。」劉震寰領諾。

中山見佈置已定，仍舊坐了大南洋輪船，回轉梅湖。輪船剛到中途，忽聽得轟然一聲，彷彿船都震動，不知什麼地方炸烈了東西，彼此正在驚訝，忽然偵緝員趕來報告道：「註泊白沙堆的輪船失事，所帶魚雷完全爆炸。飛機隊長楊仙逸，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鐵良，同時遇難。」中山大驚，悲痛不已。王柏齡等齊聲慰解，中山拭淚道：「楊蘇謝三同志，從我多年，積功甚偉，一旦爲國犧牲，不但國家受了人材的損失，就是我們此番攻城的計劃，也大受打擊，使我如何不傷心呢？」當下令人仍至廣州運帶魚雷等攻城之具，一面下令贈楊仙逸陸軍中將，與謝蘇兩人，均各厚卹，自己並親赴遇難地點察看，只見血肉模糊，慘不忍視，不禁加倍傷心，即令設壇致祭，親自致奠。祭畢，仍回梅湖陣地。

廣州的魚雷既到，仍命程潛，在飛鵝嶺主持攻城之事，並定九月二十三日下總攻擊令，於夜間十二時，先以魚雷炸城基，各部隊衝鋒前進，飛機則在前敵偵察敵情，拋擲炸彈。布置既定，如期發動，前鋒衝鋒前進，一面發射魚雷，魚雷的炸力雖大，無奈惠州的城垣，建築得十分牢固，一時如何攻得破。彼此砲往彈來，激戰了許多時候，忽然轟的一聲，城垣已被魚雷轟坍了好幾丈，城內的陳軍大驚，楊坤如急令堵塞，那劉震寰的桂軍，素來膽怯，在城垣沒有攻破之前，倒還踴躍吶喊，誰知城已攻破，倒反怔住了，不敢衝進去。等到程潛得報知道，急來指揮時，已過了二小時之久，如此膽怯，尙可作戰耶？陳軍早築好了一層新城，把缺口堵住了，因此白犧牲了許多士兵，毫無效果，城上倒反用機關槍密集掃射，桂軍死傷甚衆，只得退回。中山得了這個消息，十分不悅，只得鼓勵將士，重作第二次總攻擊，自己回到博羅。

崇智聽說中山在博羅，也從橫瀝來會商全部軍事計劃。中山即命爲中央軍總指揮，並以楊希閔爲右翼總指揮，朱培德爲左翼總指揮。部署既定，又回廣州，只留程潛、在博羅支應一切。中山這一回廣州，可不好了，沒到兩天，河源、平山兩地，都被陳軍攻陷。洪兆麟迫平湖，林虎攻柏塘，派尾恰好許崇智。這時正在派尾，聽說逆軍來攻，便令部下各旅聯合朱李各軍奮勇逆擊。林虎大敗，兵士紛紛繳械的，足有千餘。洪兆麟也被范石生擊敗，只有遛石龍的蔣光亮部，因此時已和陳炯明默契，所以始終按兵不動。未曾作過一次戰，應過一次敵。更可笑的，還有圍攻惠州的桂軍劉震寰，因平山河源失守，防到後路被截，便急急的退出飛鵝嶺，放棄了惠州陣地。中山聽了這個消息，恐怕惠州襲攻博羅，倘又失陷，便要牽動全局。二則又聞各軍都逗遛不進，未免耽誤軍機。急忙改乘專車，和參謀長李烈鈞等同到石龍，召集各軍長胡恩舜、盧師諱、范石生、蔣光亮等會議軍事。胡、盧、范等都立刻應召而來，蔣光亮直到會議將完，方才來到。中山看着他入席以後，方道：「貴部在石龍已久，現在前敵軍事緊急，爲什麼不前進？」蔣光亮默然不答。中山道：「現在的軍事，較前更緊急了，你怎能按兵不動，自己不慚愧嗎？限你今夜，必須出動，攻擊惠州。」蔣光亮答道：「今天我有一緊要事情，必須返省，明天當再來。」中山怒道：「今天祇有軍令，你若今天回省，我除以軍法處你以外，決無第二句話。」蔣光亮又默然。胡恩舜、李烈鈞等忙着解勸，請求中山寬容一面，又向蔣光亮道：「蔣同志就遵大元帥的命令，不必返省，立刻前進罷！」蔣光亮唯唯。此時不敢個強矣，使人快然。

衆皆不歡而散。

次日天微明，中山傳令各軍出發，因蔣光亮已經回廣州，盧師諱的部隊素同兒戲，不足一戰，所以只用范胡許劉各部，以范石生部主力軍，肅清沿鐵路的敵人，向平湖進展，令胡恩舜合東路一支隊，溯河岸橫達博羅，和許崇智劉震寰各軍聯絡。支配妥當後，正要出發，恰好敵將鍾景棠、熊略率領所部來犯平山。范石生部奮勇迎擊，激戰了一個鐘頭，鍾熊抵敵不住，向後退去。范石生指揮部下追趕，到了張坑，鍾熊忽又回身接戰，范石生所部奮勇

衝突，正在激戰之間，忽然背後槍聲大起，原來是鍾龍的伏兵殺來。范石生兩面受敵，正在着急，忽覺抄襲後路的敵軍紛紛潰散，不解其故。不一時，接到探報，方知是西江李根源部開到。這消息報到中山那裏，十分歡喜，親自至前線，察看了一回，令各軍繼續追擊，自己仍回石龍，才知胡思舜部尚不會出發，中山也不深究，當下又令羅翼羣從水路赴蘇村，梁國一部出葉蘭赴博羅。

佈置剛畢，忽報林虎率領精兵一千，占領龍門，進犯增城。陳策、李天德部不戰而退。中山大怒，急令朱培德、胡思舜赴援。一面電陳策、李天德嚴飭反攻。支配畢，因回顧李烈鈞道：「我本想回廣州一轉，不料增城的戰况又復如此，未免令我憂慮。廣州之行，只好暫緩了。」謀國之難如此，可爲一嘆。李烈鈞也歎道：「帥座軍事計劃處處可操勝算，無奈各軍不肯用命，至九仞之功，往往虧於一簣，前功盡棄，豈不可惜！」東江之戰，大率如此，令人慨歎。還有一事，盧師譚部雖不耐戰，然用之亦足以壯威，帥座何以不令作戰？中山道：「此理我非不知，惟因其戰鬪力太弱，萬一失利，必致牽動全局，所以我只令往驅除深州之敵，也非全置不用。」正討論間，忽得博羅許崇智來電告捷，鄧演達占迴石龍，右翼已達樟木頭。李根源得鴨仔步，盧師譚克深州，中山大喜，即刻動身回到廣州。

只隔了一日，忽報中路及左翼軍爲敵所乘，退出博羅，許崇智回石龍，滇桂軍相繼退却。中山大驚，急和李烈鈞乘車到石龍來指揮。此時滇軍已退到狗仔潭，東西路許劉各部已退到葉蘭，中山嚴令制止，一面召集開會，討論反攻之計。李烈鈞道：「剛才得報，范石生部已攻克鴨仔步，不如令鼓勇進攻惠城，牽制敵人的後方，使敵人不能專顧正面。」范石生亦頗饒勇善戰。中山從之，賞范石生部萬元，令向惠城進展。又賞楊希閔、朱培德部各五千元，令反攻。一面收容東西路潰兵，一面傳令再退却者槍決。在此極忙極亂之中，而處置各方，非井井有條，非好整以暇者不辦。部署方畢，傳令准駐石灘。恰巧逆將鍾景棠、熊略、楊坤如、洪兆麟各率賊衆，進犯葉蘭，中山令前鋒暫取守勢，定於明日分三路反攻。一面又令李濟、蹇赴援增城。次日天微明，便聽得增城方面砲聲斷續而起。中山恐怕中央軍朱部的李師

王師不進，令古應芬前去催促。古應芬遵令趕到石灘村，方知李師已經出發，王師的參謀長凌，亦已上了馬，正在督隊前進。應芬大喜，又去和羅翼拿向增城方面沿路探看。過了石灘村，大約有三五里光景，便是一座小山，有兩三個演軍的步哨，在那裏瞭望。應芬問他：「此地可有敵人蹤跡？」步哨道：「敵人剛才已經逼近，後來被我軍擊退。現在我軍正在向前追擊哩。」古應芬和羅翼側耳細聽，果然槍炮聲漸漸自近而遠，將大敗，先有此小勝。心中甚喜。古應芬便尋路回轉，路中只聽得東北方面槍炮聲極其激烈，知道葉蘭鐵牆方面已在激戰之中，急忙回到車站。報告中山，中山道：「此一路軍事，雖然可以不憂，葉蘭鐵牆方面的戰事，剛才得石龍趙寶賢的報告，却有不能支持之勢，我已令在石龍的李根灑部，向石灣前進，並令鄧副官彥華運了一車米去，分給各軍，但不知結果究竟如何？」

正說間，忽報前方有兵數車，向這裏很快的開來，不知是何人的部隊。衆人正在驚訝，那兵車已經開到站裏，原來是李根灑所部的兵士。中山甚喜。李根灑隨即晉謁中山，請示機宜。中山獎勉了幾句，便令仍向石灣攻擊前進。李根灑遵令，即時出動，剛到石灣，葉蘭鐵牆方面的各軍，已紛紛潰退。李根灑的部隊被他們衝動，不能駐紮，只得也跟着潰退。大部分都潰到石灘，中山得報，急忙和李烈鈞、古應芬下車制止。只見沿鐵路都是潰兵，既分不出是什麼人的部隊，也不知道他們因何而退，詢問他們的長官在那裏，又都不知所在。各軍潰兵初時潰奔得非非常慌忙，此時見大元帥下令喝止，始各站住，不敢再逃。各兵亦尚能守令。不一時，李根灑的全隊亦退到中山，便和他說道：「武城 李根灑之字，你應當率隊嚴守此間河岸，以圖反攻。」李根灑唯唯遵令。

正說間，忽有潰兵所乘的火車開到，剛好和中山的座車，在同一條軌道上，因此座車也被他衝得逆行。中山剛好上車，便如風馳電掣的走了。古應芬等上車不及，只得沿鐵路隨着追趕。各潰兵見了這情形，便又大奔。中山派往石龍的副官鄧彥華，見了這情形，不覺大驚，因聽說范小泉的部隊，尚在橫瀝，急忙趕到橫瀝，報告敗耗，請其

回軍救應。范小泉正待舉炊，聽了這話，也不待吃飯，便急令部下開拔，趕到石龍。恰好陳軍的先鋒洪兆麟，緊緊追趕中山，已到石龍。范小泉也不待開槍，便令衝鋒自己奮勇先進。洪兆麟雖仗戰勝之威，無奈范軍勇悍難當，只一小時，便大敗而潰。洪兆麟恐被追及，急急渡江，不料船小人多，到了江中，一震盪間，那隻船已翻轉身來，把洪兆麟等都溺在水裏。覆至此爲之一快。衆人慌忙把他救過對岸時，已吃了好幾口水，狼狽不堪，急忙帶着殘兵，向東退去。

却說古應芬等，因追兵被范軍截住，安然到了新塘，上了火車時，方知中山已乘了機關車返省，心中甚覺安慰，只是想到此次潰退的士兵，不止一萬，如一到省城，商民必受損失，又沒法可以處置，甚是擔心。到了省城時，市面竟安堵如常，大爲奇異。打聽之後，方知中山到省後，即派兵一部，在大沙頭堵截，所有散兵，已全被繳械，所以廣州毫無應響。綜計此次東江戰事，始於五月，至這時九月，已有四月之久，此次義師挫敗，退回廣州，總算告一小小結束。我這枝筆，便也要掉轉來，寫些別處的事情。要說北方在本年中，除却平常的政變和戰爭以外，還有一件驚天動地，震動全世界的大事情，正是

戰爭喋血尋常時，別有奇峯天外來。

未知究係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中山從事革命事業數十年，生平歷危涉險，不知凡幾，苟舉其犖犖大者而言，則除倫敦白鵝潭兩役而外，惟此次東江之戰而已。蓋當時可用之兵，惟許崇智部及少數之滇粵軍，若劉麗賓、楊希閔、蔣光亮各部，則除索餉要械而外，其兵殆不堪一戰。甚者與逆軍通款協謀，以危中山，其處境之險，豈下於白鵝潭哉！然觀其從容處事，未嘗因消息之可驚而惶惑失措，處置困難，而顛覆灰心，其學養工夫，與堅忍不拔之志，豈尋常人所能及其萬一哉？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機津浦車遭劫 急兄仇抱犢崗被圍

却說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那一天，津浦路客車隆隆北上，將到臨城的那一天，滕縣忽然起了一個謠風，說抱犢崗的土匪，將到臨城。滕縣警備總隊長杜兆麟，聞得這個消息，急忙趕到臨城，想報告駐防於該地的陸軍六旅一團一營營副顏世清。顏世清聽說滕縣警備總隊長來見，不知道什麼事，恐正在酣睡中耳，不然賊將臨門，何尚弗知？寫得夢夢可笑。又不便拒絕，只得請見。杜兆麟一見顏世清，略為寒暄了幾句，便開口說道：「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不知道營副已經知道沒有？」顏世清問是什麼消息。杜兆麟道：「據敵隊的偵探員報告，抱犢崗土匪有大隊將到臨城，兄弟恐怕貴營還不會知道，特地趕來報告，須設法堵截才好。」顏世清變色道：「胡說！正不知是誰胡說。」抱犢崗的土匪，現被官兵圍得水泄不通，那裏能下山？便生着翅膀兒，未見得能飛到這裏。若說真有這事，難道就只你有偵探，能夠先知道，我便沒有偵探，便不能知道了。」一味貧氣語，總是料其決不能來耳。杜兆麟道：「不是如此說，抱犢崗雖則被圍，難保沒有和他聯絡的桿匪，再這或有秘密路兒可下山，怎說生了翅膀兒也飛不到這裏？這地方公事，也是國家的公事，須分不得彼此，或許你沒有知道，我先知道的，也許我沒知道的，大家總該互通個消息才是。」顏世清怒道：「我為什麼要通報你？我也用不着你通報，料你幾個警備隊兒，幹得甚事，敢在我面前吹牛！」杜兆麟見他不懂理，要待發作，却又忍住，因微微冷笑了一聲道：「我們幾個警備隊兒，本來沒有什麼用，那裏敢和老兄的雄兵作比。滕縣有什麼事，都要全仗老兄了。」說着告辭而去。顏世清也不送客，只氣呼呼的坐在一旁，瞧着他走了。又向站崗的兵士和值日的排長發作道：「為什麼讓這妄人進來混鬧，也不替我當一聲兒駕！」

正鬧着，忽報有個本村的鄉人，又有緊要機密事來報告。顏世清怒道：「又有什麼緊要機密事報告了，准定又是造謠，權且叫他進來，說得好時便罷，否則叫他瞧瞧老子的手段。」說着，喝令叫進來。不一回，鄉人已到面前。站下。顏世清沒好氣，喝問報告什麼事。那鄉人見了顏世清這樣子，早唬矮了半截，半晌說不出話來。顏世清愈加生氣，罵道：「村狗子，問你怎麼不說了？誰和你尋開心嗎？」鄉人見軍官生氣，才嚇出一句話來道：「抱犢崗的土匪，離這裏只有七八里路了。」顏世清聽了這話，立刻跳起來，向他當胸就是一拳，罵道：「混帳忘八蛋，你敢捏造謠言，來擾我的軍心，我知道你是杜兆麟指使來的，你仗着杜兆麟的勢力，當是我不敢奈何你嗎？我偏要把你鬧起來，辦你一個煽惑軍心的罪名。」說着，又罵勤務兵，爲什麼不給我鬧起來。幾個勤務兵應了一聲，趕上前，如狼似虎的抓起這鄉人，先掌了幾個嘴，又罵道：「忘八羔子，你敢來誣我們的營副，吃了豹子膽了。」一行罵一行打的，提到空房間裏去關起來了。軍閥時代，北軍之盛機，常有此種光景。

這是這日下午的事情，到了晚上十二點鐘，北上的特別快車，開到臨城的附近，一衆客人正在酣寢的時候，忽覺有極激烈巨大的碎的一聲，火車立刻停止了，有幾節車便倒了下來。一衆乘客，從夢中驚醒，正在駭疑，忽然有拍拍辟辟的槍聲，聯珠價響起來，一時間把車子的乘客，嚇的婦哭兒號，聲震四野，男子之中，也有穿着襯衣，跳窗出去，躲在車子底下的，也有扒上車頂上去的，也有躲到床底下去的，一時間亂的天翻地覆，不多一回，槍聲稍停，車中跳上了許多土匪，大多衣服破碎，手執軍械，把衆人的行李亂翻，只要稍值錢的東西，便都老實不客氣的，代爲收藏了。搶劫了一回，所有貴重些的東西，已全入了土匪的袋兒裏，方才把一衆客人驅逐下車，把中西乘客，分作兩行排立，問明姓名籍貫年齡，一一記在簿上，又查明客票等級，分別記明，這才宣布道：「敵軍軍餉不足，暫請諸位捐助，三等客人每人二千元，二等客一萬元，頭等客三萬元，西人每名五萬元，請各位寫信回家，備款來贖。」說完，便趕着衆人教他們跟着同走。有走不動的，未免還要喫些另碎苦頭。原來這些乘客，總計三百多個人，裏

面却有二十多個西人。

這亂子的消息，傳到顏世清耳朵裏，只嚇得手足無措。此時不知是誰報告，亦曾飽以老拳，治以爛懲軍心之罪否？急急令排長帶領一排人，去截留乘客。排長不允道：「土匪有幾千人，只一排人如何去得？何況這樣潑天般大的事情，我也幹不了，營副該親自把這兩連人全帶了去才好。」顏世清怒道：「你說什麼話？你敢不依？你敢不去嗎？」那排長見營副發怒，不敢多說，只得退下來，抱着滿肚皮的，不願意帶着本排兵士，慢吞吞的到了肇事地點，下令散開。其時土匪剛好押解着三百多肉票，向東緩緩而行，見了官兵，也不開槍，官兵見了土匪，也不追趕。蓋此時匪之視兵，幾如無物，兵之視匪，有若同行矣。

不一時，駐紮韓莊的陸軍第六旅，聽了這個警報，派了大隊士兵，前來邀擊，這才和土匪開戰起來。土匪帶了肉票，一路上且戰且走。官兵是緊緊追趕，倒也奪下了肉票不少。那些土匪一直奔逃到一座山頂，山頂外面有大石圍繞，極易防守，這時土匪已經精疲力盡，只得坐下休息，並叫中西肉票，也列坐於圍石之中。一面各人都拿出擄來的贓物，陳列着，請肉票代為作價。

却說肉票當中有一個名叫顧克瑤的，和一個西人名叫亨利的，兩人最為頑皮，見了這些東西，隨口亂說，並無半句實話。有一個土匪，拿出一枚大鑽戒，請亨利評價。亨利看那鑽戒，原來是穆安素的，因操着英語，做着手勢道：「這東西毫無價值，只值二三角錢。」土匪不懂，只顧看着他發怔。顧克瑤替他解釋了一回，土匪方才領悟，甚是喪氣道：「我想一枚金戒，也至少值三五塊錢，這樣一顆亮晶晶有亮光的東西，至少也值上八塊十塊，不料倒這麼不值錢。」說着，沒精打彩的戴在指上，又嘆了一口氣。另一個土匪笑道：「你的黃銅戒子，自然不值錢，這原是自己運氣不好，何必嘆氣。」俗語所謂運去黃金減也歟。說着，又回頭問顧克瑤道：「客人！土匪謂所綁之票曰客人，你是懂得外國話的，可代我們問問這位外國古董客人，評評我們這些東西，可不是我這手表價值錢嗎？」顧克瑤向亨利傳譯了，只聽得亨利又做着手勢，嚙哩咕嚕的說了一陣。顧克瑤向土匪笑道：「他說呢，這些東西，統都

是沒價值的。你的手表，雖則比他們的東西略貴，也不過值五塊錢。」衆人聽了，都十分掃興，紛紛把東西撿了起來，口裏却噤咕道：「難爲這些客人，都帶着這麼值錢的東西，也算我們晦氣。」又一個站着的土匪道：「得咧得咧，我們不提這話罷。」說着又走近一步，指着亨利旁邊的穆安素向顧克瑤道：「聽說這胖大的洋人是一個外國督軍。中國有督軍，外國亦必有督軍，此輩心中固應有此想也。你懂得洋鬼子話，可知道他不是？」顧克瑤笑道：「他是外國的巡閱使呢。」有督軍則又必有巡閱使，無巡閱使何以安插太上督軍乎？顧君之言是也。說着，又指着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筆鮑惠爾道：「這位就是他的祕書長。你貴姓？」那土匪道：「我姓郭，叫郭其才。」說着，向穆安素和鮑惠爾打量了一番，露出很佩服，又帶着些躊躇滿志的樣子。一回兒，又向顧克瑤道：「請你和外國督軍說，叫他趕快寫信給官兵，警戒他們，叫他們不要再攻擊。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必得把外國人全數殺了，也不當什麼外國督軍，西洋巡閱咧。」中國之最貴者，督軍巡閱也，外國又中國之所畏也，然則外國督軍外國巡閱非世界至高無上之大人與土匪乃得而生殺之，則土匪權威又非世界至高無極者乎？一笑。說到外國人的樣子，雖則很像凜凜乎不可輕犯，然而一聽到一個殺字，却也和我們中國人一樣的害怕，所以顧克瑤替郭其才一傳譯，外國人就頓時恐慌起來，立刻便推鮑惠爾起草寫信，想因他是報館主筆，喜歡掉文之故，同一動筆，平時威否人物，指摘時政何等威風，今日又何等喪氣。又經顧克瑤譯爲華文，大約說道：

被難旅客，除華人外，有屬英、美、法、意、墨諸國之僑民四十餘人。全書中，此句最是重要，蓋此次劫車，如無西人，則僅一普通規察耳。政府必不注意，官兵亦必不肯用心追擊也。蓋喪喪諸公之斗大眼晴中，惟有外國人乃屹然如山耳，我數百小民之性命，自諸公視之，直細若蓬芒，豈足道其一盼哉？警告官兵，弗追擊太頭，致不利於被擄者之生命。

郭其才拿了這信，便差了個小嘍囉送去，果然有好幾小時，不曾攻擊。匪衆正在歡喜，不料下午又開起火來。郭其才依舊來找顧克瑤道：「官兵只停了幾小時，不曾攻擊，現在爲什麼又開火了？你快叫外國巡閱再着祕書長寫信去，倘官兵仍不停止攻擊，我立刻便將所有外國人，全數送到火線上去，讓他們嘗幾顆子彈的滋味。將來

外國人死了，這殺外國人的責任，是要官兵負的。」妙哉郭其才，單推外人而不及華人，非有愛於華人，而不令吃幾顆子彈也。蓋官兵目中，初未嘗有幾百老百姓的性命在念中，土匪知之深，故獨挾外國人，以自重。蓋政府怕外國人者也，如外國人被殺，必責在役之官兵，在殺之官兵是責，必不敢攻擊矣。顧克瑤，依言轉達，書備好後，仍由郭其才差匪專送。

顧克瑤見書雖送去，不過暫顧目前，自己不知何日才能回家，心中十分煩悶，因在山邊傍徨散步，暫解愁懷。忽見有一個八九歲的女孩，衣履不全，坐在石崖旁邊，情致楚楚，十分可憐，禁不住上前問他的姓名。那女孩見有人問他，便哭起來道：「我姓許，叫許鳳寶，我跟我的母親從上海到天津去，那天強盜把我的母親搶去，把我丟下，我舍不得母親，跟強盜到這裏來尋我的母親，又不知道母親在那裏。」真是可憐。一行說，一行哭，十分淒楚，聽得的人，都代為流淚。衆人正在安慰他，忽然一個外國人叫做佛利門的，走將過來，因不懂中國話，疑心衆人在這裏欺哄孩子。顧克瑤看出他的意思，便把詳細情形告訴了他。佛利門點頭道：「這孩子可憐的很，我帶他到維利亞夫人那裏去，暫時住着再說罷。」說着，便和顧克瑤兩人帶了許鳳寶，同到維利亞夫人那裏，給與他衣服鞋履。那許鳳寶年幼心熱，見顧克瑤等這般待他，十分感激，便趕着他們很親熱的叫着叔叔，這話按下不提。

却說這天晚上，兵匪又復開火，當時天昏地黑，狂風怒號，不一時，雞卵一般的雹紛紛從天上落將下來，打着人，痛不可當，更兼大雨交加，淋得衆人如落湯雞一般，十分苦楚。郭其才等知道這地不可久居，便帶着一衆肉票，度過山頂，奔了十多里路，轉入山邊一個村莊中躲避。一面叫老百姓土匪稱不做強盜之居民爲老百姓。打酒燒火，煎高粱餅，煮綠豆湯，分給各人充饑。那餅的質地既燥，味道又壞，十分難吃。一住兩日，都是如此，甚是苦楚。顧克瑤覓個空，詐作出恭的樣子，步出莊門，想乘機脫逃。剛走了幾步，便遇着一中年村婦，忽然轉到一個念頭，便站住問道：「從這裏去可有土匪？」那婦人向他打量了一番，說道：「先生是這次遭難的客人，要想脫逃嗎？」顧克瑤道：「正是呢，你想可得脫身？」那婦人搖頭道：「難難難，我勸先生還是除了這念頭罷。從這裏去，那裏沒土匪，你這一去，

不但逃不出，倘然遇見兇惡些的土匪，恐怕連性命也沒咧。山東此時可稱之謂匪世界。顧克瑤聽了這話，十分喪氣，只得死了這條心，慢吞吞的贖將回來，剛想坐下，忽聽說官兵來攻，郭其才等，又命帶着肉票往山裏奔逃。顧克瑤一路顛蹶着，拚命的跑，倒是那外國巡閱，十分寫意，坐着一把椅子，四個土匪抬着走，好似賽會中的尊神。假外國巡閱，在土匪中尚如此受用，真督軍下了官，宜其在租界中快活也。

奔了半日，方才又到一座山上。顧克瑤和穆安素佛利門亨利鮑惠爾等，都住在一個破廟裏，只有穆安素一人，睡在破榻上面，其餘的人，盡皆席地而睡。那亨利十分頑皮，時時和郭其才說笑，有時又伸着拇指，恭維郭其才是中國第一流人，因此郭其才也很喜歡他，時常和顧克瑤說：「亨利這人，很老實可靠，不同別的洋鬼子一樣，倒很難得。」被亨利戴了高帽子了土匪原來也喜歡高帽。顧克瑤也笑着附和而已。一天，郭其才特地宰了一頭牛，大饗西賓。顧克瑤等因要做通事，所以得陪末坐。英語有此大用處，無怪學者之衆也。那牛肉因只在破鍋中滾了一轉，尚不甚熟，所以味道也不甚好，可是在這時候，已不啻吃到山珍海錯了。彼此帶吃帶說之間，顧克瑤因想探問他們內中情形，便問他們的大首領叫什麼名字，怎樣出身，郭其才喝了一口酒，豎起一個拇指來道：「論起我們的大當家，却真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他既不是窮無所歸，然後來做土匪，也不是真在這裏發財，才來幹這們營生。多只因想報仇雪恨和貪官污吏做對，所以纔來落草。我們這大當家姓孫名美瑤，號玉峯，今年只有二十五歲，本省山東嶧縣人，有兄弟五個，孫當家最小，所以鄉人都稱做孫五。他有個哥哥，名叫美珠，號明甫，也是我們以前的大當家，本是毛思忠部下的營長，毛思忠的軍隊解散以後，他也退伍回家，這也是他有了幾個錢不好，信然哉有了錢真是不好也。說說誇誇古人先言之矣。」因爲有了幾個錢，便把當地的軍隊警察看的眼紅，時時帶着大隊人到他家去敲詐，指他們是匪黨。這麼一門好好的世家財主，不上幾月，便把七八頃良田，都斷送在這些軍警手中了。我說此而不暇爲孫氏悲何也，如此者不止一家也。現在的孫當家的大哥，這口氣，幾乎氣得成病，當即召集了四位弟弟，向他們說道：「我們

做着安分良民，反而要受官兵的侵逼欺凌，倒不如索性落草，還可和做官的反抗。左右我們的田產已光，將來的日子也未見得過去。做了強盜，或者反能圖個出身，建些功業，不知諸位兄弟的意思如何？一衆人初時都默然不答。他們的大哥重又說道：「我不過這樣和兄弟商量，萬一有不願意的，也不妨直說，我也決不勉強。」他這般聲明過以後，二三四三位兄弟才都說：「不願意落草，願意出外謀生。」他們大哥不禁嘆了口氣道：「想不到許多兄弟中，竟沒有一個人和我志氣相同的，也罷。我只當父母生我，只有一個，我也不敢累你們，你們各自營生去罷。」此反激語也，然著眼不在老五一。這句話，却激動了我們這位孫大當家。他年紀雖小，按孫美瑤此時年僅弱冠，志氣却高，當強盜有何志氣，然在強盜口中，自不得不如此說也。立刻一拍胸膛，也是強盜樣子。上前說道：「大哥！諸位哥哥都願別做營生，我却情願跟哥哥落草，萬死亦所不懼。」雖是強盜老口吻，然其志亦壯。初時不說，已在躊躇之中，經美瑤一激，就直逼出來矣。他大哥聽了他這幾句話，頓時大喜，說道：「我有這樣一個英雄的兄弟，已經夠了，比着別人，雖有十個八個兄弟，緊要時却沒一個的，不知勝過多少咧。」半若爲自己解嘲，半似爲慰藉美瑤，而實乃是反映三弟也。美瑤亦善辭令。當下變賣餘產，得了四五千元，把房屋完全燒掉，亦具破釜沉舟之心。一面又拿出五百塊錢，給他的妻子崔氏道：「你是名門之女，總不肯隨着我去的，我現在給你五百塊錢，嫁不嫁，悉聽你自己的便。總之此生倘不得志，休想再見了。」做得英絕，頗有丈夫氣概。把這些事情做好以後，便把剩下的幾千元，仿着宋江的大興梁山，招兵買馬，兩月之內，便招集了四千人，占據豹子谷爲老巢。那時兄弟已在他老大哥的部下，彼此公推他老大哥爲大都督。現在的大當家和周當家、天倫爲左右副都督，就是兄弟和諸當家思振等，也都做了各路司令。一不勝榮耀之至。說着舉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空，大有願盼自豪之概。

顧克瑤笑道：「後來呢？爲什麼又讓給現在的孫大當家做總司令了？」郭其才慢慢放下杯子，微微歎了口氣道：「真所謂大丈夫視死如歸，死生也算不得一件大事。」顧克瑤忙又接口道：「想是你這位老大哥死了。」

郭其才又突然興奮起來道：「是啊！他在去年戰死以後，我們因見兄弟們已有八千多人，槍枝也已有六千，便改名爲建國自治軍，推現在的孫大當家爲總司令，周當家爲副司令，誓與故去的孫大當家復仇，所以去年這裏一帶地方，鬧的最兇，誰想到官兵竟認起真來，把個抱憤齒圍得水洩不通，這倒也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呢。」此語由表面觀之，乃是訝其現在剿治之認真，而骨子裏，却包含着以前之放縱也。衆西人不知道他們嘍哩咕嚕的說什麼，我們見西人說話，以爲嘍哩咕嚕，西人見我們說話，亦以我爲嘍哩咕嚕也。

都拉着顧克瑤詢問，顧克瑤搖了搖頭，也不回答，便笑着問郭其才道：「你們孫大當家，有了這麼大的勢力，大概也不怕誰了，爲什麼這次被圍在抱憤齒，竟一籌莫展呢？」郭其才笑道：「那是我們的總櫃，所以不願放棄。不然帶起弟兄們一走，他們也未見得能怎樣奈何我們咧。」顧克瑤問怎樣叫做總櫃？郭其才道：「你不知道，我們綠林中的規矩，所以不懂了，我們這裏的規矩和鬍匪不同，鬍匪做着生意，便立時分散走開，等到錢用完了，便再幹一下子，我們的規矩就不是這樣。兄弟們無論得一點什麼，都須交櫃，交櫃者說是把財物交給首領，外面稱做桿首，我們自己有時却自己稱做掌櫃，櫃有大小，小櫃有得多時，須送交大櫃，大櫃有得多時，須送交總櫃。抱憤齒就是我們總櫃所在的地方，你懂了嗎？」顧克瑤笑道：「我懂得咧，你們首領裏面除却孫大當家以外，你老兄大概也算重要的了，但是我看你也不像幹這門營生的人，定然也因着什麼事，出於不得已，才投到這裏來的。」郭其才聽了這話，突然跳將起來，眼睛裏幾乎爆出火來，衆人都嚇了一跳，都疑心顧克瑤言語冒失，觸犯了郭其才了。正是：

虎窟清談提往事，亡家舊恨忽傷心。

未知顧克瑤是否有性命之憂，却看下文分解。

兵，外所以禦侮，內所以平亂也。今中國之兵，外不足以禦侮矣，內亦能平亂否？方其未亂也，則務擾之使爲亂，方其無匪也，則務迫之使爲匪。及其亂生而匪熾，則藉其事以爲利，如捕之盜盜然，使之劫而分潤其所得，彷彿兵之所以養也。匪來，則委

其事若弗知，使得大掠而去，又豈但不能平亂已哉？然則顏世清之不知匪之來報也，吳不知耶抑蔡知之而故爲弗知者耶？觀其派兵而弗擊，吾思過半矣。嗚呼！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勦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議和

卻說郭其才聽了顧克瑤的話，一時引起舊恨，不禁咬牙切齒，憤怒萬分，突然跳起來，把胸膛一拍道：「說起這件事來，真氣死我也。諸位不會知道，我父親是滕縣的大紳士，生平最惡土匪，創辦警備隊，征剿十分出力，因此引起了土匪的仇視，在大前年的元旦，乘着我父親不會防備，糾集三四百人，殺入敝村，把我一家十七人全行殺死，只賸我一人在外，不會被害。我報官請求緝捕，當地官兵，不但不爲緝捕，而且罵我不識時務。山東匪世界也，在匪世界而欲與匪爲仇，豈非不識時務？諸位想想！這家中只有我獨自一個，如何不想報仇？東奔西走，務要請他們緝捕。他們不會緝捕之前，先要賞號，我急於報仇，就不惜立刻把家產賣盡，拿來犒賞官兵，誰知白忙了一場，到頭還是毫無着落。這時我仇既報不成，家產又都光了，想要低頭下去，也是生活爲難，我這才無可如何，投奔已故的孫大當家部下，充個頭目，於今也總算做到了土匪中的大首領，可是殺父之仇，不知何日方能報得咧！」實追處此情形，雖與孫美瑤不同，而同因官兵之逼追則相似也。顧克瑤等幾個中國人，聽了這些話，都感歎不已。

在這山中住了兩日，又搬到龍門關白莊，郭其才在途中和顧克瑤亨利等人說道：「這幾天苦了你們，現在給你們找到了一個好地方了，那裏的房子又大又好，比外國的洋房更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呢！」衆人聽了，都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好去處，都巴不得立刻到了，好休息一下子。到了白莊以後，郭其才和他們一處走着，到了一所大廟門口，郭其才便踱將進去，穆安素佛利門鮑惠爾亨利顧克瑤等，也跟了進去。郭其才指着廟裏，向顧克瑤

笑道：「你看這廟宇多麼大，多麼敞朗，就是外國人住的大洋房，恐怕也趕不上咧。」此殆俗語所謂小鬼不會見過大鬼頭乎？衆人一看，只見屋雖高大，卻因年久失修，破壞不堪，六七尊佛像，也是金落粉殘，現出一種蕭索氣象，除此以外，就只有幾椽牆壁了，不覺啞然失笑。其實可笑，郭其才也笑道：「如何我說話不錯嗎？」亨利道：「好是好，可惜沒有床鋪，一樣還要席地而睡。」郭其才聽了克瑤的傳譯，忙道：「有有有，還不會辦到呢？等一回，就可送來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嘍囉帶着一個黑漢子尋將進來，郭其才問什麼事，那小嘍囉道：「奉孫總司令的命令，把這姓郭的也併入八連，聽當家的發落。」郭其才道：「知道了，就叫他住在這裏罷。」顧克瑤看那姓郭的手面俱極粗黑，下頷的鬍子，也足有寸許長，穿着破舊的短襖，神氣竟和土匪一般無二，不禁暗暗稱奇，爲下文潛逃張本。因上前和他拉拉手，問他的名字籍貫職業，那黑漢道：「我本地人名叫鴻達，就是這次津浦車車上的車手。」郭其才道：「你能夠寫字嗎？」郭鴻達道：「懂得些普通文件，也還能寫。」郭其才大喜道：「我正少一個書記，你就住在這裏，替我當個書記罷。」郭鴻達領諾。

不一時，小嘍囉們送進許多高梁梗來，鋪作床墊，又搬進一只破鍋，放在階沿上。鮑惠爾笑道：「我在村中時，恐怕山間沒有茶壺，順手牽羊，在莊家帶了一只洋鐵茶壺在此，諸君看還適用嗎？」說着，果然掏出一只洋鐵茶壺來，衆皆大笑。亨利道：「我雖沒有這麼的茶壺，卻有四只茶杯在這裏，正好配對。」他一面說，一面果然也掏出一只茶杯來。郭鴻達笑道：「你們這些東西，都不及我在山下拾得的破洋鐵罐用途更廣。」說着，拿出一只破洋鐵罐來，衆都問何用。郭鴻達道：「用途多咧，平時可以貯清水，要吃飯時可以煮飯，要喝茶時可以燉開水，質地既輕，水容易滾，又省柴火，豈不是用途更廣嗎？」應物之用如此，在平時何能想到，甚矣靈惠之不可不經也。衆人聽了，俱又大笑。顧克瑤等在這破廟裏住了數日，忽見一個小嘍囉領着一個小女孩進來，衆人看時，正是許鳳寶，顧克瑤問他來什麼鳳寶道：「今朝有個外國先生，外國先生未知比外國巡閱如何，要到上海去，他們都叫帶了我，我怕媽媽。」

在這裏找不到我，叔叔看見他，請告訴他一聲，說我回上海去了，叫他別掛念。」真是孩子話，然而我奇其天真。顧克瑤詫異道：「我又不認識你媽媽，叫我和誰說去？」許鳳寶呆了，一呆，郭鴻達也笑起來了。顧克瑤忙又撫摩着他的頭，安慰了幾句，方才依依不舍地，遲迴而去。鮑惠爾等見了這情形，都問顧克瑤什麼事。顧克瑤說了一遍，衆人疑道：「不知是誰下山去了？爲什麼我們竟沒知道？」顧克瑤道：「你們要知道誰下山去，也容易，只問郭其才便知道了。」說話時，恰好郭其才進來，顧克瑤便問他道：「聽說有個外國人下山去了，那人叫什麼名字？怎麼可以隨便下去的？」郭其才笑道：「他立誓在一星期內回山，才准他下山去的呢，怎說隨便可以下去？那是個法國人，名字叫做什麼斐而倍，我也記不清楚了。」顧克瑤便把這話傳譯給穆安素等人聽。穆安素道：「我正想發一個電報給羅馬意政府，催他們向中國政府嚴重交涉，只可惜沒人能帶下山去拍發。密斯脫顧能向郭匪商量，准我們這裏也派一個人下去嗎？」佛利門鮑惠爾也忙道：「我們也很想和外面通個消息呢，無論如何，總要要求郭匪派個人下去才好。」顧克瑤因回頭和郭其才道：「這幾位外國客人都想和外面通個信，派個人下山去幹完了事情便回山，不知道可不可以？」郭其才想了一想道：「事情是可以的，但是下山去的人，須由我指定，不能由我們自己隨意派的。」顧克瑤把這意思向穆安素等說明。穆安素等都道：「只要能夠和外面通信就得了，誰下去我們可以不管。」衆人寫好了信和電報，再請顧克瑤和郭其才接洽。郭其才便指定顧克瑤和亨利一同下去，又再三吩咐明日務必回山。

亨利在路上和顧克瑤說道：「明天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回山去，不可失儻於匪。」顧克瑤聽了這話，一聲不響，自己思量道：「土匪並不是講什麼信義的，就失信於他們，也並沒有什麼要緊，假使我的回去，能夠使被難的同胞得益，倒也不去管他，可是我看土匪的情形，對於外人，因想假以要挾政府，所以十分重視，至於對我們本國人，少一個多一個，並不十分希罕，我何必多此一舉呢？至於亨利他是個外國人，一方面有外交團竭力營救，一方

面，中國政府因怕此案遷延不決，釀成國際上之重大交涉，不惜紆尊降貴，向土匪求和，所以外國人的釋放，不過遲早問題，亨利回山，可保必無危險，像我們這些中國人，百十條性命，那裏值得政府的一顧？將來能否回家，尙屬問題，我假如回山，真個是自投羅網的了。亨利所以定要我回去，無非爲着我能說外國話，我假如走了，他們就要感着不便咧……」他一面想，一面胡亂答應亨利，到了山下以後，各種事情辦妥當以後，亨利屢次催促顧克瑤回山，顧克瑤委決不去，和幾家報館裏的記者商議。那些記者，都以為並無返山的必要，顧克瑤便決定南旋，先由棗莊乘車到臨城，在臨城車站買了張特別快車的票子，正在候車，忽見有兩個人匆匆忙的趕來，向車站上的人亂問。車站上的人用手向自己一指，那兩個人便向自己這邊走來。顧克瑤正在懷疑，那兩人已到了面前，打了個招呼道：「這位就是顧克瑤先生嗎？」顧克瑤一看，那兩人並不認識，因請問他們尊姓。一個中材的道：「我姓史，是交通部派來的代表。」顧克瑤問他有什麼事，姓史的道：「我們部長因聽說顧先生已經南旋，所以趕派我們趕來，勸顧先生回去。」顧克瑤道：「我已經下山，還要回去做什麼？難道苦沒有受夠，還要再去找些添頭嗎？」姓史的笑道：「並非如此說，現在政府和土匪正在交涉之中，假使失信於他，一定要影響外交，無論如何，總要請顧先生保持信用，顧全大局。」一到也虧他說得婉轉。顧克瑤正色道：「政府於國有鐵道上，不能盡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以至出了這件空前劫案，國家威信，早已掃地無餘，還靠我區區一個國民的力量，來彌補大局嗎？」姓史的再三道歉，非促顧克瑤立刻回山不可。顧克瑤推却不得，只好回棗莊和亨利一同回山。

恰好這天江甯交涉員溫世珍和總統府顧問安迪生也要進山商量條件，彼此便一路同行。進山以後，郭其才見顧克瑤喜的握住他的手笑道：「你兩位真是信義之人，我想你假如不回來，這裏便缺少一個翻譯了，豈不糟糕？」幾幾乎做了不是信義之人，一笑。顧克瑤笑了一笑，也不回答。溫世珍請郭其才介紹和孫美瑤商議釋放外人條件，只提釋放外人，果如顧君之語。彼此商議了好多時，還無結果。安迪生道：「照這樣討論，很不易接近，不如雙方早些

各派正式代表，速謀解決方好。」孫美瑤道：「這件事我個人也未便擅主，須等召集各地頭目，各派代表，開會討論，才好改派正式代表商議條件。」安迺生催他早些進行，孫美瑤答應在兩日內召集。

溫安兩人去後，顧克瑤把這消息去報告穆安素等，大家歡喜。正說話間，忽見郭其才匆匆進來，叫衆人趕緊預備搬場，衆人吃了一驚。顧克瑤道：「剛才雙方商量的條件，不是已很接近了嗎？爲什麼又要搬？」郭其才道：「他們要我們釋放外人，必須先解抱犢谷的圍，現在抱犢谷的兵，依舊緊緊的圍得水洩不通，誰相信他們是誠意的？」一面說，一面催他們快走。衆人只得遵命搬到北莊。顧克瑤知道必有變卦，因裝做不甚經意的和郭其才談及條件問題。據郭其才的意思，必須官兵先撤抱犢谷之圍，退兵三十里外，再將所有土匪編爲國軍，給發槍械，方可議和。倘官兵敢放一槍打我們，我們就殺一外國人，看他們怎樣。顧克瑤探得他的意思，便和郭鴻達去悄悄商議道：「匪首的態度，十分強硬，看來這和議一時必不能成功，我們不知何日方能出險，倒不如現在私下逃走了罷。」郭鴻達道：「除此以外，也沒第二個辦法了，好在他們對我兩個，素來不甚注意，更兼我的樣子，又很像土匪根者可以逃的出罷。」兩人議定，便悄悄的步出莊門。顧克瑤走在前面，郭鴻達把蒲帽遮下些，壓住眉心，搨着一或木棍，在後面緊緊跟着，裝做監視的樣子。兩人很隨便大踏步往前趨路，偶然給幾個土匪看見，也誤認郭鴻達是自己隊中人，絕不盤詰。走了半個鐘頭，已不見土匪的蹤跡，方使出全身氣力，往前狂奔，意急心慌，也不知跌了幾個筋斗，一連奔跑了四個鐘頭，方才跑出山外，兩人換過一口氣來，休息了三五分鐘，方才慢慢的走。

到了中興煤礦公司的車站上，恰巧遇見那天催他回山的交通部代表，那姓史的見了顧克瑤，忙着賀喜道：「顧先生！恭喜脫險了。做事情要這樣有頭有尾，方不愧是個大丈夫。」顧克瑤道：「倘然不幸而至於有頭無尾，你又有什麼說？」姓史的嘿然，彼此又說了些別的話，姓史的方作別而去。報告總長大人去矣。顧克瑤兩人到了棗莊，就有氣概軒昂的軍官來尋他們，說總長叫他們去問話。顧克瑤和郭鴻達，就跟着那軍官，到了一部輝煌宏麗的

藍色座車裏面，只見坐着約有十多個人，都氣度昂然，有不可一世之概。可惜只能在車子裏稱雄。顧克瑤郭鴻達兩人暗暗估量，大概就是什麼總長等等，現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了。他倆一面想，一面向他們行了一鞠躬禮。那些人把手往旁邊一伸，也不站起來，只向顧克瑤點了點頭道：「你就是顧君嗎？請坐下談談。」顧克瑤遵命坐下，郭鴻達就站在顧克瑤的背後。那些人把山中的情形和匪首的態度，問了一個詳細，也算難得他們能這樣的費心。方令退出。真好感風的總長大人。顧克瑤到了臨城，要搭津浦車南下，不怕再被俘耶。郭鴻達住在濟南，兩人將要分手，想起共患難的情形，十分依依不捨，彼此大哭而別。此一哭到是異情。按下不提。

却說顧克瑤所見的十幾個人，都是這時官匪交涉中的重要人物，就是田中玉、吳毓麟、楊以德、張樹元、劉懋政、安迪生、陳調元、溫世珍、錢錫霖、何鋒、鈺、馮國勳這一批人。當顧克瑤出去以後，又商量一回招撫的辦法。田中玉道：「委任狀我都已吩咐他們預備好了，明天可教丁振之、郭勝泰再去一趟，順便把委任狀帶給他們，他們纔不該再鬧什麼了。」衆人都各無話。次日丁振之、劉勝泰二人，帶了委任狀進山，到了匪巢裏面，只見孫美瑤、郭其才、褚思振等都高高坐着，並不理睬，也不說話。丁振之就把委任狀交給褚思振，褚思振把委任狀向旁邊一丟，氣忿忿的說道：「兵也沒有退，一紙空文，有什麼用？老實說句話，你們非將軍隊退盡，決不能開議，今天可回去對田督說，限三天之內把兵退盡，否則就請田督下哀的美敦書，彼此宣戰好咧。」丁振之、郭勝泰說不得話，只得把這情形回稟田中玉。田中玉大怒道：「他媽的，我怕他嗎？既這麼說，我就剿他一個暢快。」衆人勸阻再商量，田中玉猶自怒氣不息。

這消息傳入滕嶧兩縣的紳士的耳朵中，恐怕兵匪開戰，累及平民，十分着急，當有劉子幹、徐蓮泉、金醒臣、梁子瀛、田冠五、劉玉德、陳家斗、陳正榮等二十多個人，開會討論補救辦法，或云此所謂皇帝不急，急殺太監，然惟太監處處吃虧，乃不得不急耳。決定推劉玉德、陳家斗、陳正榮三個人爲代表，入山和土匪商議就撫辦法。誰知土匪依舊十分強硬，

劉玉德等再三解釋，褚思振纔說：「外國人已答應給款千萬，所有的人，編成四混成旅，預先發餉六個月，明天由外人派代表向官廳交涉，用不着你們來說。」劉玉德等沒法，只得又去見官廳方面的人物。其時田中玉已經免職，山東督軍已派鄭士琦代理，所以劉玉德等便向鄭士琦接洽。鄭士琦道：「他們既然這樣強硬，不必再和他說什麼招撫了。」劉玉德聽了這話，嚇了一大跳，忙道：「打仗不要緊，豈不又苦了我們滕嶧兩縣的百姓？總求督理設法收撫才好。」可謂哀鳴。鄭士琦笑道：「也並非我要勦，實在那些土匪太刁，詐可惡了。看在兩縣百姓臉上，暫時緩幾天，你們試再說說看罷。」劉玉德等只得又進山去和匪首商議，這樣鬧了好多天，條件方才漸漸有些接近。最後由安迪生、陳調元兩人入山交涉，孫美瑤等恐怕被勦，不敢再硬，只求勦匪的主力軍旅長吳長植入山一會。吳長植因恐談判再決裂，遂也慨然答應入山，又商量了多天，方才決定編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周天松、郭其才兩人為團長，先放西票，後釋華票，一件驚天動地的劫案方才解決。然而外交團到底還向中國政府提出了許多要求，中國政府對他道歉以外，還要賠償損失。孫美瑤後來也仍被山東軍隊槍決，一場大案子，不過晦氣百姓受些損失，國家丟個面子而已，說來豈不可歎！正是：

官家剿匪尋常事，百姓遭兵大可哀。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各國之為政也，為人民謀利益於外人則損焉。我華僑在日，在菲，在南洋，在美，固嘗受當地軍警之虐殺，士民之攻擊，匪徒之架劫矣。我國對之除一紙抗議空文而外，未嘗見各國有何賠償與保障，蓋其保護本國人之利益，嘗盛於保護外人也。我國則不然，於國人之兵災匪劫，每視屬無睹，倘涉及一二外人，則無有不張皇失措，竭力以營救之者。蓋政府之畏外人，常過於國內之人民也。使抱憤園中無外人，吾恐數百萬華票，至今猶在匪窟中，吾人且淡焉忘之矣。嗚呼！中國之為政者！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吳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馳軍襲大足

却說楊森自兵敗退鄂，無日不想回川報仇，吳佩孚也很想聯絡他收服四川，完成他武力統一的一部分計劃，所以暗令長江上游總司令王汝勤，竭力補助他的給養和軍械。楊森因此得補充軍實，休養士卒，如此數月，實力已經復原，便向吳佩孚獻計收川，自己願爲前部。吳佩孚因川中局勢穩定，認爲時機未至，一面令他待機而動，一面令人暗地運動劉成勳部下的健將鄧錫侯、陳國棟和楊森聯絡，共倒劉成勳。鄧錫侯等當時雖不會完全答應，然而也未免稍事敷衍。雙方時有信使往還，因而惹起了劉成勳的疑竇，因猜疑而成爲嫌隙。到了十二年二月中，便因防地和軍餉問題，雙方竟至決裂起來。武人之反復無常，向來如此，而繡絲變化，無可究詰者，尤莫如四川之武人焉。鄧錫侯一面和陳國棟向成都猛攻，一而又電催吳佩孚派楊森迅速入川，解決時局。有前此之助劉成勳猛攻楊森，又有此時之催楊森入川以攻劉成勳，或人反覆，固未嘗引爲異事。吳佩孚認爲時機已至，便立即電令楊森入川，攻擊川東的但懋辛軍，免得軍去攻鄧陳的後路。一面又令盧金山爲援川軍總指揮，王汝勤爲援川軍總司令，入川助楊攻劉。

但懋辛原不經戰，如何當得起楊盧的生力軍隊。幾次接觸，便由萬縣而退重慶。楊森克了萬縣，繼續向重慶進展，但懋辛不敢迎戰，只是死守，盼望劉成勳打敗鄧錫侯後，分兵來救。不料劉成勳初時雖然勝利，到底因軍心不固，被鄧錫侯一個努力反攻，便節節敗退，困守成都。鄧錫侯等四面攻打，徹夜不絕，兩方槍砲並用，劈拍碎轟之聲，嚇得城內百姓，個個胆戰心驚，哀求中立派軍隊劉文輝、陳洪範等出任調停。劉文輝爲見好川民起見，當下派代表向兩方接洽，請劉成勳自動退出成都，鄧錫侯的軍隊也不會追擊。到是個兩全之法，成民大幸，但懋辛得了這消息，不禁大驚，又聞得敵軍新加入趙榮華一旅北軍，攻擊更猛，料道重慶不能再守，只得放棄，退守瀘州，一面派代

表向楊森求和。楊森得了重慶，正待休息，所以也不追擊，因此四川各方面的戰事，忽然沉寂起來。

也是川民災難未滿，忽然潛伏多時的熊克武，也在這時候出現起來。他聯絡了周西成、湯子模、顏德基等軍隊，開到瀘州，助但懋辛反攻楊森。此時鄧錫侯已受命派軍隊的推戴，自任爲川軍總司令，駐兵成都，想不到熊克武忽然來攻。鄧軍開出抗禦，雙方戰了一晝夜，却被顏心輝從側面猛攻，因此支持不住，只得把剛從劉成勳手裏奪得的成都，奉送給熊克武。驅劉氏而代之，尙不謂兩月，即已爲人所驅，想來亦復何苦。川東方面，却互有勝負，旅進旅退的，不知道犧牲了多少平民。可爲長太息。這時川軍的實力派，大可分爲三派：第一派便是傾向南政府的熊克武派，佔有成都、瀘州等地，劉成勳、顏心輝、石青陽、周西成、湯子模、顏德基、但懋辛等，都是熊氏一派的。第二派是受吳佩孚嗾使的楊森派，如鄧錫侯、陳國棟、袁祖銘、趙榮華、盧金山、王汝勤以及在川北的劉存厚、田頌堯等，都是這一派的。第三派如劉湘、劉文輝、陳洪範等，雖則號稱中立，其實却接近楊森，所以後來也竟加入楊森一派和熊克武實行宣戰了。

熊克武原屬老同盟會員，很信仰中山先生，所以在川中用兵的時候，就通款先生，先生便任他爲四川討賊軍總司令，那面楊森一派，便也公推劉湘爲四川善後督辦，以爲對抗之計。彼此戰爭了幾個月，還沒有得到解決。在七月中旬的時候，楊森曾經吃過一個大敗仗，重慶被周西成圍困了好幾日，後來雖經擊退，人心已經十分不安，所以不能大舉進攻。至於熊克武一方面，有顏德基、湯子模、周西成各軍，在南川、涪陵、墊江一帶，和鄧錫侯相持，也不能長驅直進。楊森方面主持前敵的是袁祖銘，屢攻不能得手，十分焦急，便改變方針，分三路進攻成都，以楊森和其他川軍任左翼，由敘州、嘉定進攻，自己所部的黔軍任右翼，分四路由安岳、遂寧、鄰水、武勝取道金堂，向成都進攻，以北軍、盧金山等任中路，在資州以下暫取守勢，又恐怕大軍進攻後，周西成再來抄攻後路，所以仍命鄧錫侯堅拒周西成等，不使東下。爲謹慎起見，更令趙榮華守重慶後路，以防意外。戰略也可謂精密，得鉅細無遺了，然而

終於戰敗者，蓋智力尙未足爲敵兵之敵。原來這三路中間，從資簡進攻成都，須經過銅鐘河茶店子龍泉驛等險要，十分難攻，所以教盧金山暫取守勢。左路仁壽黃龍溪，右路雅州金堂，都是平坦大道，進攻甚易，所以楊森自己進攻。到底還是存著私心。

這消息傳到成都，熊克武忙召集部下討論抗禦之計。石青陽這時恰在成都，當下向熊克武獻計道：「敵人三路來攻，聲勢甚大，不易力敵，不如待我寫信給楊森的旅長賀龍，使他倒戈攻楊，楊軍回救後路，則此一路可以不憂，僅須專力對付北中兩路，便不怕不能取勝了。」亦是一種計劃，但猶屬僥倖之計。熊克武笑道：「此計雖妙，尙未美全。賀龍雖然和你交好，假如竟不聽你的話，不肯倒戈，那時楊森得長驅而來，豈不全盤俱敗？我現在有一萬全之策，一面只依你所言計劃，去游說賀龍，使他倒戈攻楊，他肯聽你的話，果然很好，不聽你的話，也和我們的計劃上，不生什麼影響，豈不更覺妥當？」石青陽問是怎樣一個計劃？熊克武便把自己的戰略，向他細細說了一遍。石青陽鼓掌道：「此計妙極，我想袁祖銘雖能用兵，此一番，必然又教他倒綳孩兒了。」誠如尊論，計議已定，自去分頭進行。

却說楊森帶了本部軍隊，從敘州出發，連克韃爲嘉定等處，浩浩蕩蕩的，殺奔成都而來，直到合江場，中途並不會遇到一個敵軍，十分驚異。惟恐熊克武有計，不敢再進，只得暫且按兵不動，靜待中右兩路的消息，再定攻守之計。正紮下營，忽報周西成繞越合江，已從瀘州方面，向我軍後路逆襲，聲勢甚銳，不日便要來攻打敘州了。楊森得報大驚，急命分兵救應。部下參謀廖光道道：「周西成莫非是虛張聲勢，我們如分兵回救，豈不中了他的計策？」楊森道：「我也知道他是虛張聲勢，然而總不能置之不理。假如我們一味前進，他也不妨弄假成真，真個逆襲，那時我軍前後受敵，必敗無疑，如何可以不同回救？」正討論間，忽然又報：「駐紮鄆都的賀龍，忽然叛變，降腹了熊克武，現已領了本部軍隊，進攻長壽。趙榮華屢戰屢敗，重慶震動，請即回兵救應。」楊森頓足道：「完了，我們現在須

作遂由威遠、隆昌，退回重慶，如仍去敘州，不但多費時日，而且西成倘來堵截，未免又要多受損失了。」廖光稱是。當下傳令全軍俱走威遠，放棄嘉定，退回重慶去。了一面電知大足方面，教盧金山格外小心。

盧金山因北路袁祖銘軍節節勝利，毫不在意，每日只在司令部中，徵花侑酒，打牌消遣。一天晚上，正和幕僚中人，吃得醉醺醺的，在那裏打牌，忽然有人報說：「熊克武已率領大隊來攻，現在將到三驅場了。」盧金山怒道：「袁總指揮現在金堂一帶，節節勝利，熊克武那裏還有工夫到這裏來？這話分明是敵人故意編出來的謠言，你如何敢代為散佈，擾亂我的軍心，吩咐捆起來。」幕僚代為討饒，方才叱退。如此安得不敗？以後別人有了什麼消息，惟恐觸怒獲罪，都不敢稟報。如此安得不敗？盧金山打牌打到天色微明，酒意已解，人也困倦了，正待散場，睡交忽聽得槍砲聲一陣陣的自遠而近，不覺大驚，急忙追問，這槍砲聲是什麼地方來的？已經遲了，衆人不敢直說，都面面相覷，推做不知。其積威可想，治軍如此，安得不敗？盧金山怒道：「你們幹的什麼事？問你的話，為什麼都不做聲了？」其中有一個幕僚道：「聽說熊克武只派了些小部隊來襲，不知是真是假。」至此猶不敢實說，積威可想，如此治軍，焉得不敗？盧金山急教傳值日營長問話，值日營長來到，盧金山見了他，十分生氣道：「敵人來攻城，如何不通報？我想是你不要這顆腦袋了。」值日營長道：「報告總指揮，昨晚已經報告，因總指揮正在看牌，不會理會，並非沒有通報。」盧金山更怒道：「你敢笑我好賭誤公嗎？吩咐捆起來，讓我打退了敵人，恐怕難了。再和你算帳。」這帳恐怕不易算清。幕僚們再三諫阻，盧金山只是不聽，傳令遣下營長職務，由營副代理。

全營士兵知道了這件事，十分不平，盧金山如何知道，當下傳令把所有軍隊，全數開拔，出城禦敵。出城只三四里，便和熊軍接觸，略略戰了一兩個小時，熊軍忽然退去。盧金山回顧幕僚道：「如何！我說川軍極不耐戰，果然一戰就敗了。」我亦曰：我凱豐、盧金山不善用兵，果然一戰就敗了。幕僚忙道：「他們聽了大帥的威名，早已嚇走了，那裏還敢對敵？」盧金山大喜，傳令儘量追擊。追了十多里路，熊軍忽然大隊反攻過來，槍砲並發，勢頭非常猛烈。盧金山雖

然無謀，卻也是直軍中一員戰將，見了這情形，便令部下拚死抵抗。無奈熊軍甚衆，砲火又烈，戰了二三個時辰，忽然左上角上槍砲大震，熊軍又從西南側面攻擊過來。盧軍雖勇，因無心作戰，剛撤換營長的一營人便退了下來。熊軍便乘着此處陣線單薄，奮勇衝擊，向盧軍後面包抄過來。盧軍抵敵不住，頓時大敗。剛到得大足城邊時，忽然城內又槍砲齊發，原來熊軍別動隊已入了城，正在掃除盧軍的少數留守部隊。廬金山不敢入城，帶領少數殘軍向北繞過城垣，逃奔重慶去了。果然一戰就敗了。

却說袁祖銘的北路，開到遂甯時，只遇見少數敵軍，不會一戰，便已退出。袁祖銘兵不血刃的得了遂甯，也不休息，連夜便向射洪進展。不料防守射洪的熊軍，依然甚少，仍復望風而退。如此一直到了中江，仍不見熊軍大隊。袁祖銘十分狐疑，猜不出他的主力軍在那一方面。部下也有疑心，熊克武已退出成都的，也有疑心別有埋伏。我們進攻，却來兩面夾擊的，袁祖銘都不做理會。想了半天，忽然大悟道：「是了，熊克武素稱善能用兵，一定見我黔軍氣銳，不敢力敵，却用全力去壓退中路，使我有後顧之憂，不敢不退。但是這算計如何瞞得過我？」却也瞞了幾天。部下的將士道：「倘然中路果然敗退，我們倒也不能不退了。」應下文。袁祖銘道：「廬金山素稱勇悍，至少也必能守個十天半月，熊克武輕易如何敗得他。我今繞道而進攻下金堂後，只一天便可直攻成都，那時他根據地已經搖動，還能專顧中路嗎？」部下稱是。

袁祖銘正待下令進兵，忽報金堂現有大隊敵軍防守，工程極其完固，聽是劉成勳的部隊。袁祖銘擊桌而起道：「現在除却猛攻金堂而外，更沒有他計。無論金堂守禦如何堅固，我也務必攻克他。」當下傳令會集各軍，向金堂猛撲。誰知熊軍十分鎮定，袁軍屢次衝鋒，都被用砲火和機關槍逼回。袁祖銘焦灼，正要傳令死攻，忽報內江富順被賴心輝佔領。此一段上文所無。賀龍在酆都叛變，歸降熊氏。此一段上文所有。忠州的防軍也響應賀龍，分兵去攻長壽了。此一段又上文所無。袁祖銘驚道：「如此後方已危，如不急急攻下成都，恐怕全軍俱要敗績了。」聽了後方

吃驚，有不肯退，反要進攻，袁氏亦勇。當下傳令急攻。所部兵士幾番衝鋒，都被熊軍猛烈的砲火逼退，但不會佔得一分便宜，而且折了好些兵士，心中氣悶，暫令停攻，擬想一條比較妥當的計較，再行攻擊。正在沉吟之時，忽又接到報告，周西成乘鄧錫侯回救長壽，後路空虛，回兵向楊森逆襲。此段一半上文所無，一半爲上文所有。楊森已率軍向威遠方面急急退去，此段爲上文所考。劉湘部隊，因被但懋辛牽制，不能活動，南路又完全失敗了。此段又上文所無。袁祖銘頓足道：「如此一來，我原定三路齊進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如中路再有意外，則我的後路，也將發生危險，事已如此，不能不先好好的防備了。」當下傳令把軍隊分作三路，緩緩的退下五十里駐紮，以便進退。此時已作退計，不似前此之勇敢矣。熊軍也不追趕，過了一日，忽報：「熊克武自己帶領大隊生力軍，襲敗了盧金山軍，佔了大足，此一半是事實，上文所有。盧金山陣亡，所部已完全消滅了。」此一半是謠言，上文所無。以上一段虛一段實，互相錯綜，一半圖畫筆，一半却爲要文章變化不板也。袁祖銘聽了這話，立刻傳令退兵。到了岳池定遠合州一帶駐紮，自己趕回重慶，商議戰守計劃。到得重慶時，只見城內軍壘疊疊，攻城甚急，甚爲吃驚，問楊森道：「我在路時，聽說周西成三次來襲重慶，却不知詳細情形，和現在的勝負怎樣？」楊森道：「周西成初在瀘州一帶，因知道鄧錫侯陳國棟的軍隊，向下游長壽鄆都一帶開拔，便集合了顏德基湯子模等四圍之衆，乘虛襲取了南岸銅元局，向城內猛撲。我軍喪敗之餘，屢戰不利，長面又勝負未決，看來重慶決不能守。我意欲暫時放棄，因不會和你商量，所以還不會決定。」袁祖銘拍案道：「你壽方們未免太不耐戰了。區區一周西成，也不能擊退他，還想不定四川全省，便你們要退，我決計主守。」楊森道：「並非我主張退，實因兵無鬪志，要想守也守不住了。」袁祖銘道：「我在前敵時，聽說盧師長已經戰死，到了遂甯，方知此話不確。他現在還駐防壁山，如何不來助戰？」楊森道：「他也主張放棄重慶哩。」袁祖銘冷笑道：「好，你們便都退盡，只剩了我一個，也務必把周西成擊退。」說着，便回到自己司令部內，立刻電令前敵各軍，即日回到重慶，和周西成激戰。

周西成見袁祖銘的軍隊已回到重慶，知道暫時不能奪取，便全師而退。楊森鄧錫侯盧金山趙榮華見周西成果然被袁祖銘打败，十分慚愧，當下公推袁祖銘爲前敵總司令，支持一切。袁祖銘也老實不客氣，即便就職了。此時袁祖銘大有睥睨一世之概。楊森因戰事勞頓，又受了感冒，身子十分不適應，和袁祖銘商量，暫留重慶養病，不問軍事。袁祖銘道：「你大部軍隊，尚在瀘州，要在重慶養病，也須先去整頓一下。現在劉文輝雖曾差人來求和，我看來熊克武未必肯依，你須作速回瀘州去，隄備着些。」

正照後文 楊森領諾，當日便回瀘州去了。按下不提。

却說熊克武因劉文輝屢次派人來調和，欲要應允他，又因中立派軍，都是傾向楊森的，自己未免吃虧，欲待不應允他，又怕冒破壞和平的罪名。尋思多時，忽然得了一計，便對着劉文輝的代表，滿口答應，教劉文輝只去富順和賴心輝商議調和辦法，自己無所不可。劉文輝得了代表還報，便親自至富順和賴心輝商量。賴心輝此時已接到熊克武的密令，一面敷衍劉文輝，一面調集三四師的兵力，向瀘州進襲。恰好此時楊森已回瀘州，因袁祖銘吩咐隄備，所以準備的十分週到。這時一聽賴心輝率兵來襲，立即派隊應戰。兩軍將要接觸，劉文輝陳洪範兩人急急調集了三旅兵力，將雙方的戰線隔斷，當即宣言：那一方面先開火，便是那一方面破壞和平，中立軍隊便先打他。熊克武見襲取瀘州的計劃失敗，只得改變態度，當即派了兩個代表分頭去見劉湘劉文輝陳洪範等人，說明此次衝突，實出誤會，現在當把軍隊撤回成都，議和的事情，全聽三位主持，鄙人等無不樂從。雖云兵不厭詐，然而也太詐的利害了。劉湘等不能責難，只得罷了。熊克武一方面派代表向他們接洽，一方面令賴心輝率軍北退，自己趕到內江等候。兩人見了面，熊克武便祕密和他討論軍事計劃。賴心輝道：「中立各軍，本來偏向楊森，袁祖銘一面如果我們先發動，他們勢必聯絡楊森，向我們攻擊，豈不是平白地又要增加許多敵人？」熊克武笑道：「一話雖是如此說，但是我們先要看准劉湘等幾個人，是否能夠永久中立，不向我們攻擊，他們果然能夠永久維持中立，不攻擊我們，我們這樣顧慮還有理由，可是在事實上說來，他們無論如何，總有加入敵方之一日，我們何必如此顧慮？」

慮，失了目下千載難遇的好機會呢。」賴心輝問道：「如何是千載難遇的機會？」熊克武道：「這時正因日本輪宜陽丸有幫助敵人的舉動，被周西成劫了宜陽丸，俘了日本船主和北軍軍官，累得駐紮重慶的盧金山鄧錫侯等各軍，十分發急，用全力向涪陵周西成進攻，重慶十分空虛。黔軍雖已移防大足，但人數尚不足兩師，我們現在如調集三師以上的兵力，暗地往襲，可以一鼓而平，重慶城便在我們掌握之中了。敵人的根據地既失，便使劉湘等幫助敵人，亦何足懼哉？」熊氏戰略，確非中諸子所及。賴心輝大喜道：「果然好計劃，事不宜遲，我們便可前進，莫使黔軍有了準備，不易攻克。」商議已定，便夤夜進兵，倍道而行。

大足的黔軍果然毫無準備，等到發覺時，已被熊軍圍了四五重，黔軍四面受敵，死傷甚衆。袁祖銘此時急得五臟生烟，兩目生火，督率着部下，拚命的衝突，總不能脫。袁祖銘能料熊之攻，而不能料其攻已，豈謂熊無此膽量，與何明於遠而味於近也。血戰了好幾日夜，子彈將竭，熊軍又愈逼愈緊，袁祖銘把帽子向地下一擲，大呼道：「我黔軍素稱勇悍，善戰，今日被熊克武圍困在這裏，衝突了五日五夜，竟還衝突不出，這黔軍的威名何在？」反激得很好。部下將士聽得此話，傳將開去，都十分氣憤，一齊大呼道：「我們誓死須殺出重圍，再和敵人見個高下。」一齊喊殺，全軍士兵，便如潮水似的湧將出去。熊軍的火線雖密，也攔擋不住，竟被他衝出重圍，向銅梁敗退。熊軍隨後緊緊追趕，一點不肯放鬆，黔軍不敢再戰，繼續放棄銅梁，向璧山退却。熊軍也緊緊的追來，袁祖銘把隊伍紮住，向衆將士訓語道：「祖銘自從和諸位入川以來，戰無不勝，從未有過這等大敗，不想今天被敵人追得這等狼狽，甚至不敢反攻，一陣黔軍的威名，從此掃地無餘，我還有什麼面目和諸君相見，諸君只願向重慶退却，我個人情願留在璧山，被敵人打死，也見我是個英雄豪傑，不是怕死之輩。」一方說自己不是怕死之輩，明明是說別人是怕死之輩，反激得妙。部下的將士聽了這話，又一齊大呼，情願和敵軍拚死。袁祖銘再三相勸，將士不肯，定要作戰。袁祖銘道：「你們既然定要作戰，可就此散開，殺他一個不隕防。」將士們應諾當即四散排開，等得熊軍追到，反突起反攻，熊軍也奮勇衝擊，兩下

又死戰起來。熊克武在高阜處望見，忙即傳令退却，一面又令賴心輝如此這般。賴心輝領命而去。黔軍見熊克武退却，十分高興，立即令軍追擊，約莫追了十多里。熊軍又忽然反攻過來，氣勢較前更猛。黔軍抵敵不住，只得退却。剛退了三四里，忽然後面槍炮大作，賴心輝已從後方攻擊過來。袁祖銘大驚，急令拚命衝過時，士兵已死傷甚衆，大家都不敢逗留，急急向重慶奔逃。逃走之間，忽然前面一彪軍隊殺來，不覺把袁祖銘嚇得膽戰心驚，正是：

壁山才得脫重圍，又遇敵兵撲面來。進退兩難行不得，而今慚愧濟時才。

欲知袁祖銘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軍閥在實力膨漲之時，無有不思擴張其勢力於原有地盤之外者，況以武力統一爲目的者乎？吳佩孚自一戰勝皖，再戰勝奉，遂謂強大若彼兩軍閥，猶不足當我一擊，則若浙之盧，晉之閻，滇之唐，粵之孫，何能我抗？遂目謂無敵於天下。一方經營湖南，收趙恒惕爲己用，一方利用楊森以發展其勢力，欲藉川湘之兵以定西南，其志誠不可爲不壯，其計誠不可爲不雄矣。而不知武力終不可恃，以戰勝虎視天下者，終以戰敗而立足無地。觀於楊森劉湘以數倍之兵，而卒敗於熊克武之手者，已足悟武力之不可卒恃，何必至一遂於鄂，再遂於湘，漂流蜀境，始覺武力政策之非計哉！

第一百四十七回 楊春芳降敵陷瀘州 川黔軍力竭失重慶

却說袁祖銘正在奔逃之際，忽遇前面又有大隊兵士，撲面而來，不覺大驚。急忙探詢，方知是劉湘的軍隊，心中稍寬。兩人見面以後，袁祖銘問劉湘何故來此劉湘道：「熊克武雖然答應講和，未必真心，前次暗襲瀘州，便是一個證據。我恐怕他假說退兵，暗地却來襲取重慶，果如所料，所以特地帶領本部軍隊，到重慶來調查。東面兩軍停戰議和的情形，聽說兩軍又在大足衝突，因此趕來，但不知何以又有此場血戰呢？」袁祖銘把上項事情說了一

遍，劉湘大怒道：「此人果然毫無信義，便是不肯議和，也不該詐騙我們，他既然蓄意破壞和平，也難怪我助你定川了。兄請暫退重慶休息，讓我來對付這廝。」捲入旋渦中了。觀此語可見熊克武如不詐騙調人劉湘等或不至即行加入戰團也。袁祖銘稱謝不置。此時老袁亦大拜其台。又道：「熊克武善能用兵，而且兵多勢銳，兄宜小心，不可輕敵。」劉湘領諾，便命部下掘壕備戰，袁祖銘自退回重慶去了。

却說熊克武正在追趕黔軍，忽報劉湘率領本部全軍，現在前面掘壕備戰，急教軍隊停止前進，一面請賴心輝但懋辛商議道：「劉湘素稱善戰，現在又懷怒待我，不可輕敵，須用計勝之。」袁祖銘防熊克武，熊克武亦防劉湘，你們兩人可領隊左右兩路包抄，我由正面進攻劉湘方在盛怒之下，必不防我，算計他。盛怒最爲壞事，劉湘此次之敗，蓋即壞在這個怒字上。三面夾攻，必然可獲大勝。我們能夠打敗劉湘，劉文輝、陳洪、範兩入必不敢再動，重慶一城，便在我們掌握中了。」此言可謂莫遺劉陳，賴心輝但懋辛俱各贊成，當下分兵去了。

却說劉湘等了兩日，見熊克武並不來攻，十分憤怒，傳令拔隊前進，先向熊軍衝擊。熊軍自然照樣回敬，彼此一來一往，砲火和槍彈齊發，雙方鏖戰多時，賴心輝和但懋辛已從側面攻擊前進。劉湘的兵力既薄，又處於四面包圍之中，如何支持得住。便算支持一時，也恐蹈袁祖銘的覆轍，以此不敢戀戰，急急敗回重慶。袁祖銘見了彼此愁悶，劉湘問袁祖銘有何計較？袁祖銘道：「爲今之計，只有分電楊森、鄧錫侯、盧金山等回救，一面請劉文輝、陳洪、範、劉存厚等，分別在南北兩面活動，敵兵前進，既然不能有重兵守護的重慶，後路又須顧到劉存厚的北路和劉文輝的南路，必然不能持久。我們等他士氣懈倦時，再行攻之，當可必勝。」袁祖銘非老不知兵者，何竟作此單方面之算計，其殆以劉湘初加入不欲使其退席灰心，乃出此萬不得已之計，劉湘以相慰乎？

劉湘默然想了一回道：「這戰略雖然很好，但在事實上還有許多困難，涪陵方面的預慮各軍，現在方和周西成激戰，如其撤回重慶，周西成必然聯合湯子模等，再來攻襲銅元局。楊軍現守瀘州，地位也極重要，假使回救重慶，賴心輝留在富順的呂超所部，必然襲攻瀘州。瀘

州倘然失去，則我們犄角之勢失去，重慶更危險了。至於劉陳兩人，雖肯幫助我們，宗旨却未決定，現在見我們戰敗，必然更是猶豫，決不肯輕動。此種人最多，不獨劉文輝陳洪範而已。劉存厚在川北，毫無實力，也靠不住。劉湘亦頗能知兵，觀此一席話於各方面均一一料到，亦可想見。所以你的戰略雖好，實行起來，必有阻礙。豈止袁祖銘道：「那麼怎樣辦呢？敵軍氣勢甚銳，兵力又厚，我軍屢次戰敗，如何抵抗的住？」袁祖銘此時也急了。劉湘道：「就是如此說。現在實逼處此，除却用你這個戰略來救一救眼前之急，也無別法了。」火燒眉尾且顧眼下。

正商議間，忽報楊軍長率領本部軍隊，從瀘州趕到。劉湘和袁祖銘俱各大喜。袁祖銘就把剛才自己兩人的議論告訴了他。楊森道：「瀘州方面，我現留有楊春芳在那裏防守，可以放心，何況還有劉陳的中立軍在富順一帶，把雙方的戰線已經隔斷，呂超便要攻瀘。在事實上，也行不過去。」此亦就現在局勢之常理論之耳。然非常有出於意外者，其將知之何？只有涪陵方面的周西成，一路軍隊，却十分惹厭。劉湘目視袁祖銘道：「他爲什麼要倒戈攻你？」袁祖

銘搖頭道：「你不要再提這話罷。人有良心，狗不吃屎，現在的人，那裏還有什麼信義？」以國家所設職官，爲私人割據奪奪之利器，以人民膏血所養之士兵，爲割據爭奪之工具，上以危累國家，下以殘虐百姓，公等所行如此，所謂信義者安在？孟子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在上下相交爭利之局面中，固必然之現象也。公既誤國害民，又何能獨責部下以信義。昧於責己，明於責人，至於如此乎？

楊森道：「在眼前的局面看起來，戰線愈短愈妙。鄧盧各軍，總以調回重慶爲上計。」此時欲求一中計而不可得，何處更可得一上計？劉湘道：「鄧盧兩軍，調不調回，在於兩可之間，不必多所討論，只須拍一電報給他，通知他目下重慶的戰事形勢，回不回來，還讓他斟酌情形，自己決定爲安。我們現有三路軍隊，用以防守一個重慶，當不至再有閃失。」有袁祖銘之三路攻成都，乃有熊克武的三路攻重慶，乃有劉湘三路之守重慶，更不料攻重慶之部隊，於熊賴但三路以外，更有周西成胡若愚何光烈三路攻重慶之變化，豈容易捉摸者哉？當下彼此決定，劉湘任中路，對付熊克武，好。袁祖銘任右翼，對付賴心輝，好。楊森任左翼，對付但懋辛，好。如此捉對廝殺，可謂不是冤家不聚頭。等得熊克武軍隊趕

到，雙方便開起火來，一個是用全力猛攻，有滅此朝食之概，一個是誓死力拒，有與城俱亡之心。激戰數日，未分勝負，按下不提。

却說鄧錫侯、盧金山等，在涪陵方面和周西成激戰，正恨未能得手，忽傳熊克武留劉成勳守成都，劉成勳下在此處補見。自己和賴心輝、但懋辛、率領三師兵力，暗襲重慶。黔軍在大足方面，被熊軍殺得大敗，劉湘來救，也遭損失，現已退守重慶，形勢十分吃緊，不覺大驚，急請盧金山商議。涪陵尚未攻克，重慶偏又告警，根據要地，不能不救，煩兄獨立對付周軍，只要能堅守陣地，不望克城，等我擊退熊軍，再來助兄猛攻，不怕涪陵不下。未知我兄以爲怎樣？盧金山道：「賀龍軍隊，現在彭水石柱之間，倘然繞道武隆，在涪陵之南，來攻我側面，那時我兵力既薄，決不能兼顧，如之奈何？」鄧錫侯道：「趙榮華現在忠州，賀軍決不敢西進，萬一你果然守不住，便退守樂溫山也好。」在涪陵重慶之間。盧金山應允。鄧錫侯正待退軍，忽接劉湘、楊森、袁祖銘三人來電道：

熊軍進薄重慶，銘、湘均失利，森於今日申開到，議定誓必堅守中路陣地。白市，由湘防守，南路浮圖關，由森防守，北路悅來場，由銘防守。地名在此處補出，爲上文所無。兵力相當，想不致再挫。惟聞趙部在忠州，有退守萬縣之意，不悉確否。如確有其事，乞盧師長電阻。此又上文所無。順慶方面第五師，自何光烈被監視後，全部已在旅長李伯階之手，近聞其有南下助熊之意，殊爲可愛。此又上文所無。我兄方面戰情如何，是否回兵救後，希斟酌敵情而行。

盧金山見了這電報，便道：「重慶既有楊、袁、劉三位在那裏，兵力已不止三師，用以抵禦久戰遠來的三師熊軍，想來總不致再挫，兄似不必急急回救了。」想是不敢獨力對付周西成。鄧錫侯沉吟道：「趙軍退守萬縣，這消息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如果此說確實，重慶的後路空虛了。」盧金山道：「來電原說聞他有這意思，並非說確有這舉動，怕什麼的？」鄧錫侯道：「一話雖如此說，總該拍個電報給他，勸他堅守才是。」盧金山答應。鄧錫侯又道：「重

慶一方面，看來電所說，似已十分吃緊，我無論如何，不能不去。盧金山道：「要退，大家齊退如何？」北軍太不耐戰，鄧錫侯想了一想，只得答應。當下全軍悄悄的退回重慶去了。周西成守了，日見鄧錫侯並不來攻，方知他已回救重慶，便也急急率軍追趕到了重慶南岸銅元局，追個正着，鄧錫侯也因銅元局地方重要，不能不守，兩軍便就此激戰起來。此時重慶南有周西成，西有熊克武，都撲攻得十分激烈，雖則守者較逸，也十分吃力。

劉湘袁祖銘等因戰局危險十分煩悶，這時偏又有兩樁不祥消息接踵而來，第一件是瀘州失守。若說瀘州一地，雖只有楊春芳一人主持防守，却因和富順敵人方面，還夾有中立軍隊，呂超雖勇，決不能學飛將軍的自空而下，越過中立軍來攻瀘州，所以在楊森一方面看來，總想到一時決不會有失陷之事。不料熊克武料定戰局延長，劉文輝等中立軍隊，必將加入敵軍，若是能夠佔領瀘州，則南路局面已固，劉文輝必不敢動。此亦勢所必然之事。所以使石青陽竭力運動楊春芳倒戈。那楊春芳一則礙於友誼，是實。二則惑於利益，三則見楊劉袁等局勢已危，是主。便決定投降呂超，白旗一豎，瀘州便入了熊軍之手。重慶的左臂既斷，形勢愈覺危險。劉文輝等又入了兩面監視之中，更不敢輕動了。楊春芳之投降呂超實重慶失守之一大原因。

這消息報到重慶，人心更覺浮動。楊森一面急電宜昌告急，一面請劉湘袁祖銘鄧錫侯陳國棟盧金山等商議道：「瀘州既失，劉文輝等決不敢再動，我們原是希望堅守幾日，等敵軍後方發生變化，再行反攻的計劃已經完全失敗了。劉存厚田頌堯又始終未見發動，想來也決無希望了。照這種情形看起來，我們的援救已絕，而在順慶的第五師，本來接近敵方，所以久不發動者，不過因看不定誰勝誰負，不敢冒昧耳。此種情形，亦和劉文輝彷彿。現在我們被圍重慶，勝負之勢已決，不久必然也來攻擊。俗所謂看風行船打落水狗也。久守於此，必非善策。我意欲暫時放棄，退守夔萬，和趙榮華的意見不謀而合，豈亦所謂英雄所見乎？」等宜昌救到，再行反攻，似乎較有把握。劉湘道：「退之一字，萬萬說不得，多守幾日，等真個守不住時，再行退却，也不見得為受更大的損失。」城破再逃，亦不為遲。劉湘之言是也。

我真不懂近時武人聞風而逃者，係何心理？袁祖銘道：「光是死守，也不能說是計之得者。」盧金山搶着道：「我也不贊成守。」你老兄自然不贊成。劉湘問道：「兄爲什麼也不贊成守？」爲怕性命出脫耳。盧金山道：「現在困守重慶，四面受敵，應付不易，一也；是離宜昌太遠，接濟不便，中途有被劫奪之憂，二也；是如曠日持久，順慶的李伯階攻我於北，胡若愚所率滇軍攻於南，賀龍截我退路，吳後文伏線。那時必至欲退無路，勢不至全軍覆沒不止，三也。是說來又很有道理，我實無以難之。這是困守的三害。假如退守夔，却有三利：戰線縮短，兼顧便利，一也；現在的戰線也未嘗不短。接近宜昌，補充迅速，二也；此說似乎有理。敵軍補充軍實，反因遠而不便，反客爲主，我得乘其弊而攻之，三也。由渝至萬，一葦可杭，也未見得補充不便。有此三利，所以我主張退守。」盧將軍還漏說一利，我爲補說曰：容易逃到湖北，四也。袁祖銘怒道：「你怕戰時，便可先退。」袁祖銘尚以謂指周西成時事乎？可惜現在局勢不同了。盧金山也怒道：「我好意到這裏助你，如何這樣無禮！」一須不道是奉吳帥之命而來。衆人忙都勸解，只有鄧錫侯默然，一句話也不說。劉湘問他爲什麼不說話？鄧錫侯道：「今日的局面，並非口舌爭勝的時候，要戰則戰，要守則守，何必多說！」獨不戰退，已見其不贊成盧之主張。劉湘大笑，笑得奇怪。衆人都覺奇怪，問他爲什麼大笑？鄧錫侯未知亦問否？劉湘道：「我現在想了一個三全之計，所以歡喜的大笑。」盧金山問怎樣一個三全之計？想是要戰者戰，要守者守，要退者退乎？劉湘道：「我今全依了各位主張，戰守退三者並用，所以稱做三全之計。」陳國棟懷疑道：「怎樣三者可以並用？」果然可疑。劉湘道：「一味死守，固然一時也未至失機，但是假使敵軍再有增加，便難應付，不如以戰爲守，一件事當兩件着。趁着李伯階、胡若愚等沒有來攻，拚力齊出，去攻熊軍的北路，一路若敗，則中南兩路陣勢搖動，奮力衝擊，必然可破。熊軍若敗，則其餘各路俱不足慮了。此是戰勝於守。如果戰敗，便不待胡李兩路來攻，可疾忙退守夔，此言戰不勝守不住再退。豈非全依了各位主張？」其實只是戰守守不用也，更何況於退所謂全依了各位主張不過敷衍之語而已，然因此而各軍不致意見相左，則敷衍之功正不可沒。袁祖銘道：「這戰略很好，我們就何妨依此而行。」衆人俱各無話。議定當即分遣部隊，以盧金山守銅元局，陳國棟防守後方，鄧

錫侯牽制住中南兩路熊軍，只要死守，不要進攻。只要守得住，便是勝算矣。袁祖銘爲前鋒，楊森劉湘爲左右翼，以全力突攻北路賴心輝。分撥既定，便悄悄出動。

賴心輝正因戰事不能立刻得手，有些焦躁，在那裏努力督促部下進攻，肉搏了幾次，黔軍漸有不能支持之勢。賴心輝正然高興，忽覺敵兵砲火突然猛烈起來，一聲呼殺，便有大隊敢死戰士向前衝擊，如狂潮怒馬，勢不可當。賴心輝仗着戰勝餘威，那裏放在心上，當時親自督陣，傳令奮勇回擊。機關槍的子彈密如雨點一般，黔軍衝鋒隊，便像潮水般倒了下來。袁祖銘大怒，親自上前領隊，士兵見了主將如此，個個奮勇，賴心輝也拚死抵抗，雙方死戰多時，不分勝負。忽然兩旁砲響，楊森劉湘兩路軍隊，一齊在斜刺裏衝殺過來。熊軍的陣線幾被突破，賴心輝大驚，急急分兵抵禦，一面急急足向熊克武求援。熊克武的軍隊還不曾到，右側的陣線已被劉湘突破，向北包抄過來。賴心輝只得下令退却。劉湘見熊軍已敗，心中大喜，急教楊森袁祖銘追擊，自己移兵向南來攻熊軍中路的側面。劉湘確能用兵，其本能擊敗熊兵，非偶然也。

却說楊森袁祖銘正在追擊賴心輝，忽然探馬飛報，後方東北角有敵人來攻。楊樹袁祖銘不知是何處軍隊，心中大爲驚疑，急由楊森率兵迎戰，原來是順慶李伯階的軍隊來襲。雙方前鋒接觸，便開起火來。袁祖銘因後方發生戰事，不敢再追，便將陣線的正面移向西北，和楊森成犄角之勢。賴心輝乘勢反攻，雙方又死戰起來。全時熊克武見正面敵軍的火線忽弱，知道兵力已減，防線單薄，便傳令急攻，希望一戰突破敵人陣線。誰知鄧錫侯死不肯退，衝了十多次鋒，終於不能攻破。鄧錫侯亦頗難得。熊克武正在驚訝，忽然賴心輝的警報傳來，方知劉湘之計，急教石青陽守住陣地，自己帶了兩團人來救北路。恰好劉湘來襲，擊側面，兩人撞個正着，砲火隆隆的又衝突起來。銅元局的周西成，聽得西北方面的槍礮聲甚密，知道正在激戰，便也竭力撲攻。六處戰事，都非常激烈，礮聲如雷，幾乎震破了重慶人民的耳膜。如此激戰了三晝夜，尚且勝負未分。南面浮圖關一方面，因鄧錫侯的兵力較弱，但

懋辛進攻甚猛，漸覺不支，鄧錫侯着急，急教陳國棟指揮中路，自己趕到浮圖關督戰。雙方激戰愈烈，但懋辛見不得手，正在焦灼，忽報後方有大隊滇軍前來助戰，知道胡若愚已來，大喜，急忙差人迎接。兩人見了面，胡若愚問起戰事，但懋辛便把久攻不下的情形告訴了他。胡若愚道：「我現帶着精銳萬餘人在此，料此重慶城不難攻破，貴部久戰辛苦，可稍稍休息，讓敵軍上前攻擊。」但懋辛稱謝，胡若愚即令滇軍上前衝擊。鄧錫侯指揮的部隊都屬久戰的疲卒，如何當的住生力的滇軍。戰了半日，便支持不住，滇軍漸漸逼。鄧錫侯大敗，放棄了陣地，急急退走。這時盧金山已被周西成擊敗，失了銅元局，南面的戰事已完全失敗。西北各路軍隊，得了這不祥消息，如何還能作戰？一齊漸有瓦解之勢。劉湘已無力再戰，便通知各軍放棄重慶。此方是不得已而退，果然全仗了各位戰守退的主張。一笑自己急急退往墊江。在長壽東北。同時袁祖銘也退往長壽。在重慶東北。鄧錫侯、陳國棟也率領殘兵，退往鄰水去了。楊森和盧金山各率了自己的殘部，先跟袁祖銘退到長壽，住了一日，恐怕熊軍來追，正圖再退萬縣，不料守忠州、酆都的趙榮華聽說重慶失利，早已退往夔萬，好將軍。却被賀龍襲取了酆都。楊森、盧金山因此不敢沿江退走，只好繞墊江、梁山小路投奔萬縣，真是好將軍。一面電呈吳佩孚告急。正是：

爭雄西土成春夢，好向東君乞救兵。

未知吳佩孚如何應付，且看下回分解。

武人多反覆，非其本性然也，爲物欲所蔽，利害所誘，雖欲貞一其志，而有所不能焉。是以反覆變化，朝從乎秦，而暮合乎晉，雖本人亦惟被造化播弄，顛倒於利害物欲之中，而不能自知其何以至是，滋可憫也。抑武人固善反覆，而惟四川之武人，則爲尤甚。如鄧錫侯，本逐楊森者也，而至此乃爲楊森所用，劉湘始與劉成勳相贖者也，終乃助楊而攻劉，而其後來之變化反覆，雖川中之人，亦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總而言之，爲物欲利害所蔽，弗克自拔而已。政見主義云乎哉？愛國保民云乎哉？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華乘虛襲長沙 魯滌平議和誅袁植

却說吳佩孚自決定武力統一的政策以後，沒有一天不想貫徹他的主張，初時因見楊森入川，頗能制勝，心中甚喜，不料如今一敗塗地，又來求救，不禁轉喜爲惱，問帳下謀士張其鏗道：「楊森這廝，真是不堪造就，我如此幫他的忙，他却仍舊不夠熊克武的一擊，這般無用的人，有甚麼用處？只索由他去罷。」吳秀才發極了，張其鏗道：「我們既然助他在先，現在他失敗了，又毫不在意，一些不顧念他，未免使別人寒心，二則怕他無路可走，降了熊克武，未免爲虎添翼，增加敵人的力量，三則旁人或許要疑心我們無力援助，在大局上也有妨礙。如今之計，惟有作速令王汝勤入川援助，免得熊克武的勢力更爲膨脹。」吳佩孚道：「你的意思雖不錯，計劃却錯了。他敗一次，我們派一次援兵，這不是他被我們利用，倒是我被他利用了。他利用你，你也利用他，如今的世界，本是一利用的世界。如今我只囑咐王汝勤，緊守鄂西，不准熊克武的川軍，越雷池一步便得咧。」不肯多用力量，以疲自己，確是好計較。張其鏗道：「大帥難道對於川戰，也和湘戰一般的不顧問嗎？」吳佩孚笑道：「豈有不問之理？湖南一方面，你還不會知道，我已派馬濟任兩湖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去代葛應龍管理入湖北軍嗎？」張其鏗道：「既然如此，大帥何不再派王汝勤到四川去？」吳佩孚道：「川湘的情形不同，川省僻在一隅，非用兵必爭之地，湖南居鄂粵之中，我們如得了湖南，進可以窺取兩粵，退一步說，也足以保持武漢，倘然湖南爲南方所得，則全局震動矣。」此湖南所以常爲南北大戰之戰場，湖南地勢之重要，湖南人兵之不幸也。張其鏗道：「如此說，大帥對於川戰，真個完全不管了。」吳佩孚笑道：「川亦重地，那有不管之理？張先生未知吳將軍野心乎？野心未戰，豈有不管之理哉？我目下只教王汝勤給與楊森餉械，令其補充軍實，再行反攻，能夠勝利，四川我之有也，即使不勝，不過損失些餉械，在實力也毫無影響，豈不勝如再派兵入川嗎？」

此坐觀鮮鷄之爭，豈無損失者，已覺差了一點。張其鏗大悟道：「大帥用兵，果然神妙不可及。」奉饌麻油一斤。吳佩孚微笑道：「神妙不敢當，不過比別人略能高出一籌耳，然而非兄亦不足知我。」一個炭簍子斃了去了。

正說着，恰好馬濟來請行期，吳佩孚命人接入，對他說道：「湘戰吃緊，吾兄宜趕緊赴任，倘能湖南得手，長驅南下，以撫粵軍之背，廣東政府，不難一鼓盪平也。」軍閥所念不忘者，獨一孫中山而已。馬濟領諾，又請示了許多機宜，即日回湖南去了。原來湖南這次戰爭，先發生於湘西，因湘西的沅陵鎮守使蔡鉅猷，和前湖南督軍現在廣東革命政府旗幟下的譚延闓素來接近，湖南省長趙恆惕眼光中最忌的，就只有譚延闓一人。恐地位不保耳，與吳秀才之忌孫總統大致彷彿。

其時適值有譚延闓回湘，蔡鉅猷約期相應之謠，趙恆惕惟恐成爲事實，遺禍將來，便作先發制人之計，下令調任蔡鉅猷爲講武堂監督，沅陵鎮守使一缺裁撤，所部軍隊由一二兩師長及寶慶鎮守使分別收編。蔡鉅猷明知是趙恆惕忌他，故有此舉，如何肯低頭接受，棄了一方之主不做，倒來趙恆惕矮簷下過生活，因此立刻分配軍隊，宣告獨立，委劉序彝爲中路司令，田鎮藩爲北路司令，周朝武爲南路司令，實行討趙。弄假成真了。趙恆惕大怒，即刻要武力討伐，誰知第一師長宋鶴庚，第二師長魯滌平，都一致反對，主張調和。趙恆惕無可如何，只得暫時按下一腔怒氣。氣悶殺趙恆惕案。

這消息傳到廣東，孫中山見有機會可乘，便委譚延闓爲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職，尅日率兵援湘，救湘民於水火之中。譚延闓奉令，便率隊趕到湖南衡州就職，組織公署，預備北伐長岳。趙恆惕聞報，更覺憤怒，當下以譚延闓破壞省憲爲名，自稱護憲軍總指揮，委陳渠珍、唐榮陽、唐生智、賀耀祖、劉鏞、葉開鑫、楊源濬爲司令，分兵七路來攻衡州。譚延闓派兵迎擊，雙方打了一仗，譚軍人少，被趙恆惕奪了衡山。譚軍退却，保守衡州，一面派人運動駐防湘潭的中立軍團長朱耀華攻趙，朱耀華素來也惡趙氏陰險，聽了譚氏代表的一席話，便即依允，立刻回兵進襲長沙。長沙這時除却幾個警察外，並無防軍，因此朱耀華不費吹灰之力的佔了長沙。趙氏聽說長沙已失，正

要退却，譚軍已猛烈的反攻過來。趙軍軍心已亂，抵敵不住，大敗而走。趙恆惕率領殘部，逃到醴陵，向江西的北軍蕭安國乞援。請北軍入湘，是否靈所許可的嗎？

譚軍乘勢復奪衡山，一面令張輝瓚先入長沙。張輝瓚到了長沙以後，先請任命宋鶴庚的參謀長代理第一軍軍長，用宋氏名義招撫西路賀耀祖、唐生智兩旅。賀耀祖得了這個消息，拍電給唐生智商議道：「劉勳和魯滌平都是中立軍隊，決不至爲譚利用。葉開鑫現率全軍已和趙省長在株州會合，現已助譚的，只有唐榮陽一人，我軍未見得沒有復振的希望，不如暫時退却，以圖再舉。」唐生智覆電贊成，遂即由桃源退軍常德。剛把軍隊聚下，忽然又報唐榮陽來攻，部下兩個團長大怒，便要接戰。唐生智忙阻住道：「長沙失守，士兵已無鬪志，倘若戀戰，徒受損失，不如全軍而退，再作計較。」團長遵命。唐軍便向益陽退却，到了中途，又報益陽已被劉序彝佔據，只得又繞道退到湘陰。正在忙忙奔走之間，忽見又有一彪軍隊到來，急忙打探，方知是賀耀祖的軍隊，兩人俱各大喜，當時合兵一處，到湘陰去了。

方鼎英得了這個消息，便與張輝瓚商議辦法。張輝瓚道：「這是很容易辦的。他倆現在已經勢窮力竭，我們派人去接收改編，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了。」方鼎英道：「這問題雖然容易解決，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也是要解決的。譚總司令現因佈置軍事，無暇到省，宋鶴庚、林支宇等又不肯來，魯滌平那廝昨天還來電要求我軍退出長沙三十里，這件事應該怎樣辦呢？」張輝瓚道：「這問題也不甚要緊。魯滌平雖有電報叫我們退出長沙，未見得便來攻擊，倒是北軍方面，我們要注意些。」方鼎英道：「只要中立軍沒有問題，北軍方面，大概是一時不會來的。現在且丟下再說罷。」

過了一天，派去改編賀唐兩旅的人，被賀唐趕了回來。方鼎英問他詳細情形。那人道：「賀唐兩人聽說我去改編，勃然大怒，便準備下令來攻長沙，把我趕出。臨走時，他還對我說，教我轉告軍長，速速反正。不然他們攻下長

沙，不好相見。」方鼎英怒道：「這廝也太倔強，我難道怕他們不成？」正說時，忽然張輝瓚很匆忙的走了進來，方鼎英見他有些急遽之色，忙問何故？張輝瓚道：「剛才譚總司令有電報來，叫我們支持兩日，等東西兩路兵到再說，不可便退。」方鼎英詫異道：「奇了！你這話我完全不懂，怎麼支持兩日？賀唐的軍隊還沒到哩！」一說東，一說西，各不接頭，趣甚。

張輝瓚忙道：「你說什麼話？賀唐？你個賀唐可是要攻長沙嗎？」方鼎英更覺詫異道：「賀羅祖唐生智不聽收編，現已出動來攻長沙，你還不知道嗎？」迷離惛愴之至。

張輝瓚道：「這真奇絕了，我竟不知道。」

正說時，朱耀華也走了來，一見張方兩人，便道：「你們知道劉劬劬率着本部軍隊前來攻擊我們嗎？」突兀之至。

張輝瓚道：「我正爲着這件事到這裏來的，你也知道了嗎？」方鼎英驚疑道：「什麼話？劉劬劬是中立軍隊，爲什麼要來攻擊我們？」張輝瓚道：「說來話長呢，他雖是中立軍隊，實際上比較和趙恆惕接近，又因爲聽得吳佩孚已命蕭耀南派第二十五師和江西的蕭安國入湘援趙，恐怕北軍一到，湘省的自治要受影響，所以想先來驅逐我們，好阻當北軍的南下。」

方鼎英道：「照現在的情形說來，長沙已處於四面圍困之中了，我們應該要想法應付才好。」

張輝瓚道：「我們在省的兵力很薄，分兵抵禦，當然是做不到的，現在惟一的戰略，只有採用各個擊破的計劃，先擇緊急的一面，打破了他，再回軍攻擊別的部隊，如此，或者還有點希望。」

此時除此以外，確無別法。要想守是守不住的，你知道東西兩路的大軍，什麼時候能到？也料得着。

朱耀華道：「論起緊急來，當然要先攻劉劬劬，一則他兵近勢急，二則易與中路聯絡，賀唐一路只可暫時不顧了。」

此時以謂以專對劉劬劬放棄賀唐一路耳，孰知西路之外，更有葉開鑫一路哉。

方鼎英道：「這個戰略很對，事不宜遲，我們就出發罷。」

議定之後，當即分別預備，出發攻劉。剛到半路，忽然偵察隊飛報，趙軍葉開鑫所部蔣劉兩團精旅，已乘虛襲入長沙。得之毫不費力，失之亦毫不費力，可謂水裏來，火裏去，並個平直一若冥冥之中確有主之者。

張輝瓚等大驚，不敢再禦劉劬全軍退往甯鄉去了。

却說譚延闓到衡山以後，因趙恆惕尚在醴陵一帶，即繼續前進，恰好趙軍精銳部隊蔣劉兩團，已入長沙，留

下的只鄂軍夏斗寅部，如何當得譚軍？所以譚軍在一戰之後，便連克攸縣醴陵，進迫瀏陽。不料葉開鑫部的蔣劉兩團得了長沙後，却把長沙防務交與賀輝祖唐生智兩人，自己仍趕回瀏陽作戰。擊敗譚軍，奪回醴陵。譚軍只得退守株州，正要反攻，忽然接到劉鄒魯瀚平兩人的聯名來函，大略說道：

湘省自戰，易啓外侮，近聞北軍將實行入湘，蚌鵲相爭，爲漁翁者已大有人在。我公愛護桑梓，可不悟乎？瀚平等憫念民艱，不忍坐視，竊願兩公俯念下懼，化干戈爲玉帛，另附和議，具體辦法七條，務希採納。至一切細情，已派代表面詳，恕不具贅。

一、自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起，至二十九日止，共一星期，爲停戰期間。

二、在停戰期間內，雙方軍隊各守原防，確定以湘江錄江爲界，彼此不得移動前進。

三、停戰期間，由謝吳葉賀各軍長官，就近選派全權代表，先行交換意見。

四、指定湘潭縣姜倉爲雙方代表交換意見場所，卽由該地防軍擔任保護，所有代表及隨從，不得攜帶武器。

五、雙方代表交換意見後，如認爲與事實不甚相遠，再由雙方會函通電約集和平會議，並繼續停戰若干日。

六、和平會議辦法及地點，由雙方代表定之。

七、第一第二兩條規定之效力，由吳謝葉賀擔負責任，如有違反者，以破壞和平論。辦法亦頗切實。

譚延闓看過以後，問代表，北軍入湘的詳細情形，代表答道：「趙恆惕失長沙時，曾向洛陽吳佩孚乞援，現在吳佩孚已決定派兵入駐岳州，設立兩湖警備司令部，自任總司令，蕭耀南任副司令，並以湖南人葛應龍爲主任，兼軍務處長。雖然並沒有援湘的名義，實際上却是相機而動，希望規取全湘，所以蕭耀南部的四十九旅已開到桃林黃沙街，五十旅也將入駐雲漢，劉佐龍旅開到羊樓司，胡念先旅已到公安石首，將入常澧。江西蕭安國旅已準備向株醴進發，局勢已十分危急，所以只得議和以圖自救了。」持論甚是，惜不能推之國家耳。

譚延闓道：「這些事

情，我也大略知道一些。譚延闓行一意者，但是我已聲明仍繼續炎午辦法，阻止北軍南下。蕭耀南也因鄂湘兩省的人民反對派兵，已經表示決不侵湘，吳佩孚的計劃或者不至實現也未可知。」代表道：「吳佩孚豈是講信義的人？他如要擴展地盤，那裏肯顧到這些不關痛癢的事情？」譚延闓道：「這辦法上面要謝吳賀葉四人負責，謝吳當然是我前敵的謝國光和吳劍學了，賀葉可是賀耀祖和葉開鑫，他兩人對於這七條辦法，可曾表示過什麼意見？沒有？」魯滌平的代表道：「已經另派代表去接洽，想來也決無問題。」

譚延闓請他先回，即時便有電復。一面命人去請謝國光、吳劍學，兩人應召而至。譚延闓就把魯滌平的信給兩人觀看，謝國光道：「我們剛都接了他的電報，據說賀耀祖、葉開鑫已經覆電贊成，只要我們答應，便可正式接洽了。我們正要來請總司令的示。」譚延闓道：「劉劍前此驅逐長沙的張輝瓚部，明明已經傾向趙軍，有他在內，這件却難憑信。」吳劍學笑道：「他前星期也爲怕人疑他親趙，特地聯合魯軍長電請趙軍離省，讓給中立軍駐防，以解衆疑。劉劍亦頗具苦心。不料趙軍全體反對，因此他又離開長沙，到漢口去了。這封信上雖寫着他的名字，恐怕他自己還不會知道咧。」譚延闓道：「既然如此，能夠和平解決更好，只要他們能福國利民，我沒有不贊成之理，你們就復電贊成罷。」兩人領諾。謝國光道：「湘陰方面的唐榮陽部，攻擊長沙的劉敘彝部，和張輝瓚、朱耀華各團，總司令都要電飭他們停戰才好。」譚延闓道：「這個自然，不須你說。」

謝國光、吳劍學去後，譚延闓當即電飭各路停戰，可謂妥善。謝吳、葉賀各派代表，交換了一次意見，尙極接近。一星期的限期易過，瞬息已滿，魯滌平又通電繼續停戰兩星期，雙方各派全權代表，開正式會議，討論議和條件。當時魯滌平爲正主席，劉劍爲副主席，議定趙恆惕任總司令，譚任省長，省憲法也加以修正。葉開鑫得了這個報告，不覺大怒道：「省憲法是全省人民所議定的，代表如何可以擅定修改？說話未嘗不是，但借此省憲未必真出全民公意耳。我派他做代表，原只能代表我的意見，他倒代表起全省人民來，擬修改省憲了。蔑憲違權，莫此爲甚。」此語

雖未必全是，然頗足爲但知個人不知民衆以一手掩天下目者觀也。當下立時撤回代表，另行改派，再延長停戰期限，集會磋商。

魯滌平見垂成的和議，中途又生波折，十分不悅，因和所部團長袁植道：「我爲湘省三千萬人民計，不能不出任艱難，倡導和議，不料偏有許多波折，令人可歎。」袁植道：「本來是多此一舉，譚氏破壞省憲，罪有應得，趙軍屢次戰勝，平定全湘，已非意外之事，偏有什麼和議出來，要推譚氏來做省長，便是大家贊成，我也不贊成。」一味偏護趙氏，豈得謂之公論？魯滌平聽了默然，袁植也自悔失言，即便告辭而出。魯滌平親自起身送他出門，格外比往日恭敬。心有所不忍，歎不認其爲部將歟？袁植亦很覺詫異，走不多遠，忽覺前面有人影一閃，袁植正要叱問，只聽得拍的幾聲子彈，休休的直射前心，不覺阿呀一聲，跌倒在地。隨從馬弁一齊大驚，急忙尋覓兇手時，已經無影無蹤。衆馬弁無可如何，只得把他抬回團部裏，急忙叫軍醫官來診視時，早已嗚呼哀哉。全團將士不知被何人所刺，正在忙亂，忽然軍號幾聲，四面的槍彈如雨點似的洒了過來。全團將士大驚，正待探問槍聲忽然停止了，接着跑過幾個軍官來，一聲大喝道：「繳槍！」衆人這時因袁植已死，無人統領指揮，二則知道已處於四面包圍之中，決難抵抗，只得一齊繳械，聽其遣散，按下不題。

却說劉劔在姜奮忽然聽得袁植被刺的消息，不知何故，十分驚訝。次日，忽報魯滌平令吳劍學部一團和朱耀華團，襲佔湘潭，解散袁植所部，在姜奮的趙方各代表，已都受監視，不覺大怒道：「魯滌平如何敢欺我，他能助譚，我便不能助趙嗎？」全不講顧避，一味講黨氣之爭，也不能說是明智。說着，便起身赴省，去見趙恆惕。趙恆惕議和本非出於誠意，不過因兵力已疲，想借此休息補充而已。軍閥在戰爭中而談和議者，大率類此。所以一方雖在討論磋商，一方面却積極擴充軍備，軍閥行徑，大率如此。把唐生智、賀耀祖、葉開鑫等都升爲師長，所部團長也都升爲旅長，却以軍長的空名義，給與宋鶴庚、魯滌平兩人。

這天因馬濟到湘，正在議論攻譚之事，剛好劉劔趕到，趙恆惕忙問其何故匆匆來省。劉劔就把魯滌平如此

可惡的情形說了一遍，趙恆惕大怒道：「既然如此，我即日便進兵交戰，看我能擊退譚軍否？」馬濟問現在各路的軍事佈置。趙恆惕道：「我軍主力現在東路，攸攸醴株州一帶，和敵軍成對峙之勢，北至湘陰，沿湘江一帶，都有敵軍，我軍要防守的地方太多，軍力單薄，尚望貴軍助我一臂之力。」馬濟慨然應允，準定即日回岳，調一團人入長沙，代賀耀祖任防守之責，讓賀耀祖到株州去助唐生智。趙恆惕大喜，劉湘之譚軍離長沙藉口阻止北軍入湘也，今北軍且入長沙矣，何以獨無一言。當即傳令各軍向譚軍總攻擊，正是：

只因欲拒門前虎，無奈權親戶後狼。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魯滌平之誅吳植也，時論多議魯處事失當，吾以為是誠管窺蠡測之論也。夫譚之伐趙，趙有可伐之罪，而譚有可伐之權也。何則？趙本屬譚民黨份子也，不利於野心者之所為，遂利用趙以去譚，譚去而湖南入於軍閥之手矣，此趙有可伐之罪者也。中山為創立民國之元勳，而以救國救民為志者也，北伐不成，國不可救，民亦不得救也。趙氏不去，不能貫徹北伐之計劃，故譚秉孫令，有伐趙之權也。魯滌平為譚舊部，附譚而反趙，與情理正誼，皆所應爾，而吳植乃攻譚而附趙，不誅之將何為乎？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若斷章取義，責魯不宜出諸誘殺之途，則吾復何言。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後路衡山失守 爭關餘外使驚惶

却說譚延闓見和議破裂，又入戰爭時期，和魯滌平等定下計劃，等湘潭的魯滌平軍準備好後，便和長沙對岸的蔡鉅猷軍的劉筱麟部，以及湘陰赤竹洲各面的軍隊，齊進以奪長沙。到了趙軍下總攻擊令的那一天，因魯軍還不曾準備定妥，所以不能一齊發動。譚延闓自己在株州方面，指揮謝國光部和從廣東帶來的湘軍攻擊

唐生智戰了一日，未見勝負。譚延闓因命謝國光部繞攻唐生智的側面，以收夾擊之效。自己在正面衝擊。唐生智自然也督率部下將士奮勇反攻。兩軍正在戰得起勁，忽然東面槍礮聲大作，子彈如雨，點一般的向唐生智軍酒來。原來謝國光已從側面攻到，唐生智大驚，急急分兵抵抗。正面的陣線既薄，抵抗力又弱，譚軍進攻愈勇，唐生智雖則竭力抵禦，當不起譚軍三番五次的肉搏衝鋒，看看支持不住，正待潰退，忽然後面一隊援軍如風掣電捲的趕到，原來是賀耀祖部。唐生智吃驚道：「你負着防守長沙的重責，如何到這裏來？」賀耀祖道：「防守長沙的任務業已有馬濟率領一團北軍擔任，趙總指揮因聽說這方面局面緊急，所以派我來助你。」唐生智大喜，請他擔任正面，自己去攻側面的謝國光。賀耀祖應允，便督隊向譚軍進攻。譚軍戰鬪已久，況且衝鋒多次，兵力已疲，如何還能攻破賀耀祖的陣線？因此本來很得勢的戰事，又漸漸的失勢起來。北軍不到長沙，賀耀祖不能調至涿州，則唐生智必敗。唐生智敗，則長沙危，一也。涿州方面戰事不得手，則不能抽調劉都勳旋擊蔡鉞部之兵，二也。譚兩軍不退，葉開鑫不能攻克湘潭，三也。湘潭不得唐榮陽，決不又反譚助趙，四也。在事實上言之，馬濟不過助趙以一團兵力擔任防守耳，而在戰局上，乃有如此重大影響，亦見軍事之變化難知，而吳佩孚阻撓發師之罪，實浮於趙也。勉強支持了兩日，謝國光部先被唐生智擊敗，唐軍乘勢來包抄譚軍後路。譚軍恐受包圍，只得退却。賀唐追擊了一陣，忽然接着趙恆惕的密諭，大略說道：

開東路得手，譚謝俱各敗退，甚喜。惟譚軍實力並未全失，湘潭靖濤即蔡鉞部軍隊，敵俱未退，不可遠及，重勞後顧，可急令鄒振鵬、劉重威兩部秘密開省，俟退去蔡軍，則湘潭勢孤，不難一鼓而下。若得湘潭，東路亦不足憂矣。

賀唐見了這個密諭，便停止追擊，急令鄒振鵬、劉重威兩部開省。鄒劉遵令回到長沙，來見趙恆惕，恰好趙恆惕和馬濟在那裏議事，見了鄒劉便道：「你來得很好。這幾天湘江的霧很大，明天拂曉，你們可乘霧渡江，襲擊蔡鉞部軍隊，今天暫時休息罷。」鄒振鵬道：「蔡鉞部在對岸的軍隊，恐怕也不多罷。」馬濟道：「你怎的知道？」蔡

掘鵬道：「我們在東路作戰，俘獲的敵人，裏面有不少是蔡鉅猷部，蔡部開到對岸的本來不多，現在又分兵去助東路，可見留下的也就有限了。只我所不解的，不知道這些軍隊是幾時開拔過去的。」趙恆惕道：「你還不知道嗎？蔡部的開拔到東路，是正在議和的時候哩。」劉重威道：「議和的時候，規定各軍不得調動，他如何通得過中立軍的駐地？」趙恆惕道：「魯滌平原是親譚的，豈有通不過之理？」此亦補筆，不必定看作鄒振鵬等未知也。劉重威道：「既然如此，也不必我們兩部去，還是分一半去攻湘潭罷。」馬濟道：「不必。湘潭方面有葉部開，前去也夠了，很用不着你們去，你們還是去休息休息，明天拂曉好渡江進攻。」鄒振鵬、劉重威應諾，又道：「葉師長何時進兵？」趙恆惕道：「你們一得手，他便立刻進撲湘潭了。」

劉重威和鄒振鵬等退出以後，各自回營佈置。到了次日天未明，便集合渡江，馬濟親自趕到砲台上來開砲，此時只聽得兩面的槍聲，連續不絕，隔江的砲火，也非常激烈。鄒振鵬等的兵船，幾次三番，都被逼退回。馬濟好生着急，因觀察砲火發來的所在，親自瞄準，放了兩砲，又向槍彈最密的所在開了幾砲，隔岸的槍炮聲便稀疎起來。鄒振鵬、劉重威乘勢又衝過江去。對岸的蔡軍急待抵禦時，鄒劉兩部早已大半上岸。雙方不能再射擊，便各裝上刺刀，互相肉搏。鄒劉兩部後臨大江，不能即退，只得奮勇衝擊，此之謂置之死地而復生歟。後隊也陸續登陸，人數愈衆，進攻愈猛。劉鈸彝部人數甚少，如何抵敵的住，不上三四小時，便大敗而走。

葉開鑫得報，立刻從易家灣渡江，進撲湘潭。在湘潭北面和魯滌平軍開起戰來。雙方戰了一晝夜，兀是勝負未分。忽然西北角上槍砲聲大作，鄒振鵬旅從靖港趕來助戰，向魯軍左側進攻。魯軍人少勢薄，又得了東西兩路敗退的消息，無心戀戰，急急棄了湘潭，全軍退走。正想率隊去會譚軍，忽然有大彪軍開到，急加探詢，方知譚軍已來。魯滌平大喜，急忙過去謁見譚延闓，動問放棄涿州防線的原因。譚延闓道：「我本待反攻，只因接到大元帥的電報，說東江失利，博羅河源相繼失守，令我即日回軍討伐陳逆，再則聽說吳佩孚因趙軍失利，令沈鴻英從贛邊

出郴州，截我後路。我軍前線已經不甚得手，如再後路被截，勢必一敗塗地，所以不得不急急回軍先救宜章。如東江戰事已有轉機，我們便可反攻長沙。如東江戰事緊急，便可即回廣州破敵，似乎比較妥當。貴部和我同行，還是保守衡山，可請兄自己決定。」魯滌平道：「我如防守衡山，則你我兵力薄，反無勢力，不如同救宜章。」譚延闓稱善。當下兩人合兵到宜章來，趙軍便乘勢收復了衡山、衡陽。

唐榮陽部聽說譚軍失敗，急急倒戈附趙，並派兵攻擊常德、蔡軍，以贖前此暗襲賀唐於常德之嫌。趙軍之失守長沙也，唐榮陽攻唐於常德，以助譚之失，衡陽、唐榮陽又攻蔡於常德，以助趙同一攻常德也。者其用大異，武人之反覆無信，豈可勝慨哉！趙恆惕對於蔡鉅猷軍，向來不甚重視，他惟一的戰路，是先行打倒湘南、謝國光、吳劍學、魯滌平，能戰的軍隊，再行圍迫湘西，所以沒有把譚軍盡行驅逐出湘。對於唐榮陽的舉動，也不甚留心，鄒濟之至，唐榮陽亦自慚否，只仍然繼續攻譚的工作。

其時郴州已被沈鴻英所襲，廣州解來接濟譚軍的子彈餉械，也盡被沈鴻英截了去，因此譚方用全力奪回郴州，把沈軍逐回贛邊。一面急急召集魯滌平、方鼎英、謝國光、吳劍學、朱耀華、劉雪軒等，會議此後應戰方法。魯滌平道：「我們此時惟一的要着，就要維持湘南、湘西的聯絡，要維持湘西、湘南的聯絡，就不能不守永州、寶慶、郴州、宜章，雖然是和粵中來往的要道，却決不可作為根據地，反而和湘西失了聯絡。」譚延闓道：「寶慶已有黃耀祖部在彼防守，似乎一時可保無虞，永州地方更為重要，不知那一位願去負責堅守？」劉雪軒欣然起立道：「雪軒願負此責。」譚延闓道：「永州地方最為重要，永州倘然失去，則和湘西的聯絡斷絕，反攻和呼應，都有種種困難了。」劉雪軒道：「總司令放心，雪軒誓死堅守，決不致有些須閃失。」譚延闓道：「永州現在還不甚吃緊，暫時由你一人防守，到緊急時我自調兵助你。」劉雪軒慨然答應，其餘各人也都認定防綫，專候趙軍前來廝殺。無奈這時子彈缺乏，糧餉又少，粵方接濟，被沈鴻英截留之故也。廣州的風聲又緊，因此軍心不甚堅定，不

多時，寶慶未陽祈陽相繼失守，劉雪軒見孤城難守，也不向譚氏求救，徑集合部屬，投降趙軍了。可殺的說大話的，原來如此沒用。

譚延闓見大勢已去，孫大元帥回軍救粵的命令，又一日數至，便令各軍盡都退回粵邊。魯滌平朱耀華方鼎英黃耀祖各部調樂昌，在廣東韶關之北。謝國光調仁化樂昌。吳劍學部調九峯樂昌東北，貼近湘邊之一鄉鎮。陳嘉祐和蔡鉅猷的一部調星子。粵境連州北緊貼湘邊之一鄉鎮。一面又電令沅陵蔡鉅猷猛力衝出湘南，集合粵邊。其時蔡鉅猷唐榮陽反戈附趙，陳渠珍又改變中立態度，派兵分攻辰沅周朝武部，武人之看風使船，其刁猾處尤過於政客，可恨。形勢十分吃緊，蔡鉅猷自己在淑浦和賀耀祖相持，雖曾用計擊破賀軍，無奈大勢已失，賀部依然集合反攻，不能挽回大局。周朝武屢被戴斗垣所破，提出向趙恆惕要求改編的條件。趙恆惕因他們不日便可消滅，也拒絕不允。後來到底被擊敗潰散，這些散兵無處可奔，都流為土匪。自此以後，湘西便成爲土匪世界，人民被累不堪。此亦不能不謂爲趙恆惕拒絕改編之罪。蔡鉅猷不能再守，只得退入洪江，派代表和黔邊黔軍聯絡以謀退步。此時得了譚延闓的命令，便又令陶忠洵陳嘉祐出武岡，周朝武劉筱彝出安化，奮勇衝突。趙恆惕那裏容得他衝過，立刻把湘南各重兵，分頭包圍，不令越過雷池一步。蔡鉅猷勉強支持了月餘，武岡安化相繼失守，大勢更加窮蹙。蔡鉅猷見形勢已十分危急，便通電下野，當劉筱彝陶忠澄周朝武等，電請趙軍弗再追擊。趙恆惕那裏肯聽，依舊派兵猛攻，到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葉開勳攻下洪江，蔡鉅猷只得逃奔貴州。湘西軍事，方算解決，只是變爲土匪的敗兵，却並無收拾的辦法，自己地位保住便罷了，土匪騷擾百姓和自己有何干涉哉。此事却按下不提。

却說譚延闓因廣州的戰事緊急，奉孫大元帥的命令，即日率部回廣州，討伐東江的陳逆，便集合同部軍官會議。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朱耀華方鼎英張耀瓚等，都請即日回兵討賊，只有黃耀祖汪磊兩人默然。譚延闓道：「既各位都主張即日回軍討賊，希望即去預備一切，分頭回廣州破賊。」衆皆領諾。黃耀祖起立道：「討賊要緊，

邊防也要緊，我們如全體開往東江，萬一湘軍來襲，如何抵禦？」衆人正要回答，汪磊也起立道：「黃團長所說的話，確是很有理由，我們不可不防。磊雖不才，情願和黃團長緊守粵邊，以防意外。」其言甘者，其中必苦。譚延闓道：「如此甚好，所有粵邊的防守事宜，就請你們擔任罷！」議定以後，衆皆散去，只有吳劍學一人留在後面，有心人悄悄向譚延闓道：「我看黃耀祖和汪磊說話雖然好聽，恐怕其中還有秘密，總司令如何准他留守粵邊？」譚延闓默然不答。吳劍學固問，譚延闓道：「倘然必定要強迫他同走，他抗不受令，又將怎樣辦理？」吳劍學道：「立刻派兵繳他的械。」譚延闓道：「這樣辦就大失算了。他倆既有異心，如何不先做隄備，萬一攻之不克，兵連禍結，必致擔誤東江戰事。再則恐怕趙恆惕乘機來攻，更惹出一層外患，豈非失算之至。現在示以坦白，結以恩信，即使他倆果有異心，也決不肯爲我們後方之患了。」此等處既仁且智，頗似中山。吳劍學拜服。

次日，大軍一齊開拔，向廣州進發，在半途便聽說黃耀祖、汪磊兩人集合部隊，投湘南去了，果然不爲後方之患。譚延闓惟有太息而已。到得廣州時，廣州情形已十分嚴重。譚延闓急急去見中山，中山見了譚氏回來，十分歡喜。譚延闓把湘中的情形，大略講了一番，便問起戰事失敗的原因。中山歎息道：「此次戰事，本來已操勝算，不料石灘之戰，劉震寰部忽然譁變，致牽動全局，遭此敗衄。假使沒有這次變故，惠州也早已攻下了。」致敗的原因至此方才補出。譚延闓道：「已往之事，不必深究，只不知逆軍在什麼時候方能擊退咧？」中山笑道：「逆軍此次作戰，有兩大失計，現在危險時期已過，不出三日，必可反敗爲勝，再佔石灘。」能說必能行，非如徒說大話而不能實行者。譚延闓道：「何謂兩大失計？」中山道：「洪兆麟、楊坤如不等林虎進展，便佔石龍，以致不能齊進，這是第一失計。既然得了石龍，又不急急前進，讓我得整頓部隊，佈置防守，這是第二失計。當時退到廣州的時候，滇軍主張放棄廣州，我早已料到逆軍必不能立即進迫，所以不肯答應，只有李協和能深得我心，勸我堅守，現在樊鍾秀既已反戈附義，已到廣州，兄又領兵趕到，何愁逆軍不退嗎？」確有救攝之談，非毫無主見者。譚延闓尚沉吟未答，中山又道：「緝安譚延闓字不

必懷疑，逆軍在三日內，我軍便不攻擊，他必自退。一則進無可取，二則糧食缺乏，香港又不肯運米接濟，怎能持久？
「譚延闓欣然道：『戰事確不足慮了。但在軍餉方面，也急宜措置方好。不然，即使東江邊平，而糧餉無着，也決不能完成北伐的工作。』」
中山道：「關於這一層，我已籌有辦法，決計收回海關稅權，將粵海關的關餘，全數截留在本月。按此時為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我已正式照會北京外交團，要求將這筆關餘，應一例撥交本政府。」
自是正當辦法。
中山一面說，一面命人將原文檢出，交給譚延闓觀看。照會的大意說道：

敵國關稅，除撥償外債外，所餘尚多，此項關餘，其中一部分為粵省稅款，北政府以取自西南者為禍西南，北政府嘗取此款以接濟西南各省叛軍，如陳炯明之類，以禍人民，故曰為禍西南。揆之事實，豈得為平？况當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間，因廣東護法政府之請求，粵海關稅餘，應還抵押外債部份，外管歸本政府取用，今特援前例，要求外交團，此後所有關餘，應一律由本政府取用，不得復撥交北政府，否則當用直接處決方法。惟在此期間，當靜候兩星期，以待答復。

譚延闓看完道：「外交團可曾答復？」
中山道：「覆文昨天剛由廣州的領事團送到。」說着，也叫人檢出，送給譚延闓觀看。覆文的內容，大意是這樣：

關餘為中國之所有，外交團不過受北京政府之委託，為其保管人，貴處如欲分潤，當與北京政府協議，南方為交戰團體，豈有協議可得覆文殊覺滑稽。外交團無直接承諾要求之理。如任何方面果有干涉之舉，則外交團為保護海關起見，只有採用相當強迫手段，以為辦理。此文完全偏袒北京政府，外交團非有愛於北京政府也，特以南政府為革命政府，如革命成功，則列強即不能復肆侵略，故凡可以妨礙南政府之活動者，無不為之爾。

譚延闓看畢說道：「這覆文真豈有此理極了。真是豈有此理。我們偏要干涉，看他們如何用強迫手段來辦理？」
中山道：「他們指外交團現派了許多軍艦在廣州洋，升火示威哩，我也曾有過宣言，如海關不把關餘交給本政

府，則本政府當即行撤換稅務司，便到萬不得已，還可把南方各港，闢為自由貿易港，亦稱自由市，一切貨物出入，均不須納稅者。以為抵制，言出必行，不畏強暴，此時中國惟一一人而已。但在這時似乎還不必實行此種計劃。且再過幾天，等擊破陳軍以後，再說罷。一兩人又討論了一回戰事，方才分手。

次日，中山先生令譚延闓許崇智樊鍾秀等，俱各分頭向陳軍反攻，又令范石生繞出增城，以斷林虎的後路。佈置定妥，便各分頭進攻。陳軍此時糧食不濟，本來已有退心，再加各義師進攻甚猛，陳軍那裏抵抗得住，戰不一日，便紛紛敗退。各軍分頭追擊，洪兆麟楊坤如等屢戰屢敗，石龍石灘，相繼克復。林虎聽說中左兩路都敗，急忙退却，恰被范石生趕到，大殺了一陣。林虎帶領殘軍，逃回增城，和圍增城的陳軍會合，軍勢又振，圍城如故。不料范石生部躡蹤而來，許崇智部又從石灘來攻，城內被圍的軍隊也乘勢衝出，林虎三面受敵，死傷甚衆，又大敗而退，相度地勢，憑險而守。其勝也忽然，其敗也突然。陳炯明見戰事着着失敗，十分懊喪，急忙拍電到洛陽，向吳佩孚求救。陳氏是時，方倚吳佩孚為泰山，而不知吳氏已有冰山易倒之勢矣。請吳立即令江西方本仁，湖南唐生智，以及沈鴻英軍，迅即入粵援助，攻中山之後。正是：

欲摧革命業，更遣虎狼師。

未知吳佩孚是否即令方唐沈入粵，方唐沈是否肯受命攻粵，且看下回分解。

中山為爭關餘而致陳於北京，使國曰：北京政府，取西南人民所納之賦稅，以禍西南，揆之事理，豈得為平痛哉！言乎夫帝國主義者，欲肆虐於中國，必先求中國時有內亂，不克自拔，乃得長保其侵略與藉為要索權利之機會。欲助長中國之內亂，則非妨礙革命勢力之進展，及保持軍閥之勢力不為功。而欲妨礙及保持兩者之有效，則財力之為用尙焉。故務必取西南之關餘，以納諸北京政府之手，使得用之以為禍西南，雖盛派艦隊，架砲威嚇，而亦有所不憚也。嗚呼！中山以為事理之所不平者，豈知彼帝國主義者，乃方以為必不可變之手腕乎？

第一百五十回 發宣言改組國民黨 急北伐緩攻陳炯明

却說陳炯明在廣州被中山擊敗後，只得退守博羅等處，一面向吳佩孚乞救。吳佩孚雖然擁兵甚衆，無奈鞭長莫及，不能立刻派隊援助，只得電令沈鴻英方本仁陸榮廷等，火速入粵。那沈鴻英此時已有歸附中山回桂攻陸的意思，對於吳佩孚的命令，如何肯受？忽而叛中山，忽而叛中山，忽而又欲降中山，沈鴻英之反覆，在中國武人中，可謂罕與倫比。至方本仁目光全在贛督一席，早有取蔡而代之之心。蔡成勛對他，也似防賊一般，十分留意。方本仁既不離開江西，至失了乘勢而起的機會。蔡成勛更不能接濟子彈餉械，爲虎添翼。有了這兩種原因，吳佩孚的電令，那裏還能發生效力？三路中又去了一路。陸榮廷在廣西，不過佔得一部分地方，實力有限，也無暇遠征。三路全都沒用了。三路援軍，沒有一路可爲陳炯明實際上的援助。還有湖南的唐生智，也曾奉到吳令，助攻廣東，誰知生智是新派人物，本來反對北軍，因時局緊急，自己實力未充，不會有露骨表示，如今却教他進攻廣東，更辦不到。這一派也沒用了。陳炯明見盼不到救軍，只得用離間引誘之法，此公反覆小人，應善此等計劃。運動楊希閔劉震寰所部的填桂軍停止進攻，或竟背叛中山，這一着倒頗有效力。原因中山此時正在全力改組中國國民黨，作根本整頓之圖，對於東江戰事的進行，當然不能十分注意。有了這兩層原因，戰事便日趨沉寂，彷彿入於停頓之中了。至此將戰局暫時擱起，以後本回全寫國民黨改組事情。

說到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動機，却在去年民國十三年秋間，那時有一個名叫高一涵的，在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文字，批評國民黨的份子太複雜，和組織的不適當，主張加以改組。中山先生見了這個提議，十分滿意，便派汪精衛等着手預備。一面在未改組之先，先在廣州開一次談話會，請黨員發表意見，並規定在一月二十日，民國

十三年。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代表由各省黨員各選舉三人，由總理指派三人，其餘如黨綱黨章以及改組手續等，則一切都俟大局決定，並由中山先生發表一篇改組宣言道：

吾黨組織，自革命同盟會以至中國國民黨，由秘密的團體而為公開的政黨，其歷史上之經過，垂二十年，其奮鬥之生涯，拳拳大者，見於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漢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諸役，丙辰以往護法諸役，黨之精英，以個人或團體為主義而捐生命者，不可勝算。當之者摧撻之者折，其志行之堅犧牲之大，國中無二。然綜十數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程功，不得不自認為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隨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有如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激而益涵，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為，此則目前情形無可為諱者也。竊以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欲起沈疴，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衆之熱望，為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衆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為軍閥之牛馬，外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國中政黨言之可羞，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為，凡此派流不足齒數。而吾黨本其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歷有年所，中間雖迭更稱號，然宗旨主義，未嘗或離，顧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則以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靈，雖有大軍，無以取勝。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為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總理委任九人，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始其事，行將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關於黨綱章程之草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衆所渴望，而於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奮鬥之成功，將繫乎此，願與同志共勉之。

到了一月十九日那天，光開了一次預備會，第二天才開正式的代表大會，會期共是十天。到一月三十日閉會，在開會的那一天，各省代表紛紛出席，議決修改黨章，決定政綱，並發表了一篇宣言。那宣言非常之長，其分為

中國之現狀，國民黨之主義，國民黨之政綱三大段。現在把中國之現狀一段，擇要摘錄，政綱則全部都錄在下面。至國民黨之主義，則大家都知道是「民主主義」了。在這黨治之下，大概已經沒有不知道的人，在下也不容多費筆墨，來做抄書骨頭，那最前面中國之現狀一段的大略道：

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以後，盛於庚子，而成於辛亥，卒顛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發生也，自滿洲入據中國以來，民族間不平之氣，抑鬱已久，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滿洲政府既無力以禦外侮，而鉗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吾黨之士，追隨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後，知非顛覆滿洲，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為國民前驅，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然後顛覆滿洲之舉，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依當時之趨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於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循是以進，必能使半殖民地之中國變而為獨立的中國，以屹然於世界。

然而當時之實際，乃適不如所期。革命雖號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實際表現者，僅僅為民族解放主義。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當時代表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者，實為袁世凱，其所挾持之勢力，初非甚強，而革命黨人乃不能勝之者，則為當時欲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且尙未能獲一有組織、有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故也。使當時而有此政黨，則必能抵制袁世凱之陰謀，以取得勝利，而必不致為其所乘。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於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爲刀俎，而以人民爲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卽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卽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範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國內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卽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爲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爲之剝奪，卽經濟上之生命，亦爲之剝奪無餘矣。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爲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者漸致失業，淪爲流氓，流爲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至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此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絕境乎？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此全國人民所請疾首蹙額，而有識者所以徬徨日夜，急欲爲全國人民求一生存路者也。吾國民黨則夙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爲中國唯一生路，茲綜觀中國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詳闡主義，發布政綱，以宣告全國。

政綱的全文道

吾人於黨綱固悉力求貫徹，願以道途之遠，工程之鉅，誠未敢謂咄嗟有成。而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謀救濟。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行政綱爲第一步之救濟方法。謹列舉具體的要求，作爲政綱。凡中國以內有能認國家利益，高出於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與辨明而公行之。

甲 對外政策

一 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銷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

二 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為最惠國。

三 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為原則。

四 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

五 庚子賠款，當完全畫作教育經費。

六 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竊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民不負責償還之責任。

七 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於債務而陷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對內政策。

一 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采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

二 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但省憲不得與國憲相牴觸。省長一方面為本省自治之監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揮以處理國家行政事務。

三 確定縣為自治單位，自治之縣，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及複決法律之權。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應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

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實力不能發展與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與地方均之。

各縣對於國家之負擔，當以縣歲入百分之幾為國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超過於百分之五十。

四 實訂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

五 釐定各種考試制度，以救選舉制度之窮。

六 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七 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為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

八 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如釐金等類，當一切廢絕之。

九 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正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

十 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

十一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十二 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

十三 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十四 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

十五 企業之有獨占的性質者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於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一面通過國民政府的組織案，舉出汪精衛、胡漢民、廖仲凱等二十四人爲執行委員，以主持大會閉會後，一年內黨務的進行，另外選出監察委員五人以監察黨內的一切。這次改組的最大變化就是容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但是因爲這樣一改組，在精神團是煥然一新，而一般老黨員如馮自由、謝英伯、劉成勳等却大爲反對，以致引起外面國民黨赤化和國民黨新舊衝突的謠言。中山因他們違背大會的決定，便是不守黨紀，特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控告，馮自由等不敢再強，只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出席聲剖自己不會違背黨紀情形，事情便算就此解決了。

改組國民黨的問題，既經解決，中山便又用全力來對付東西北三江戰事。但因財政爲難，同時還有一個關餘問題，須儘先解決。爲這問題，北京外交團雖會派艦示威，武力脅迫，但中山先生堅持到底，並不會因而減少反抗，百餘年來，中國對外交涉，无不失敗，皆因太怕外人，當局者每爲外人武力屈服之故。若如中山先生之強毅不屈，據理力爭，雖列強亦不能不降心以相從也。進行的更加激烈。外交團沒法，只得由美使調停，和平解決。至於東路方面的軍事，因蔣緒亮、部滇軍王秉鈞師，受了陳炯明的運動，叛孫降陳，蔣氏軍隊本不可靠，王師之變，其或蔣氏亦有默契者乎？頗影響進行。西路方面，陳天太部也被粵籍各軍繳械。北路方面，高鳳桂旅既被誘北歸，趙成霖部滇軍也被北軍誘去兩團。從這幾點看來，可見中山所部軍隊內部的團結力非常缺乏，但是中山先生平生經過的憂患不知多少，如何肯因此灰心，好在此時陳炯明的內部，也非常不穩，洪兆麟、林虎均有離陳獨立的消息，再有一位桂派舊人沈鴻英，因頓於廣東北邊，前進不能，退後無路，餉械又缺乏，正在十分苦腦之時，想來想去，只有仍然歸降中山，帶兵回廣西，推翻陸榮廷而代之一計，以獲得廣西地盤爲目的，反正便非本心，日後復叛，何足異乎？因此屢次派代表和中山先生接洽投誠。若此所爲，只可謂之投機，安得目爲投誠？中山因他反覆已非一次，不敢信任，恰因蔣介石奉了中山的命令，依照全國代表大

會的決議案，在黃埔創辦軍官學校，這天回來有所稟白，中山便和他商量此事。蔣介石道：「沈鴻英反復性成，他的說話，全不可信，但現在四面受敵，大有困獸走險之勢，拒之太甚，則糜爛地方，不如答應他投誠，令他依照投誠的條件，對日西征陸榮廷，如此便可抽調西征的軍隊，去討伐東江等東江的戰事一定沈鴻英便再叛變也不足憂。」中山笑道：「我的意思，原是這般，你我意見既同，我便這樣決定了。」蔣介石去後，中山便答應沈鴻英的代表，准他投誠，但須即日西征，不得在粵境逗遛。沈鴻英俱一一遵從，事情定妥後，便拔隊向梧州進發，聲討陸榮廷去了。陸榮廷有可討之罪，而沈鴻英非討陸之人，所以直書聲討者，重孫中山之命也。

中山見西路軍事，已可無慮，便專意對付東江，計分三路出動。中路楊希閔的滇軍，進攻博羅，劉震寰的桂軍，則向廣九鐵路進展，譚延闓的湘軍，進攻龍門，陳炯明因洪兆麟部在閩南與賊致平楊化昭作戰，所部兵力單薄，不敢戀戰，稍為抵抗便走，楊希閔便乘勢佔領博羅，劉震寰軍也連克樟木頭淡水各要隘，進佔惠州城外的飛鵝嶺，湘軍也深入河源，把個惠州城，困於核心之中。中山見戰事順手，很想一舉破敵，便令楊希閔向惠州突進，劉震寰留一部分軍隊監視惠州外，其餘軍隊直繞海陸豐，截斷惠州的後路，計劃自是週密，其如將士之不用命何？不料楊劉佔領各地，已覺心滿意足，便頓兵觀望，不肯前進，此種軍隊，真如兒戲。只讓湘軍孤軍深入，向梅縣方面進展。謂公自是忠勇。陳炯明却也料定楊劉不肯再進，便把中左路的得力軍隊，抽調到北路來攻湘軍。林虎又用誘敵之計，把湘軍困在垓心。湘軍奮勇衝出時，已經被敵軍繳去一千多槍械。楊劉能戰湘軍何至於此。陳軍乘勢前進，經湘軍奮勇反攻，勉力堵住。但是中山大包围的計劃，未免受了影響，不能進行。幸而陳軍力量薄弱，雖得勝利，仍然不能反攻。其後洪兆麟戰勝賊楊，班師回粵，也不肯加入力戰，因此雙方又成相持之勢。到了九月中，東南戰事爆發，盧永祥派代表到廣東來請中山北伐，中山因反直同盟的關係，當然答應。並說：「曹錕毀法賄選，我久已想出師北伐，便沒有子嘉的催促，不久也必實行，何況子嘉屢次來電敦促呢？」盧永祥的代表，欣然而去。原來此時曹錕，已是逐去了

黃陂，用重金賄賂國會，做了總統，盧永祥因反對賄選，通電討曹。中山的目的，雖比盧氏更大，但是北伐不成，便不能貫徹救國救民的主張，自然也非討曹不可。因此一得東南戰事發動的消息，便親自到韶關來指揮北伐事宜。正是：

只因救國懷宏願，不惜從軍受苦辛。

未知曹錕如何賄選，且看下回分解。

民國以來，軍閥爭雄，如唐代之藩鎮，此仆彼起，不可完結，所異者藩鎮之勢常瓦數十年而不喪，軍閥之力往往盛於藩鎮，而一擊便破，一破即潰，潰即不能再振，其故何哉？蓋軍閥之所以成軍閥者，非其力之所能，皆由兼併弱小軍隊而成，此等軍隊，即所謂雜色部隊也。此屬皆飢附飽隨之流，既無一定宗旨，更無所謂主義，以無主義無宗旨之軍隊，所造成之軍閥，軍閥之勢力，尙足恃乎本回記楊劉得地以後，頓兵觀望，遂令陳逆得乘機蓄養專攻，湘軍因得有延殘喘，貽患多時。此無他，楊劉非革命基本隊伍，祇能供利用於一時，不能使作戰於永久也。後此蔣氏專征，出師北伐，對於無宗旨主義專事迎新送舊之雜色部隊，概拒收編，而惟恃黃埔親練之精銳，為戰勝攻取之惟一軍隊，用能奏大功，成大業，革命軍之所以統一中國者在此，所以異於軍閥者亦如此而已。然使蔣氏稍存私利之心，略現軍閥面目，則上行下效，縱有良好部隊，正恐未必為用耳。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車站劫印 講價錢國會爭風

却說曹錕自吳佩孚擊敗奉軍，擁黎復位，事實上差不多已成爲太上總統，北方和長江一帶的武人，除少數屬於他系外，幾乎盡歸部下中央政令，只要他說一句，政府就不敢不辦。一個人到了這般地位，總可志得意滿了。無奈曹三的慾望無窮，覺得光做太上總統，究竟都是間接的事情，還不能十分爽快。再則自己有了可以做大總

統的力量，可以做大總統的機會，正該乘機幹他一下，爬上這最高位置，也好替爺娘掙口氣，便在家譜中討告上面寫着也。風光得多，更兼門下一般進進出出，倚附爲榮的蠅營狗苟之徒，莫不攀龍附鳳，做大官發大財，所以也竭其拍馬之功，盡其攬撥之方，想把他捧上最高的位置，自己好從中取利，因此把個曹三捧得神知不清，想做總統之心，更加熱烈，以爲這般人都是自己的忠實心腹，一切事情，莫不信任他們去辦。他們做你的忠實心腹，希圖你甚麼？論理黎氏的任期已經快滿，不過再換幾個月工夫，讓他自己退職，再行好好的辦理大選，也未始不可。無奈他的門下，如高凌霨、吳毓麟、王承斌、吳景濂、熊炳琦、王毓芝諸人，好功心急，巴不得曹三立刻做了皇帝，好裂土分封，盡量搜刮，圖個下半世快活，那裏還忍耐得幾月的光陰？小人無有不急功好利，若此輩其顯著者也。無日不哄騙曹三，教他早早下手，趕走了黎氏，便可早日上台。

曹錕受了他們的包圍，一點自主的能力也沒有，東邊獻的計策也好，西邊說的話兒更對。曹三之無用，於此可見。蓋曹本粗人，毫無知識，未嘗有爲惡之能力，造成其罪惡者，皆此一批希圖攀龍附鳳之走狗也。吁可慨哉！見他們如此說，便滿口答應，教他們便宜行事，斟酌進行。其中惟吳佩孚一人，對於他們這種急進辦法，甚不滿意，却怕觸了恩主老帥之怒，不敢多說，惟吩咐自己門下的政客，不得參加而已。吳佩孚之頭腦，究比曹三清醒得許多。因此洛派的政客，都沒有參加大選運動，無從撈這批外快。津派和保派政客，一則妒忌洛派，二則怕吳佩孚阻止，着實在曹三面前說吳佩孚許多不是。那王承斌更以軍人而兼政客，說話比其餘的政客更靈，因此保曹錕時居保定，洛吳佩孚時居洛陽，兩方漸漸有些隔膜，吳佩孚更不敢多說了。直隸之失敗，由於此次賄選，使吳氏敢言，失敗或不至如此之速也。

吳景濂等見洛方已不敢開口，還有甚麼諱忌，道德的制裁，良心的責備，國民的反對，外人的譏笑，固皆不在此輩諱避之中。便定下計策，先教張紹會內閣總辭職，以拆黎之台，使黎不得不知難而退。不料黎元洪看透了他們的計策，見張紹會辭職，便強邀顏惠慶出來組閣，以遏止張紹會的野心。熊炳琦等見第一個計劃不靈，便又進一步，改用第二個

計劃，指使北京城內的步軍警察總罷崗，湧到黎元洪的公館裏索餉，並且把黎宅的電話也阻斷至六小時之久。黎氏至此，實無辦法，只得答應每個機關先給十萬元，其餘再儘量籌撥，方才散去。不料這事發生之後，不但受人誹笑，而且因治安關係，引起了外交團的反對。這批人，雖然不怕道德的制裁，良心的責備，國民的反對，旁觀的譏笑，而對於洋大人的命令，却十分敬畏，所以外交團照會一到，他們便恭恭敬敬的一體遵從，立刻便命全體軍警照舊復崗，於是這個計劃，仍不能把這位黎菩薩迫開北京，因此又步武段祺瑞的老法，拿出錢來收買些地痞流氓，教他們組織公民團，包圍公府，請黎退位。

黎元洪被纏的頗頗倒，倒毫無主意，只得分電曹錕，聲明就任以來，事與願違之困難，並謂已向國會提出辭職，依法而來，自當依法而去，對於公民團的事件，也要求他們說句公道話。此時之總統彷彿曹錕之寄生物，曹錕得了這個電報，詢問王毓芝如何辦法。毓芝道：「老帥休睬他的話，這明明是作弄老帥咧。」曹錕道：「瞧這電中語意，也很可憐兒的，怎說是作弄我咧？」曹錕尚不失忠厚。毓芝道：「老帥不用看他別的，只已向國會辭職和依法而來依法而去幾句話，夠多麼滑頭。他向國會辭職，不是還等國會通過，方能說依法而去嗎？知道現在的國會，什麼時候才能開的成。要是國會一輩子開不成，不是他也一輩子不退位嗎？」也說得異常中綽，無怪曹錕三信之也。曹錕道：「既這麼，怎樣答復他呢？」王毓芝道：「還睬他幹嗎？他要想老帥說話，老帥偏不要睬他，看他怎樣幹下去。」曹錕見說的有理，什麼理，殆燒火老太婆腳丫中之理乎？果然依了他話，置之不理。包圍公府的公民團，也連日不散。好辣手段馮玉祥，王懷慶並且在此時遞呈辭職，情勢愈加險惡。黎氏只得設法召集名流會議，討論辦法。試想中華民國所稱為名流的，本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大軍閥既要驅黎他們如何敢替黎幫忙？又有什麼用？因此議了半天依舊毫無結果。

到了第二日，索性連水電的供給也斷了，黎氏這時知道已非走不可，便決定出京，先預備了幾百張空白命

令把總統大小印十五顆，檢了出來，五顆交給夫人帶往法國醫院，十顆留在公府；又發了五道命令，一道是免張紹曾職的，一道是令李根源代理國務總理，一道是任命金永炎為陸軍總長，一道是遵照復位宣言，裁撤巡閱使，副巡閱使，檢閱使，按察使，陸軍檢閱使也，居此職者，惟馮玉祥一人。督軍，督理，各職。所有全國陸軍，完全歸陸軍部統轄，一道是申明事變情形，及個人委曲求全之微意。此等命令，不過一種報復政策，即黎亦自知不能發生效力也。五道命令發表後，

當即坐了一點十五分的特別快車，動身赴津。剛到天津車站，要想回到自己公館裏去，不料王承斌已在那裏恭候。黎元洪見了王承斌，先吃了一驚，此時之黎元洪，彷彿直達津中，忽見曹錕帶劍上殿之漢獻帝也。王承斌也更不客氣，立刻向黎氏要印。黎元洪怒道：「我是大總統，你是何人敢向我索印？」還有氣骨，善臨也發怒，其事之可惡可想。王承斌道：「你

既是總統，如何不在公府辦公，却到這裏來？」黎元洪道：「我是中國的大總統，在中國的境內，有誰可以干涉？」

是是理直者，其氣必壯。王承斌道：「我沒工夫和你講理，你只把印交給給我，便萬事全休。不然，你想……」語氣去擊。黎氏

怒道：「你想什麼？你想活命嗎？你敢槍斃我？」似乎比漢獻帝硬朗得許多。王承斌笑道：「這種事，我也犯不着做。輕之

之辭，也可惡。你把印交出便休，不然，你想出得天津車站。就是要到中華民國的任何地方，也是一萬個你想休想。」

說着，眼看着身邊的馬弁示意，馬弁們會意，便退去了。去不多久，便擁進幾十過丘八太爺來，都是執着槍械，雄糾糾，氣昂昂的，站在黎氏面前，怒目而視。黎氏和隨從盡皆失色。王承斌突然變色而起，逼近幾步道：「印，在那裏？你拿出來？」還是不拿出來？」咄咄逼人，其可惡說有甚於曹錕者。黎氏默然不答。左右隨從忙勸他道：「既然如此，總統就把印交給他罷。」先嚇軟了左右隨從。黎元洪依然不做聲，王承斌厲聲道：「快繳出來，誰有這些閒工夫來等？你

一嚇嚇逼人，曹錕之所不為也。左右們忙道：「別發怒，印不在這裏。」王承斌道：「放在那裏？」左右們回說：「在公府中不曾帶來。」次嚇出印的下落。王承斌道：「這話，句不說謊嗎？」更逼緊一句，斬釘截鐵。左右都道：「說什麼謊，不信，可以到公府裏去搜。」王承斌道：「好句如此，且請暫時住在這裏，等北京搜出了印，再來送行。」說着，又叫過

一個下級軍官來，厲聲吩咐道：「你帶着一連人替黎總統守衛。」何尙稱之日總統 要是有點不妥當，仔細軍法。」那下級軍官諾諾的應了幾聲。是王承斌又向黎元洪道了聲失陪，方才匆匆走了。

黎元洪走動不得，只得懷怒坐在車站裏過了一小時，方見王承斌匆匆的進來，把一通電報向黎氏面前一丟道：「公府裏只有十顆印，還有五顆印呢？」黎氏冷笑不答。氣極而冷笑也。王承斌又道：「明亮些，見機些罷。你不交出這五顆印，如何離得車站？」黎元洪憤然道：「好！你拿紙筆來！」王承斌命人拿出紙筆，黎元洪立刻拿起筆來，奮然寫了幾行字，把筆一丟道：「你這還不准我走嗎？」可憐。王承斌把那幾行字讀了一遍，不覺一笑道：「好！你原來把印交給夫人帶往法國醫院了，也用不着拿這條子去要。要是把這條子送得去，一來一往，不是要到明天嗎？便算我們不怕煩，諒情你也等不住，還是打電報通知他能。」說話輕薄之至可恨。黎元洪道：「怎樣去拿，我不管，這樣辦，難道還不准我回去？」王承斌道：「不能，我知道你的話是真是說，有心到這裏，就請你多坐一回，讓北京取得了印，覆電到津，再送你回公館罷。」一點不肯通融對黎氏則忠矣，其如何說着，又匆匆的去了。等到覆電轉來，已是深夜。黎元洪道：「印已完全交出，還不讓我走嗎？」王承斌笑道：「還有一個電報，請你簽字拍發，便可回公館休息了。」一步緊一步，一絲不瀆，凶既凶極，惡亦惡極。黎元洪冷笑一聲道：「你竟還用得着我簽字發電嗎？」亦問得很惡。

一面說，一面拿過那電稿來看時，原來上面寥寥的寫着幾行字道：

北京國務院鑒，本大總統因故離京，此一故字，耐人深思。已向國會辭職，此却是事實。所有大總統職務，依法由國務院攝行。按臨時約法規定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時無副總統，故依法應由國務院攝行。應即遵照！大總統黎寒印。按黎氏離京為十三日，(十二年六月)被追補發此電時，已在十四日後半夜，故用寒字。

看畢，自思不簽字，總不得脫身，便冷笑一聲，毫不遲疑地挪起筆來，簽了字，把筆一擲，便大踏步走了。王承斌笑道：「待得待慢，後會有期，恕不遠送。」一面說，一面吩咐放行。此時無異竊匪，那電報到京後，高凌霨等便據以通

電各省，不過此時就在這一個通電上，又引起了許多糾紛。因為此電署名的是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程克沈、瑞麟、金紹曾、孫多鈺等七個人，當此電發出後，就有擁護張紹曾的一派人提出反對，謂國務院是以全體閣員組成的，現在張紹曾尚在天津，並未加入，此電當然無效。若說承認已准張辭，則勢不能不連帶承認李根源的署理，因此主張迎張紹曾入京。本承認十四日黎電爲有效，而又否認其十三日所發之命令，時序已顛倒矣，事實不根據於法理，而又欲借法理以文飾其罪惡，適足以增糾紛，豈不謬哉！高凌霨正想獨掌大權，如何肯允？自不免唆使出一批人來，拒絕張紹曾回京。其餘各派，也都乘機竊動，各有所圖。單就津保兩派中人而論，如張志潭是主張急進選舉的，研究系因想謀參議院長，也主張急進。邊守靖等則又主張緩進，當時以謂黎氏一走，大局便可決定的，不意反而格外鬧得烏烟瘴氣，比黎氏未走之前，更爲紛亂。黎氏未去之前，各派方合力以驅黎，黎氏既走，則各團得其所欲得之權利矣，焉得不更紛亂？因此雖有人主張歡迎曹三入京，曹三却也不敢冒昧動身。在外交團一方，也很不直津保各派所爲，公文悉廢，照會而用公函，表示他們不承認攝關的地位。津保派之不洽人心如此。甚至請放廢餘，也拒絕不肯答應。如此一來，把個財政部急得不亦樂乎。軍人議員，又不肯體諒，索軍餉，要歲費，比討債的更兇。高凌霨等無可如何，只得抵借些零星借款，敷衍各方。除此以外，所謂攝政內閣者，簡直不辦事。中華民國何幸有此政府？在議員一方面，屬國民黨的，固然不肯留京，便是政學系及超然派的議員，也都別有所圖，紛紛離開北京，有去廣東、漢口、洛陽等處的，有轉赴上海的，同時東三省方面，也撤回滿籍議員，不許干涉選政，因此在京的議員，不但不能足大選的五百八十人之數，便連制憲會議，也不能進行。

黎元洪在天津，又通電否認寒日令國務院攝政的電報，甚而把向國會辭職的咨文也撤回，並通告外交團，聲明離京情形，又在津繼續行使職權，以俟法律解決的理由。一面又任命唐紹儀爲國務總理，未到任前，以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國會議員褚輔成、焦易堂等又率領二百議員，在上海宣言不承認北京國會和政府。上海各團

體也宣言否認。奉天浙江和西南各省，尤其函電紛馳，竭力反對。高凌霨等却毫不在意。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此輩臉皮之厚，有過之無不及。或有勸他們稍加注意的，高凌霨便說：「黎菩薩十三日以後的命令，已經國會否認，還注意他怎的？國會原是一個豬糞，議員便是一羣豬糞，有了武力，不怕豬糞沒買處，人數不足，也和我們何干？」六月十六日參眾兩院聯合會通過十三日以後黎氏命令無效，次日又有議員丁佛言郭國等在天津宣言，十六日兩院聯合會人數不足三分之二，以中致付表決，保屬違法。至於東三省和浙江等各實力派，便要反對，料情都戰不過吳大帥，怕他怎的？燕雀處堂，不知大雁將傾，其餘諸人，當然也是一鼻孔出氣的，除却爭地權利外，便是竭力運動大選。可是在京的一批豬仔議員，只知道要錢，不知其他，有些議員竟說，我們只要有錢，有了錢，叫我選誰便選誰。初時邊守靖主張每票五百，議員那裏肯答應，最後由吳景濂向各方疏通，加到每票三千，一衆豬仔，方才有些活動。此輩豬仔，自晉人民視之，不值一文，乃竟有價三千以收買之者，可謂嗜利有緣。不料京中收買議員，正在討價還價，斤斤較量之際，同時保定的候補總統曹三爺，却因大選將成，心窩裏充滿了歡喜快樂，他從娶劉喜奎一事失敗之後，另外又結識了一個女伶，叫金牡丹的，當有一班從龍功臣，爲討好湊趣起見，化了三萬元，將金牡丹買來送與曹三。

再說以前劉喜奎嫁崔承熾的時候，京內外曾有承熾替曹三出面，代作新郎之言。並且傳說喜奎身價是十萬元，其實這等說話確是好事人造作謠誣，全屬烏有子虛。個中真相以及各方情事，早在本書中敘得明明白白，讀者總該記得。現在事過情遷，本無舊事重提之價值，不道這班議員，爲要求增價起見，竟將新近嫁曹的金牡丹和早經嫁崔的劉喜奎，一起拉將起來，作個比例，以爲我們的身價，便比不上劉喜奎，何至連金牡丹也趕不上。曹老帥有錢討女伶，怎麼沒錢辦選舉，我們當個議員不容易，也是化了本錢來的。曹老帥果然用着我們，我們也不敢希望比劉喜奎說什麼十萬八萬，至於三萬塊一票，是萬不能少的了。自處於優伶妓妾之例，可醜之極，想諸位豬仔，尙自以爲漂亮也。因此把這大選的事情，又攔了起來。

這時又有一事，使高凌霨等十分爲難的原因，浙江方面，反直最急，盧永祥竟在天津組織國會議員招待處，運動議員南下，至上海開會。議員赴津報到，南下開會的，非常之多。同時，在京的議員愈弄愈少，高凌霨、吳景濂等非常着急，定了派軍警監視的辦法，不准議員離京，因此議員要想南下的，非喬裝不可。手段之卑鄙，聞之使人欲嘔。其實這時高凌霨等，雖然進行甚力，什麼五百一票，三千一票，喉嚨說得怪響，這五百三千的經費，不知出在那裏？曹三既然不肯自己掏腰包，各省答應報效的，也不過是一句空話，那裏抵得實用？因此有人向曹三建議，說老帥功高望重，做總統是本分事，這大選費當然可以列入國家歲出中，作爲正式開支。喪心病狂不復知人，固有羞恥事。曹三聽了這話，更爲得意，弄得各位籌辦大選的政客，更不敢向曹三開口要錢，忙不迭的叫苦連天。四處張羅，張羅不成，議借外債，外債被拒，方法愈窮。於是那聰明人，想出一個不化本的辦法，是不由選舉，改爲擁戴。偏偏勢力最大的吳佩孚，因擁戴出於直派，不便過於反復，對於此次政變，始終不肯領銜。吳氏尙有人心，勝王承繼萬矣。最後還是由邊守靖等，竭力張羅費用，一面決定先行制憲，中秋大選，但從事實上說來，議員南下的愈弄愈多，在上海的已有四百多人在京的反居少數，萬不能繼續集會。因此溫世霖等又主張和廣東孫中山先生合作，一正一副，以圖吸引南下的議員，由孫洪伊電徵中山的同意。中山是何等偉大的人物，除却擁護約法而外，怎肯參加這種卑鄙的舉動？當即覆電謝絕，聲明護法而外，他非所知的意思。高凌霨到了這時候，真個束手無策了。

不料在這將成僵局的時，忽然齊燮元授意吳大頭，謂自己可出資百萬辦理大選，但有三個條件：一、選自己爲副總統，二、齊兼蘇皖兩省巡閱使，三、以陳調元爲山東督軍，並須先行發表，始能交款。試想曹三既未入京，大選尚未舉辦，怎能發表？所以這筆款子，到頭還是不能實收。在這時候，最着急的，莫過於吳景濂，跟着東奔西走，一直忙到九月底，方由邊守靖籌到了大批現款，一面又向國會議員講好，每票五千元，南下的議員，因在南方沒有什麼利益，聽說北京有五千元可拿，又復紛紛回到北京，因此在十月五日，按在十二年，勉強湊足人數，選出曹錕爲大

總統。十月八日止，制成了一百四十一條憲法，從此所謂國會議員，都被人人罵做豬仔，所得不過五千元，的代價，比到劉喜奎十萬之說，果然天差地遠，就要和金牡丹的三萬相比，也只抵到六分之一。人說這批議員毋盡了我們鬚眉之憂，我却說大批豬仔，丟足了我們人類的臉。思想起來，兀的教人可憐可笑，可嘆可恨。正是：

選舉精神會掃地，金錢魔力可迴天。
堪憐丟盡鬚眉臉，不及優伶價賣錢。

未知曹銀何日就職，且看下同分解。

俗諺有云：「吃了五穀想六穀，做了皇帝想登仙。」人類慾望之無窮，大抵然矣。曹錕自勝奉而後，中央政治之措置，率可以意裁奪。黎之總統，殆偶像而已。曹之爲曹，豈尙不可以已哉？乃必欲求得最高位置，不惜以卑陋無聊之手段，逼當時所擁立之黎氏去位而代之。復以重金爲餌，誘網國會於汚流之中，慾望之無饜如此，不重可敬哉？若王承斌者，始則擁黎復職，既則截車奪印，不恤笑罵，其誠所以爲曹乎？觀二次直奉戰後，入新華宮勸曹退位者，又誰也？烏乎人心如此，吾不暇責王而爲曹哀矣。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議長爭總理 小報復政客失閣席

却說曹總統賄選成功後，到雙十節入京，就職那一天，滿路上都鋪着黃沙，專制時代帝王所用之禮。步哨從車站一直放到總統府，行人車輛，都不准自由來往，歡迎的要人，一個個乘着汽車，中間夾着一輛曹錕坐的黃色汽車，兩旁站着幾對衛隊，前面坐着兩個馬弁，後面也背坐着一個馬弁，都執着實彈的木壳槍，槍口朝着外面，彷彿就要開放的樣子。一路上好不威風熱鬧，和黎元洪入京時大不相同。又點黎氏入京相形之下，使人慨然。就職之後，便下了一道謀和平統一的命令。那命令的原文道：

國於天地，所貴能羣，惟宏就一之規，斯有和平之治。歷稽往牒，異代同符。共和建國，十有二年，而南北睽張，

糾紛屢啓，始因政見之抵牾，終至兵禍之纏連。哀我國民，無辜受累，甚非所以強國保民之道也。不知何人使國不能強，民不能保也，出諸斯人之口，令吾欲嘔。

本大總統束髮從戎，何不日東鬚鬢，即以保護國家爲志，茲者謬膺大任，自愧德薄，深恒弗勝，甚欲開誠布公，與海內賢豪更始，共謀和平之盛業，漸入統一之鴻途，鞏固邦基，期成民治。着由國務院，迅與各省切實籌商，務期各抒偉籌，永祛誤惑，庶統一早日實現，卽國憲於以奠安。兼使邦人君子，共念本大總統愛護國家，老着險皮，詭譎語。

靳望邦治之意，此令。

其次便是裁撤直隸督軍，原係曹自兼。特派王承斌兼督理直隸軍務善後事宜，以酬其奪印之功，隔了半個月，又特派他兼任直隸豫巡閱副使，真是連升三級，榮耀非凡。軍人中除王承斌之外，如吳佩孚，則升任爲直隸豫巡閱使，原係曹自兼與爲副使，免去了兩湖巡閱使，也並沒便宜。齊燮元爲蘇皖贛巡閱使，齊原江蘇督軍。蕭耀南爲兩湖巡閱使，原係吳佩孚兼。

杜錫珪爲海軍總司令，一切位置定妥，軍人的酬庸，總算辦得個四平八穩，只有政治人才，却不易安排。因爲奔走大選的政客，非常之多，光是想做總理的，也有高凌霨、吳景濂、張紹曾、顏惠慶等四人之多。津保派政客，在大選沒有成功以前，第一個約定的是張紹曾，因那時張爲國務總理，最早拆黎元洪的台，再則又叫他不反對攝政內閣，所以這新總統就職後的第一位總理，就約定了他。兩件都是大功，不能不約定他。

後來又因高凌霨維持北京的功勞很大，所以又把第一任總理約了他。雖是大功，又不能不約定他。但是那時最重要的，莫過於財政和外交，能夠支持這兩面的，除却顏惠慶外，又沒有別人，所以第三個又約了他。確是要事，更不能不約定他。若在大選方面說起來，假使沒有吳景濂，便也不易成功，所以又不能不把這把交椅約定給吳景濂，使他好格外賣力。確是非常重要，更不能不將這把交椅許他。上述四個人各有理由，乃見權利之不易支離也。四人都有了預約券，自然加倍用力，不肯落後，在着

大選沒有成功以前，各做各的事，倒還沒有什麼衝突，及大選成功以後，究竟誰應照約做總理，就大費週折了。小人之離合，大都以利害爲歸，在利益無衝突之時，或能合作，若在權利衝突之時，則不易措置矣。

從曹三一方面說起來，約不約，本來毫無問題，約者所以騙豬頭三者也。於信義何有哉？只要看誰的能力大，就給誰做總理，誰的能力小，誰就沒分這四人裏面。吳大頭有幾百豬仔羅漢給他撐腰，自然不易輕侮。這一個能力大有做總理的資格，高凌霨呢？內閣還在他的手中，也還有相當的能力。這位也有做總理的資格。顏惠慶雖沒有如他兩人的憑藉，然而在外交和財政上面，曹三確實還不能輕易擱下他。這位又有做總理的資格。只有張紹曾一個人，似乎沒有什麼大不下的能力，因此算來算去，只有他可以先犧牲，便先向他疏通，請他暫時退後。你想他當時犧牲了現成總理，希望些什麼？如今吃了顆空心湯糰，一場瞎巴結，反成全了別人的地位，如何氣得過？但權力現在別人手裏，沒法抵抗，只得在不署名於攝政內閣總辭職為要挾。凡內閣總辭職，須全體閣員署名，而以總理為首要。在實際上，張雖並未參加攝政而在名義上，則張猶為國務總理，張如不署名，則總辭職之辭呈將無效，故張得以為要挾耳。曹三派人疏通了幾次，毫無結果，惹得曹三發恨，便也不顧一切的發表高凌霨代閣的命令。張內閣復活的消息，便從此消滅了。

高凌霨既得了這代閣的命令，能力愈增大，有和吳顏爭長之勢，可是洛陽的吳佩孚，南京的齊燮元，圍河的馮玉祥，都主張請顏惠慶做第一任的總理，以排斥吳景濂。吳景濂久已懷着總理一席非我莫屬的念頭，而今竟被別人奪去，不覺又氣又恨，一面大放其國會決不通過的空氣，以顯自己的能力，一面又向王承斌求援。王承斌當時因自己會一口答應過他，免不得代他力爭，並請曹銳進京和曹三強硬交涉。可是這般一做，倒反引起了曹三厭惡之心，發生了許多阻礙。那曹三除却派王毓芝赴津示意外，又把個王承斌連升三級，使他得點實利，免得再替吳大頭幫忙。因此吳大頭的總理夢，反倒近於天亮了。吳景濂當大罵曹三忘恩。在顏惠慶本人，雖也很想過一遍總理的癮，但怕國會不予通過，反而坍台，因此不敢爭執，情願退讓。從表面言之，彷彿淡於榮利而顯非其人也，蓋其所以不敢爭出於情弱耳。所以四個人中，只賸了吳高兩個，尚在大鬪其法。

吳景濂既以國會的勢力，恐嚇高凌霨，高凌霨便也利用取消國會的空氣，以恐嚇議員，使他們不敢助吳，並

且即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之法，利用反對吳景濂的議員，運動改選議長以倒吳，在十月二十六日，按是時尚餘十二年。那一天，衆議院開臨時會的時候，就有陳純修提出依據院法，改選議長的意見，便把個吳景濂嚇得不敢開會。本不難辦。曹三既然厭惡吳景濂，不願意給他做總理，又恐怕高凌霨不能通過於國會，因此找出一個接近顏惠慶的孫寶琦來做試驗品，提出國會徵求同意。吳景濂得了這個咨文，自不免通告議員，定於十一月五日投孫閣同意票，而吳派議員，便在前一日議定了辦法。到第二天開會，反對吳派的議員，便指斥吳景濂任期已滿，依法應即改選，不能再當主席，大發其通知書。吳派的議員，那裏肯讓，始則舌戰，既而動武，終至痰盂墨盒亂飛，混戰一陣而散。經過了這次爭執以後，反對派時集會討論倒吳辦法，和懲戒老吳的意見，並擬在衆院自由開會，把個吳景濂嚇得無辦法，只得緊鎖院門，防他們去自由集會，又恐怕他們強行開鎖，不敢把鑰匙交給院警，每天都緊緊的繫在袴帶上，一面又倩人疏通，以期和平了結。不料反對派由保派的王毓芝組合爲憲政黨，已成反吳的大團結，吳氏的疏通，如何有效？吳景濂沒了辦法，請王承斌補助款項，也想組織一個大政黨，和他們對抗，這事還不會成功。曹三催投孫閣同意票的公文又來，吳景濂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在議席上仍免不了爭執，由爭執而相打，吳景濂竟令院警和本派的議員拳師江聰，打得反吳派頭破血流，並且把反對派的中堅份子，加以拘禁，一面又關起大門，強迫議員投同意票，恰好檢察廳得了報告，派檢察官來驗傷，吳景濂因他驗得不如己意，竟把檢察官一同拘禁起來。這議長的威風，可謂擺得十足了。散會以後，反對派的議員，一面公函國務院，請撤換衛隊，一面向檢察廳起訴高凌霨，就趁此大下辣手，把衆議院的警衛隊，強迫撤換。吳景濂失了這個武器，已經膽寒，更兼檢察廳方面，也以妨礙公務，毀壞文書，提起公訴，因此把吳大頭嚇得不敢在北京居住，忙忙帶着衆院印信，逃到天津去了。

高凌霨到了這時，已算大功告成，不料千慮一失，在十三年元旦，突然發表了一道衆議員改選的命令，激起了多數議員的反感，要打破他們的飯碗，如何不激起反感？弄成大家聯合倒閣的運動。孫寶琦署閣的同意案，便在

衆議院通過。高凌霨本來料定孫開決不能通過，可以延長自己壽命，不料輕輕一道命令，竟掀翻了自己的內閣，促成了孫寶琦的總理，免不得出諸總辭職的一途，和吳大澂同一掃興下臺。孫寶琦既被任爲總理，閣員方面，則以程克長內務，王克敏長財政，吳毓麟長交通，顧維鈞長外交，顏惠慶長農商，陸錦長陸軍，李鼎新長海軍，范源廉長教育，王寵惠長司法，除却王寵惠范源廉外，大抵都是保派，或和保派有關係的人物。只有一個運籌籌帷幄之中的張志潭，却毫無所得。原來張志潭本已擬定農商，不料閣員名單進呈給曹三看的時候，却被李彥言一筆抹了，因此名落孫山，不能榮膺大部。

至於李彥青爲什麼要和張志潭作對？說來却有一段絕妙的笑史。原來李彥青的封翁李老太爺，原是張志潭府中的老廚役，本書早會說過，讀者諸君大概還能記憶。曹三既然寵幸李彥青，就職之後，便給了他一個平市官錢局督辦，李老太爺更是養尊處優，十分適意。可是有時想起舊主張老太太，却還眷念不忘，便和李彥青說：「要到張公館去拜望拜望，看看張老太太可還清健？」此等處頗極厚道，讀者慎勿以其爲李彥青之父而笑之也。李彥青雖則是彌子瑕一流人物，待他父親，却很孝順，此等人偏知孝順父親，亦是奇事。此是李彥青好處，不可一筆抹殺。見父親執意要去，便命備好汽車，又叫兩個馬弁，小心伏侍。李老太爺坐了汽車，帶了馬弁，威威風風的來到張公館門口，停下車。李老太爺便自己走上前，請門上通報，說要見張大人門上的，見了李老太爺這們氣派，不知是什麼人，不敢怠慢，便站起來道：「您老可有名片沒有？」李老太爺道：「名片嗎？這個我可不會帶。好不再用往日的名片，好在我本是這邊人，老太太和大人都是知道的，只請你通知一聲，說有一個往年的老廚子要見便了。」不說李大人，說李老太爺，而說一個往年的老廚子，只能說真誠實實，不可笑其粗獷。門上的道：「大人已經出去了。」何不早就管門人往住有此惡習，可恨。李老太爺道：「大人既然出去，就見見老太太罷，好在老太太也是時常見面的，又不生疏，我好久不見他，也想念的緊，你只替我回說，本府裏往年的老廚子，要見見老太太，問問安。」門上的見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廚子，又見他帶着馬

弁，坐着汽車，好生詫異，暗想世上那裏有這麼闊的廚子。可知現在曹大總統，還是推重寶物的呢。一面想，一面請他坐着，自己便到裏面去通報張老太太聽說有如此這般一個人要見他，猜不出是什麼人，那裏敢請見。一面命門上把李老太爺請在會客室裏坐候，一面急忙命人去找張志潭回來。可巧張志潭正在甘石橋俱樂部打牌，只因風頭不好，不到三圈牌，已經輸了一底，恰好這副牌十分出色，中風碰出，手裏發財一碰，八萬一碰，四五六七萬各一張，是一副三番的大牌，已經等張聽和，正在又擔心又得意之時，忽見家中的馬弁氣呼呼的趕將進來，倒把衆人都吃了一驚，忙問什麼事。馬弁氣吁吁的道：「公館裏有要緊事，老太太特地差小人來尋大人趕快回去。」張志潭忙問道：「有什麼要緊事？」不料這馬弁是個蠢漢，只知道老太太叫他來找張志潭，却不知找他什麼事，只得回說：「這我不知道，不過老太太催的十分緊，叫大人即刻就去呢。」張志潭見他說得如此要緊，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只得託人代碰，自己坐着汽車，匆匆的回到家裏。一徑跑到上房，問老太太什麼事，老太太道：「有個老廚子要見你呢……」剛說了一句，那張志潭見催他回來，是爲着這般一件沒要緊的事，心中十分生氣，因在老太太面前，不敢發作，便也不等老太太說完底下的話，立刻翻身回到廳上，叫過馬弁來，大罵道：「混帳忘八什麼事情也不問問明白，便急急催我回來，要是一個廚子我也見他，將來烏龜忘八都來見我，我還了得……」大罵了一頓，便氣忿忿的回到甘石橋去了。好賭人行徑，往往如此，張志潭其亦好賭者與。李老太爺正在會客室中等的耐煩，忽聽得張志潭這般大罵，心中也很生氣，不得不氣帶去的兩個馬弁，便來扶他起來道：「老太爺，我們回去罷，他們不見我們了。」李老太爺一聲不則，慢慢的站了起來，走到門口，又對門上的道：「我今日到這裏來，並沒什麼事兒，不過來望望老太太，問問安罷了。老太太既然不見我，我就回去了，請你代我轉致一聲罷。」一應之至。說完，便坐了汽車回來。這時李彥青還在公館裏，因曹錕的馬弁，打電話來喊他去替曹錕洗足，正要起身，恰好李老太爺回來。攆巧之至，可謂張志潭官是無氣。李彥青見了父親回來，免不得又坐下陪父親談幾句天，見父親的面上，帶着不豫之色，說

起話來，也是沒甚興致，暗暗詫異，因搭趣問道：「老太爺今天到張公館去，張大人可看待的好嗎？」李老太爺被他這麼一問，一時倒回答不出，同去的馬弁其時也在旁邊，因心中氣悶，便禁不住代答道：「他們不見老太爺呢。」李彥青詫異道：「呵！他們爲什麼不見？」馬弁道：「他們不但見，還罵我們呢。」李彥青更覺駭疑道：「呵！他們還罵我們，他們怎麼罵的你快給我說。」馬弁正要告訴，忽然電鈴大震起來，李彥青便自己過去接聽，方知是公府中馬弁打來的，李彥青問他什麼事，只聽那馬弁道：「督辦快些來，總統的洗腳水要冷了。」換李彥青時爲市官錢局督辦，總統的洗腳水要冷了，却叫督辦可笑。李彥青答道：「我知道了，立刻就來了。」說完，便又把聽筒挂好，叫馬弁把張公館裏所罵的話說出來。那馬弁積了滿肚皮的悶氣，正想借此發洩，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李彥青聽畢，不禁大怒道：「我父親好意望望他們，他們竟敢這般無理，要是不報此恨，給外人知道了，不要笑我太無能力嗎？」一面說，一面又安慰了他父親幾句。因恐曹三等的心焦，不敢再擔擱，便匆匆的到公府裏來。

曹三等了好久，本來有些氣急，比及見了他，一般怒氣，又不知消化到那裏去了。等李彥青把腳洗好，才問他何故遲來。李彥青乘機說道：「我聽說總統叫，恨不得立刻趕來，不料家父忽然得了急病，因此緩了一步。」曹三道：「什麼急病，不請個大夫瞧瞧嗎？」李彥青做出愁悶的樣子道：「病呢，也不算什麼急病，因爲今天家父到張志潭公館裏，望望他老太太，不料張志潭聽說是我的父親，不但不肯見，而且還罵了許多不堪聽的話，還句句聯帶着總統，因此把他氣昏了，一時痰迷了心呢。」曹三生氣道：「說什麼話，你的父親，他還敢這樣待慢誰，不知道你是我跟前的人，他敢罵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嗎？」居然是同床共命，貼心貼骨之語。那還了得，過幾天讓我來懲戒他。」正說着，孫寶琦送進開員的名單來，曹三也不暇細看，想是認不認這些字，便交給李彥青道：「你斟酌着看罷。」李彥青一看，見張志潭也在內，便一筆勾去。可憐張志潭枉自奔走了數月，用盡了娘肚皮裏的氣力，只因得罪了一位老廚子，便把一個已經到手的農商總長，輕輕送掉。正是：

輕輕送掉農商部，枉自奔波作馬牛。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孟子有言：「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觀於本回所記，豈不信然哉？曹氏欲爲總統，既不惜雇用流氓，重金賄選，以償其慾望矣，在其下者效其所爲，以爭總理固意中事也。而曹乃厭吳之所爲而欲去之，亦可謂不恕之甚者矣。嗚呼！求總統者如是，求總理者如是，國事前途尙可問乎？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興孫美瑤授首 窟豫東老洋人伏誅

却說曹錕選成功，正在興頭，不料奉浙和西南各省，都已通電反對，兵革之禍，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因此直系大將吳佩孚十分注意，凡由各省來洛的人員，無不詳細詢問各該省情形，以便應付。吳氏亦大不易。一日，忽報馬濟回洛，吳佩孚立教傳見，詢問湖南情形。馬濟道：「趙氏勢力已經鞏固，南軍一時決難發展，軍事方面已不足憂，但有一層，大帥須加注意的，就是國民黨改組和組織國民政府的事情，南方進行得非常努力，萬一實現，爲害不小。馬濟倒有些見識。」吳佩孚道：「關於這兩件事的消息，我已得到不少，但是詳細情形還不會知道，你能說給我聽嗎？」不先決定其能否爲字，却先詢問詳情，態度亦好。馬濟道：「孫氏因中華革命黨份子太雜，全沒有活動能力，組織的情形，又和時代不適合，所以決心改組。加之俄國的代表越飛到南方和他會晤後，他又決定和蘇聯攜手。現在聽說俄國又派了一個人到廣東來，那人的名字我倒忘記了。」說着低頭思想。吳佩孚也跟着想了一回，忽然道：「可是叫鮑羅廷嗎？這人的名字，倒聽得久了。」不從馬濟口中說出，反是吳佩孚想出，奇詭。馬濟恍然道：「正是正是。那人到了廣東以後，又決定了幾種方針，一種是容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此條本列第三，馬濟却改作第一，

見其注意獨多。一種是國民黨的組織，採用共產黨的組織，略加變通。此條本爲第一。一種是雖以三民主義爲黨綱，而特別注意，與共產主義相通的民生主義。此條本爲第二。並聽得說中山已派廖仲愷到上海和各省支部接洽改組的事情，看來實現之期也不遠了。伏線 吳佩孚道：「這是國民黨改組的情形了。還有國民政府的事情呢？」馬濟道：「他所以要組織國民政府，動機就在爭奪廣東關稅的一件事情，因爲這次交涉的失敗，全在沒有得到各國承認的地位，因此想聯絡反直各派組織一個較有力量的政府，再要求各國承認，聽說現在也分派代表到各處分頭接洽去了。」吳佩孚笑道：「這兩件事，你看以爲如何？」故意問一句，自誇聰明。剛愎之人，往往如此。馬濟道：「以我之見，似乎不可忽視。」吳佩孚笑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吳秀才自己忘了自己是秀才了，却看三年之後，果然如何？」所謂黨員者，無事則聚，有事則散，孫中山想靠着這批人來成他的功業，真可謂秀才計較了。比你的秀才計較如何？馬濟道：「雖然如此，大帥也不可不防，他現在北聯奉張，東聯浙盧，勢力也正未可輕侮呢。」吳佩孚之見識，未必不如馬濟，但以吳獲勝而驕，故其剛愎之性，乃隨日俱熾耳。吳佩孚笑道：「決可無慮，奉張是盜匪一流人，只能勾結匪軍罷了。老洋人部隊業已擊潰，只有孫美瑤一人，尙屬可慮，此外我們直系部隊，盡是可靠的干城，那裏還怕他們進攻不成？」志於氣驕，至於如此，宜其敗也。馬濟道：「不錯，他在湖南聽說老洋人受了奉張運動，給大帥知道，想調集江蘇山東安徽河南陝西五省的一部份大軍，以四萬人去包圍他，預備一舉解決。不料事機不密，被他逃入寶豐魯山南陽一帶山中，據險頑抗。後來張督率領五萬大軍，包圍痛剿，他又突圍而出，謀竄鄂邊，又被鄂軍截回了。情形是這樣嗎？」吳佩孚歎道：「匪軍原是最靠不住的。譬如山東的孫美瑤，自從劫車得官以後，土匪鬧的更兇了，殺人放火，劫教堂，擄外人，來要求改編的不知多少，究竟他們是羨慕孫美瑤，所以起來效尤，還是妒嫉孫美瑤借此和他搗蛋，都不能確定。不過無論他們是妒嫉或是效尤，實在已到非殺孫不可的時候了。」此言之是非極難評斷，蓋此種局面，雖由孫美瑤而起，究竟孫美瑤自身所造成，不殺無以避亂，殺之實非其罪也。馬濟道：「孫美瑤自改編後，很能認真剿匪，當初既已赦他的罪，

又訂約給他做官，現在恐怕殺之無名。」此言似較中理，蓋孫既認真勦匪，則其贖罪之心已甚切，固不必殺也。

吳佩孚道：「不殺他，等他受了奉張運動，發生變亂時，要殺他時恐怕不能了。」原來如此，使人恍然大悟。馬濟默然。吳佩孚又道：「這件事我已決定，無論如何，總不能如老洋人似的養癰遺患了。」馬濟道：「既然如此，大帥何不寫一封信給鄭督，鄭士琦時任山東督理，叫他相機而行就是了。」吳佩孚笑道：「此言正合吾意。」當下便寫了一封信給鄭士琦，大略道：

山東自收編匪軍後，而匪禍益烈，非殺孫不足以絕匪望。否則臨城鉅案，恐將屢見，而不可復遏。此言不爲無見，然要至警備得宜，亦何憂土匪身爲軍事長官，不能駕馭定亂，而欲殺一羸非自效之人，以戢匪患，上之失信於列國，下之使匪黨作困獸之鬪，其計豈不左哉？老洋人部以不早圖，至遺今日之患，一誤何可再誤？望一切注意及之！

鄭士琦得了吳佩孚這道命令，和幕僚商議。幕僚道：「勦孫一節，現有吳團長可章在那裏，只教他處處留意，察看動靜，如有機會，再圖未遲。」鄭士琦然其言，便密電吳可章，教他察看孫美瑤的動靜。這吳可章本與鄭士琦所部第五師第十七團長，自從孫美瑤改編後，鄭士琦就委他爲孫旅的執法營務處長，教他監督該旅辦理一切。吳可章因是上級機關委來監督一切的，對於孫美瑤種種行爲，不免隨時防範。孫美瑤又是少年氣盛的人，自己現爲旅長，吳可章無論如何總是自己的僚佐，也不肯退讓，尤其是孫美瑤部下的人，向來跟他們頭領胡鬧慣了的，怎禁得平地裏忽然弄出一個隔壁上司來，再則也替孫美瑤不伏氣兒，于是早一句，晚一句的，在孫美瑤面前絮聒出許多是非來。孫美瑤憤怒益甚，時時想除去吳可章。吳可章見他行爲日漸驕橫，只得隨時稟報省中，請示辦法。孫美瑤之死，頗有疑吳可章專擅者，其實吳氏安有專殺之權？專殺之後，鄭督又安得不懲辦乎？本書所言，確是實情，足爲信史。鄭士琦得了他的密電，便密囑他乘時解決。既已授誠，又萌故態，孫美瑤也該受其罪。

這次孫氏因勦匪得槍十七枝，不行呈請，居然自己留了下來。吳可章認爲孫氏措置失宜，強逼他交出。此公倒是頑漢，孫氏大怒，堅決不肯交出。雙方愈鬧愈僵，幾至武力解決。吳可章便把此事始末，星夜電稟鄭氏，說孫旅全

軍，即將譁變，請即派大軍防衛。鄭士琦得了這電，急令袁州鎮守使張培榮，率令本部全旅軍隊，前往相機處理。這事辦得極其秘密，孫美瑤一點也沒有知道。這時地方上的紳士，聽說吳可章的軍隊，要和孫旅發生衝突，十分恐慌，人民可憐，少不得聯合各公團，出來調解。一天風雲，居然消散，等得張培榮到時，事情已經了結。張培榮因得了鄭士琦的授意，不好就此丟開，暗約吳可章，赴行營商議，詢問孫美瑤究竟可靠得住？吳可章便把孫美瑤如何驕橫，如何不法，如何不遵命令，情狀訴說一遍。又道：「這個姑且不必問他，既有吳大帥的命令，他叫我們怎樣辦，我們就該怎樣辦，違了他的命令，也是不妥的。」在軍閥手下辦事，也是爲難。張培榮道：「據你的意見，要怎樣辦才是？」吳可章道：「督理既派鎮守使來，當然要請鎮守使主持一切，我如何敢擅作主張？」張培榮默然想了一回道：「我明天就假替你們調停爲名，請他到中興公司赴宴，就此把他拿下殺了如何？」吳可章道：「這計甚妙，但是一面還要請鎮守使分配部隊，防止他部下譁變才妥。」張培榮稱是。

次日佈置妥帖，便差人去請孫美瑤赴宴。孫美瑤不知就裏，帶了十一個隨從，欣然而來。可謂死到臨頭，尚不知。張培榮接入，兩人笑着談了幾句剿匪的事情，張培榮先喝退自己的左右，孫美瑤以爲有什麼秘密事和他商量，便也命自己的隨從，退出外面去。半晌，不見張培榮開口，正待動問，忽見張培榮突然變色，厲聲問道：「顏色變得非常之快，大和做戲相類。」鄭督屢次令你入山剿匪，你何以不去？孫美瑤這時還不知自己生命，已經十分危險，忙答道：「怎說不去？實在因兵太少，不能包圍他們，所以屢次被他們漏網。」此語也許是實情。張培榮拍案喝聲，道：「大驚，急想去拔自己的手槍時，背後早已躡過八九個彪形大漢，將他兩臂捉住，擲翻在地，用麻繩將他捆了起來。孫美瑤大呼無罪。張培榮道：「你架劫外人，要挾政府，架劫華人，並不提起，可見若輩胸中無人，人民久矣爲之一歎。何得自稱無罪？」孫美瑤道：「那是過去之事，政府既已赦我之罪，將我改編爲國軍，如何失信於我？」却忘了自己投誠後種種不法行爲。張培榮道：「你既知赦你之罪，便當知恩圖報，如何又敢暗通胡匪，指東三省，陰謀顛覆政府？」孫美瑤道：「證

據何在？張培榮道：「事實昭昭，在人耳目，何必要什麼證據？」孫美瑤大聲長歎道：「我殺人多矣，一死何足惜？但是君等軍符在握，要殺一個人，也是極平常之事，正不必借這莫須有的事情，來誣陷我耳。」張培榮不答，實在也不必回答了。喝命牽出斬訖。孫美瑤引頸就刑，毫無懼容，鋼刀亮處，一顆人頭早已滾落地上。這是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事也。

孫美瑤受誅後，隨從十一人也盡都被殺。一連衛隊，如時已被吳可章解散。那周天倫郭其才兩團人，得了這個消息，也並沒什麼舉動。可見原是烏合的人馬。隔了兩日，方由張培榮下令，悉行繳械，給資遣散。這些人，也有回籍營生的，也有因謀生不易，仍去做土匪的。山東的匪禍，因此更覺鬧的厲害了。這是後話，按下不提。

却說張培榮解決了孫美瑤，便分別電請鄭士琦和吳佩孚。那吳佩孚正因老洋人攻陷鄂西，鄖西縣，殺人四千餘，以活人擲入河流，作橋而渡，很引起輿論的攻擊，頗為焦急。聽說孫美瑤已經解決，到也少了一樁心事。那老洋人初時想衝入四川，和熊克武聯絡，共圖直軍，因被鄂軍截擊，回竄陝西，又被陝軍圍困於商維之間，戰了許久，時候不能發展，只得又回竄鄂邊，想由援川的直軍後路，衝入四川。土匪竟做含有政治意味的事情，奇絕。一路上焚掠慘殺，十分殘酷。如此行爲，安得不死？鄖西棗陽等縣，相繼攻陷，直逼襄陽。襄陽鎮守使張聯陞，因兵力不會集中，不能抗禦，只得閉城固拒，一面向督軍蕭耀南告急。蕭耀南一面派兵救援，一面又電請河南派兵堵截。那老洋人雖有兩萬之衆，却因子彈不足的緣故，不能持久，正在着急，忽報趙傑派人來見。老洋人的催命鬼來了。老洋人忙教傳入，問他詳細的情形。來人道：「趙帥說，子彈尚有二十餘萬，現在豫東，但是不能運到這裏來，如貴軍要用，可以自己回去搬取。」老洋人大喜，打發他去訖，一面忙集合部下將領商議，主張即日竄回豫東。衆皆默然。老洋人又道：「現在大敵當前，最重要的便是子彈，子彈沒有，如何用兵？所以我主張即日回河南去。」一部將了保成道：「這話雖是實情，但是弟兄們奔走數十日，苦戰月餘，如何還有能力回去？」老洋人大怒道：「別人都沒閒話，偏你有許多囉嗦，分

明是有意怠慢我的軍心。不辦你，如何警戒得別人？」說着，便喝左右拿下。衆將領都代爲討饒，說了半天，老洋人的怒氣方才稍平，命人放了丁保成。丁保成道了謝，忍着一肚皮悶氣，和餘人各率所部，又向河南竄了回去。

這一遭，所過地方的人民，都因被老洋人殺怕，聽說老洋人又竄了回來，都嚇得躲避一空，不但鄉村之間，人烟頓絕，便是大小城鎮，也都剩了幾所空屋，就要找尋一粒米，一顆麥也沒有。這批土匪沿路上得不到一些口糧，忍饑挨餓，還要攪路，見了官軍，還要廝殺，其苦不堪，因餓而病，因病而死的，不計其數。慘殺的報應可稱是自殺自。小嘍囉的怨聲，固然不絕，便是頭領們，也十分不安，只有老洋人一人，因他是個大頭領，一路上有轎坐，有馬騎，兩條腿既不吃苦，餓了，又決不會少他的吃食，肚皮裏也總不至鬧甚饑荒，本身既然舒服，不但不知道體恤部下，而且無日不催促前進，更激起兵士們許多反感。

這日，到了京漢路線上，因探得有護路官軍駐紮，便叫部下準備廝殺。將士們聽了這命令，都不禁口出怨言道：「跑來跑去的，不知走了多少路，每天又找不到吃，還叫我們廝殺……」可是口裏雖這樣說着，又不敢不準備。誰料那些護路軍隊，聽說老洋人率領大隊土匪來到，都嚇得不敢出頭。好貨如此軍隊，還有人蒙發他們，奇絕。又恐土匪劫軍，釀成臨城第二，自己擔不起這罪過，便竭力勸阻來往車輛，在遠處停止，讓開很遠的地方，不紮一兵，好讓土匪通過。奇開趣聞，聞之使人可笑可恨。土匪見此情形，莫不大喜，威威武武的穿過了京漢路，向東攪行。這時一路上雖然無人可殺，無物可劫，不過還有許多搬不動的房子，却大可一燒，因此老洋人所過的地方，莫不變成一片焦土。但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飲食，飲食一缺，無論你有怎樣大的通天本領，也便成了強弩之末，毫無用處。匪軍雖然驍悍，却因一路上得不到飲食，早已餓的東倒西歪，只因逼於軍令，不能不走。若在平时，大概一個個都要躺到地上去了。閒話少提。

却說匪軍到了鄉縣時，都已餓到不能再走，好在城內軍民人等，早已逃走一空，不必廝殺，便可入城駐紮。老

洋人趕路性急，見天時尚早，不准駐紮，傳令放起一把火，向前開拔。必須放火，不知是何心肝？那些匪軍，見了屋宇，早已亂紛紛的鑽進裏面，也有一橫身便倒下休息的，也有東尋西覓，想找些食物來充饑的，一時那裏肯走？老洋人傳了三四次命令，還不會集合。老洋人焦躁，把幾個大首領叫到面前大罵了一頓。還說：「如果再不遵令，便先要把他們幾個槍斃。」他們不敢聲辯，便接着大蟲吃小蟲爲老例，照樣吩咐小頭目，誰不遵令，便要槍斃誰。小頭目只得又用這方法去嚇小嘍囉，那些小嘍囉十分怨恨，又不敢不走，只得隨令集合，亂烘烘的開拔。寫得全無紀律，確是匪軍樣子。

剛到城外，忽然了保成部下，有個小頭目和小嘍囉爭吵相打起來，又是老洋人兩個催命鬼。事情被老洋人知道了，立刻傳去訊問。原來那小嘍囉在一家天花板上，老鼠窩中捉了三五隻不會開眼睛的小老鼠，可謂掘鼠而食，歡喜的了不得，急忙偷着拆了幾塊天花板，把他拿來燒烤。只因趕緊開拔，不會耽擱多時，還只烤了個半生半熟。當時那小嘍囉把幾隻半熟的烤老鼠，暗暗放在袋裏，再抓幾塊燒着的天花板，向板壁上一靠，那板壁便也烈烘烘的着了，火勢頓時冒穿屋頂。這時裏面一定有許多烤焦老鼠，可惜沒有人去受用，一笑。小嘍囉沒有可攜帶的東西，便拔腳走了。這時因袋裏有了幾隻半熟的烤老鼠，彷彿窮兒暴富一般，十分得意，到得城外，覺得肚子裏咕咕東東，咕咕東東的，實在響的利害，便忍不住抓出一隻來，想送到肚子裏去，嚇走了這咕咕東東的叫聲，剛咬了一口，那一陣陣的香氣，早把衆人都誘的回轉頭來望他。也有向他討吃的，但是不會到手，討的人生氣，便去慫恿小頭目向他去要。小頭目也正在餓的發慌，聽了這話，如何不中意？果不其然，立刻便向他去要這烤鼠。那小嘍囉如何肯與一個一定要一個，一定不肯，兩人便爭吵起來。恰好他這一部是保衛老洋人的，離老洋人很近，因此給他聽見了，立刻傳去，問明情由，不覺大怒，責小頭目不該強要小嘍囉的東西，立刻傳令斬首。他要吃半熟烤小老鼠吃，成老洋人却叫他吃板刀麵，一笑。那些小嘍囉一則都在妒嫉有小老鼠吃的小嘍囉，二則小頭目的事情，都是自己慫恿出來，因此都覺心裏不服，都來了保成處，請了保成去告饒。了保成想起舊恨，便乘勢說道：「你們的話，他那裏肯聽？如肯聽時，也不教

你們餓着去拚死趕路了。老實說一句：他心裏那裏當你們是人，簡直連畜生也不如呢。殺掉一兩個，算些什麼？你們要我來說，不是嫌他殺了一個不夠，再教我去湊成一對嗎？衆人聽了這話，都生氣鼓噪道：「我們爲他吃了許多苦，他如何敢這樣刻薄我？你既不敢去讓他自己去說，他敢再刻薄我們，不客氣先殺了他。」丁保成故意攔阻道：「這如何使得？你們這樣去，不是去討死嗎？」衆人愈怒更不說什麼，一聲鼓噪，擁到老洋人面前，要求赦免小頭目。老洋人見了他們混鬧情形，一時大怒道：「你們是什麼人也敢來說這話？再如此胡鬧時，一併拿去殺頭。」衆人大怒，一齊大叫道：「先殺了這狗男女再說。」先殺了這狗男女再說。呼聲未絕，早有幾個性急的人，向老洋人砰砰幾聲，幾顆子彈直向老洋人奔來。老洋人只阿呀了一聲，那身子早已穿了幾個窟窿，嗚呼哀哉！一道靈魂奔向黃泉路上，找孫美瑤做伴去了。衆人見已肇禍，便要一哄而散。丁保成急忙止住道：「你們如此一散，便各沒命了，不如全都隨着我投降官軍，仍舊讓他改編，倒還不失好漢子的行爲。」衆人聽了，一齊樂從。其餘各部，聽說老洋人已死，立刻散了大半。沒有散的，便都跟着丁保成來投降官軍。張福來一面令人妥爲安置，一面申報洛陽吳佩孚。吳佩孚大喜，竭力獎勵了幾句，一面令將匪軍給資遣散。正是：

莫言一鼠微，能殺積年匪。鄂豫諸將帥，聞之應愧死。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孫美瑤山東積匪也，劫車要挾，其計既狡，其罪尤重，痛剿而殺之，則上不損國威，下不遺民害，豈非計之上哉？乃重以外人之故，屈節求和，不但赦其罪也，又從而官之，賞非其功矣。既已赦之，則不得復殺也。况孫既能盡力剿匪，是謂有功之人，法當益其賞，今乃誣以莫須有，從而殺之，又殺非其罪矣。賞罰之顛倒如此，政治之腐敗，可勝言哉！雖然中華民國之政刑，大抵如此，區區孫美瑤，何足論耶？

第一百五十四回 養交涉遺誤佛郎案 巧解釋輕迴戰將心

却說吳佩孚因老洋人已死，豫境內已無反動勢力，便專意計劃江浙四川廣東各方面的發展。正在冥思苦索，忽見張其鏗和白堅武連翩而入，手裏拿着些文書，放在吳佩孚的寫字桌上。吳佩孚看上面的一頁寫道：

江浙和平公約。

一、兩省人民，因江浙軍民長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無具體之公約，特仿前清東南互保成案，請雙方訂約簽字，脫離軍事漩渦。

二、兩省軍民長官，對於兩省境內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運動，雙方須避免之。

三、兩省轄境軍隊換防之事，足以引起人之驚疑者，須防止之。兩省以外客軍，如有侵入兩省或通過事情，由當事之省，負防止之責任，為精神上之互助。

四、兩省當局，應將此約通告各領事，對於外僑任保護之責。凡租界內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問題，及為保境安民之障礙者，均一律避免之。

五、此項草約，經江浙兩省軍民長官之同意簽字後，由兩省紳商宣佈之。

吳佩孚道：「這是八月二十日訂立的江浙和平公約，好記性。過去的很久了，還拿來做什麼？」白堅武道：「近來浙皖也訂立了和平公約，所以順便帶這個來給大帥參攷的。」吳佩孚道：「浙皖和約，原文也在這裏麼？」二人點頭說是。他一面問，一面早已把江浙和平公約拿過一邊，發見了浙皖和平公約。吳佩孚看那公約上面寫道：

一、皖浙兩省，因時局不靖，謠言紛起，兩省軍民長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尙無具體之公約，仍不足以鎮定人心，爰請兩省軍民長官，俯從民意，仿照江浙和平公約成案，簽訂公約，保持兩省和平。

二、皖浙兩省轄境毗連之處，所屬軍隊，各仍駐原防，保衛地方，免生誤會。

三、皖浙兩省長官負責，不令客軍侵入，或駐紮兩省區域，防止引起糾紛。

四、此項公約，經皖浙兩省軍民長官之同意，簽字蓋印後，由兩省紳商，公證宣佈，以昭鄭重。

吳佩孚看完，點頭道：「很好。浙江方面，果然能夠和平解決，在我的計劃上，反比較的有利。」張其鏗道：「話雖如此，人心難測，到底還要準備才好。」吳佩孚點頭，想了一回，忽然說道：「別的都打緊，只有財政上真沒辦法了。光是關稅，又不夠用。」語意未完。白堅武道：「法國公使命匯理銀行扣留鹽餘，這回事情，偏又湊在這時候要

是這筆款子能夠放還，倒還可抵得一批正用。」吳佩孚聽了這話，忽然回過頭來，向張其鏗道：「這件事情，說起來，却不能不怪顏駿人，顏慧慶字太顯預了。」顏氏良心不壞，而辦事毫無識力，諍之曰顯預，可謂確當不移。張其鏗愕然不解。吳佩孚詫異道：「你還不知道這件事的始末原由嗎？」

不是張其鏗不知道，究竟是作者恐讀者不知道耳。張其鏗道：「法使所以扣留鹽餘，不是爲着要求我國以金佛郎償還庚子賠款嗎？」

但是這件事和駿人有什麼相干？」此乃作者代讀者問耳，非張其鏗真有此問也。吳佩孚笑道：「原來你真沒知道金佛郎案的內容麼？這件事的起因，遠在前年六月，十一月六

月二十一日，法使傅樂猷因爲本國的佛郎價格低落，公函外部，請此後付給庚款，改用美國金元，並不會說什麼金

佛郎。這種請求本來可以立刻駁回的。不料這位顏老先生也並不考量，爽爽快快的便轉達財部。真是顯預華府會議時，王寵惠大發牢騷，顏維鈞亦覺棘手，獨施樂基把樂猷與顏如一鼻孔出氣，可發一笑。直等到法使自己懊悔拋棄國幣而用美國的

金元，未免太不留國家顏面，自己撤回，才又轉達財部，豈不可笑？」張其鏗笑道：「這位老先生真太糊塗了。這種事情，如何考量也不考量，便馬馬虎虎，會替他轉達財部的，難道他得了法使什麼好處不成？好在他平日還算

廉潔，要是不然，我真要疑心他受賄了。」顏但昏聩耳，受賄之事，可必其無。白堅武笑道：「誰都知道，中國的外交家是怕外國人，這種小小的事情，豈有不奉承之理？」設無南方對峙，國民監督，中國四萬萬人民，恐將被外交案所斷送，豈但奉承小事。張其鏗道：「但這金元問題，並不是金佛郎問題，這事情又是怎麼變過來的？」吳佩孚道：「說起這話來，却更可笑。法使當時撤回的時候，原已預備混賴，所以在撤回的原文上說，對於該問題深加研究之後，以為歷來關於該項帳目所用之幣，實無變易之必要，是以特將關於以金元代金佛郎之提議，即此撤回。這幾句話，便輕輕把金元案移到金佛郎案身上去了。我國人奮稱外人曰洋鬼子，其殆謂其刁狡如鬼乎？觀此事刁狡不講信義，豈復類人。偏這位顏老先生又是一味馬馬虎虎的，不即據理駁回，所以釀成了這次交涉，豈非胡鬧？」張其鏗笑道：「顏駿老是老實人，那裏知道別人在幾個字眼兒上算計他的？」吳佩孚白堅武俱各微微一笑。微微一笑，笑顏之無用，堪當此老實人三字之美號也。張其鏗吸着了一支捲烟，呆看吳佩孚翻閱公事，白堅武坐在旁邊，如有所思的，靜靜兒的也不說話。半晌，張其鏗噴了口烟，把捲菸頭丟在痰盂裏道：「讓我來算一算現在中國欠法國的賠款，還有三萬九千一百多萬佛郎，若是折合規元，只要五千萬元就夠了，若是換金佛郎，一元只有三佛郎，不到若是折合起來算，阿呀，了不得，還要一萬五千萬光景呢。假使承認了，豈不要吃虧一萬萬元。更有義比等國，若再援例要求，那可不得了了。」真是不得了了。白堅武笑道：「好在還沒承認呢，你着什麼忙？」張其鏗道：「雖沒承認，承認之期，恐怕也不遠了。」白堅武笑問：「你怎麼知道不遠？」是故意問，不是真問。張其鏗道：「我前日聽說中法銀行裏的董事買賣辦們，說起幾句老實說，這些董事買賣辦也就是我們貴國的政治上的大人先生，他們聽得法使要等中國承認，方准中法復業，還不上勁進行，好從中撈摸些油水嗎？他們可不像我們這麼呆，以前教育界裏的人，反對的很利害，現在這些大人先生們已經和法使商量好了，每年劃出一百萬金佛郎，作為中法間教育費。教育界有了實利，恐怕也不來多話了。」白堅武方要回答吳佩孚，突然回頭問張其鏗道：「你這話可真？」張其鏗道：「本來早已秘密辦好的，大

約是從今年起，關平銀一兩，折合三佛郎七十生丁，不照紙佛郎的價格算，也不承認金佛郎之名。後來因為吳大頭要倒閉，利用金佛郎案子，攻擊老高，老高才慌了，教外部駁回的。這不過一時的局面，長久下去，怎有個不承認的？恐怕不出今年，這案子必然解決咧。」吳佩孚把筆向桌上一放，很生氣道：「這真是胡鬧極了。要是這案子一承認，中央不是又要減少許多收入了嗎？照現在的樣子，軍費還嫌不夠，你看他單單注意軍費，再經得起這般折耗嗎？」

「白堅武忙走近一步，在吳佩孚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吳佩孚輕輕哼了一聲，便依舊批閱公事，不再說話了。」

張其鏗心疑，怔怔的，看着白堅武，白堅武只是向他笑着搖頭。張其鏗不便再問，只好悶在心頭，剛想出去時，吳佩孚忽然又拿起一個電報，交給張其鏗道：「你看齊撫萬這人多麼不漂亮，這電報究竟是什麼意思？」張其鏗慌忙接過觀看，白堅武也過來同看，那原電的內容，大略道：

浙盧之聯奉，反直，為國人所共知，長予優容，終為直害，故變元主張急加剪除者，為此也。我兄既標尊段之名，復定聯盧之計，誠恐段不可尊，盧不得聯，終至遺誤大局，消滅直系，此變元所憂心悄悄，不敢暫忘者也。子產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我兄國家之棟，變元倘有所見，敢不盡言，倘必欲聯盧，請先去弟，以貫徹我兄之計。弟在，不但為兄聯盧之阻力，且弟亦不忍見直系之終滅也。君必欲滅盧，竊恐盧雖可滅，而直系亦終不能不破耳。

張其鏗看完，把電報仍舊放在吳佩孚的桌子上道：「撫萬齊變元字，也未免太多心了。」白堅武道：「他倒不是多心，恐怕是為着已在口中的食品，被大帥攔上了，咽不下嘴去，有些抱怨哩。」便不被大帥攔住，輕易也不見得就吞的。吳佩孚道：「這件事，他實在太不諒解我了。同時直系的人，他的實力擴張，就是直系實力的擴張，難道我還去妨礙他？看他只知有直系，不知有國家。至於我，本來抱着武力統一的主張，豈有不想削平東南之理？先說本心要削平。只為東北奉張，西南各省，都未定妥，所以不願再結怨於浙盧，多樹一個敵人。次說不欲即時動武的本心，是主。再則國民因我們頻年動武，都疑我贖武，不替人民造福，所以我又立定主張，比奉粵為爛肉，不可不除，比東北為肌膚，不可不護。」

這却一半是好聽說話。三則上海爲全國商務中心，外商雲集，萬一發生交涉，外交上必受重大損失，所以不能不重加攷量。這幾句，又是實在原因。撫萬不諒我的苦衷，倒反疑心我妒嫉他，豈不可歎！張其鏗道：「現在東南的問題，還不只撫萬一人哩。福建方面，響遠也不是躍躍欲動嗎？」白堅武道：「假使撫萬不動，料他也決不敢動。」料孫孫傳芳也。張其鏗道：「現在大帥主張怎麼辦？」吳佩孚道：「你先照我剛才所說的話，覆一個電報給他，再派吳毓麟去替我解釋一番罷。」張其鏗領命草好了一個電報，恰巧吳毓麟匆匆的進來，白堅武見他有些着緊的樣子，便問他什麼事。吳毓麟道：「有一樣東西要送給大帥看。」吳佩孚聽了這話，忙回頭問什麼東西。吳毓麟不慌不忙的掏出幾張信箋，上面都寫滿了字，遞給吳佩孚。吳佩孚看道：

自辛亥革命，以至於今日，所獲得者，僅中華民國之名。國家利益方面，既未能使中國進於國際平等地位，國民利益方面，則政治經濟，舉步諸端，無所進步，而分崩雜析之禍，且與日俱深。窮其至此之由，與所以救濟之道，誠今日當務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影響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如何。文有見於此，故於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義，一方面規定實行主義之方法與步驟，分革命建設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期於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辛亥革命以前，每起一次革命，即以主義與建設程序，宣佈於天下，以期同志暨國民之相與了解。辛亥之役，數月以內，即推倒四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暨二百六十餘年之滿洲，征服階級，其破壞之力，不可謂不巨。然至於今日，三民主義之實行，猶茫乎未有端緒者，則以破壞之後，初未嘗依預定之程序以爲建設也。蓋不經軍政時期，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盪，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羣衆，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期，則大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卽爲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壞，不能了徹；後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設，不能

進行。辛亥之役，汲汲於制定臨時約法，以爲可以奠民國之基礎，而不知乃適得其反。論者見臨時約法施行之後，不能有益於民國，甚至并臨時約法之本身效力，亦已銷失無餘，則紛紛然議臨時約法之未善，且斤斤然從事於憲法之制定，以爲藉可救臨時約法之窮。曾不知癥結所在，非由於臨時約法之未善，乃由於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卽入於憲政。試觀元年臨時約法頒布以後，反革命之勢力，不惟不因以銷滅，反得憑藉之以肆其惡，終且取臨時約法而毀之。而大多數人民，對於臨時約法，初未曾計及其於本身利害何若。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設法者，亦不加喜，可知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臨時約法，決不能發主效力。夫元年以後，所恃以維持民國者，惟有臨時約法，而臨時約法之無效如此，則綱記蕩然，禍亂相尋，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鑒於此，以爲今後之革命，當廣續辛亥未完之緒，而力矯其失，而今後之革命，不但當用力於破壞，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以爲今後革命之典型。建國大綱第一條至第四條，宣佈革命之主義，及其內容，第五條以下，則爲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其在第六七兩條，標明軍政時期之宗旨，務掃除反革命之勢力，宣傳革命之主義，其在第八至第十八條，標明訓政時期之宗旨，務指導人民從事於革命建設進行。先以縣爲自治之單位，於一縣之內，努力於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權力之基本，然後擴而充之，以及於省，如是則可謂自治，始爲真正之人民自治，異於僞託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據之實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則國家組織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訓練，以與聞國政矣。其在第十九條以下，則由訓政遞嬗於憲政所必備之條件與程序。綜括言之，則建國大綱者，以掃除障礙爲開始，以完成建設爲歸依。所謂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夫革命爲非常之破壞，故不可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積十三年痛苦之經驗，當知所謂人民權利，與人民幸福，當務其實，不當徒襲其名。倘能依建國大綱以行，則軍政時代，已能肅清反例，訓政時代，已能扶植民治，雖無憲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已非藉憲法而行專政者，所可同日而語。且由此以至憲政時

期，所歷者皆爲坦途，無顛蹶之慮。爲民國計，爲國民計，莫善於此。本政府鄭重宣布，今後革命勢力所及之地，凡秉承本政府之號令者，卽當以實行建國大綱爲唯一之職任。茲將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並列如左：

- 一、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 二、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 三、其次爲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
- 四、其三爲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制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
- 五、建設之程序，分爲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
- 六、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 八、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
- 九、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

決法律之權。

十、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為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

十二、各縣之天然富源，與極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為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為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加於百分之五十。

十四、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

十五、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

十六、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

十七、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十八、縣為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

十九、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全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法。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

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

二十、行政院暫設如下各部：一內政部，二外交部，三軍政部，四財政部，五農墾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二十一、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二十二、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到時採擇施行。

二十三、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

二十四、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復決權。

二十五、憲法頒布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爲建國之大功告成。

吳佩孚看完道：「這東西你從那裏得來的？」吳毓麟道：「我有個香港朋友，用電報拍給我的，我怕大帥還不會知道，因此急急的抄了送給大帥看。」吳佩孚道：「前此也聽善堂約略說過，點前向馬濟。但那時還不過一句空話，現在可已經實行了嗎？」吳毓麟道：「這個原電，並不會說清楚，我也不敢懸揣，以我的猜度，只怕還在進行中罷。」如此開連上文，天衣無縫。吳佩孚道：「這却不去管他，我現在要派你到南京去一趟，你願意嗎？」吳毓麟笑道：「大帥肯派我做事，就是看的起我，那有不去的道理？只不知有什麼事要做。」吳佩孚便將齊燮元的來電，給他看了一遍，一面又將自己的意思，說給他聽。吳毓麟笑道：「他現想做副總統哩。論理，這地位誰敢和大帥爭奪，論

功勞名譽，誰趕的上大帥。二則全國的人心，也只屬望大帥一人，他也要和大帥爭奪，豈不是笑話？」馬屁拍得十足，而言語十分平淡，不由秀才不入彀中。吳佩孚忍不住也一笑，果然入了彀中。說道：「我也不想做什麼副總統。他要做，自己去做，就得了。我和他爭些什麼。前幾日有人竭力向我游說，想是幾個議員，說怎樣怎樣崇拜我，此次非選舉我為副座不可，我當時就回答他們說：你們要選舉副座，是你們的職權，可見確是幾個議員，很可以依法做去，不必來徵求我什麼同意。敷衍話。」至於我自己，資格本領都夠不上，也不想做絕其獻媚之路，敷衍之意甚顯。老實說一句，現夠得上當選資格的，也只有盧永祥一人。明是推崇盧永祥，暗地裏是罵譚延闓元一批人。但是該選舉那個，也是國會的專有權，我也不願多話。總而言之，我在原則上總推重國會，國會倘然要選舉副座，我決不反對就是咧。全是敷衍之語。吳毓麟拍手笑道：「怪道他們在北京都與高采烈的說大帥推重國會呢，原來還有這麼一回事咧。大帥雖然推崇盧子嘉，但以我的目光看來，子嘉資格雖老，倘以有功於國為標準，却和大帥不可同日語。平心而論，沒有盧永祥在國家並沒什麼影響，沒有大帥只怕好好一個中國，便有大帥在中國也不見得好。要亂的土匪窩似的，早經外人滅亡了呢。這帽子比灰甕更窩了。大帥有了這樣的功勞地位，反存退讓之心，可見度量的宏大，便一千個子嘉，盧永祥字一萬個撫萬，也趕不上了。」肉麻之至。吳佩孚笑道：「太過譽了，不敢當，不敢當。」其辭若僞謙，而實深喜之也。吳毓麟道：「但是照我的愚見，大帥不可過謙，失了全國人民屬望之心。」吳佩孚笑而不答，笑而不答者，笑吳毓麟之不識風頭也。到弄得吳毓麟懷疑不解，因又改口道：「萬一大帥定要讓給子嘉，我此次到南京去，就勸撫萬休了這條心，免得將來又多增一件糾紛咧。」却也試探的不着痕跡。吳佩孚微笑道：「你就再許給他，他又打甚緊，誰該做副總統，誰不該做副總統，難道我們一兩個人，自己可以支配的嗎？」此情理中語也，出之以微笑，則尚有深意存焉。說着，又回顧張其鏗，白堅武道：「你看這話對嗎？」白堅武張其鏗正聽得出神，忽見吳佩孚問他，忙笑回道：「大帥的話怎得有差，如果一個人可以支配，還配稱做民主國家嗎？」此時也不見得可稱為民主國家，雖不直接支配，也逃不了間接支配。吳毓麟聽了這話，

不知理會處，只得也笑了一笑，忙道：「既如此說，我怎麼可以答應他呢？」吳佩孚笑道：「你答應了他，豈不容易講話嗎？」衆人聽了，都笑起來。當下吳佩孚又教了他許多說話，吳毓麟一一領命。

次日便帶了吳佩孚親筆手書，到南京來見齊燮元。那時齊燮元正因吳佩孚阻礙他併吞浙江，十分怨恨，一見吳毓麟，便大發牢騷。吳毓麟再三解釋，齊燮元的怒氣稍解，才問吳帥有什麼話。吳毓麟先拿出吳佩孚的信來，齊燮元看那信道：

復電計達，浙盧非不可討，但以東南爲財賦之區，又爲外商輻輳之地，萬一發生戰爭，必致影響外交，務希我兄相忍爲國，俟有機可圖，討之未晚。其餘一切下情，俱請代表轉達。

齊燮元看完，冷笑道：「子玉這話說得太好聽了，委實叫我難信。」好話不信，想以爲當今軍閥中無此好人耳。吳毓麟道：「這是實情，並非虛話，撫帥切勿誤會。」齊燮元道：「如何是實情？」吳毓麟道：「若在從前時候，外交上的事件，自有中央負責，不但玉帥可以不管，就是撫帥也無費心之必要。政府裏外交辦得好，不必說，假如我們認爲不滿意時，還可攻擊責備。現在可大不同了，首當其衝的大總統，就是我們的老帥，老帥的地位動搖，我們全部的勢力，隨之牽動。在這時候，不但我們自己，不要招些國際交涉，就是別人要製造這種交涉，撫帥玉帥也還要禁止他呢。果然不錯，果然動聽，我們怕暫時發生國際交涉耳，豈怕中國政府發生國際交涉哉？」我臨動身的時候，玉帥再三和我說，撫帥是個

絕頂聰明的人物，這種地方，並非見不到，只因和浙江太貼緊，眼看着浙江反對我們的現象，深恐遺害將來，所以想忍痛一擊，不比我們離北京近，離浙江遠，只知道外交上困難的情形，不知道浙江跋扈形狀，到底怎樣，還得讓撫帥斟酌，撫帥自能見得到的。」此一語，真乃妙絕，雖隨何復生，隨買再世，不能過也。宜乎撫萬之怒氣全釋矣。說着，又走近幾步，悄悄的笑道：「還有一件事，也要和撫帥商量的，就是現在的副座問題，我在洛陽時，曾用話試探玉帥，看玉帥的意思，雖然也有些活動，妙妙如言其無此意，齊氏反不肯信矣。但如撫帥也要進行，他不但決不競爭，而且情願替撫帥

拉攏撫帥雄才大略，物望攸歸，此事既有可圖，自應從速努力。如撫帥有命，定當晉京效勞。」又妙，不但督吳氏解釋也，而且替自己潑上幾油矣。齊燮元此時顏色本已十分和平，聽他這樣說，便道：「這個，我如何可以越過玉帥前面去的，還是請玉帥進行罷。」尙不深信也。吳毓麟笑道：「有好多人這樣勸他呢，可是他却志不在此，一句也不肯聽。我看他既有此盛意，撫帥倒不要推却，使他過意不去，再則別人不知撫帥謙讓真心，倒說有心和他生分了。」又妙，又妙，便他深信不疑，不至再推託。齊燮元笑道：「一笑字，已解釋許多誤會。」這樣說，我倒不好再說了。吾兄回洛時，請代為致意。玉帥，彼此知己，決不因小事生分。浙江的事情，也全聽他主持，只要有命令，我決沒有第二句話。」大功告成了。吳毓麟笑道：「玉帥不過貢獻些意見罷了，一切事情，當然還要撫帥主持。」齊燮元大笑。吳毓麟回洛以後，齊燮元便把攻浙的念頭，完全打消了。正是：

副選欲酬貪鄙志，稱雄暫按虎狼心。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齊燮元坐鎮南京，不必如洛吳之馳驅於戎馬之中，而其地位日隆，乃與洛吳相埒，爲直系三大勢力之一。（吳佩孚馮玉祥亦可謂天之驕子矣。乃又欲鯨吞浙江，以擴張其武力，又欲當選副座，以增高其地位，野心之大，可爲盛矣。洛吳既察如其隱而故作聯虛之計，以妨礙其進行，齊既憤激而欲出於辭職，吳又餌之以副座，始得保江浙之和平，齊之貪鄙粗陋，令人失笑，然吳氏所爲，亦非根本辦法，故不久而江浙之戰，仍不能免。世亦安有交不以誠而能持之久遠也哉。）

第一百五十五回 識巧計劉湘告大捷 設陰謀孫督出奇兵

却說吳毓麟回到洛陽，把南京的情形，向吳佩孚說了一遍。吳佩孚大加獎勵。吳毓麟見左右無人，悄悄的問

道：「聽說民國八年運到中國的那批軍火，已經給人以四百八十萬的代價買去，大帥可會知道？」又突然發生驚人一事。吳佩孚伴作驚訝之狀道：「你聽那個說的，我不信。故意把問句顛倒，裝得真像。那批軍火，不是有公使團監視着嗎？急切如何出賣？」裝得像。吳毓麟道：「大帥果然不會知道嗎？」吳佩孚道：「知道，我這問你。」吳毓麟低

頭想了想，笑道：「既然大帥不知道，我也不用說了。」意中固已深知此事，為吳氏所為矣。吳佩孚道：「你不必說這消息從那裏來，却說對於這件事的意見如何？」問得妙。吳毓麟道：「以我的愚見，倘然此項軍火為大帥所得，則大可以為統一國家的一助，倘然被別人買去，則未免增長亂源咧。」回答得更妙。吳佩孚大笑，在他背上拍了兩下道：「可兒，可兒，你知道這批軍火是那個買的？」吳毓麟熟視道：「遠在千里，近在目前，想來眼前已在洛陽軍隊中了。」

吳佩孚又大笑，因低聲說道：「果如我兄所料，這批軍火，確是我所買進，正預備拿一部分去接濟楊森呢。」瞞不住，只得實說，其實此時已無人不知，正不必瞞也。吳毓麟道：「楊子惠機務字，屢次敗潰，接濟他又有何益？」吳佩孚笑而不答。吳毓麟也不往下再說，因又轉變辭鋒道：「聽說孫馨遠把兵力集中延平，不知道是襲浙還是圖贛？」吳佩孚道：「浙江並無動靜，江西督理蔡成勳已經來過兩次電報，請中央制止他窺贛，但我料馨還雖然機詐，似乎尚不至做如此沒心肝的事情，想來必然還有別的用意。」知孫氏者其子玉乎，彼此又說了幾句閑話，吳毓麟辭去。

◎吳佩孚命人去請張其鏗和楊森的代表，張其鏗先到，吳佩孚便告訴他接濟楊森軍械的事情。張其鏗想了想，並不說什麼話。吳佩孚道：「你怎麼不表示意見？」張其鏗笑道：「這也不必再說了，不接濟他，等熊克武衝出了四川，仍要用大軍去抵禦，接濟他，立刻便有損失。但是歸根說起來，損失總不能免，與其等川軍來攻湖北而損失，倒不如現在儘損失些軍械，而仍為我用的好得多了。」此即戰國策均之諺也，吾嘗失三城而悔，毋危感陽而悔之意。吳佩孚聽了這話，也不禁為之粲然，正在說話，楊森的代表已來，吳佩孚便當面允他接濟軍械，叫他們趕緊反攻的話。楊森的代表一一領諾，當即便電知楊森，楊森歡喜，覆電稱謝，電末請即將軍械運川，以備反攻。吳佩孚命海軍派

搬運了來福槍三千枝，子彈百萬發，野砲十尊，補助楊森。楊森得了這批軍火，一面整頓部隊，一面又分出一部子彈，去接濟劉湘、袁祖銘等，連合反攻。

這時楊森新得軍火槍械，既精兵，勢自盛。熊軍久戰之後，力氣兩竭，不能抵禦，竟一戰而敗。胡若愚見熊克武戰敗，不願把自家的兵，去代別人犧牲，也不戰而退。劉湘、楊森、袁祖銘等入了重慶，開會討論。劉湘道：「敵軍中賴心輝、劉成勛等，勇悍難敵，好在他們並非熊克武的嫡系，所以服從他的命令者，不過逼於環境罷咧。我們現在最好一方追擊熊軍，一方通電主張和平解決。川局僅認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軍爲仇敵，對於熊軍的友軍，如劉成勛、賴心輝各部，都表示可以和平解決。劉賴見熊克武要敗，恐怕自己的勢力跟着消滅，當在慄慄危懼之中，見我方肯與合作，必不肯再替熊氏出力。那時熊氏以一軍當我們三四軍之衆，便有天大的本領，也不怕他不一敗塗地咧。」楊森、袁祖銘均各稱善。一面追擊熊克武，一面通電主張和平解決。如此且戰且和的戰略，亦係從來所未有之戰局。

其時劉存厚在北部也大爲活動，熊克武左支右絀，屢次戰敗，心中焦灼，急急召集劉成勛、賴心輝，但懋辛等，在南驛開軍事會議，商量挽救戰局的危機。熊克武先把最近的局勢報告了一番，再徵求他們的戰守意見。但懋辛先起立發言道：「現在的局勢，我們已四面受敵，守是萬萬守不住了，不如拚命反攻，決一死戰，幸而戰勝，還可勘定全川。假使死守，則四面援兵已絕，日子一久，必致坐困待斃咧。」但懋辛此時亦十分着急。熊克武聽了這話，點頭道：「此言深得我心。」因又熟視劉賴兩人道：「兄弟意見如何？」兩人不肯說話，其心已變。劉賴兩人面面相覷，半响，賴心輝方起立道：「劉成勛不說，而賴心輝說此觀之所終能一戰也。」現在局勢危急，必須戰守並進，方才妥貼，倘使全力作戰，得勝固佳，萬一相持日久，敵人絕我後路，豈不危險？」熊克武道：「兄的意思，該守那裏？」賴心輝道：「成都爲我們根據地方，要守，非守成都不可。」自爲之計，則得矣，其如大局何？熊克武道：「派那個負責堅守？」劉成勛、賴心輝齊聲答應，情願負責。不願參加前敵，果中劉湘之計。熊克武道：「那個擔任前敵？」一面說，一面注視劉賴。劉賴低頭默

然，半晌不說。但懋辛奮然而起道：「前敵的事情交給我罷。」不得不擔任，亦地位使然。熊克武嘆息點頭道：「很好，我自己也幫着你。」無聊語，亦冷落可憐。

散會後，劉賴辭去。熊克武謂懋辛道：「他們兩人變了心了，我們不先設法破敵，打一個大勝仗，決不能挽回他們兩人的心腸咧。」洞達世故之言。但懋辛默然太息，一言不發。頹喪如畫。熊克武怕他灰心，忙又安慰他道：「你也不用太着急了。勝敗兵家之常，我兵稍挫，尚有可為，眼前兵力，至少還有一萬多人，更兼劉賴胡書愚等，雖然不肯作戰，有他們擺個空架子，敵軍究竟也不能不分兵防守。可和我們對敵的，也不過一兩萬人，我們正可用計勝他。」熊君到處不弱。但懋辛忙道：「你已想出了好計策，嗎？請問怎樣破敵？」心急之至。熊克武笑道：「你別忙，妙計在此。」說着，悄悄對他說道：「如此如此，好麼？」但懋辛大喜道：「好計好計。劉湘便能用兵，也不怕他不着我們的道兒。」當下傳令調集各路軍隊，一齊撤退，揚言放棄各地，死守成都，集中兵力，縮短戰線，以備反攻。

這消息傳入劉湘那邊，急忙召集袁祖銘楊森鄧錫侯等人商議。楊森笑道：「熊克武素稱善能用兵，這種戰略，真比兒戲還不如了。」劉湘笑道：「子惠兄何以見得？」笑得妙，笑其不能知熊克武也。楊森道：「現在的戰局，是敵人在我軍圍攻之中，倘能擴大戰線，還可支持，倘然局處一隅，豈非束手待擒？」別人早比你先知道了。劉湘又笑道：「那麼據子惠兄的意思，該當如何應付？」索性故意再問一句妙甚。楊森道：「據兄弟的意見，可急派大隊尾追圍攻成都，不出半月，定可攻下，全省戰局可定了。」劉湘笑對袁鄧諸人道：「各位的意見如何？」還不說破妙甚。袁祖銘道：「熊氏素善戰守，這次退守成都，恐怕還有別的計較，以弟所見，寧可把細些，不要冒昧前進，反而中了他的狡計。」也只知道一半。劉湘又看着鄧錫侯，想啓口問時，鄧錫侯早已起立說道：「老熊不是好相識，寧可仔細些好。」劉湘大笑道：「以我之見，還是即刻進兵爲上策。」奇極奇極。袁祖銘驚訝道：「兄怎麼也這樣說？」我也爲之吃驚。楊森道：「果然如你們這般膽小，省局何時可定，不但示人不武，而且何面見玉帥呢？」老劉可謂知恩報恩。袁祖銘怒道：「

怎麼說我膽小？你既然膽大，就去試試看罷。」楊森也怒道：「你料我不敢去嗎？看我攻破成都，生擒熊克武給你看看。」楊森說大話，劉湘見他們動氣，連忙解勸道：「好好算了罷。說說笑話，怎麼就動了氣？老實說一句罷，料事是袁君不錯，戰略還得要依子惠。」鄧錫侯道：「這是何說？」劉湘笑道：「這是顯而易見的，熊克武素稱知兵，如何肯出此下策？我料他號稱退守成都，暗地必然是把大軍集中潼川，等我們去攻成都，却繞我們背後，襲我後路，使我們首尾不能呼應，必然大敗。他卻好乘勢襲佔重慶。」熊克武之計，在劉湘口中說出。我們現在表面上只裝做不知，逕向成都進攻，到了半路，却分出大隊去襲潼川，敵軍不提防我去襲，必然一鼓可破，這便叫做將計就計。諸公以為何如？」袁祖銘、楊森等都大服。議定之後，袁祖銘和楊森各帶本部軍隊，向成都進攻，暗地卻派鄧錫侯替出他們兩人，星夜襲攻潼川。

熊克武在潼川聽說楊森領兵攻打成都，暗暗得計，正待打點出兵，去襲他後路，不料半夜中間，忽然偵探飛報，楊森、袁祖銘領着大隊來攻，不覺大驚，急忙下緊急集合令，出城迎敵，走不上三五里路，前鋒已經接觸。熊軍一則不會防備，軍心慌亂，二則屢敗之餘，軍心不固，戰到天明，楊森大隊用全力壓迫，熊軍抵當不住，大敗而走。楊森乘勢追擊，熊軍慌不擇路，拋槍棄械，四散奔逃。熊克武急急逃回成都，和劉賴商議抵敵之策，正待集合反攻，忽然東北面槍炮聲大作，楊森大軍已經追到。熊克武急令賴心輝出城迎戰，賴心輝雖則不甚願意，又不好意思不往，軍心如此，焉得不敗？快快的領兵出城，只戰了兩三個鐘頭，便抵禦不住，敗進城來。劉成勳便建議放棄成都，熊克武知道大勢已去，長嘆一聲，傳令各軍一齊退出成都。但懋辛在路上向熊克武建議道：「劉湘和楊森等都在前方，東南後路空虛，我軍不如逕襲重慶，以為根據之地。敵軍倘然大隊回救，我軍以逸待勞，可操勝算。」熊克武尋思除此以外，已無別計，便率領各軍逕向重慶前進。

剛到中途，忽然前面一彪軍隊攔住，原來是鄧錫侯奉了劉湘的命令，在此堵截。熊克武大怒，傳令猛撲。兩軍

開火激戰了半日，劉軍先佔好了地勢，熊軍進攻不易，更兼遠來辛苦，不能久戰，劉軍乘勢衝擊，又復大敗而退，到了中途紮住，熊克武請劉賴，但石陳諸人到自己營中，向衆作別道：「克武本圖爲國家宣勞，爲人民立功，平定全川，響應中山，不料事與愿違，累遭敗北，此皆我不能將兵之罪，決不能說是諸位不善作戰之罪。現在大勢已去，決難挽回，與其死戰以困川民，不如暫時降順以待時機。」克武一息尚存，不忘國家，總有捲土重來之日。現在請把各軍軍權交還諸位，望諸位善自圖之！」其詞不亢不隨，頗見身分。衆人聽了這話，都覺十分感慨，竭力安慰。熊克武笑而不言。衆人散後，次日早晨，正待出發，熊克武早已率所部軍隊退入黔邊去了。蓋熊氏此時早已料定劉賴不能一致行動矣。

劉成勳道：「錦帆熊克武字，已經單獨行動，我們此後應當如何？」賴心輝道：「此時除了依錦帆的話，暫時降順，也無第二個方法了。」但懋辛默然無語。良久，方握着賴心輝的手道：「我們也分別了吧。」奇絕。賴心輝驚訝道：「這是什麼緣故？」但懋辛道：「兄等都可與敵軍講和，惟有我決不能和敵人合作，而且有我在此，和議決不成功，反害了諸公的大事，我也只有追蹤熊公，率軍入黔，以圖再舉的一策，其餘更無別議了。」劉賴再三挽留，但懋辛都不肯聽，第二天便也率部退走，追會熊克武的軍隊去了。

劉成勳和賴心輝只得派人與劉湘去議和，劉湘大喜，當即允准，一面和袁祖銘等連名電致洛陽，報告戰事經過情形。吳佩孚見川戰已定，四川全省已入掌握，十分高興，論功行賞，擬定劉存厚爲四川督理，劉存厚有何功勞？不過以其資格較老，與自己又接近耳。田頌堯爲幫辦，鄧錫侯爲省長，劉湘爲川藏邊防督防，袁祖銘爲川滇邊防督防，楊森爲川東護軍使，寫好名單，送到北京內閣。內閣見是吳帥擬定的，自然沒有說話。當時便在開議席下通過。不料楊森自謂功不可當，早以省長自居，紛紛調換全省行政人員，一面發電報告情形。曹錕恐怕此令一下，又要發生糾紛，便把命令攔了下來，不會發表。吳佩孚苦心經營犧牲多少軍械軍糧，殺害多少無辜人民，所得的一點戰功，還是一個了而不了的局面，這却按下不提。

却說川中用兵之日，正閩贛交關之時，上同書中曾說孫傳芳頓兵延平，蔡成勛連電告急，因作者只有一支筆，難寫雙方事，所以擱到如今，現在就趁着四川戰事結果，抽出一點空閒來，向讀者報告一番，原來孫傳芳素以機變著名，自從得了福建地盤以後，積極訓練軍隊，補充軍實，一年以來，勢力日見強大，數日以前，把軍隊集中延平，一時佈滿了疑雲。也有說他謀浙的，也有說他侵贛的，累得浙江調兵遣將，忙亂非常，蔡成勛發電求救，神魂無主，就是福建的人民，也不知他葫蘆內賣什麼藥。那王永泉也是個陰謀專家，見了他這種舉動，十分猜疑，他的兄弟王永彝也再四囑咐王永泉小心。這天王王永泉正在公館中和一班姨太太們調笑，忽然孫傳芳微服來訪，王永泉不知何故，吃了一驚，急忙整一整衣服，出去迎將進來，回到會客室裏坐下。孫傳芳笑問在公館中樂否？王永泉笑道：「彼此心照不宣。」孫傳芳也大笑，因把座位移近一步，低聲說道：「弟已決定本月二十七日，十三年二月出發，福建的事情，此後全仗老兄一人維持了。惟軍餉一項，務請老兄竭力幫忙，百萬之數，並在弟出發以前，籌集四五十萬，使弟可以支應開拔費用。彼此都是為國家辦事，虧他有臉皮說得出。務請竭力，不要推却。」王永泉道：「兄可把所有各部軍隊，全都帶了去嗎？」問得惡亦把細。孫傳芳道：「這時還不能定。大概李生春、盧香亭兩旅，可以暫留，助兄鎮守省城，其餘各部，非全都開拔不可，否則恐怕不夠調遣。」說得不著痕迹。王永泉欣然答應。孫傳芳大喜，又再三拜託，方才辭去。

王永彝聽得這事，便問王永泉道：「不知道他抱着什麼意思，怎麼肯輕易放棄福州？」王永泉笑道：「福建事權不一，他外被羣雄所困，內又見扼於我，伸展不得自由，所以想往外發展咧。」人言王永泉多陰謀善機變，然而到底不能識透孫傳芳之機變，則亦虛有其名而已。次日，王永泉令財政廳盡量搜羅，湊集了四十萬現款，解給孫傳芳。到了二十六日，王永泉親到孫傳芳那裏接洽移交各事。尚在夢中，讀者將以為王氏必在此時發生危險，不知在事實上決無此理也。蓋果然可以如此解決，則兩人相處甚久，何遂無類此之機會哉？孫傳芳擇最緊要的事情，都接洽了，漸漸談到攻浙的事件。王永泉道：

聽說仙霞嶺一帶，盧永祥只派夏兆麟一旅人防守，兵力很單，只是仙霞嶺地勢險要，進攻不易，我兄還須謹慎才好。不儘其出發，反勸其謹慎，惡極。孫傳芳微笑道：「我也一定圖漸，如有機會，攻贛豈不也是一樣？」王永泉道：「蔡成勛雖然沒用，然而軍力尚厚，我兄所帶的，雖然都是精銳，但以人數而論，恐還不足以操勝算。」更惡更惡，其意蓋在感應其將李盧兩旅一同帶去。孫傳芳聽了這話，躊躇了一回，裝得很像。方才說道：「我兄所說的話，十分有理，但是另外

又沒有兵可添，奈何？」妙妙看他撇開李盧，毫不在意。王永泉也躊躇不答。王永泉倒是真的躊躇。孫傳芳忽然笑道：「方法有一個在這裏了，貴部李團，素稱驍勇，現在城外，何不借給兄弟，助我一臂之力？」王永泉慨然答應，不由他不答應。

第二天，孫傳芳發出佈告和訓令，大概說：「自己赴延平，校閱軍隊，所有督理軍務善後事宜，都由幫辦王永泉代理。」云云。一面整隊出發。王永泉親自出城送行，並命李團隨往。孫傳芳挽着王永泉的手，再三懇其源源接濟，裝得極像。王永泉滿口允諾，送了幾十里路，方才珍重而別。路上王永泉又問王永泉道：「哥哥如何教李團隨往？他是哥哥部下的精銳，如何替別人去效力？」王永泉笑道：「你那裏知道我的意思？馨遠素多機變，他的說話，至少也要打個三折，如何可以盡信？我要派人去偵探，又嫌不便，現在他借我的李團同行，我正可教李團在前方監視，樂得做個順風人情。」人謂王永泉多機變，果然名不虛傳。王永泉道：「你可和他說過？」王永泉笑道：「孩子話，豈有不囑咐他之理？」說着話，回到福州，便到督理公署裏去辦公。

光陰易過，忽忽已是一個星期，這天正是三月四日，王永泉忽然接到孫傳芳一個電報，請飭李盧兩旅，開赴延平。王永泉又不解是何用意，王永泉笑道：「這是馨遠聽得浙贛增兵邊境，恐怕兵力不夠調遣，所以又調李盧到前敵去咧。」因令人去請李生春和盧香亭，李盧應召而來。王永泉便把那電報給他們看，李盧齊聲道：「我們也剛接到馨帥叫我們開拔的電報，正想來稟督理。居然稱之曰督理，使他不少疑，妙甚。明天早晨，便好開拔，只是開拔費用，還請督理轉飭財政廳，立刻籌撥才好。」又索開拔費，使其不疑，妙甚。王永泉應允，立刻便打電話知照財政廳，籌撥四

萬。兩人欣然道謝而去。次晨，李盧領了開拔費，各自率領全旅軍隊，出城而去。王永泉笑對王永彝道：「現在我眼前可清淨了。」慢着，大不濟淨的聚來了。當下便電泉州所部旅長楊化昭，速帶所部開拔入省，守衛看城，以防意外。也可謂把綏之極，其如孫兵機變更甚何？又隔了一日，是三月六日，忽然接到了周蔭人的萬急電報，不知是什麼事，正在驚訝，立刻命人譯了出來，誰知是宣佈他的罪狀，並限他在三小時內退出福州的哀的美敦書，不覺大怒，立刻命秘書覆電痛罵。這謂之鬪電報。一面傳知洪山橋兵工廠中的駐軍加緊戒備，另外又趕調就近駐軍，急來救應。講到洪山橋的駐軍，本來也有一旅多人，自從被孫傳芳借去一團，便只賸了一團多人，兵力十分單薄。可見孫傳芳計畫之週到。此時得了王永泉的命令，十分驚疑，正在佈置，忽然報稱盧香亭李生春以後隊作前隊，來攻兵工廠了。王軍慌忙出動抵禦，盧李兩旅，早已撲到營前，王軍軍心大亂，不敢戀戰，俱各拋槍棄械，四散奔逃。兵工廠當時便爲盧香亭軍所佔。王永泉的救軍還未到，盧李兩軍，又攻進城來。倉卒之間，調遣不靈，所部盡被繳械。王永泉和兄弟王永彝，帶領殘部急忙逃出福州，向泉州路上奔逃。正走之間，忽然又一彪軍馬到了。王永泉大驚探詢，却是自己所部，得了命令，特來救應。王永泉大喜，合兵而行。到了峽兜，捕了許多船隻，正在渡江之際，忽然兩隻大軍艦，自下流疾駛而來，浪高丈許，把所有的船隻，盡皆打翻，兵士紛紛落水。王永泉大驚，急急逃過江時，所部三千多人，已大半落水，不會落水的，也都被海軍繳械。原來盧香亭攻進福州時，便即關照海軍，請即派艦到峽兜堵截，所以王永泉又吃了這個大虧。他倆在峽兜逃出性命，只得百餘殘卒，也都衣械不全，急急向泉州奔逃。剛剛過了仙遊，忽然前面塵頭大起，又是一大隊兵士到了。王永泉不知道是何處軍隊，不覺又是大驚。正是：

福無雙至非虛語，禍不單行果又來。

未知王永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王永泉以機詐起家，雄踞福建者數年，督其地者，莫敢擾其鋒，終亦敗於孫傳芳之機詐，天道好還，不其信哉！當王之討李

厚基也，與感致平許崇智合謀，圍結甚堅，這許去圍歸粵，則又一變而降孫傳芳及孫傳芳謀之，則又以攻賊者再變而爲附賊，飢附飽颺，其反覆固不殊溫侯。然一驥不可復振，心勞不免日拙，於國既多貽害，於己又寧有得哉？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廈門賊楊敗北 進仙霞萬姓哀鳴

却說王永泉、王永彝正在奔逃之間，忽然前面又有一軍攔住去路，這路軍隊不是別人，正是部下的旅長楊化昭，率領本部全軍前來救應。王永泉大喜，當即傳令紮下，防堵北來追兵。自己和王永彝、楊化昭回到泉州，召集各旅旅長開緊急軍事會議，討論反攻計畫。楊化昭竭力主張聯絡臧致平，再圖反攻。王永泉想來別無他法，只得如此決定了，想已忘却圍攻廈門時矣。即日派代表去和臧致平接洽，那臧致平自從去年被圍洪兆麟等同粵以後，一面用金錢聯絡海軍，使其不願再動，一面運動各屬民軍圍攻泉州。王永泉不得不把圍廈的軍隊調回救援，因此廈門得以解圍。如今竭力補充整頓，兵力已大有可觀，屢想攻克漳州，回復去年的舊觀。無奈這時民軍中最有勢力的張毅，受了孫傳芳聯絡，已由北京任爲第一師長，兼廈門鎮守使，無日不想窺取廈門。王獻臣本來是宿世冤家，還有一位賴世璜自由贛粵入閩，也和張毅、王獻臣聯絡成一派，專和廈門做對，此等亦皆反復無常之武人。因此臧至平不能如願，知今見王永泉派人前來聯絡，一口便允，絕不提往日圍廈之事。代表還報，王永泉極爲得意，便部署軍隊，準備反攻。

再講盧香亭、李生春兩人入了福州，急電周蔭人入省主持。電報發出不久，周蔭人已翩然到省。盧香亭急忙問他延平方面的情形，周蔭人笑道：「昨日三月五日，馨帥探得水口方面，王永泉有大批軍械運過，立刻派謝鴻勳暗地截留，一面又派孟昭月把帶去的李團繳械，都做得十分秘密，所以省中沒有知道。補前文所未寫，十分細到，不然，李

「盧何途一去無下落耶？現在馨帥有令，命我在省中主持一切，你們兩人可急把分駐閩北一帶王軍殘部，掃除乾淨，好請馨帥來省，替我去攻打泉州。」李生春道：「馨帥仍在延平嗎？」周蔭人道：「他暫時不能來省，須等閩北王部肅清，方才可以來呢。」盧李兩人應諾，當即分遣部隊，把王永泉留在閩北的殘部，全都肅清，電省告捷。周蔭人得了報告，電請孫傳芳來省，自己率隊南下，去攻泉州。

王永泉在泉州得此消息，正待派兵迎擊，忽然又報張毅賴世璜奉了孫傳芳的電令，率部來攻。王永泉急令所部旅長高義率隊防禦，正在支配兵力之間，又見王永彝匆匆進來，見了這幾條命令，便夾手奪過，擲於地下道：「哥哥還在睡夢之中嗎？高義久已和張毅有了接洽，如何還派他去？現在軍事形勢，已十分危險，哥哥還留戀在這裏做什麼？萬一哥哥必定要和他们死拚，做兄弟的可耐不住，便要辭了哥哥，到上海去咧。」王永泉聽了這話，不覺長歎一聲，擲筆而起，傳令命楊化昭入內，對他說道：「我決意到上海去了，所有的軍隊，都請你代為統帶，候臧致平來改編。高義不必叫他到前敵去，可留他守泉州罷。」楊化昭再三勸慰，王永泉笑道：「不哭而笑，非真能笑也，哭不出來耳。」我在福建的勢力不可為不厚，然而數日之間，一敗塗地，可見這事情已非人力所能挽回，分明是有天意在內，此是從項公天亡我也一句化來。我便有本領戰勝敵人，決戰不勝天意。明明是人謀之不臧，偏要推說天意，將自欺欺人，言王永泉多機詐，果然。我待不走怎的？」楊化昭見他去意已決，便慨然答應。王永泉便把這意思又吩咐了各旅長一番，然後電致臧致平，請其來泉改編。事情辦妥以後，便和兄弟王永彝潛行動身，到上海去了。

臧致平得了王永泉的電報，電令楊化昭放棄泉州，退守同安。楊化昭遵令全部肅到同安，只留高義在泉州防守。這時高義的態度十分曖昧，所以楊化昭不會教他同退。不數日，臧致平自己也到同安，恰好周蔭人會合張毅王獻臣賴世璜各部，來攻同安。臧楊合力抵禦，大戰多日，不分勝負。盧香亭向周蔭人獻計道：「如此苦戰，不易得勝，不如仍運動海軍攻他們之後，一面令漳州方面的駐軍，襲擊江東水頭一帶，斷他和廈門的聯絡，臧楊進退

無路，必然成擒了。」周蔭人然其計，當下派人暗地去運動海軍和漳州的民軍，同攻廈門。海軍因兩次攻擊廈門，都未得手，現在見周蔭人又來約他，生恐仍舊未能得手，大家討論了一回，忽然思得一計，假意拒絕。周蔭人的請求，反向他索取截擊峽兜時所許的利益，彼此在假意爭執之時，暗暗地集合艦隊，載着陸戰隊，星夜去襲廈門。此時賊軍全體都在同安，留守廈門的，不過是些少部隊，忽見海軍來襲，抵敵不住，急忙電請臧致平分兵回救。臧致平大驚，立刻便派劉長勝率領本部軍隊，回去救援。劉長勝遵令，急急開拔，剛到灌口，前面已有軍隊截擊。劉長勝大驚，趕即派人查明，却是漳州的民軍，即令向前衝擊，無奈民軍甚多，衝突不過，反而損失了不少軍士。民軍乘勢反攻，劉長勝大敗。劉長勝變作劉長敗，一笑。退到洋宅，作急報知臧致平。臧致平得此消息，拍案而起道：「劉長勝如此無用，大事去矣。」因急召楊化昭吩咐道：「廈門駐軍軍簿，已半日不得消息，此時必已失守，你可率領所部軍隊，急急前去擊破漳州民軍，乘勢佔領漳州，以備退步。」此時計到退步，殆已知不能抵禦北軍乎。楊化昭遵令，急忙領兵趕到灌口相近，已和漳州的民軍接觸。楊化昭大怒，更不放槍射擊，立即傳令肉搏衝鋒。大隊兵士，一齊大喊一聲，便如潮水一般沖將過去。寫得楊化昭勇悍之極。民軍雖稱勇悍，從來不曾見過這種戰法，支持不住，大敗而走。楊化昭略略追了數里路，便收兵紮住，打探廈門會否失守。不多時，探員回報，廈門已入海軍之手。楊化昭長歎一聲，傳令進攻漳州。漳州的民軍被楊化昭追趕，急急奔逃，剛纔過了長泰，將到安東，長泰城南之一小市鎮。忽然前面有大軍阻住，前鋒相迫，交綏起來。原來這支軍隊，却是何成濬所部。他因探得漳州空虛，業已襲擊占領，派兵來攻漳州。民軍的後路，楊化昭也趕到，兩面夾攻，民軍大潰，四散奔走，槍械棄了一地。楊化昭和何成濬見了面，大約談了幾句，楊化昭便要回軍仍赴前敵，何成濬留守漳州，佈置一切。楊化昭剛到坂頭，長泰城東之鄉鎮。臧致平已因兵少，敗了下來。楊化昭上前猛力反攻了一陣，方才把周蔭人的軍隊擊退。臧致平對楊化昭道：「漳州既被我軍佔領，此時也只有退守長泰，讓我整理隊伍，才能反攻咧。」楊化昭稱是。臧致平便令楊化昭劉長勝守住長泰，自己率領殘部

回到漳州，整理了幾日，散走的潰兵，漸漸又來聚集，軍勢復振。何成濬因是生力軍隊，情願開到長泰去作戰。這時，臧軍前線雖然減少了，臧致平自己的部隊，却增加何成濬的生力軍隊，因和周蔭人又成了相持之局。

周蔭人見不能取勝，又想起去年與粵軍夾攻的情形，回應二十三回，便派代表往潮惠和洪兆麟商議，請其派兵北上，攻臧楊之背。洪兆麟因臧致平佔了漳州，也恐他往南發展，來攻自己的背面，造成和中山系軍隊夾攻自己的局面，立即應允通電聲討臧楊。臧楊有何罪可供聲討，不過與自己不利耳。率兵北上，好在這時東江的戰局已在頓之中，滇桂黔粵各軍，時有內鬩，不能直搗潮惠，暫時抽調軍隊，諒還無妨，便撥隊向漳州進攻。臧致平腹背受敵，支持不住，又和何楊等退出漳州，衝過龍巖，佔了汀州。周蔭人等乘着戰勝之威，又率隊進迫汀州。臧楊等都知汀州決不能守，因和何成濬商議道：「汀州孤城，萬不能堅守，浙江盧子嘉和我們素有接洽，不如衝過江西，從玉山入浙，不知我兄可肯同行？」何成濬尋思了一回，方道：「我想到廣東去投中山先生，擬即率隊由江西入粵，不知兩兄以爲何如？」楊化昭道：「一人各有志，既兄志在投奔中山，我們也不敢相強，好在中山與子嘉都在反直團體之內，何分彼此？」議定之後，便即拔隊離汀，何成濬由會昌轉入廣東去了。

蔡成勛聽說臧楊入贛，便派人接洽改編。臧致平笑道：「蔡成勛何物，豈是用我之人？」蔡成勛一庸材耳，宜乎爲臧氏所輕。當時嚴詞拒絕，使者道：「兩君現在勞窮力竭，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如不歸順，蔡督更待何往？」倘蔡督派兵兜截，兩君雖欲歸順，也不可得咧。」臧致平笑道：「我們人數雖只有五六千之衆，然而轉戰千里，孫傳芳竭全省之力來兜截我們，也被我們衝過，何怕什麼？」蔡督是實事，不是吹牛。蔡督如講交情，不來攔阻我們，讓我們通過到浙江去，我們當然感激不盡，將來總有報答之時。此是講情理，見自己不是一味恃強者。倘必欲相厄，那時實迫處此，只好請蔡督莫怪了。」此是威之以硬見自己是不怕兜截者。使者見他態度如此決絕，知道多說無用，快快而去。臧致平令全軍一齊前進，走了一日，忽報前面有蔡軍阻止前進。臧致平大怒道：「蔡成勛太不量力，如何敢來阻我？」當下便令

楊化昭爲前鋒，向蔡軍猛衝。講到江西軍，在東南各省中，原屬最關要的軍隊，自來不耐戰鬪，如今遇見這位慣玩肉搏的楊化昭，如何抵抗得住？一交綏，便即四散敗走。不經戰。楊化昭見蔡軍很少，十分奇異，叫過捉住的俘虜來問，方知他們是因派來運送軍械，並非派來堵截的。楊化昭聽了這話，大喜道：「我們正缺械彈，想不到竟有人送來。」當令把奪下的械彈，分發給兵士配用。

這消息報到南昌，江西省城。蔡成助禁不住大怒道：「賊楊太無禮義了。我好意接洽改編他們，不願意也還罷了，如何又劫奪我的軍械？此仇不報，有何面目見人？」當即調集大隊陸軍，在建昌金谿方面堵截。賊楊軍前衛探得這事，便來向臧致平請示。臧致平得了此報，急和楊化昭商議道：「江西的地勢，我們不熟，如敵人用抄襲之法，我們必中其計。現在不如分作三路，你任中鋒，教劉長勝擔任左翼，我自己任右翼。你如衝得過固好，衝不過，你可稍退，讓我們左右兩翼，攻擊他的側面，取三面包圍之勢，定可戰勝。即使不能勝，也決不致被他抄襲了。」楊化昭應諾。二人分兵訖，楊化昭中鋒先進，在新豐司地方和蔡軍接觸。蔡軍還沒見楊軍的影子，便槍砲齊發，亂轟一陣，可發一笑。楊化昭却安然處之，並不還擊。等到兩軍相距甚近，方令開槍，纔是慣家作用。不一時，愈戰愈近，相距不過十餘密達，楊化昭便令上刺刀衝鋒。又玩肉搏的老調兒了，此公真是狠貨。兵士齊聲大喊，奮勇向蔡軍猛撲。蔡軍起初還忙不迭的開槍，並亂用機關槍掃射，等到楊軍衝過了十字火線，相距只有三四密達的光景，早已丟了槍械，紛紛奔逃。楊化昭那裏肯捨竭力追擊，追擊蔡軍槍械委棄了一地。臧致平劉長勝又從左右殺來，殺得蔡軍更無逃處，潰散得幾不成軍。臧楊衝過了建昌金谿，由江潯胡坊河口廣信玉山，退入浙江的常山。

浙江人民，聽說臧楊的軍隊入境，恐怕引起戰事，一齊電請盧永祥派軍防堵。盧永祥那裏肯聽？臧楊擊蔡而重慶，亦知盧氏必能重視彼等也。浙江紳商，都藉口餉項困難，情願集資遣散，一面推代表去見盧永祥。盧永祥道：「我心上何管不知道浙江財政困難，不能再供給軍隊的餉項，但我本與臧楊有約，他今窮而歸我，我如拒絕他，或者解

散他，不但有乘人於危之嫌，良心上也如何過得去？一紳董們再三勸解，盧永祥總不肯聽，紳董只得快快而出。盧永祥當即派人赴衢州常山改編臧楊軍隊爲一混成旅並定名爲浙江邊防軍，以臧致平爲司令，楊化昭爲旅長。從此直派方面因攻浙聯浙的主張不同，曾造成洛陽南京兩大實力派的意見大衝突。這時齊燮元便拿着這事去責備吳佩孚，吳佩孚也覺得有些說不過去，便即電致盧永祥，請其即將臧楊兩部遣散，一面電令蘇皖閩四省監視浙軍的行動。浙江各團體也因一時盛傳四省攻浙解決臧楊的風聲，一天緊於一天，都紛紛籲請盧永祥解散臧楊部隊。這種電報，一時如雲蒸霞蔚而起。現在把浙江省議會發給盧永祥的一個電報錄在下面也見當時浙江人民反對之烈了。原電的內容大意道：

臧楊入浙，全省人民，莫不驚惶失措，度以事理，揆以環境，其不可不另籌解放之理有四，敢爲督辦陳之。浙江雖爲財賦之區，而歷年供應浩繁，軍費重積，頻年以來，漸入窘境，國省各稅所入，以應原有各軍，已有竭蹶之慮，何能再增負擔？一也。臧楊以不容於閩，見逐於贛，始改就浙江，閩贛皆與浙省爲鄰，萬一進兵致討，必致牽動大局，二也。前此和平公約及督辦歷次宣言，不容客軍入境，今收容臧楊，是實尸破壞和平公約之咎，三也。浙江陸軍，原有一二兩師，益以第四第十，已達四師之數，以固邊防，綽有餘裕，收容改編，義無可取，四也。務乞俯順民意，另籌解決之道，浙江三千萬人民幸甚。

盧永祥見了這電報，便請省議長沈鈞業到公署中去，向他解釋道：「兄弟自從到浙江以來，多蒙全省浙父老兄弟誠意擁戴，兄弟也處處顧及民意，時時顧及地方。老實說，浙江也差不多可說是我第二故鄉了。自從廢督的潮流一起，兄弟當即適應潮流，自向全省人民辭職，又蒙全省人民付託我以軍事善後督辦的重任，半年期滿之後，又堅留我繼續擔任，浙民之愛我如此，我豈有不愛浙民之理？兄弟所以定要收編臧楊者，也是有我一番至理。薇孫兄涉鈞業字，試看今日的直系，驅逐總統，公然賄選，是否是全國人民所共同切齒痛恨的論理？我既是中國國

民一份子，當然要盡力反對。此言我不可不反對。便是浙江人民，也並非居在中國版圖之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該努力向這條路上去走。此言浙江人民也不可反對。何況直系本抱着武力統一的主張，即使我們不反對他，他也決不能輕輕放過，當然還要派兵來攻。此言便不反對，也不能免於一戰。我們不反對而仍免不了受戰事的損失，何如爽爽快正言反對，也教他們知道民心尚未全死，知所警惕，此言我們樂得反對。我們既處在不能不反對，不可不反對的地位，他們又處在不肯不攻浙的地位，是戰事遲早總不能免。試想浙江現在的實力，怎能對付四省十餘萬的兵力？僅僅增一賊楊，我尚嫌他太少，浙江人民，怎麼反嫌兵多呢？此言不能不收容賊楊。這番苦心，我又不能明白宣佈，一宣佈了這層意思，豈不立刻挑動了戰事？此言所以不明自宣佈之因。馮孫兄！你現為全省人民的代表，務請你代為解釋！一篇話說得十分透徹。沈鈞業原是個忠厚人，聽得他如此說，不能辨駁，也是不敢辨駁。當時啞啞而出。

那齊燮元久已想併吞浙江，擴充自己的實力，可恨此次戰事，實完全由齊氏一人引起。此時有口可藉，便調集自己所部的第六師全師，黃振魁的第二混成旅，吳恆瓚的第四混成旅，陳調元的第五混成旅，楊春普的第十九師，白寶山的蘇軍，總計約有四萬人的兵力，紛紛向滬寧路和太湖附近一帶開動。安徽方面雖然和浙盧並無仇恨，也無野心，只是既同隸直系之下，自不得不派兵助戰。江西的蔡成勳，因怕孫傳芳壓迫的緣故，本來竭力主張和平對浙，這次因賊楊奪他的軍械，又被他堵截之兵，因此遷怒到浙盧身上，也派定楊以來一師人，在玉山邊境，乘機窺伺。孫傳芳此時已將福建督理的位置，讓給周蔭人，自己只擁了個閩粵邊防督辦的虛銜，正想竭力向外發展，另外找一個地盤，他的本意雖在江西，却因名義上總算同隸直系之下，不能不顧忌，所以遲遲未能實行。現在見浙江方面大有可圖，便帶領孟昭月、盧香亭、謝鴻勳等六個混成旅分兵三路窺伺浙江。

浙江方面，防駐衢州的，原為夏兆麟、盧永祥，因夏族係北軍精銳，想把他調到北境，攻擊江蘇，所以駐衢不久，便又令他開駐嘉興。夏兆麟奉了這調防的命令，當下便令地方上拘集船隻，開拔東下。這些民船行駛很慢，衢州

上游開到杭州，雖然說是順水，每天也只能行駛百來里路，所以每天總在縣治所在的地方駐泊。從衢州開到龍游，恰好只有一站路，一站路者九十里也。浙江上游入，多如此。將晚時分，夏兆麟到了龍游時，自有一批官紳人等，遠遠在那裏迎接。夏兆麟上岸答訪，就有當地紳士的領袖張芬，設筵款待。到了半酣時候，夏兆麟忽然動了徵花之興，主人少不得助興，立刻命把沿岸的交白姝，不論船上岸上的一律叫來。且住交白姝究竟是什麼東西？怎麼又有船上岸上之別？讀者不要性急，且聽著書者慢慢道來。原來衢州上游一帶的妓女，並沒有什麼長三么二之分，只有一種船妓，碰和吃酒，出局唱戲，一切都和長三相類，不過沒有留客過夜的舊例，所以有賣嘴不賣身的諺語。這種船妓，俗名謂之交白姝。至於何所取義，却沒人知道。初時交白姝只准在船上居住，不准購屋置產的。到了光復以後，民國成立，這種惡例取消，他們因舟居危險，而且又不舒暢，纔有許多搬在岸上居住。至於交白姝之營業方法，則依然猶昔，並不因一搬到岸上而有什麼不同。這龍游地方原屬小縣，更兼縣城離開水面，還有三四里的旱道，近水一帶，只有一個二三百家的市鎮，因此船妓的生涯，也並不十分發達。操此業的總計，也不過二十來人。此時聽說夏旅長叫局，也有歡喜的，也有害怕的，歡喜的是以為夏旅長叫的局，一定可以多得些賞錢，害怕的是聽說夏旅長是個北佬，恐怕不易親近。可是害怕歡喜，其情形雖不一致，至於不敢不來，而且快的情形，則一所以條子出去不多時，所有的交白姝，便已一齊叫到。夏旅長雖是粗人，却知風月，少不得要賞識幾人，替錢江上游留點風流趣史。正是：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未知夏兆麟究竟看中何人，如何發生趣史，且看下回分解。

賊楊入浙而東南戰事爆發，江浙之爭，其果以此為導火線乎？曰：否。虛不附道，雖攻賊楊而消滅其勢力，直亦必出諸一戰。納賊楊與不納賊楊於東南戰事固無異也。矧賊楊與盧同為反直份子之一，今賊楊以勢盛而歸盧，盧倘拒之出境，其亦何

以對初心乎？更進一步言之，則東甯戰爭，勢必不免，與其拒之而自翦其羽翼，何如改編之以爲反直之助也。然則吾人豈可以納械揚爲盧咎哉？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賄託倒戈賣省 結去思辭職安民

却說夏兆麟在席散之後，先打了兩圈撲克，輸了二三十塊錢，這時有個妓女叫阿五的，正立在夏兆麟的背後，夏兆麟因鼻子裏聞着一陣陣的香氣，忍不住回過頭來一看，只見阿五中等身材，圓圓的面孔，雖非絕色，却有幾分天真可愛，禁不住伸過手去，將他一把摟在懷中。講這阿五，原是上回所說胆小意怯，畏懼北老之一人，受了這等恩遇，只嚇得胆戰心驚，不敢說話，又不敢掙扎，一時兩頰緋紅，手足無措，只把那一對又羞又怕的目光，釘着夏兆麟的面上，灼灼注視。夏兆麟見了這樣子，更覺可愛，忍不住抱住她的粉頸，熱烈地接了兩個吻，短短的鬚鬚，刺着阿五的小吻，痛雖不痛，却癢癢地使他接連打了兩個寒噤。衆人見了這樣子，雖不敢大笑，嗤嗤之聲，却已徹耳不絕。夏兆麟也覺得眼目太多，有些不好意思，便兩手一鬆，把一個軟洋洋、香噴噴、熱烘烘的阿五，如也形容，使人發一大喊，放在地下。阿五這時突然離了他的懷中，到有些坐立不安起來，蓬着頭，只顧看着衆人發怔。寫得入情入理。夏兆麟不覺微微一笑，便伸手把剛才輸贖放在桌子上的七十塊錢鈔票，向他面前移了一移，分明是賞給他的意思。一吻七十元，在一般軍閥視之，真細事耳，然在吾輩窮措大聞之，已覺駭人奇矣。阿五雖然也猜得一二分，却不敢伸手去接，只是看着鈔票，看看夏兆麟，又望望衆人。衆妓見了這情形，也有好笑的，也有妒忌的，也有歎羨的，也有代他着急的。這時又有一個妓女，名叫鳳寶的，在妒忌之中，又帶着幾分歎羨，妒忌人未有帶歎羨者，蓋妒忌多由於歎羨而生也。正在無機可乘之時，忽見夏兆麟撮着一根捲菸，還沒點火，便忙着走上前，劃了根火柴，替他點着，又款款的喊了聲老爺。

夏兆麟點了點頭，便在那七十塊錢裏，拈出兩張拾元鈔票，遞給鳳寶，鳳寶連忙接過謝賞。鳳寶比阿五乖得多了。夏兆麟又把其餘五十塊錢票，遞給阿五，阿五還不敢接，這時旁邊有一個紳士，瞧這情形，忙着向阿五道：「阿五，你這孩子太不懂了。夏大人賞你的錢，爲什麼不謝賞？」阿五見有人關照他，才伸手接過道謝。接得遲了些兒，便少了二十塊錢，應呼時氣。此時時候已遲，夏兆麟不能多耽擱，便告辭而去。張芬等少不得恭恭敬敬的送到船上。

次晨開船到了蘭溪，蘭溪的官紳，少不得也和龍游一般，踴躍歡迎。夏兆麟的船還在半路，便已整排兒的站在碼頭上迎接。他們以爲這樣虔誠，方能博夏司令的歡心。按是時夏兼任戒嚴司令。不料這天剛碰在夏司令不高興頭上，船到碼頭，不但衆人請他的筵會拒而不受，甚至請見也一律擋駕。蘭溪人可謂鬻鬻頭。衆人再三要求，方允出見。衆人一見夏司令出來，在衆人聲中，固不敢直呼其名也。也有鞠躬的，也有長揖的，整排站着的人，高高下下，圓溜溜黑油油的頭顱，七上八下的一齊亂顛。夏司令嚶的一聲，衆人便似雷轟般應着。夏司令笑一笑，衆人又七張八嘴的恭維。一時亂糟糟的幾乎不會把個夏兆麟纏昏了。旁邊幾個衛兵，知道司令有厭惡之心，也不等衆人說話做個小結束，便一個左手，一個右手，如風也似的扶了進去。岸上整排兒站着的官紳，不見了夏司令的影子，兀自打陣兒，高聲頌祝，無非是夏司令是一路福星。夏司令全省柱石等等說話。話休煩絮，夏司令如此一站一站的到了杭州，見過盧永祥，盧永祥便令他即日開往嘉興，夏兆麟即日遵令去了。

臧楊入浙後，仙霞嶺一帶便由臧楊防守，比及蘇皖贛閩四省，都把重兵紛紛調向浙邊，盧永祥也少不得分調兵防禦，令臧楊開拔北上，防守黃渡，自己所部的第十師和何豐林所部的兩混成旅，俱在滬甯路一帶守護。陳樂山所部的第四師，由長興宜興之間進攻，天目山方面，則指定第十師的一部，防止皖軍侵入。南部則由浙軍潘國綱所部的第一旅，郝國璽防守溫州平陽，張載陽所部的第四旅防守處州，潘國綱所部的伍文淵第一旅，和張載陽的第三旅，張國威的砲兵團，防守仙霞嶺和常山，都取守勢。第四第十兩師合稱第一軍，自兼總司令，何豐林

的兩混成旅及臧楊部隊爲第二軍，以何豐林爲總司令。浙軍第一第二兩師爲第三軍，以第二師長省長張載陽爲總司令，第一師長潘國綱爲副司令。

潘國綱伍文淵張國威等防地，本來都在餘姚五夫一帶，這次得了調守浙邊的命令，當即拔隊南行。當調遣軍隊之際，軍務廳長范毓靈忽然得了一個消息，急忙來見盧永祥道：「仙霞關一帶督辦派那部軍隊去守？」盧永祥道：「孫傳芳北侵，兵力不厚，軍械也不甚齊全，不必用強有力的軍隊去，只派第一第二兩師的一旅去，也足夠應付了。至於江西的楊以來師，更是不必擔心，只一團人便儘夠對付了。」江西兵之無用，幾於通國皆知，用以作戰則不足，用以殘民則有餘，吾人何幸有此軍隊。范毓靈道：「浙軍可靠得任？」盧永祥吃驚道：「你得了甚麼消息？可怕是說浙軍不穩嗎？」范毓靈尚未回答，盧永祥又道：「當時我也曾想到這層，因爲浙軍是本省部隊，恐受了別人的運動，所以我前日已對喧初張載陽等說過，此次戰爭，無論勝敗，已決定以浙江交還浙人，現在浙軍差不多是替自己作戰了，難道還肯帶孫傳芳進來嗎？」子嘉亦是忠厚之人。范毓靈忙道：「兩位師長倒都是靠得住的，督辦休要錯疑，我今日得到一個消息，倒不是指他兩人。」盧永祥道：「是那個？」范毓靈道：「我剛才得到一個極秘密的消息，却是指這個人的。」說着，把聲音放低，悄悄的說道：「聽說孫傳芳派人送了二十萬現款給夏超，夏超已囑咐張國威乘機叛變了呢！是那非耶詢之浙人，當有知者，吾不敢斷。」督辦應該防備一二纔是！盧永祥怔了一怔，半晌方道：「這話未必的確罷。」子嘉到底是位長者。范毓靈道：「我也希望他不的確，不過有了這消息，我們總該有些防備，莫教牽動大局。」老范比老盧乖得多呢。

盧永祥半晌不語，范毓靈正待解釋，恰巧潘國綱進來辭行，並請領軍械子彈開拔費等類。盧永祥望着范毓靈，委決不下。范毓靈會意，因向潘國綱笑道：「子彈已飭照發，開拔費却一時爲難。」潘國綱一怔道：「不知什麼時候才有？」范毓靈道：「且看明天罷。」答得空泛。潘國綱道：「且看的話，又是靠不住的，到底明天可有？」范毓靈

道：「這個：你不要着急，多少總該有些罷。」答得空空。潘國綱道：「軍情緊急，餉項是第一要緊的事情，務請范廳長轉飭財廳，冠日照發。」盧永祥道：「潘師長不必着急，范廳長既如此說，明天總可有了。」潘國綱剛要再說，恰巧陳樂山進來，見了潘國綱，便道：「我們這邊已經接觸了，你們那邊怎樣？」潘國綱還不會回答，陳樂山又道：「貴部現在可是暫由伍文淵節制嗎？聽說大隊仍在江山，不會扼守仙霞嶺，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潘國綱驚疑道：「這是什麼緣故？恐怕還是因閩軍的前鋒尚遠，或許是要兼顧江西罷？」潘國綱才力之薄弱，在此數語可見。陳樂山過潘道：「陳樂山點頭道：「我說伍旅長是熟諳軍情的人，總不該如此大意，萬一閩軍偷過仙霞嶺，那時豈不悔之已晚？」潘國綱忙道：「這話很是我當即刻電令他趕緊扼守仙霞。」恐怕來不及了。盧永祥忙道：「這事如何可以這般疏忽？你趕快拍電給他罷。」潘國綱連忙答應，這時他自覺佈置未週，有些內慚，坐不住，便辭了出去。

范毓靈望着他出去，方謂陳樂山道：「你看老潘爲什麼這般言詞閃閃，難道有什麼不穩嗎？」陳樂山道：「我不會聽到這個消息，不過潘的爲人，我很知道，看去不過能力薄弱些罷了，要說他有什麼不穩，到不是這類人。」盧永祥道：「你那面既已接觸，又趕回來做什麼？」陳樂山做了個手勢道：「請督辦再發十五萬塊錢，今天可有嗎？」范毓靈忙道：「有有有，你自到財廳去支領就得咧。」潘無而陳則一裝十五萬兩面相映使人暗悟。盧永祥道：「你領了錢，就到前線去，不要再耽擱咧。我明天也要到黃渡一帶，視察陣線去咧。」陳樂山答應，到財廳領了軍餉，便到長興去了。

第二天盧永祥也到滬甯路一帶前線，觀察了一回，便仍就回到杭州，兩軍在滬甯路及宣興一帶，激戰多日，勝負未分。論兵力，蘇齊雖比盧永祥要多一倍，無奈蘇軍不耐戰的多，而能戰的少，盧的軍隊，却非常勇敢，因此只能扯直一些分不出高下。至於平陽方面，也是勝負未分。慶元方面，因浙軍兵力單薄，被閩軍戰敗，慶元已經失守，不過這一路並非主力，只要東西兩路守住，閩軍無論如何勝利，也決不敢孤軍深入。常山開化方面，浙軍只有

第五團一團，江西軍雖有一師之衆，因浙軍素有老虎兵之號，不敢輕進，並不會接觸。這等軍隊，虧老蔡厚臉派得出來。江山方面，伍文淵正待進扼仙霞嶺時，不料孫傳芳軍已經偷度過嶺，已在二十八都江山縣南一市鎮。掘壕備戰，因此伍文淵不敢前進，只在江山城南的曠野上，掘壕防禦。九月十三那天，孫軍忽然來攻，伍文淵急急率部應戰，約莫戰了一天，左翼漸漸不濟。原來浙軍的戰略，注重中鋒，大約有一團之衆，右翼有兩營人，左翼却只有一營。孫軍這次參加戰事的，有三混成旅之衆，因探得浙軍左翼的防線單薄，便只用兩團人牽制住中鋒和右翼的兵力，却用全力去壓迫左翼。左翼人數甚少，如何支持得住戰了一天，人數已不足一連，一面勉強支撐，一面急急打電話請伍文淵派兵救援。伍文淵又打電話請潘國綱派兵，潘國綱教他派第二團第一營上去，伍文淵只得又打電話給第二團團長，第二團團長又打電話給第一營營長，第一營營長回道：「我雖願意去，無奈我四個連長都不願意去，請團長回副司令，另派別的隊伍去罷！」真是放屁，養你們做什麼用的？第二團團長急道：「這如何使得？左翼現在十分要緊，怎麼禁得再另行派兵？電話去，電話來，一個轉折，又要費多少時候，如何還來得及？」營長道：「四個連長不肯去，也叫沒法，請團長派第二營或者第三營去罷。」倘第二第三兩營，也像貴部一般不肯去，難道就不戰了？第二團團長沒法，只得回復伍文淵。伍文淵又急急打電話向潘國綱請示，潘國綱急令調第六團去接應。第六團又因不是潘國綱的直轄部隊，不肯遵令。命令如此不統，安得不敗？接六團係張陽所部。如此幾個週折，前線左翼幾個殘兵，早已

被孫軍的砲火掃光。孫軍乘機佔了左翼陣地，向中鋒的後面包抄過來。

那些砲兵中有幾個士兵，見敵軍抄襲過來，急忙向敵軍瞄準，想發砲時，却巧被張國威望見，急忙親自走上砲台去，喝退砲兵，把砲口瞄準自己浙軍的前綫，接連就是兩砲。那些浙軍正因自己發砲，並沒效力，正在驚疑，忽覺砲聲發處，自己隊伍中的人，就如潮水也似的倒了下去，再加審辨，才知砲彈是後面來的，知道已有內變，便齊喊一聲，不聽上官節制，紛紛潰退下去。中鋒一潰，右翼也不敢再戰，立刻跟着敗走，連在後方的第六團也被潰兵

衝散，跟着奔逃。浙軍威名掃地盡矣。第五團原是防守常山的，聽說江山戰敗，後路已經被截，也不敢再留，急急繞到衢州，跟着潰逃。一天一夜，奔了一百六七十里，直到龍游，方才休息了。三五個鐘頭，重又撒腿飛跑。浙軍威名何在？

此時盧永祥尚在杭州，浙軍潰退的第二天，方才接到這個消息，只因電報電話俱已隔絕，得不到詳細情形，都說：「浙軍全體叛變，倒戈北向，反替孫軍做了嚮導。」盧永祥部下的幾個高級軍官聽了這話，一齊大怒，約齊了來見盧永祥道：「督辦待浙江人總算仁至義盡，不料他們這般無良，下此辣手，他無情，我無義，現在我們也顧不得許多，督辦千萬不要再講仁義道德的話！」浙軍即叛變與杭人何與說得無理之極。盧永祥忙道：「你們要怎樣呢？」是故意問。衆軍官道：「還有什麼辦法？老實說，事已至此，就是我們不幹，部下士兵，也要自由行動了。」盧永祥冷笑道：「哦！你們原來想這等壞主意，這不是糟蹋浙江，怕還是糟蹋我罷。我治軍二十年，部下的兵士從來不會白要過民間一草一木，好好的名譽，料不到今天壞在你們手裏，你們果然要這樣辦，請先槍斃了我再說罷！」盧氏治軍之嚴明，在舊式軍人中，確實不易多得。衆軍官聽了這話，更覺憤怒，齊聲道：「督辦待他們如此仁義，他們可有一點好處報答督辦？今天督辦有別的命令，便是叫我們去死，我們也都情願，只有這件事，我們只有對督辦不住，要抗違一遭了。」說着，起身要走。盧永祥急忙立起身來，喝令站住。衆人只得回頭，看他再說些什麼話，只見盧永祥沉着臉，厲聲問道：「你們果然要這麼辦，非這麼辦不行麼？」衆人齊聲道：「今天非這麼辦不可！」足見怨憤之極。盧永祥大怒，立刻掣出手槍，向自己心頭一拍，厲聲說道：「好好！請你們槍斃了我罷，我今天還有臉對人嗎？」更說不出別的話，寫得氣憤之極。衆人見盧永祥如此大怒，都站住脚，不敢動身了。裏面有一兩個乖巧的，反倒上前勸解道：「督辦不必動氣，既督辦不願意如此辦，應該怎樣處置，只顧吩咐就得咧。」盧永祥聽了這話，才換過一口氣來，喘吁吁的說道：「你們若還承認我是上官，今日便要依我三件事。」衆人問那三件事，盧永祥道：「第一件，各軍軍官，所有眷屬，一例在今日送往上海；第二件，各軍軍官士兵，所欠商家的帳項，一例須在今日還清，不准短少半文。

第三件，各軍官兵，一例在今夜退出杭州，開往上海。」衆軍官聽了這話，都十分不服，却又不敢違抗，大家默然不語，怒氣難平。

正在不能解決之時，恰巧張載陽得了這個消息，趕來請示。衆人見了他，都眼中出火，紛紛拔出手槍來，要和他火併。盧永祥急忙攔住，衆人雖則住手，却都氣忿忿的指着張載陽大罵。張載陽却不慌不忙的向着盧永祥一灣腰便跪了下去。盧永祥慌忙把他扶起道：「暄初如何這樣？這件事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又不前敵，如何知道前線的情形？」盧永祥確不失爲仁厚之人。

張載陽大哭道：「浙人久受督辦恩蔭，那個不想念督辦的好處？那個不想報答。不料浙軍軟弱，逆賊內亂，惡耗傳來，令我肝腸寸裂。我職爲總司令，不能節制各軍，使他們效忠督辦，至有此變。這都是載陽之罪，特來向督辦請死。」亦是實情實理之言，但毒處如君，未免大失身分耳。盧永祥亦忍不住流下兩點老

淚，忙安慰他道：「暄初不必這樣。當初我本有言在先，此次戰事，無論勝敗，必然把浙江還給浙人，浙軍之變，不過自己作弄自己而已，在我並沒有什麼損失，何必怪你。我現在仍當實踐前言，辭去浙江軍務，善後督辦的職務，將

浙江交還浙人。暄初是浙江人，此後請好自爲之，不要負我交還的一番苦心咧。」張載陽道：「我隨督辦來，仍隨督辦去，豈肯貪戀權位，受國人的唾罵？」此時除隨盧俱去以外，實亦無術可以自辨。衆人聽了這話，都道：「很好，暄初兄，

能這樣辦，我們原諒你，我們并原諒浙江，想不到浙江還有你這麼一個好人。」怨憤如雷。張載陽聽了這話，十分難受，便即設誓道：「張載陽如有一點對不住盧督辦的心，將來總須死在敵人之手。」盧永祥忙道：「這何必呢？你

一去，浙江教誰維持？」張載陽道：「無論有人維持，沒人維持，我無論如何總須隨督辦到上海去。」說着便別了衆人，回到省長公署裏，令人去請夏處長，夏超時任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和周總參議來。周風歧時任警備隊總參議。

兩人到了省長公署，張載陽先對夏超道：「老兄想這省長一席，現在可以達到目的了，在氣頭上放有此語。現在我決計跟盧督辦走了。這省長的事情，就交給你罷。但是據我想來，孫傳芳也不是好對付的人，怕沒有像子嘉那

樣仁厚罷。」夏超聽了這話，不覺良心發現，慚愧道：「既然省長隨督辦去，我當然也去，如何說這話？」張載陽笑道：「你太謙了，不怒而笑，其鄙之深矣，何必客氣。定侯兄夏超字。」你自己不知道，外人是怎樣咒罵你。」夏超臉一紅道：「他尚能一紅。」外人怎樣罵我？我自己想來，也並沒什麼可罵之處哩。」你太夸了。張載陽冷笑道：「你自己怎得知道？既你問我，我少不得學給你聽。你當初因想做都督，不惜和呂戴之、呂公望、前為浙江都督、火併，結果戴之雖給你攔走，却便宜了楊督。只因你一點野心，便把一個很好的浙江，送給外省人的手中去了。使現在的浙江成爲北老殖民地，罪魁禍首就是你定侯兄。現在你因想謀奪省長的位置，又不惜把人格賣給孫馨遠。你須知道，督軍省長不過過眼雲烟，二十萬的款子，更是容易用完。」一語未完，夏超急忙打斷他的話頭道：「省長怎樣罵起我來了？」張載陽冷笑道：「怎說我罵你？你自己問我，我才學給你聽呢。妙妙不意喧初公有此妙語。你以爲這樣就完了嗎？還有呢。」

妙妙不意喧初公有此妙語。周鳳歧初時不過靜聽，此時忙夾着說道：「兩位却別說閒話，大家談正經事要緊。」浙人議論謂張國威之倒戈，二國之不戰，周亦有嫌疑。張載陽笑道：「什麼叫正經話？好在我們都是知己朋友，有什麼話不可說的？省長的事情，我決意交給定侯兄了。第二師長的事情，請恭選兄周鳳歧字擔任了去。此後浙省的事情，全都要仗兩位的大力維持，兄弟明天便要隨盧督走了。」夏超周鳳歧齊聲道：「省長既隨盧督去，我們如何可以獨留一張載陽？」這如何使得！你們也走，浙江豈不是沒有人了嗎？省城的秩序，還有誰來維持？」妙語妙語。夏超和周鳳歧不好再辯，只得答應。意在此耳，何必客氣。

次日，張載陽又到督軍署中來見盧永祥，其時陳樂山已在那裏，彼此見了，心頭都有說不出的難過。張載陽問起長宜情形，陳樂山不會答應，盧永祥替他代答道：「我已令他全部退回嘉興了，將來還要退守松江總之我無論如何，決不在浙江境內作戰。盧公對浙江人則對得住矣，其如江蘇人何？所有在省城裏的兵，昨天一夜，也俱給我運完了，我定在今天下午走。喧初兄已決定同行嗎？從容之極，子嘉氣度，復亦不易及。張載陽稱是。陳樂山忽然問道：「喧初兄

把省長的事情交給誰？」張載陽道：「定侯。」陳樂山見說起夏超，咬牙切齒的道：「這反覆的逆賊，你怎麼還把省長的事情交給他辦？我見了他，不用手槍打他兩個窟窿，不算姓陳。」張載陽怕他真個做出來，倒竭力勸解了一回。

到了下午，盧永祥令沒有走的幾個衛兵，先到車站上去等着。張載陽道：「督辦怎麼把兵運完才走？」盧永祥道：「我假使先走，你能保這些兵士不胡鬧嗎？」做好人便做到底，所謂送佛送上西天也。張載陽聽了這話，十分感動。臨走的時候，盧永祥獨坐着一部汽車，也不跟衛兵。陳樂山忙道：「現在局勢吃緊的時候，督辦怎麼可以這般大意？」盧永祥笑道：「樂山兄太過慮了，難道還有要謀害盧永祥的浙江人嗎？」是深信浙江人之語乎抑自負語也。說着一逕上車走了，衆人都十分感動。張載陽、陳樂山等一行人也隨後上車，不一刻，夏超、周鳳歧等都趕來送行。陳樂山一見了夏超，勃然大怒，立刻拔出手槍要結果他的性命。張載陽急忙把陳樂山抱住，代為哀求。陳樂山大怒，指着夏超罵道：「反賊！嘉帥何負於你，你竟下這般辣手，幹此卑鄙的事情，你以為孫傳芳來了，你有好處嗎？老實說，今天先要到你西天佛國去咧，看你可能享用那二十萬作孽錢。」說着，便又掙扎着，奪開張載陽的手，掣出手槍，向夏超就放。虧得張載陽不會放開，握住他右臂的手，慌忙把他的右臂一牽，周鳳歧便把他的手槍奪下。陳樂山怒氣未息，又指着他大罵道：「反賊！反覆的小人，你以為這樣一反一覆，便可以安居高位嗎？只怕總有一天反復到自己身上來呢。你以為孫傳芳是將來的大恩主嗎？恐怕一轉眼間，仍要死在他手裏咧。」夏超本來總坐着，不會開口，到此方才說道：「樂山兄怎樣知道我和孫氏有關係呢？我已找得了證據嗎？」陳樂山聽了這話，不覺又勃然大怒道：「你還強詞奪理，我教你到閻羅殿上討證據去。」說着，猛然摔開了張載陽、周鳳歧，拾起手槍，一槍向夏超放去。張載陽趕緊奪住他的手時，早已碰的一聲，一顆子彈，飛出槍口。一個人阿呀一聲，應聲倒地，正是未聽軍前鑼鼓聲，先見同室操戈事。

欲知夏超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平心而論，浙江歷任軍事長官，均尚比較不壞，所以十七年來，各省糜爛不堪，惟浙江一隅，未被兵燹，西子湖邊，幾成世外桃源。雖浙江地勢不宜於用武，究亦不能不歸功於各軍事長官之能顧大局也。盧氏去浙，浙中各界無不惋惜，即仇敵如孫馨遠亦有嘉帥老當益壯，治軍儼有經歷，我儕分居後輩，允宜若輩曹之規隨，庶不負嘉帥讓浙之心。故終孫氏之任，未有大苛政及民者，亦盧氏感化之功也。惟盧氏知有浙而不知有蘇，豈真視浙為故鄉，蘇為敵國耶？抑何眼光之短淺也哉！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紀律浙民遭劫 真變化盧督下台

却說陳樂山一時發怒，掣出手槍，便向夏超開放，幸喜張載陽的手快，早把陳樂山的手扳住，因此槍口一歪，那子彈只射着旁邊一個馬弁的肩窩，應聲倒地。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陳樂山又要開手槍時，盧永祥早已過來攔阻。陳樂山不人道：「嘉帥怎的也幫他說話？」盧永祥從容不迫的說道：「樂山，你既要殺他，為什麼不叫士兵洗劫杭州？」問得奇絕。陳樂山詫異道：「這不是你不肯遷怒杭州人民，要特別成全他們嗎？」確是奇異。盧永祥道：「你以為這事應不應該這麼辦？」再問一句，還不說明妙甚。陳樂山道：「論理浙人負我，非我們負浙人，便洗劫了也不算罪過，但是嘉帥不忍罷咧。」盧永祥道：「你既知我不忍，為什麼要殺定侯？還要再問奇甚妙甚。」陳樂山道：「焚掠商民，謂之刑及無辜，當然應該存不忍之心。至於亂臣賊子，則人人得而誅之，有什麼不忍？」盧永祥道：「你難道說我是為着他個人嗎？」陳樂山還不會回答。盧永祥早又繼續說道：「至此不容他再回答又妙。」你殺了他，原不要緊，可是他部下現在也有若干保安隊，這種保安隊，打仗雖不中用，叫他搶劫商民，可就綽然有餘了。你殺了定侯，他們沒了主帥，豈有不生變搶劫的道理？你既肯體恤我的不忍之心，不肯叫部下搶劫，怎麼又要殺定侯，以累及無辜的？」

商民呢？一疊用幾個問句，而意思已極明顯。張載陽周鳳歧兩人也勸道：「既然嘉帥不和他計較，請樂山兄恕了他罷！」

陳樂山聽了這話，半晌無語，手裏的手槍，不覺漸漸的收了回來。周鳳歧見事情已經解決，便起身告辭道：「鳳歧爲維持省垣治安起見，只得暫留，等負責有人，再當到上海來親領教誨。」盧永祥微笑道：「微笑者，笑其言不由衷也。」

這也不必客氣，恭選兄只管請便罷。」周鳳歧目視夏超，夏超會意，便起身同辭。陳樂山忽然變色，阻止道：「恭選儘管請便，定侯兄可對不住，還屈你送我們到上海去。我們相處了這麼久，今天我和嘉帥離開杭州，不知道什麼日子，再和定侯兄相會。定侯兄難道連送我們到上海這些情分，也沒有了不成？」其言頓中帶軟，軟中有硬，定侯此時可謂難受。夏超無奈，只得又坐了下來。陳樂山又問周鳳歧等人道：「我們的車子立刻要開了，相見有期，諸位請回罷！」周鳳歧等只得告辭而去。

陳樂山立即便命開車。定侯此時，亦危乎殆哉。夏超坐在一旁，不覺變色。此時也有些懼怕了。張載陽心中不忍，再四向陳樂山疎通。陳樂山並不回答，只有微笑而已。不一時，火車已經隆隆開動，夏超着急，向張載陽丟了幾個眼色。張載陽忽然得了一計，因急去和盧永祥說道：「定侯如不轉去，保安隊無人統轄，萬一發生變亂，省城必遭糜爛，如之奈何？」盧永祥聽了這話，瞿然變色道：「隨初的話不錯，萬一保安隊因不見定侯而發生變亂，豈不是我害了杭州人民嗎？」因急對陳樂山說道：「到了艮山門，快叫停車，讓定侯下去罷！」盧永祥能處處以人民爲念，宜乎浙人至今思之也。

陳樂山見盧永祥有命令，不敢不依，只得教火車到艮山站時略停，好讓夏超下車。到了艮山站時，車子停住，陳樂山因向夏超道：「對不住的很，勞你送了這麼一程，也不枉我們同事多年，更不枉嘉帥卯翼了你幾年了，請從此回去罷！我們相見有期。」說得若嘲若諷，令聽者難受。夏超默然。盧永祥張載陽都催他下去，夏超這才下車，回到公署中，一面發電請孫氏即日來省維持。那些商民紳董見盧氏已去，知道孫氏必來，樂得做個順水人情，拍幾個馬屁，也好抖擻督開心，以後可以得些好處。此中山所以主張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貪婪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實導軍閥強民者。

也。爭先恐後的發電歡迎。所以孫氏後來開口就是浙民歡迎我來的。究之，歡迎者有幾人乎？此時潘國綱還不會曉得省中情形，到了七里壩中，正待整兵再戰，忽然聽說省局大變，盧氏已走，不覺大驚，知道作戰無用，只得收拾殘部，退往五夫，保守甯紹去了。少了許多戰事，也未始非受盧氏即時出走之賜。

那孫傳芳在福建勳身時，曾誇下海口說：明年八月十五，請各位到浙江來觀潮，想不到果然應了這話，此時見浙江官紳的歡迎電報，如雪片而來，怎不歡喜。然則只能說浙江官紳歡迎而來耳，決不能說浙人歡迎而來也。何也？浙江人民固不承認歡迎也。立刻電令進攻衢州的第一支隊司令孟昭月，兼程而進。講到孟昭月的部隊，服裝軍械，都還完全，紀律也還不壞，所以孫傳芳叫他擔任前鋒。臨行時，又再三交待孟昭月和別的軍官：「盧氏在浙多年，紀律甚好，浙江人民對他感情，也很不錯，現在我們既要想在浙江做事，第一要順人心，你們切須遵守紀律，要比盧永祥的兵更好，莫要胡亂搶劫，毋我的台！」因此孟昭月等都十分謹慎，不敢讓士兵們在外妄動，除在福建胡亂擄些外快，到了浙江以後，果然不會大燒大搶。可是另碎部隊，却難免仍有不規則舉動。

有些兵士，因衣服單薄，身上寒冷，便背着草薦上岸，宛然和叫化子一般，那裏配得上講什麼軍容。更有幾件可笑可恨的事兒，不能不趁便記述一下。一件是衢州鄉下，有一家人家，正在娶親，孫軍部下，有三個散兵，因不敢在城內打劫，便向鄉下撈些油水。恰巧聽說這家有入娶親，便老實不客氣的跑了進去。那些客人親族，以及幫忙打雜鼓吹等人，見了三尊惡煞降臨，不敢逗留，立刻捲堂大散溜之大吉。逃之夭夭，只賸着新娘一人，蒙着紅布，呆呆坐在床沿上。新郎何以也不管未免太放棄責任了。笑。三位太爺先到新房裏翻了一陣，把些金銀手飾和押箱銀等，都各塞在腰裏，再除下了新娘的紅巾，覺得品貌實在不錯，便老實不客氣，把他帶到就近山中一個破廟裏，爽爽快快的輪姦了三日三夜，還要他丈夫拿出五十塊錢來贖回去。真是可恨可殺。他這丈夫也不知那裏晦氣，損失財物還可，誰料到已經討進門來的娘子，還要先讓給野男子去受用。如在胡適先生言之，則如被三條毒蛇咬了幾口而已，也不打緊。

笑。

一件是出在龍游交白姝的船上。原來那些交白姝因聽說北兵到來，早已逃之夭夭，一個不留，只有幾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子，還住在船上照着什物。不料這天居然也有一位八太爺光降下來。那位八太爺在船上找花姑娘，北人稱妓女爲花姑娘。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個鶻皮鶴髮的老太婆，一時默慾衝動，無可發洩，便要借他的老傢伙來出出火。那老婦如何肯依忙道：「阿呀！我的天哪，我老了吓！」那八太爺笑道：「你老了，你幾歲？」老婦道：「我今年五十六歲咧。」那八太爺笑道：「很好很好，你五十六歲，我五十二，不是很好的一對嗎？老怕什麼？好在我又不要你生兒子。」可笑可恨。說着，便動起手來。那老婦原屬行家出身，並不是怕羞的人，便殺豬般的大叫起來。好在這裏是通商要道，往來的軍官很多，却巧有一個連長經過，聽得叫救命之聲，急忙趕將進去，才把這尊惡煞嚇跑了。

還有一件是出在龍游城裏的。這時龍游城內，因大兵過境，所有婦女，早已避往鄉下，只有一家人家，母女兩個，因自己托大，不會走匿，有勸那婦人小心的，那婦人毫不爲意。一天因爲家中的米完了，這時男人怕拉夫，女人怕輪姦，左右鄰舍，都已無人，只得自己出去設法。不料轉來時候，就給兩位八太爺碰到了。他們見這婦人雖已徐娘半老，却還白嫩可愛，便一直釘梢釘到他家裏。不料又看見了他女兒，他女兒這時剛才十八九歲，正是俗語說的，十八廿三，抵過牡丹。龍游俗諺那兩個丘八，見了這麼一個雲白滾壯的少女，如何不動心，使你爭我奪的，把母女兩個一齊按翻，幹將起來。一次已畢，便又更調一個兩個丘八去後，母女倆方才着慌想躲避時，不料那兩個丘八，又帶領了七八個同類來，母女倆避之不及，只好聽着他們播弄。一批去了一批來，竟把母女倆弄的腹大如鼓，一齊嗚呼哀哉了。不但可笑可恨，而且可殺。

還有蘭溪王家碼頭，有一個女子，已將出嫁，不料孫傳芳的貴部到來，這些八太爺都如獵狗似的，東一嗅，西

一聞的，尋覓婦女，想不到這位女郎，竟被他們嗅着了。第一次進去了三個，那女子知道決不能免，便悉聽他們所爲。不料三個剛去，四個又來，四個未畢，又來了三個。床面前整排的坐着，莫不躍躍欲試。這女子知道自己必死，詐說要小解，那羣野狗子性的混帳丘八，見他赤着身子，料情他逃不到那裏去，便暫時放他起來。那女子竟開後門，赤身跳入錢塘江中溺死了。可惡可恨可副。

這一類事情，也不知有多少。總計這一次遇兵，蘭溪婦女死得最多，約莫有三四十人，龍游也有十多個，衢州倒不會聽到有姦死的。建德以下，作者雖不會調查，想來也不在少數。看官們想想，這類軍隊，還配得上紀律嗎？可是孫傳芳既處處向人誇口，自己的軍隊如何好如何好，這些所謂浙江的官紳們本來只知大帥長，大帥短的拍馬屁，那裏還敢說這些事情，只有順着他的意思，隨口恭維幾句。那孫傳芳真個如同丈八燈臺，照不見自己深信自己的部隊，果然紀律嚴明，比盧永祥的部下更好了。

自從接到省中官紳的歡迎電報，即刻趕到杭州，不料他剛到的這一天，西湖中忽然發現了一件無大不大的大事。西湖十景中雷峯夕照的雷峯塔，忽然平空坍倒，一時議論紛紛，也有說雷峯本名盧妃，該應在盧永祥倒的，也有人說孫傳芳不吉利的，孫氏却毫不在意。這時杭州有幾家報館，孫軍雖到，他們却仍舊做他擁護盧永祥攻擊直系之評論，各報幾乎完全一致，而尤以浙江民報爲最激烈。有一家叫杭州報的，因爲做了一篇歡迎孫傳芳的文章，頓時大受攻擊，都罵爲婊子式的日報，各處盡皆貼着不要看婊子妓女也。式的杭州報，杭州報的銷路竟因此一落千丈，也可見那時的人心向背了。這些官紳們，偏要借着公團的招牌，僞託人民的公意，歡迎孫氏，孫氏也是不怕肉麻，居然口口聲聲說什麼浙人歡迎我來，豈不可笑？非但可笑而且可噁。

但在這時，却另有一樁小事，很值得記載的。那孫傳芳到了杭州，到督辦公署中一看，只見公家的東西，無論器具案卷，不會少一些，連着案上的紙墨筆硯，以至一切什用之物，也都好好的放着，拿着簿冊一對，居然一點不

少，真是難得。不覺十分歎服。我也歎服。因回顧諸位侍從道：「盧嘉帥軍界前輩，年紀這麼大了，選能辦得這麼有精神，有操守，我們比他年紀輕，要是攪不過他，豈不受浙人的笑罵？以後我們務須格外留意才好。」孫氏在浙，其敷衍浙人之功夫，十分週到，如竟言浙江爲其第二故鄉，又處處抱定大浙江主義，皆其聯絡浙人之一斑也。推原其故，則大率皆受盧氏之教訓者。侍從莫

不肅然。孫傳芳把事情大略佈置了一佈置，又和夏超碰了一次頭，便到嘉興去督戰了。

這時盧軍已退守松江，在那裏指揮的是陳樂山部的旅長王賓，陳樂山自己率領夏兆麟旅在黃渡方面，協助楊化昭作戰。不料松江的後路明星橋被孫傳芳軍所襲，王賓死戰了一天，等得盧永祥派援兵打通明星橋的交通時，不知如何，王賓竟已棄了松江，逃回上海。盧永祥治軍素嚴，見王賓沒有得到命令，便自動退兵，認爲不遵調度，即刻要將他槍決。雖經臧致平力保，仍然受了嚴重的處分，將他免職。陳樂山因王賓是自己十餘年至好，盧永祥並未和他商量，便將他免職，十分不悅。恰巧這日他因回到上海來看他的姨太太金小寶，對他說起此事，金小寶冷笑道：「他要殺你的朋友，也不通知你，他的眼睛裏還有你嗎？」胡說總司令要殺人，難道還要和部下商量嗎？依我說，你也不必再替他出什麼死力了，樂得刮一票錢，和我同到外國去頑頑，豈不勝在砲火中冒險？」陳樂山素來最寵愛這位姨太太，凡是他說的話，無有不聽從的，這次又正啣恨盧永祥，漸有不服調度之心。

講到陳樂山娶這位姨太太，中間却也夾着一大段趣史。據聞這位姨太太金小寶，原是上海堂子中人，有名的金剛隊中人物。陳樂山愛他已久，正在竭力討他歡心，想把他藏之金屋的時候，不料上海有一個姓成的闊大少爺，也和他同向一個目標進攻，這其間，兩雄不並棲，當然時有爭執。金小寶功夫甚好，兩面都敷衍得十分到家。可是他在心坎兒上盤算起來，這面雖是師長，名譽金錢兩項，却萬萬敵不過成少爺，因此也情願跟成而不願跟陳。不過對着陳氏面上，仍是十分敷衍，總催他趕緊設法。又說：「他母親十分愛錢，萬一不早爲之計，被成少爺運動了去時，自己便也無法抵抗了。」陳樂山聽了這話，當然非常窩心，便抓出大批官囊，在金小寶母親面前，竭力

運動。無奈成家的錢比他更多，因此白費了一番心，結果還是被成少爺奪了去。陳樂山如何不氣，在着金小寶過門的那一天，幾乎氣得半死，甚至連飯也吃不下。不料不上一年，成少爺忽然爲什麼事，和金小寶脫離關係。金小寶空牀難守，少不得還要找個對頭。陳樂山得此消息，立刻託人運動，仍要娶他爲妾。金小寶想他到底是個師長，只要自己運氣好些，或者竟由師長而督軍，由督軍而巡閱，由巡閱而大總統，那時不但自己可以享受總統夫人的榮耀，便是發個幾十萬幾百萬的小財，也不算什麼稀罕，因此便決定嫁他。在陳樂山初心，以爲佳人已屬沙吃利，從此蕭郎是路人，對於小寶的一段野心，早已冰消雪冷，誰知居然還有墮歡重拾破鏡再圓的日子，心中如何不喜，立刻在上海尋了一所洋房，挂燈結綵，迎娶新姨太太，而且特別加多儀仗，在成家的四面兜一個圈子，氣氣成家，以吐昔日被奪的那口惡氣。自從金小寶過門以後，一個英雄，一個美人，真個恩愛纏綿，十分甜蜜。現在陳樂山既然信了枕邊情話，對於盧氏益發不服指揮，他部下的旅長夏兆麟當然也跟着變心了。

最奇怪的，那楊化昭本屬千生萬死，奔到浙江，來投盧氏的，到了這時，竟也有些抗命起來。盧氏本是忠厚長者，並不會知他們都已懷了二心，所以還在希望奪回松江，他一面連電催促廣東的孫中山，奉天的張作霖，趕緊實行討曹，使直系不能專對東南，一面派臧致平反攻松江，何豐林向莘莊進攻，又因黃渡方面戰事，現在停頓之中，莘莊的形勢吃緊，便令陳樂山部開到莘莊助戰，不料樂山實行抗命起來。武人之不足靠也如此一歎。盧永祥見一個忠心耿耿的陳樂山忽然變了樣子，還不曉是何緣故，十分詫異。當下想了一個方法，在龍華總司令部，召集各重要軍官，開軍事會議，決定戰守的方針。何豐林致平，陳樂山，朱聲廣，盧所部第十師之旅長楊化昭，夏兆麟等一千重要軍官，莫不到席。盧永祥報告戰情，舉便徵求各人對於戰局的意見。臧致平先發言道：「我軍現在尚有四萬餘人，集中兵力來防守上海附近的地方，無論如何，總不至失敗。再則子彈方面，兵工廠中現在日夜趕造，決不致有缺少之慮。三則現在孫中山先生已聯合唐繼堯等預備北伐，方張雨亭也已向直隸動員，直系內失人心外

迫強敵，決不能持久，我軍只要堅持到底，不出兩三個月，直系內部，必然會發生內變，直系未發生內變，自己內部倒已發生內變，事之難料也如此。那時不但浙江可復便是江蘇也在我們掌握之中了。」惜陳樂山楊化昭諸人不能從其計，否則東南半壁，何至落孫氏之手，以致果起戰事哉？何豐林聽了這話，也立起道：「剛才臧司令所說的話，確是深明大局之談，我們想到臧司令以數千之衆，困守廈門，抗五路數萬之衆，竟能夠維持到一年多之久，他的見識經驗，必然在我們之上，因此兄弟主張遵照他所說的辦法，堅持到底，諸位以爲如何？」陳樂山楊化昭朱聲廣夏兆麟俱各默然無語。盧永祥見他們不開口，便又問道：「諸位不說，大概是沒有疑義了。」一句話還不會完，陳樂山突然起立道：「堅持到底不打緊，只不知道可要作戰？」也作假糊塗嗎？盧永祥詫異道：「你說什麼話？堅持到底，當然是要作戰，不作戰，如何能堅持？」陳樂山道：「既要作戰，不知派誰去？」臧致平插口道：「這何須問得？當然還是我們去，難道教老百姓去不成？」陳樂山冷笑道：「你去，我是去不去？」盧永祥何豐林一齊變色道：「樂山兄，你如何說這話？」陳樂山道：「我的兵也打完了，兵是你的嗎？怎麼去得？老實說一句，諸位也不要動氣，現在這戰局，莫要說堅持到底，恐怕要堅持一日也難了，與其死戰而多死些官兵，何如老實少戰幾次，可以多保全幾條賤命呢？」也有他的理由。夏兆麟也跟着起立說道：「奉天軍隊雖已出動，但是決不是直系的對手，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至西南方面，更是不濟，天天嚷北伐，連個東江的陳炯明也打他不敗，還想他們勞師千里的助我作戰，壓以我之見，也是不戰爲上。」楊化昭朱聲廣也一齊附和贊成不戰。臧致平再三解釋，衆人都不肯聽。盧永祥冷笑一聲道：「不論主戰主和，都是一個辦法，我也沒什麼成見，請諸位暫時各回防地，我只要對得國家人民住，對得住諸位就完了。」衆人散去以後，臧致平和何豐林都還不會走。盧永祥見他們兩人的神色也很頹喪，因笑道：「你兩位有心事嗎？其間這種事也很尋常，大不了我們即刻走路而已。」何豐林歎了一口氣道：「還有什麼話？這時除却走之一法，也沒別的計劃了。」臧致平默然。盧永祥道：「怎麼兄還不會決定宗旨嗎？我是已很堅決了，無論兩位的主

張怎樣，我決意走了。」說着，便命人請秘書草下野通電。臧致平忙道：「我們三人去則同去，留則同留，那裏有讓你獨自下野之理？光是在這裏，還有什麼辦法嗎？」盧永祥道：「那更好了。」說着，又想了一想道：「那朱聲廣不知爲什麼，也變起心來。」臧致平道：「我是早已聽說，小徐現在上海，很想利用我們隊伍，出來活動一下，他們大概受了徐樹錚的運動，要擁護他做領袖呢。不然，樂山等對直系又無好感，何以態度決裂得恁快呢？」此是補筆兼伏筆。安知尙有枕邊音狀一番趣劇呢。盧永祥笑了一笑，更不下什麼斷語。不一回，秘書把通電稿送來，盧永祥便和何臧兩人蓋章拍發，三人便同時下野，假道日本，回到奉天去了。正是：

人情變化渾難測，昨日今朝大不同。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謀及婦人宜其死，千古奉爲至言。陳樂山追隨盧氏，耿耿忠心，可貫金石，方其劫夏超於軍中，慷慨奮發，何其忠且勇也。逮王賓案作，愛妾陳詞轉瞬而態度遂變，雖不至於殺身，而人格喪失，名譽掃地，亦不可謂非愛妾之賜已。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陽團結西南 孫中山宣言北伐

却說盧永祥、何豐林、臧致平三人下野以後，戰局的形勢，大爲變化。奉天和廣東都是反曹助盧的，當然各有舉動。那廣東方面，東江的戰事，因雙方都已筋疲力盡，成了相持之局。吳佩孚見陳炯明不能得志，命廣西的陸榮廷、江西的方本仁、剋日攻粵，也俱沒有效果。沈鴻英不但不能助陳，反又降了中山先生，回桂攻擊陸榮廷。因此吳佩孚方面，不但失了一臂之助，而且增加了一個敵人。沈鴻英之反復，亦民國軍閥中所罕見。至於廣東方面，因財政困難，北伐的事業又極重要，不能不勉力籌措。這時財政當局，因擬統一馬路旁鋪業權，與改良馬路起見，徵辦一種鋪

底捐，凡馬路兩旁的店鋪，依照鋪底價值繳費二成，以作在馬路旁營業的代價。此外又有租捐，特種藥品捐，珠寶玉石捐，儀仗捐等，各商店一齊團結反對，並接洽以總罷市爲對付一面召集全市商團與附近各鄉團以聯防爲名，集中廣州，向當局警戒。此時廣東省長徐紹楨已經去職，但是對於國事仍然十分當心。他聽了這個消息，恐怕影響治安，急忙出任調停。商界方面便提出七個條件：

- 一、永遠取銷統一馬路業權案。
- 二、取銷租捐。
- 三、取銷特種藥品捐。
- 四、取銷其他一切擬辦之苛捐。
- 五、軍隊出駐市外。
- 六、交回各江封用之輪船，以利交通。
- 七、免財政廳長陳其瑗職。

徐紹楨調停了幾天，廣東省長楊庶堪方才發出佈告，取銷馬路統一業權案。商界方面因沒有永久兩字，不肯承認，非要達到永久取銷的目的不可。徐紹楨只得又向兩方面竭力磋商，方才由楊庶堪答應增加永久取銷字樣，其他各項雜稅也一例取銷。這風潮總算這樣完結了。那些開到廣州市的商團鄉團，原是爲總罷市的後援而來的，現在見事情解決，便紛紛回防。這時各團代表又開會設立聯防總辦事處，不料這一個舉動早已起了野心家利用之心，因前商會會長陳廉伯私向鄒威購買大批軍械一案，遂釀成各地的大罷市，和商團與駐軍的衝突，甚而牽動到外交，只看九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對外的宣言，就可以知道了。那宣言的原文道：

自廣州匯豐銀行買辦開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後，予即疑彼之叛國行動，有英國之帝國主義爲其後盾。但

余不欲深信，因英國工黨今方執政，該黨於會議中及政綱中，曾屢次表示同情於被壓迫之民族。故予當時常希望此工黨政府，既已握權在手，或能實行其所表示，至少拋棄從前以禍害恥辱積壓於中國之破艦政策，而在中國創始一國際公道時代，即相傳爲英工黨政治理想中之原則者。不意八月二十九日，英總領事致公文於我政府，聲稱沙面圍圍，抗爭對一無防禦的城市開砲之野蠻舉動。未段數語，則無異宣戰。其文曰：『予現接上級英海軍官通告謂彼已奉香港海軍總司令訓令，倘中國當局對城市開砲，所有一切有用之英海軍隊，立即行動。』茲我政府拒絕：『對一無防禦之城市開砲之野蠻舉動』之妄言。須知我政府對於廣州全市或因不得已而有此舉動之處，祇有西關郭外之一部，而此處實爲陳廉伯叛黨之武裝根據地，此項妄言所從出之方面，乃包含新嘉坡屠刺事件及阿立察（印度）埃及愛爾蘭等處殘殺行爲之作者在內，故實爲帝國主義熱狂之總表現。他國姑勿論，最近在我國之萬縣英海軍，非欲砲擊一無防禦之城市，直至我同胞二人被捕，不經審叛，立即槍斃，以滿足帝國主義之兇暴，而始免於一擊乎？然則是否因此種暴舉，可以行諸一輒弱不統一之國家而無礙，故又欲施諸別一中國之城市當局，歟？惟予覺此項帝國主義的英國之挑戰，其中殆含有更惡之意味。試觀十二年來，帝國主義各強國於外交上，精神上，以及種種借款，始終一致的贊助反革命則吾人欲觀此項帝國主義之行動，爲並非企圖毀壞吾之國民黨政府，殆不可行。蓋今有對我政府之公然反抗舉動，其領袖爲在華英帝國主義最有力機關之一代理人，我政府謀施對付此次反抗舉動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謂英國工黨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嚇，此是何意味乎？蓋帝國主義所欲毀壞之國民黨政府，乃我國中唯一努力圖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禦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國之砲欲對之而發射。從前有一時期爲努力推翻滿清，今將開始一時期爲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

這件風潮，後來由范石生、廖行超兩人的調停，總算得到一個解決。後來又因被陳廉伯利用，曾經過一次大變，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却說中山先生因東南東北的戰事，俱已爆發，時時召集各要人討論北伐的計劃。這一天正在開會之際，忽然傳報石青陽來見。原來石青陽自從熊克武失敗後，因在四川沒有立足之地，不能不到別省去暫住。後來知道熊克武在雲南貴州邊境，便也到雲南去依唐繼堯。那唐繼堯本有圖川之志，聽說石青陽來滇，倒也很表歡迎，立刻請他到省城相會。石青陽到了省城，唐繼堯已派代表來迎，石青陽到了唐繼堯的署中，繼堯立刻出來，一見青陽，便歡然若舊相識。坐下以後，青陽約略問了些雲南現狀，又大約把川中所以失敗的原因說了一遍。唐繼堯歎息道：「錦帆兄是我們的老友，我無日不希望他能戡定全川，驅除北方的勢力，為我西南各省張目，不料垂成的事業，又復失敗，真是可惜！」石青陽笑道：「桑榆之收，未必無期，尚須看錦帆的努力耳！」唐繼堯也笑道：「但能如此方好！」石青陽道：「話雖如此，但以我的目光看來，熊君決不能重入四川，恐怕這天府之區，完全要入於吳佩孚的掌握之中咧！」妙妙石青陽大有說士之風。唐繼堯道：「何以見得？」石青陽道：「吳佩孚素抱武力統一主義，對於四川，早已處心積慮，希望併入他的版圖，他現據有全國之半的地盤，實力雄厚，那個是他敵手？以奉張之強，兵力之厚，不值他的一擊，何況區區一旅之衆，豈能抗半國之兵？所以我料熊君必不能再入四川，作雲南各省的屏蔽，而吳佩孚的必然據有四川地盤，也在意料之中咧！」妙妙石青陽大有說士之風。唐繼堯愕然道：「此言恐怕也未必不可靠。武力統一，不過是一句話罷咧，實際上怎能做得到呢？」石青陽笑道：「我們不必說他做得到，做不到，却先把現在的大勢來較論一下。吳佩孚現有的地盤，是直隸、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江蘇、湖北、江西、福建等九省，還有熱察綏京兆等特別區域。四川與湖南實際上也不啻他附庸。與吳為敵的，只有奉張浙盧粵孫和黔滇等省而已。浙盧現在受了蘇皖贛閩四省的監視，自保尚且不暇，那裏還講的到向外發展？浙盧不能為吳之患，一奉張雖稱雄

關外，然而一直隸之兵，已足當之，要想入關，也是大難大難。奉張又不足爲吳之患二。粵孫東江之亂尚不能平，更無暇北伐。粵孫更不足爲吳之患三。吳現在只用河南湖北陝西三省的兵力，再加以親吳的川軍，已不止有二十萬大兵，以圖四川一省，何難一鼓而平？四川不難一鼓而平。四川平定之後，出一支兵南入貴州，更由湖南出兵西趨，以夾擊之勢，攻一貧弱的貴州，何愁不能剋日戡定？貴州又不足平。四川俱平之後，合擊雲南，莫廣兄雖然智勇冠天下，恐怕未必能抗豫陝鄂川湘黔六省之兵，雲南又不足平。雲南得手而後，由湘出兵，以附廣西之背，雲南出兵，以搗廣西之腹，廣西也必不能抗。廣西又不足平。西南各省既定，一廣東何能孤立孫中山也？惟有出國西遊，再圖機會了。此書廣東又不足平。西南全平之後，解決浙盧，更是不費吹灰之力。浙江又不足平。那時竭全國之力以東趨，奉張又豈能獨免？奉張又不足平。莫賚兄你看這武力統一的計劃，能不能夠實現？以上一大篇說詞，三層說天下之大勢，直已優勝，甯陽對付之策，亦妙。蓋石青陽如有解決之法，則已不必憂矣。石青陽笑道：「我不過一光身而已，並沒什麼地盤，還講什麼對付的方法，能夠在國內住一天，便住一天，在四川不能立足，可到別省，別省又不能立足，可去國外。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何必計較什麼對付？」妙甚，自己之不用計較對付，正是反激唐之不可不力謀對付也。唐繼堯想了一回道：「吳佩孚能聯合各省的力量，以實行他武力統一的政策，我們各省，也何嘗不可聯絡起來以對抗吳氏？」漸漸上了道兒。石青陽笑道：「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但是言之非艱，行之維艱，結果也不過是一種空氣而已。試看這次錦帆在四川失敗，誰肯助他一臂之力，當他勝利時，胡若愚還肯賣力，等到一次戰敗，大家又都袖手旁觀，想保全自己的實力了。其實北軍方計劃各個擊破，想保全自己的實力，結果也不過是空想而已。」妙甚妙甚。唐繼堯奮然說道：「那有這話！我今偏要出人意料之外，竭全力來助錦帆重入成都，驅除北方勢力。」上了道兒了。石青陽笑道：「兄果有此決心，也非獨力能任之事，必須西南各省，大家團結起來，方能成爲一種絕大勢力呢。果然莫廣兄這計劃能

夠實現，不說是自己的計劃，反說是唐的計劃，使他格外努力。不但可以保持西南的力量，而且還可以窺取中原，覆滅曹吳。又歎之以利。唐繼堯道：「我的主張已經決定了，我兄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代我和蕭君與貴州劉君接洽，共同組織一個聯軍，以抗四川的侵略？」石青陽慨然道：「既然黨廣兄肯做此大義之舉，兄弟豈有不幫忙之理？我當即日到貴州和錦帆兄接洽便了。」唐繼堯大喜。

石青陽住了一日，便往貴州和劉顯世磋商。劉顯世當然也沒有不贊成之理。滇黔兩省說妥以後，方來和熊克武說明，熊克武更是喜歡。當下便組織一個個川滇黔聯軍總司令部，以圖進佔四川向外發展。這計劃告成以後，石青陽便又跑到廣東來和孫中山先生接洽。孫中山先生原只是只求國家人民有利，不講私人權利如何的，見他們肯北伐曹吳，立刻便引為同志，並推唐繼堯為副元帥，以便率軍北伐，便宜處理一切。這時因東南的形勢緊張，所以石青陽又以川滇黔聯軍總司令代表的名義，來請師期。這時中山已決定北伐，當時便即擬定了一個北伐宣言，原文道：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所藉手，以從事於目的之貫徹。假使吾黨當時能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榮華諸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縱未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鵠，以日躋於光明，則有斷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衆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續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為巢窟，而流毒被於各省，間有號稱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與

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崩離析之局，此真可爲太息痛恨者矣。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鄂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將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爲之欲，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費。自是厥後，歷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於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於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今者浙江友軍爲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嚮，與天下共討曹錕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爲國民告，且爲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爲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謹告於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顛覆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暴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銷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以銷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蓋必先令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然後下列之具體目的，乃有實現之可能也。

- 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
-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

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中國新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實行於一切租界，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凡此一切，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實現真正之民權制度，以謀平民羣衆之幸福。故國民處此戰爭之時，尤當亟起而反抗軍閥，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現，以爲實行三民主義之第一步。中華民國十年九月十八日。

此外又下了三個命令道：

去歲曹錕亂法行賄，瀆亂選舉，僭竊名器，自知倒行逆施，爲大義所不容，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以賣國所得，爲窮兵黷武之用，藉以摧殘正類，銷除異己，流毒川閩，四海同憤。近復嗾其鷹犬，驟突浙江，東南富庶，橫羅鋒鏑，似此窮兇極戾，誠邦家之大愆，國民之公仇。比年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烈矣，探其亂本，皆由此等狐鼠憑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丘墟。本大元帥夙以討賊戡亂爲職志，十年之秋，視師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師江右，所欲爲國民剪此蠹賊，不圖宵小竊發，師行頓挫，遂不得不從事掃除內孽，綏輯亂餘。今者烽烟雖未靖於東江，而大戰之機已發於東南，漸及東北，不能不權其緩急，輕重。古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故遂刻日移師北指，與天下共討曹吳諸賊。此戰醞釀於去歲之秋，而爆發於今日，各方並舉，無所謂南北之分，祇有順逆之辨。凡賣國殃民，多行不義者，悉不期而附於曹吳諸賊，反之抱持正義，以澄清天下，自任者，亦必不期而趨集於義師旗幟之下。民國存亡，決於此戰，其間絕無中立之地，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凡我各省將帥，平時薄物細故，悉當棄

置集其精力，從事破賊，露布一到，即當剋期會師。凡我全國人民，應破除苟安姑息之見，激勵勇氣，爲國犧牲。軍民同心，以當大敵，務使曹吳諸賊，次第伏法，盡摧軍閥，實現民治。十三年來喪亂之局，於茲救平。百年治安大計，從此開始。永奠和平，力致富強，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九月五日——

本大元帥於去歲之春，重泄廣州，北望中原，國本未寧，危機四布，而肘腋之地，伏莽縱橫，乘隙思逞，始欲動之以大義，結之以忠信，故倡和平統一之議，以期銷弭戰禍，扶植民本，不圖北方跋扈武人曹錕吳佩孚等，方欲窮兵黷武，摧鋤異己，以遂其僭竊之謀，乃勾結我叛兵調唆我新附資以餉械，嗾其變亂，遂使百粵悉罹兵燹，北江羣寇，蠶擁而至，東江叛兵，乘時蠢動，西江南路，跳梁亦並進。當此之時，以一隅之地，措四面之敵，賴諸將士之戮力，人民之同心，兵鋒所指，羣賊崩潰，廣州根本之地，危而復安，在將士勞於征戰，喘息不遑，在人民疲於負擔，筋力易敝。然革命軍不屈不撓之精神，已漸爲海內所認識矣。曹吳諸賊，既不獲逞於粵，日暮途遠，始竊名器以自娛，於是有飢法行賄，瀆亂選舉之事，反對之聲，徧於全國。正義公理，本足以褫奸宄之魄，然天討未申，元兇稽戮，轉足以堅其盜憎主人之念。湖南討賊軍入定湘中，四川討賊軍規復重慶，形勢甫展，而大功未就，曹吳諸賊，乃益無忌憚，既吮血於福建，遂磨牙於浙江，因以有東南之戰事。逆料此戰事，且將由東南而漸及於東北，去歲賄選時代所醞釀之大戰，至此已一發而不可遏。以全國言，一切變亂之原動力，在於曹吳，其他小醜，不過依附以求生存，苟能鋤去曹吳，則亂源自息。以廣東言，浙江上海實爲廣東之藩籬，假使曹吳得逞於浙江上海，則廣東將有噬臍之禍。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粵職此之故。本大元帥已明令諸將，一致北嚮討賊，並剋日移大本營於韶州，以資統率。當與諸軍會師長江，飲馬黃河，以定中原。其後方留守之事，責諸有司。去歲以來，百粵人民，供億軍費，負擔繁重，用兵之際，吏治財政，動受牽掣，所以苦吾父老兄弟者甚。然存正統於將絕，樹革命之模範，吾父老子弟所有造於國者亦甚大。當此全國鼎沸之日，吾父老子弟，尤當蹈厲奮發，爲民前驅，掃除軍閥，實

現民治，在此一舉，其各勉旃毋忽。——九月五日——

最近數十年來，中國受列強帝國主義之侵略，漸淪於次殖民地，而滿洲政府仍牢守其民族之特權階級，與君主之專制政治，中國人民雖欲自救，其道無由，文乃率導同志，致力革命，以肇建中華民國，爾來十有二矣。原革命之目的，在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以獨立自由於大地之上，此與帝國主義，如水火之不相容。故帝國主義，遂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爲反動。軍閥既有帝國主義爲之後援，乃悍然蔑視國民，破壞民國，而無所忌憚。革命黨人與之爲殊死戰，而大多數人民，仍守其不問國事之習，坐視不爲之所，於是革命黨人往往勢孤而至於蹉跌。十三年來，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其端實繫於此。廣東與革命關係最深，其革命擔負亦最重，元年以來，國事未寧，廣東人民亦不能得一日之安。九年之冬，粵軍返旆，宜若得所藉手，以完革命之志事，而曾不須與，兵者已爲北洋軍閥所勾引，遂以有十一年六月之叛亂。至十二年正月，藉滇桂諸軍之力，僅得討平，然除孽猶盪聚於東江，新附復反側於肘腋。曹錕吳佩孚遂乘間抵隙，嗾贛軍入寇北江一帶。西江南路亦同時嘯起，廣州一隅，幾成坐困。文率諸軍，四圍衝擊，雖所向摧破，莫能爲患。然轉輸供億，苦我廣東父老昆弟至矣。軍事既殷，軍需自繁，羅掘多方，猶不能給，於是病民之諸捐雜稅，繁然並起。其結果人民生活受其牽掣，物價日騰，生事日艱。夫革命爲全國人民之責任，而廣東人民所負擔爲獨多，此已足致廣東人民之不平矣。而間有驕兵悍將，不修軍紀，爲暴於民，貪官污吏，託名籌餉，因緣爲利，馴致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無所保障，交通爲之斷絕，塵市爲之彫敗，此尤足令廣東人民嘆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徬徨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廣東人民身受痛苦，對於革命政府，漸形失望，而在商民爲尤然。殊不知革命主義爲一事，革命進行方法又爲一事。革命主義，革命政府始終盡力以求貫徹，革命進行方法，則革命政府不憚因應環境以求適宜。廣東今日此等現狀，乃革命進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於革命主義無與。若以現狀之未善，而謗及於主義之本身，以反對革命政府之存在，則革命政府爲

擁護其主義計，不得不謀歷此等反對企圖，而使之銷滅。三十餘年來，文與諸同志實行革命主義，不恤與舉世爲敵，微特滿洲政府之淫威，不足撓吾懷抱，即舉世之訕笑呢語，以大逆無道等等惡名相加，亦夷然不以爲意。此廣東人民所尤稔知者也。故爲廣東人民計，爲商民計，莫若擁護革命政府，實行革命主義，同時與革命政府協商改善革命之進行方法。蓋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問國事之習，不與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爲存在計，不得不以強力取資於人民，政府與人民之間，遂生隔膜。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絃更張，以求與人民合作，特鄭重明白宣布如左：（一）在最短時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州市政應剋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爲全省自治之先導。（三）現在一切苛捐雜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決心實行，廣東人民，當知關於革命之進行方法，革命政府不難徇人民之意，從事改組。惟我廣東人民，對於革命之主義，當以熱誠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實現，庶幾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當大敵。十三年來，未就之緒，於以告成。中華民國實嘉賴之。

各省人民，聽說中山誓師北伐，都延頸盼望，巴不得革命軍早到。正是：

大地干戈無了日，萬民端望義師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毒蛇螫手，壯士斷腕。民國成立，經十餘年，而民困益甚者，無他，革命之功，未能澈底，猶之毒蛇噬人，手已螫而腕不忍斷，寢假且毒蔓全身，不可救藥也。讀孫先生北伐宣言及布告，所謂不忍鬪武，而不得不用兵之苦衷，胥剖晰明白，人民無不愛和平，知北伐之目的，端在和平，當無不憬悟奮起，共襄義師者，北伐成功，基於是矣。

第一百六十回 籌軍餉恢復捐官法 結內應端賴美人兵

却說吳佩孚在洛陽除練兵以外，就是搜刮軍餉，因他料到直奉再戰，決不能免，所以不能不未雨綢繆，先積蓄個數千數百萬元，以備一有事情可作爲戰費。積蓄以爲戰費，較之積蓄以爲私財者，何如？所以那時的財長，除却籌措政費軍費以外，還須籌一筆預備戰費，委實也不易做。至於這時的內閣總理，還是孫寶琦，財政總是長王克敏，孫寶琦和王克敏原有意見，共事不久，意見愈多，糾紛愈甚，雙方借端爲難，已非一日。如此政府安望其能建設，講到兩人所以如此衝突的原因，却在孫閣成立之時，王克敏爲保定派的中堅人物，高凌霨內閣剛倒的時候，王克敏立刻奔走洛陽，竭力拉攏，自以爲內閣總理，無論屬之何人，這財政總長一席，總逃不出自己掌握之中。俗話說的好：「一朝天子一朝臣。」孫寶琦既做了總理，當然要拉攏他自己相信的人來擔任這重要的財揆，才能放心。所以把王克敏維持陽歷年關的功勞，完全抹殺不問，竟另外拉攏潘復趙椿年一類人，教他們擔任財政一部。幸而府方的王毓芝李彥青兩人竭力主張，非用王克敏入閣不可，孫寶琦不敢違拗，只得打消原來的主張，仍然用王克敏長財。幸臣之勢力，如此可畏。

王克敏知道了這件事，心中如何不氣，真是可氣。當時向人宣言：「孫閣這等胡鬧，不肯用他，便是胡鬧。非加以壓迫不可。」一個要加以壓迫，孫寶琦雖然是個沒用的老官僚，對於政爭，却也知道訣竅，於是想出一個抵制之法，指使吳景濂派津派的議員，借金佛郎案，竭力向王克敏攻擊。有提彈劾案的，有提查辦案的，倒王的風聲，真個一天緊似一天。議員們的搖旗吶喊，豈能倒得巨所維持的財長。這時閣員中，以保派爲最多，他們亦有一種團體，這等團體，可稱團體。王克敏和內務程克，交通吳毓麟，完全是保派，外交顧維鈞，農商顏惠慶，雖則並非保派，却和保派也有一番淵源。他

們見王克敏吃了人家的虧，不免發生兔死狐悲之念，爲抵制外力之計，對於孫寶琦當然也有一種保復行爲。他們的政策，却舍議員而用本身佔有多數的關員。關員議員，無非魚目。在閣議席上，對於孫的提案，往往竭力反對，使他不能行使他所定的政策。如此互相傾軋，焉能望其建設？這原是一種制孫死亡的計劃。不料吳佩孚時時令內閣籌集軍餉，王克敏不能竭力設法，他的惟一方針，只有承認金佛郎案，立刻便可得一注大款子，無奈孫寶琦正借着這個題目，在那裏討好國人，所以不敢明目張膽的胡亂答應。可是除此以外，又無別法。吳佩孚却不管這些，因他們籌餉不力時時有電報指斥王克敏和程克吳毓麟都非常着急。

有一天，程克忽然得了一個籌款的方法，便與匆匆的跑到王克敏公館裏去商議進行的方法。恰好吳毓麟顏惠慶顧維鈞和王克敏的妹子七姑太太都在那裏。程克和他們都是十分相熟的熟人，也不消客氣，爽爽快快的向沙發上一橫，向七姑太太笑道：「你幾時到杭州去？我有一個禮拜不見你了。只道你已經回南，真個牽記的很。」七姑太太白了他一眼道：「你牽記我做什麼？便把你這顆心另碎割開來，也牽記不到我呢。」吳毓麟拍手笑道：「真的，老程是一部垃圾馬車，便把他的壞心磨作麵粉，也不夠支配呢。」說得衆人都笑起來。王克敏也禁不住嗤的一笑，不怒而笑，其人可知。七姑太太便站起來要打他，吳毓麟忙着躲過，笑着告饒。七姑太太那裏肯聽，趕上去就打。吳毓麟翻身就逃，不料一脚絆在痰盂上，把個痰盂滾了三五尺遠，恰好那隻腳跨上去時，又踏在痰盂上，痰盂一滾，吳毓麟站不住腳，立刻撲的一交，撲在地下，引得衆人都大笑起來。七姑太太也忙着回身倒在一張沙發上，掩着口吃吃的笑，個不住。吳毓麟趕着站起來時，褲子上已漬了許多水。王克敏忙着叫人進來收拾，吳毓麟又要了一塊手巾，揩了揩手面，再把褲子上的水也揩乾了，衆人取笑了一回，漸漸又說到正經話上來。

只聽顏惠慶說道：「我想要是二五附稅能夠實行，每年至少可得二千四百萬的收入，拿來擔保發行一筆鉅額的公債，豈不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惠慶此語係承上而來，可見程克未到前，他們正在議論籌款辦法，不假辭句而補出全文，此謂用

樂神化，不落痕跡。王克敏縐眉道：「這事也不易辦呢。在金佛郎案沒有解決之前，他們如何肯開會討論？」束手無策

顧維鈞道：「非但此也，華會條約，明明規定須在該約施行後三個月內方能召集特別關稅會議，現在法國還沒批准，那裏說得到實行？」王克敏道：「你是熟悉外交情形的，難道還不知道法國所以不肯批准華府條約，就為我們不肯承認金佛郎嗎？他既借這個來抵制在我們不肯承認金佛郎案以前如何肯輕易批准，倘然不承認金佛郎案，這二五附稅，豈非一萬年也不能實行嗎？」說着，又頓足道：「我說這金佛郎案是非承認不可的，偏這孫老頭處處為難，借着這個題目來攻擊我，使我又不好承認，又不能不承認，真教我為難極了。」此時王克敏之處境，確也為難。

衆人還不會回答，程克先插嘴問道：「你們可是在這裏談論籌款的方法嗎？我倒想了一個計較，大家不妨討論討論，看使得使不得？」王克敏急問什麼方法，當然是他第一個着意。程克先道：「我說出來，你們不要笑。」衆人都希奇道：「這有什麼可笑？只要有款可籌，便被人笑罵，打甚麼緊？」誠哉諸君之言，當今之世，只要有錢耳，他何必問。

程克先道：「我今天偶然翻着義賑獎勵章程，第二條上說，凡捐助義賑款銀一萬元以上者，應報由內務部呈請特予優加獎勵。我想這一條，大可附會到簡任薦任的上面去，開他一個捐官的門路，倒也是一個源源不絕的生財之道。」王克敏忙道：「不錯，這倒正是一個絕好的方法，怎說好笑？」顏惠慶道：「這事只怕國人要反對罷。」到底還是他怕召物議。

吳毓麟道：「反對倒不必怕，好在我們又不是真個說捐官，在名義上說起來，國人也沒有充分的反對理由，便算有人反對，我們不理他，又有什麼法子？」大有孤行一意的勇氣，可佩之至。

顧維鈞道：「國人反對不反對，事前那裏料得到，現在何妨先做做看，等國人反對的真利害時，取銷不遲。」此所謂外交家之滑頭手段也。

王克敏道：「這話很不錯，我們不妨先進行進行，看是個怎麼樣，再說。至於特別關稅會議，也須竭力進行才好。」顧維鈞道：「這問題我已和各國公使商量過好幾次，都沒有結果，看來暫時決不能即行召集了，所以我想先開預備會議，預備會議有了結果，便不怕正式會議開不成功了。」七姑太太初時只怔怔的聽着，這時也插口道：「這方法倒

很好，你們何妨就這樣辦呢。」顏惠慶道：「這照會應該怎樣措辭？」顧維鈞想了一會道：「讓我自己來起個草，大家斟酌斟酌看。」衆人都說：「很好。」王克敏叫人拿過紙筆來看，顧維鈞一面想，一面寫，做了半天，方才完稿。衆人讀那原文道：

華會九國關於中國關稅稅則之條件，原定俟該約施行後三個月內，應由中政府擇定地點，定期召集特別會議，議定撤除釐金，增收二五附加稅，及各種奢侈品亦增加稅率，并規定中國海陸各邊界關稅章程各節。查該約之精神，旨在救濟中國財政，但至今已屆兩載，各簽約國尚未完全批准，以致特別會議不能如期召集。中國財政上種種計畫，無法進行，內外各債，亦無從整理，爲此中政府不得不提議先行召集預備會議之舉，爲將來特別會議之準備。

衆人都說：「很好，就這樣罷。」說着，忽見七姑太太看了看手表，說道：「時候到了，再遲火車要趕不上了。」程克吃驚道：「七姑太太今天回南邊去嗎？」七姑太太點頭笑道：「正是，趁今天的特別快車去呢。」一面說，一面叫人預備汽車。程克和王敏克兩人，親自送他到車站。吳毓麟和顏惠慶、顧維鈞等也都散了，召集特別關稅會議的照會，已由外交部送達各國公使。各公使都說要請示本國政府，不肯即時答覆。不料各國的訓令轉來，都是拒絕召集，一場大希望完全落了空。顏惠慶、顧維鈞、王克敏等都十分掃興。真是葡萄牙公使說的多此一舉。那捐官問題，外面的輿論不甚贊成，可是程王等都因急於要錢，先由內務部上了一個呈文，大略說：

查民國九年改訂義賑獎勵章程第二條，載：凡捐助義賑款銀，達一萬元以上者，應報由內務部呈請特予優加獎勵等語。所謂獎勵，即指虛簡實職而言。特原文未經說明，且規定捐數過巨，致捐款者仍多觀望。以今視昔，災情之重，需款之殷，籌款之窮於術，勢非更予變通，未由濟事。明知國家名器，未可輕予假人，顧茲千萬災民，偏要推在災民身上，其實災民所受之實惠，有幾許哉。願望蘇息，又不能不勉予通融。爲此擬請將民國九年義賑獎勵章程，

再行修正，以勸義舉。是否有當，理合呈請鈞座核示。祇遵。

曹錕得了這呈文，便批交法制局核議，法制局因輿論上頗為攻擊，核定緩議。原文道：

查內務部修正要點，係將原章程第二條之特予優加獎勵等語，改為以簡任或薦任職存記。在部中修改之意，本欲以優加獎勵，鼓舞人民好善之心，然事同於前清之賑捐，流弊甚大，應從緩議。

程克見本人政策，這等騙人方法，也說得上政策，惶恐惶恐。第一次被駁，少不得再行呈請。不過將原文第二條，改為應由內務部專案呈請特獎。所謂特獎者，就是以簡任或薦任職存記，不過名詞上之異同而已。這樣一改，立刻指令照准，於是前清的捐官法，便又實行恢復了。通令下後，自有一班銅臭的人，掏出整萬的款子來，報效政府，買一個簡薦銜頭，祭宗耀祖，手腕靈些的，更可活動一個實授差使，撈回本錢，得些利息。在政府方面，總算是不費之惠，而且又可得一筆製造災民的軍費，名之曰義賑捐款，而實際乃以製造災民，豈不可歎！豈非一舉兩得？這事情在沒有發表之前，本來做得十分秘密，不料給孫寶琦曉得後，又大加攻擊，以致外面輿論也沸沸洋洋，排斥程克，因此程克和王克敏更覺對孫不滿。

這時正值江浙戰事將要發生，孫寶琦因着浙江同鄉的公電，請出任調停，少不得向各方疏通。又自恃洛方處處對他表示保護，若直向吳佩孚說話，也似較有把握。因與幕僚計議，請他擬稿電請吳佩孚制止。那幕僚半晌方說道：「我也是浙江人，當然希望江浙沒有戰事，但在我的目光看來，這個電報竟是不必發的好。」又有一件公案，孫寶琦詫異道：「這是什麼原故？難道吳玉帥也主張攻浙了嗎？」孫幕老此時尚不知那所謂權權。幕僚道：「事情雖是一種謠傳，不能認為十分確實，但所得消息，是極接近王克敏這邊的人說出來的，這入又剛從浙江來，他這說話，當然是有幾個可靠咧。」孫寶琦忙問是什麼話，那幕僚笑道：「話長呢！而且怪肉麻有趣的。幕老，孫寶琦字慕韓，既然注意，少不得學給你聽。四省攻浙初時，不過一種計劃罷咧，現在却已十分確定，不但外面遣兵調將，一切佈

置妥洽，并且連內應也弄好了。」孫寶琦道：「誰是內應？」幕僚道：「還有誰？除却夏定侯，怕不容易找到第二個罷。他本來是個內應專家，內應也有專家，怪不得實官可稱政策了。」第一次趕走呂戴之，內幕已無人不知，要是沒有董保，豈不是要大吃其虧嗎？吳大帥因此看中了，他想送他。」一句說到這裏，低頭想了一回，方道：「那傳說的人也記不清了，怕是二十萬現款，叫他倒子嘉的戈，但是還怕他不答應，急切又找不到向他說話的人，又是王克敏獻計說自己有個妹子在杭州，教他去說，無有不成功的。」真是好計。孫寶琦笑道：「定侯是有名的色鬼，這不是用美人計嗎？」幕僚笑道：「雖不敢說確是美人計，但從外面看來，多少總有一點關係。」孫寶琦笑道：「吳大帥怕未必肯聽他這些鬼計罷。」那幕僚笑道：「怎麼不聽？人家可已進行得差不多了。那王克敏要巴結吳大帥，少不得寫信給他的妹子七姑太太，請他趕緊進行。七姑太太看哥哥面上，少不得犧牲色相，向定侯獻些殷勤。這其間，句這其間，句果然一拍就合了。」何其容易也。一笑。孫寶琦道：「這怕是謠言罷。」那幕僚道：「在先我也這般想，更可笑，還有一件大肉麻事，真叫我學說也學不上來。」孫寶琦急問又是什麼話。幕僚道：「這種話，慕老不能當作真話聽的，大概請七姑太太去運動定侯，是一件事實，他們既然接洽這麼一件秘密大事，少不得要避避別人的目光，在暗地裏秘密接洽進行，因此引起了別人的疑竇，造出了一大段謠言，不過我也不能不秉着闕疑的主張，向你學說一番。這實是作者之言耳，却借川伶當。」據一般謠言說：七姑太太得了乃兄的手書以後，便以定侯爲目標，着進行。七姑太太在西湖中本已流傳不少的風流豔蹟，定侯早已十分留心，并且同席過好幾次了，只因自己的丰韻不佳，不能動美人的憐愛，因此幾次三番，都不能勾引到手。如今見他居然降尊紆貴，玉趾親臨，這一喜，真個非同小可，立刻問長問短，擠眉弄眼的，向他打撞。七姑太太原係有求於他而來，少不得假以詞色，有說有笑的，十分敷衍着他。那種溫柔悅和的態度，和往日的冷心冷臉，截然如出兩人。定侯認爲美人垂青，歡喜得手舞腳踏，早不覺醜態畢露，肉麻的一個不知所云。從此以後，定侯便天天要到西湖去看七姑太太。七姑太太也不時進城來。

看定侯，兩人竟一天比一天的要好起來。那天定侯又去看七姑太太，七姑太太見事機已熟，便向他說道：「你的心到很平，年年做警務處長，也不想生發生發的，大概做一輩子的警務處長，也就心滿意足咧。」這幾句話，打動了定侯的心事，便慨然長歎起來。七姑太太又笑道：「你歎什麼氣？難道還不足嗎？我勸你也別三心兩意罷。論起你的才幹來，固然句休說區區一個警務處長，便做一個督軍巡閱，也並非分外，都只因你自己心太平了，不肯做。做到現在，還是一個警務處長，便再過三年五載，恐怕也還是這麼一回事兒。既然自己不肯做，還怪誰？唉，聲歎氣，又有什麼用呢？」定侯這時觸動心事，禁不住又歎了一口氣道：「那裏是我自甘雌伏，不過沒有機會，不能不這般耐守罷咧。」被女將軍勾出真心話來了。七姑太太笑道：「你別吹牛，便有天大的機會到你眼前來，也不見得你會乘機發展呢。」恣其念之不堅，更作反激辭以試探之，可謂妙甚。定侯正色道：「胡說！你幾時看我那般沒出息？果真有機會，我難道是獸子，肯死守着小小前程，一點不動嗎？」七姑太太笑道：「如此說，我就給你一個機會，看你敢動不敢動？」定侯以為他說的是笑話，便也笑道：「好好好，姑太太，就請你給我一個機會，看我敢不敢動？」七姑太太笑道：「你別亂吹，我這法子，不是賣給沒出息的，你真能用，我就講出來，講了出來，你要是不能用，不肯用，我這妙計，就算丟在糞窖裏。這種天大的損失，誰負責任？」再敲句，不怕不著實。定侯笑道：「你別瞎吹！要是你真有好機會給我，我不敢動，罰在你床前跪三千年如何？」七姑太太正色道：「我不是和你說笑話，真有個極好的機會給你呢！你瞧我雖是女子，可同那批專事胡調，不知大體的下流女子一般身分麼？」定侯見他說得十分正經，連忙挨進一步，悄悄說道：「是了，姑太太，曉得你的利害了，究竟是什麼機會，請你說出來，讓我斟酌斟酌，看行得不行不得。」七姑太太笑道：「你看，一聽說是正經話，便又變成那種浪樣兒，什麼斟酌不斟酌，要講斟酌仍是游移不定之談罷了。老實說，我這機會，是必靈必效，無容遲疑的，你若有一絲一毫不信任之心，我就不肯說了。」定侯見他說得這樣剪截，不覺又氣又笑，因道：「你別儘鬧頑笑，說真是真，說假是假，這樣真不像真，假不像假，豈不令人難過？」

「真是難過。七姑太太笑道：『你別嚷！我就老實告訴你罷。』因湊過頭去，悄悄的說了一陣。他說一句，定候點一點頭，說完了，一口應允道：『行，行，這很行！我有辦法，你只管替我回復玉帥，我進定照辦罷。』七姑太太道：『你別掉槍花，說過的話兒不應口，我可不依你呢。……』那幕僚剛演說到這裏，孫寶琦已忍不住笑着插嘴道：『得咧得咧，別說了罷。這種秘密事兒，人家如何聽得見，可見這些話，完全是造謠的了，你還是給我擬一個給玉帥的電稿罷。』那幕僚也禁不住笑道：『那原是笑話，但是吳大帥教王克敏寫信給七姑太太這件事，實在是千真萬確的，就是電請吳大帥制止，也不過是盡盡人事而已。』孫寶琦道：『就是說人事也不可盡。』那幕僚見孫寶琦固執要擬，當然不敢再說，當下擬了一個電稿大略道：

東南形勢，又日益緊張，人民呼籲無門，流離載道，寶琦顧念桑梓，憂懷莫釋，務懇憐憫，此凋敝民生，不堪重荷，鋒鏑之苦，實力制止，使戰事不至實現。庶東南半壁，猶得保其完膚。民國幸甚！人民幸甚！

這電報拍出以後，過了一個禮拜，方才得了洛陽的覆電，大略道：

盧何抗命，稱兵犯蘇，甘爲戎首，雖佩孚素抱東南完膚之旨，而職責所在，亦豈能含垢忍辱，壞我國家綱紀，不稍振飭，倘盧何果能悔禍，自戢野心，即日束兵待罪，則佩孚又何求焉？

電報到達的第二天，黃渡、瀏河、長興等處，都已接觸，和平調停的聲浪，也就由微而絕了。其時奉天方面，因爲響應浙江，已有大舉入關之勢，吳佩孚方面，也少不得積極備戰。直隸的人民，無日不在奔走呼號之中。東南戰事實現後十天，奉直兩軍，也在朝陽方面接觸了。正是：

鑿鼓聲聲聽不斷，南方未已北方來。
未知究竟如何結果，且待以後詳續。

本回所記，與上回江浙之戰，同時發生，而又互有關係，故爲補記之筆。夫民國肇造，首在與民更始，而更始之道，尤莫先於

革除稅政。賣官鬻爵。歷代之稅政也。滿清知之。而蹈其覆轍。毒盡天下。誤盡蒼生。不圖時至民國。尙欲效其所尤。此真飲鴆止渴之下策。堂堂內閣。赫赫總統。竟敢放膽而行。肆无忌憚。何怪仕途愈濫。奔競愈多。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器之不慎如此。國事尙可問乎。雖然。彼總統閣員。果以何項資格。登此高位。蓋語有之曰：「己身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改版後)初版

民國通俗演義
集四
二全書
册

定價大洋二元

寄函外埠
發加埠

有
著
作
權

著 作 人 許 廔 父

發 行 人 徐 寶 魯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印 刷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總 發 行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分 發 行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北平漢口路
北京琉璃廠
天津通北路
南通永興街
長沙州口

